

# 彭湃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SBN 978-7-01-011812-3



9 787010 118123 >

定价：88.00元

# 彭 湃 文 集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湃文集/彭湃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ISBN 978-7-01-011812-3

I. ①彭… II. ①彭… III. ①彭湃(1896~1929)-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7442 号

## 彭 湃 文 集

PENGPAI WENJI

彭 湃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26

ISBN 978-7-01-011812-3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彭 湃  
( 1896—1929 )



彭湃同志是我党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  
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  
先驱者。伊光辉的一生是  
留给世永远法不忘。

丁东平

九六  
月



彭湃同志是我黨早期農民運動  
領導者之一，在中國革命運動中作出  
了卓越的貢獻，在監牢中同國民黨  
反動派進行了堅決頑強的鬥爭，為  
革命的利益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  
命。彭湃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  
朽！

徐向前一九八〇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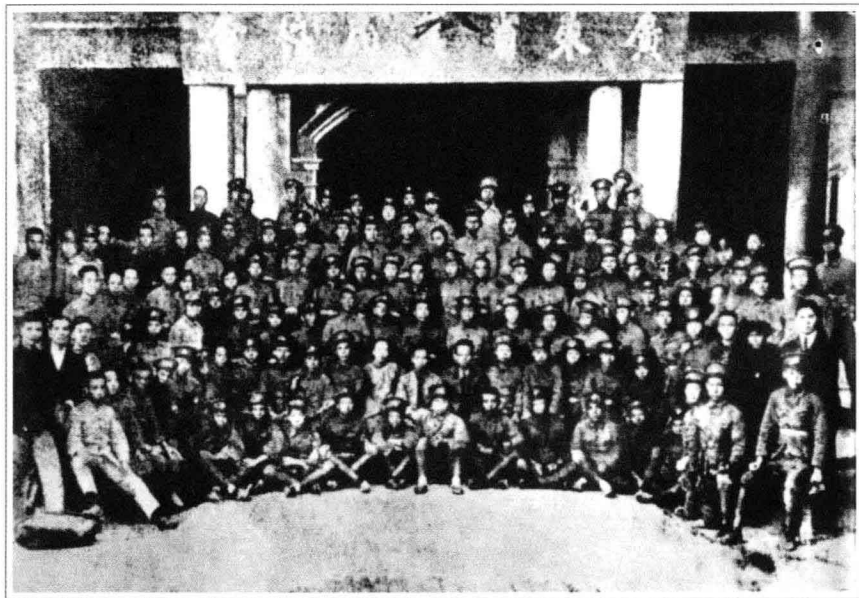
學習彭湃同志  
為共產主義事  
業戰鬥到底的崇  
高品質！

李維屏  
一九六〇年  
四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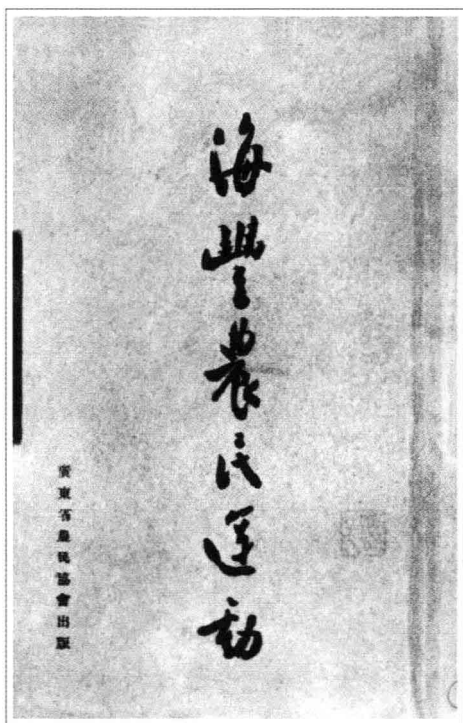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彭湃组织成立的广东省海丰赤山约农会旧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彭湃与广州第五届农讲所毕业学员留影



一九二六年九月，彭湃（左二）和广东省农协常委们在一起研究广东农运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周恩来同志为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封面题写的书名

#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 出版说明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决定，启动《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编辑出版工程。

本文库所称先驱领袖，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义或逝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运动领袖，或为党的创始人，或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道共同组成了我党早期领袖群体，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与发扬。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人民出版社为主的相关单位曾陆续出版了一些先驱领袖的著作，为保存党史文献、弘扬革命传统做出了应有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仍有一些先驱领袖的著作尚未整理出版。而已出版的著作，多数出版时间已较为久远，总体缺乏系统性，许多还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局限及史料限制等而存在一些缺憾。有鉴于此，人民出版社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组织出版《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将共和国成立前辞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集中整理并系统出版，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第一次。文库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库所收著作分为文集与全集两种。无论何种类型，均力求全面、准确、系统，并均经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相关部门审定。该工程得到了相关单位及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与鼎力支持，也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的高度肯定与支持，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本文库从二〇一一年起分批陆续出版。

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七月

---

---

## 目 录

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	1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告同胞·····	3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	
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 (节录) ·····	8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日)	
彭湃给李春涛 (节录) ·····	11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农会利益传单 ·····	15
(一九二二年)	
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 ·····	18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约农会简章 ·····	20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	24
（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	
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 .....	28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 .....	30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节录） .....	31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海丰劳农节报告书（节录） .....	33
（一九二三年五月）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	35
（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	
广东农会章程 .....	36
（一九二三年七月）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	43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	44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彭湃给文亮 .....	46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	
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 .....	51
（一九二三年九月）	
彭湃给文亮 .....	55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

彭湃给文亮 .....	57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彭湃给刘仁静 .....	59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彭湃给刘仁静 .....	62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	
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 .....	64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致彭素民的信 .....	70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二日)	
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给团中央的报告 .....	71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关于成立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的报告 .....	74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 .....	75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五个报告 .....	77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九二五年二月)	
在海丰农工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演说 .....	92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 .....	94
(一九二五年四月)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 .....	97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	

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 .....	100
(一九二五年九月)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 .....	105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海丰农民运动 .....	112
(一九二六年一月)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 .....	198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在普宁县农民欢迎省农民协会代表时的演说 (节录) .....	200
(一九二六年二月)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大会上的欢迎词 .....	201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纪念马克思大会上的开会词 .....	203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在广州四商会欢迎工农学界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	204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 .....	205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	
《公债票与农民》篇后 .....	209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 .....	213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在海丰“七五”农潮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节录) ...	217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

慰劳农军词 .....	218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	220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敬惜字纸” .....	273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为五华农友哭一声 .....	278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 .....	286
(一九二七年二月)	
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欢迎会上的讲话 .....	292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土地革命 .....	293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	29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29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 .....	30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安民布告 .....	311
(一九二八年一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	313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致中央信 .....	316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	
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 .....	319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反帝运动的危机 .....	323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斗争的转变与深入 .....	332
(一九二九年七月)	
雇农工作大纲 .....	335
(一九二九年)	
外县工作问题 .....	342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	
彭湃给顺业 .....	345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彭湃给冠生 .....	348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彭湃给许冰 .....	349
(一九二九年八月)	
诗歌十一首 .....	350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	
彭湃生平大事年表 .....	358
编后记 .....	407
再版后记 .....	408

## 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唉！今日的教育，早不是贫民阶级——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了！今日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太远了！贫民阶级对于现在教育，早无丝毫享受的机会了！今日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费，从贫民手中取出者实在不少；但贫民却连丁字都不解！今日的学界——智识阶级，每每言论所提倡脑筋所思索的，皆拥护自家的权利，或作特权阶级的走狗；早已忘了贫民阶级的痛苦！学校的讲演会，地方的教育会，何时有一语涉及贫民阶级的教育事业呢？今日的社会状态，无论同一地方及同一语言的人，常见智识阶级所谈论演说的，贫民阶级好象“鸭仔听雷”<sup>①</sup>，一些不懂！这岂不是现社会一种怪象吗？教育与贫民分

---

\* 本文是从李春涛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载1924年1月30日《晨光》第二卷第一号，下同）中转录出来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彭湃于1921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在海丰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劳动者同情会”。李春涛在文章中指出：这篇缘起，是彭湃“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

离，这是个铁证！我们知道现代教育的缺陷到了这个地方，特组织劳动者同情会，表同情于劳动者。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

诸君！愿意加入本会者依下列二项请到社会主义研究社报名。

一，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具有劳动能力者得入会。

二，劳动的时间场所及事件由本社临时酌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劳动者同情会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1924年1月30日

## 注 释

① “鸭仔听雷”是当地方言，鸭仔即小鸭。意即小鸭听雷听不懂。

# 告 同 胞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

我们今日的时代，是甚么的时代呢？

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

“法律”是我们民众自由的敌，即是少数支配阶级——官僚——掠夺平民阶级一个极厉害的道具；同时亦是维持社会阶级的东西。时时都强制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当兵，教我们残杀，使我们犯罪，拿我们监禁，处我们死刑。处处无不增长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就要破坏“法律”！

我们蒙昧时代，以为“政府”统治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安宁幸福。我们现在晓得“政府”利用法律，来榨取我们的财产，扩充军备。不问我们平民的负担如何，完粮，税契，餉项，军需，公债，种种无不大铲特铲，以供给政府——贵族，官僚，军阀——享福之资，嫖赌饮吹之用。并且强制我们为他们的走狗，为他们征伐异己。不计我的父母妻子，不惜我们的人命肤血，以一钱四分四厘之夥食，<sup>①</sup>使我们一命呜呼于战场。遂致社会时时酿出种种的变乱，放火，奸淫，掳掠，使我们无时得安居乐业。昔日我们平民早有了讨厌政府之心，政府就利用宗教及教



育，向平民鼓吹“忠君爱国主义”，善杀人者，则奖以徽章；战死者，则为开追悼会，或赐以吊慰金，或旌其门间，或竖碑奖励。而我们受了政府——贵族，军阀，官僚——的愚弄之后，不但变讨厌为欢迎，且对于此种教理及讲义，奉为金科玉律，以为最高道德标准。我们常常挂了一个某督军府、某省长署、某司令部的襟章，就要拿来夸示乡人！质是之由，苟能出入官衙者，咸为社会所欢迎。自我们的祖乃宗，以至于我们，都教子教孙，以做官为荣，以交官接府为人世第一发展之图。政府得此忠君爱国之徒，虚荣好脸之辈为爪为牙，更伸其毒手，今日出差掠契，收粮，明日派勇强题军需，硬派公债，虽相安无事之乡村，亦鸡犬不宁矣！我们养鼠咬破了布袋，我们要保全布袋，当然杀鼠。我们供给政府，反来侵害我们，我们要保全我们，就应当破坏政府！

“国家”这个东西与政府有连带的关系，——国家组织的要素——乃相依并存之物，政府——贵族，军阀，官僚——不但要于其本国内掠夺其本国民，取得荣华富贵之地位；且于国际上，仍要争个优越的舞台，必欲进而征服他国民，统辖全世界方遂其欲。故国际间之冲突，战争，完全发生于国家这个组织。至如世界之文化，学术，亦因国家之区别，成为富强国家的秘诀；同时又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各自把持不肯公开。于是文化学术之昌明以阻，世界人类的进化益迟，我们既欲促进人类之进化，当然不可不破坏这个“国家”！

我们除了上述之应当破坏以外，还有一件与之互有连带的关系，为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者，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也。“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古人说得很妙！夫宇宙一切的物质，当然归我们人类之共同管理为合理，今竟专属于

少数特权阶级之手中，而我们无有也。譬如日光，空气，土地，三者皆非人力所能创造而成者。日光则任人利用，空气则任人呼吸，至于土地亦当任人自由居住。而竟大谬不然，少数特权阶级田园阡陌，危楼大厦，贫者无立锥之土。然则贫者非至与空气同其比重，游离于空间，总无生存的余地？天下事宁有是理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则反闲游无事，毫无生产，而衣食住自足，此无他，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私有财产制度有以致其然也。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中，无有不为经济所压迫感受生活之困难者；终日孜孜劳力而三餐不饱者，固属多之；而因生活费之难以支持，至如卖妻鬻子、堕胎，亦层见叠出，甚者抛弃其生存权，而自尽者亦有之。人间悲惨之事，有甚于此者乎！溯其源，归其因，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罪恶也。若然，私有财产制度之破坏，更加迫切异常了！

现在社会既经中了这样的病毒，我们就不得不找个治疗的手术——破坏的方法。这个治疗的手术，是甚么东西呢？就是“社会革命”是也。社会革命者，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是也。

“社会主义”的派别甚多，其学说也不少。总而言之，皆出于破坏现社会的缺陷——压迫，贫乏，无智——而建设新社会，找出个理想的生活，极乐的天地是也。

今有反对新社会主义者，每每误指“共产主义”为“均富分财”的概念。夫均富分财，不过将现社会各人的私有财产，挪来平均分配而已，根本上仍是承认私有财产制度之存在。共产主义者，举社会一切的东西，为社会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无论何人不得而私有之，即是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是也。

反对社会主义者又曰：“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一般无知之徒，遂群起而和之。若一读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亦可了然胸中。马氏谓（以下译意）官僚资本家每每视女子为一种财产，可以卖之买之；他们眼中目中早无了女子的人格。故当社会主义者之提倡共产主义也，即说道“财产可以共有，女子也是财产之一，那么，女子也当然可以共有”！遂以“公妻”二字，自为社会主义者之不法，借为毁谤之术。马氏又谓：资本主义的社会（即现社会）有公妻；共产主义的社会（即未来的新社会）无公妻。试看现社会之妓馆林立，购买人家妇女（不是女子好为娼妓，乃迫于生活出不得已），充为娼妓；资本家、官僚、富豪、商人皆公然滥遂其肉欲，此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之公妻制度为何？共产主义是反对这种制度，所以不是提倡公妻也明矣。

反对社会主义者又曰：“无法律则无以明是非，判曲直，势必陷于纷乱无秩序的状态”。试问：我们今日所争夺诉讼者，为盗贼奸淫者，其原因何在？无非出于私有财产制度，及买卖结婚制度使其然也。人人既无私有财产，从何处而争夺诉讼耶？人人既得饱食暖衣，谁好为盗贼耶？人人皆得自由恋爱而配合，何处有奸淫耶？要之，不过精神病者，或因一时精神之障碍，而至伤杀人。然先将精神病者，送至病院疗治，自无犯罪之人矣。何法律为！而且人类进化而事物益繁，法律都能条条制限吗？若使逐日增加，将来世界就成了法律的藏书楼罢了！

法律既无存在的价值，政府，国家当然归诸消灭。但或者以为宣传此种革命，在世界全体一齐实行革命之时，故无何等问题，若在部分改造之期中，强邻虎视眈眈，恐难免于灭亡。吁！彼未

知现今世界之趋势为何？难怪其抱此疑念。夫最近世界之趋势，非国家对抗国家，乃世界之无产阶级对抗特权阶级（官僚资本家）是也。今后之战争，亦非国家之战争，乃世界之无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之战争是也。最近俄罗斯之实行社会革命也，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瞠然莫敢加兵，且防止其国内无产阶级暴动之不暇也。故今日无论何国而实行社会革命，可谓安然无忧者矣！

还有一层，恐怕诸君有时谓：“社会主义固然甚善，但是极难做到。”试问：诸君这“极难做到”四字，从何处经验而来呢？譬如筑舍，问于泥匠曰：“何日可以造成呢？”泥匠必从脑中总合过去种种的经验，然后才能定个答案。我们今日，若将过去未曾经验之社会革命事业，判为“极难做到”，无乃过于凭空索漠。

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盖社会者，社会人之社会也。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合社会人而运动，而革命之谓也。非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成就者。即使之成就，必不是真正之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也。我们赶快觉悟！我们赶快结合！我们赶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

署名：彭湃

载《新海丰》第1卷第1期

## 注 释

① 夥食，即伙食。

---

---

## 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节录）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日）

去年有一位劝学所长对我说道：“社会主义我是很赞成的，但必君出来提倡才对；因为君是富家的子弟。我可不行，因为我是贫家的人。”前几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又对我说道：“我对于社会主义是极表同情的。闻君亦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可是君对于社会主义尚未了解。君住的是洋楼；君食的是农民把血汗换来的白米；君亦配提倡社会主义吗？君是不忠实！君不配来提倡社会主义！”这两位朋友，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智识阶级的主要人物，他们自称都是同情于社会主义。却为什么一个主张我去提倡社会主义，一个否认我去提倡社会主义？……

这两位朋友的心理，很可以代表社会一班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心理。前一位以为：“我家贫，明明是我自己的无能为；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要和那富家均产，大非廉耻，所以不可。”后一位以为：“君若要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君就应当首先出来实行给大家看看！把君的家财先拿出来和人家均分！或拿出来做慈善事

---

\* 本文原发表在《赤心周刊》（油印本）第四期，现在刊印的是本文的节录。

业！若是住洋楼食白米的人配出来提倡社会主义，终是骗人的话，不忠实！”他们必然是这样着想，才发出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国家主义”，是社会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见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他。但代替的方法，不是学那慈善家、社会改良家步步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取一种破坏的方法——社会革命。所以凡在现社会制度下生息的人，无论他是皇家的公伯爵，或是市井的贫穷儿，只要他确是抱着不平，确是主张社会革命，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能限定那一种类的。我们试看下社会主义运动者的历史，便可无疑。那么，以上两人对我所说的话，都是错了。

……我现在不过把一枝笔靠一张嘴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他们《陆安日刊》<sup>①</sup>记者便在报端骂道：“唱高调”，“太新”，“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若是我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他们又将说我是乱党叛徒，要帮同官府来捉捕我了！……

老实说：我们现在正在盼望那住洋楼食白米的人快出来认真的提倡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生在较富的人家，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所以他就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彻底些，更猛快些！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

署名：彭湃

载《赤心周刊》第4期

## 注 释

- ① 《陆安日刊》，是在陈炯明支持下在海丰出版的反动报纸，1921年8月创刊。

##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龙山、龙津<sup>①</sup>自一班西装的青年男女去后，很觉寂寞，留下一个彭湃，手一卷书，叫那悲惨惨的农民快些出来反抗；又教那饥饿着的牧童唱道：

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sup>②</sup>！

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sup>③</sup>食白米！

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

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

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

地是天作！天还天公！

你无分！我无分！

---

\* 本信及以下彭湃给李春涛的各信（节录），均转录自李春涛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该文“缘起”说：“搜集彭君年来信札，编成此文”。李春涛在编写时，将彭湃的信件按文章叙述的需要分成若干片断，因尚未找到彭湃信件原文，所以现在刊出的这些信，都是编者将同一信的各个片断辑录起来的。李春涛（1897—1927），广东潮安人，是彭湃留学日本时的同班同学，曾任海丰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后在汕头主持《岭东民国日报》。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有来耕，有来食！

无来耕，就请歇！<sup>④</sup>

湃觉得农民运动比都市的劳工运动有几点的确是很好的：

一、农民中，自然是佃耕农占大多数。赤山约<sup>⑤</sup>约占十分之九。因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甚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工人，一经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

二、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

三、他们亦可采用同盟罢耕。因为田地不是和机械一样的关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而且是绝对不可移动的。将来占领田地，是极容易的。

四、海丰现在做官的钱很多，竞买田地，地价骤增，农民之纳田租，当然亦增加，佃主的争议，亦必多起来。

五、海丰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

继赤山农会而起的，有守望农会，即守望约一带——在北路银屏、莲花诸山麓居住的农民为多。两会会员，共有五百户。每户平均约七人，共约三千五百人之多。现在罗山约，北笏约，银溪约，联峰约，在酝酿之中。这回冬季收获后，他们即可成立。

计划到了旧历年尾（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间），可成立农会八处，少亦五六处。那时候，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

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丰一隅！陆丰亦有托人来叫我们到那边去，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可惜湃单身匹马，顾不及许多！

湃的生活，终是苦罢了！

陈△△<sup>⑥</sup>曾叫湃到他家里去，说<sup>⑦</sup>△公很注意湃；问湃为甚么不出去省城呢？湃问道：“难道叫我去做官吗？”他答道：“虽然不声明叫你去做法官，但若肯往省城，他（△公）当然有事给你干的。”湃道：“我还要在家里求学。”

湃的生活路，通通为湃自己塞尽了。

但是可以慰藉湃的，还是赤山的农民。

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了！湃一家人，除了湃的子或妻之外，余的都讨厌湃的行为。汉垣（湃的三兄）则颇与湃表同情，这也是难得的。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① 龙山是海丰城东的小山，龙津是海丰城东的小河，这里意指海丰城。

② 田仔，指佃户；田公，指地主。

③ 厝（音措），潮州方言，即房屋。

④ 以上是彭湃在给李春涛的信中描绘他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的状况。

⑤ 约，相当于大乡。约之上是都（区），约下还有乡、村。

⑥ 陈△△指何人，不详。

⑦ △公，即竞公，指陈炯明。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早年参加

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政府，任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成了窃踞粤东一带的军阀。

---

## 农会利益传单<sup>\*</sup>

(一九二二年)

(一) 防止田主升租 现今百物腾贵，农民死力苦耕，不能糊口。儿童失学，苦作于田野，婴孩无法扶养，抛弃河中。九十老者，行乞于市，妇女衣服破烂，不可蔽体。贫穷饥饿之声，无乡不闻。可见贫民之困苦，已达极点矣！而田主之视农民也，不若牛马，犁之策之，绝不虑其饥且寒。升租不遂，即示威插田。只知一己之利，而不计农民之死亡也！既有农会，当可灭杀此患。

(二) 防止勒索 一般无赖之徒，以及衙役，警兵，田主，工役，狐假虎威，一入乡村，便肆意苛勒，鸡犬不宁。农村之受此种欺凌，苦不忍言！既有农会，即可代表全村，而向其理论，以正义人道之武器而抗之，当可省却乡村往往冤枉之费用。

(三) 防止内部竞争 常见买者相争必买贵货，卖者相争常

---

\* 《农会利益传单》是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中转录的。李春涛在文章中没有注明写作的具体时间。据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中的记载，在赤山约农会成立以后，曾有宣言及“农会利益”（参见本书第132页）。“农会利益”可能就是本文，所以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922年冬，但从李文的行文看，本传单是1923年1月才发出的。

至亏本，田佃相争必纳贵租于田主。既有农会，即可防止。

(四) 凶年呈请减租 从前遇凶年，田佃往往用个人名义向田主恳请减租。若遇稍有良心之田主，或可轻减。若遇残暴者，不特无效，且反取辱。

既有农会，可用团体名义，恳请折成轻减，其益较为普遍。

(五) 调和争端 农民既失教育，性或躁急，常以琐细之故，致起诉讼。是非曲直，暂且勿论，而破财则一也。既有农会，即可出任和解，而省乡村之讼费。

(六) 救济疾病 常见乡间一农夫而养其父母妻子者，一旦染病，卧床不起，田园抛荒。一家不特有冻饿之尤，而医药费不知从何措借。一家老少，死肉一团。既有农会，可观察情形，尽力救助。

(七) 救济死亡 谁无父母，孰免死亡！常见农村有者，父母死后，束手无策；故不得不出于典卖。而无可典卖者，更加惨痛百倍。既有农会，可规定条例救助。

(八) 救济孤老 一生苦耕以养万人，而自己至老反无一粒以支持残命。世人不但不敬而怜之，反至怒而叱之，盖亦苦矣。既有农会，即可设法供养之。

(九) 救济罹灾 罹灾乃不测之祸，农民既鲜有余资以防之者，既有农会，亦可视情扶助。

(十) 防止盗贼 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窃。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

(十一) 禁止烟赌 吸食鸦片，在农村固为仅少，而赌博时有所闻。既有农会，亦可设法防止。

(十二) 奖励求学 现在农民，生活尚且乏术，何况求学。

既有农会，便可规定补助之法。

(十三) **改良农业** 肥料、种子，耕法或农具等等，可以由农会专设农业部，专事改良，以期进步。

(十四) **增进农民智识** 既有农会，即可时常开讲演会，或夜学等等，以增进农民之智识。

(十五) **共同生产** 在农会未发达之际，可用会中基金买牛以供农家饲养。一则生利，一则可利于耕种，并于将来可创办种种副业。

(十六) **便利金融** 农民常因财政支绌，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农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亦农民贫困之一因也。既有农会，可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

(十七) **抵抗战乱** 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如前年桂军入赤石<sup>①</sup>，放火残杀，一任所为。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我小民庶克安居乐业而无事也。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① 赤石，是海丰县的一个小镇。

# 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纲领：

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图农业之发展。

图农民之自治。

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组织：

一 本会称为海丰总农会。

二 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

三 会所暂设龙山宫。——通讯处大街宏仁西药房。

四 本会由各约农会代表及决心援助农民之青年组织之。

五 本会选出正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副会长二人，辅助正会长。庶务部书记部财政部调查部部长各一人，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专理各部事务。

六 本会经费，由各约农会每年会费缴交一半。

七 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遇紧急事件发生时，由会长召集，开临时会。

会务：

一 本会议决事项，通知各约农会施行之。

二 各约农会如遇有不能解决或重大事件，得报告本会，代为解决之。

附则：

一 本简章于本会章未制定前有效。

(说明)：湃本来是要仿照“苏埃维”的组织法，不过我对于这种组织，尚未彻底明白。次是，一般农民智识低下，头脑单简，怕那难记的名词，所以就普照普通学生会式的章程。至于各约农会章程，亦是湃起草的。另外附上参考。



# 约农会简章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 第一项 会 领

- 一 图农民生活之改造。
- 二 图农业之发展。
- 三 图农民之自治。
- 四 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 第二项 总 则

- 一 本会称为××农会，由××约农民组织之。
- 二 会所设在××处。
- 三 本会本人类合群之天性，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
- 四 本会会员无男女性氏之别。凡××约内农民赞成本会宗旨者，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但入会时，宜先纳入会金若干毫。

每年每人纳会费若干毫。

五 凡××约内各乡会员，均得选出代表若干人，出席本会。惟代表人数，以该乡会员人数多少为比例。计每三百人得选出代表一人。但不足三百人者，亦得选代表一人。

### 第三项 职 员

六 本会选定左列各职员：

甲 正副会长各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并出席于总农会。

乙 干事员若干人，助理本会事务。

丙 会计员若干人，掌理会中一切收支数目。

丁 书记员若干人，专理会中一切文件。

戊 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

七 以上职员，由各乡代表于每年正月某日开职员选举会互选之，任期一年，再选得再联任。

### 第四项 会 议

八 本会会议，分列于左：

甲 职员选举会，每年一次，于正月某日举行。

乙 劳动节大会，每年五月一日举行。

- 丙 本会成立纪念大会，每年某月某日举行。
- 丁 职员会议，每月×次，某日举行。
- 戊 职员临时会议，遇会内紧要事件发生时，举行之。
- 己 临时大会，遇会内紧要事件发生或社会上事故与本会有关系者，得由职员临时会议表决后，临时召集之。

九 会议时以正会长为主席，如遇事不能出席时，得由副会长代理。

十 会议时必三分之二出席，过半数通过方得决定。可否同数时，由主席判定，通告各乡代表，转知会员。

## 第五项 会 务

十一 本会会务，按照第一项纲领，逐渐做去。如因经济及专门人才之关系，一时不能做到时，得暂从缓。

十二 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等，均表示互助及联络。

十三 会员与田主发生争议时，须即报告本会，由本会派遣代表，与之交涉。

十四 本会对于会员间争端，当本自治之精神，极力和解之。

十五 本会如遇无赖之徒，到会员处勒索时，当向前与之理论。

十六 本会对于会员之老弱疾病无依者，当设法救济之。

十七 本会对于普及教育一节，当设法实行之（半日夜学、

公共阅书报社之类)。如会员子弟升学者，本会得视经济之能力，规定条例补助之。

十八 本会凡遇会员之父母或自身死亡时，当规定如例给助丧费，并由本会派遣代表，前往吊慰。

十九 本会对于会员有犯左列各则者，得由职员会议提出忠告或除名。

- 甲 滥用本会名义者。
- 乙 违背本会规章者。
- 丙 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
- 丁 其他不正行为者。

二十 本会如有重大及不能解决事件，得报告总会。

二十一 本会基金，由会计保存生息之（如买牛或种树）。

二十二 本会得由职员会议聘请热心帮助农民诸志士为顾问，或时常请有识之士开会演说。

二十三 本会简章，自本会成立时实行。嗣后如有未尽之处，得提出于总会，临时修改之。

附：农会会员证图样（略）

##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一九二三年二月九日）

暑假后，湃就决定到民间去了。可是，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谎的。县城内的旧派，谣传彭湃发狂了。在这个时候，债主又临门了。——湃欠了人家约七八百元的债——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旧历六月初六日（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赤山农会草草宣告成立。当时加入为会员者，仅七个人。<sup>①</sup>这七个人，是很聪明的农民。他们对湃说：“无论我们仅七个人，亦要成立此会。”这七个人，内中仅三四人可以帮湃到各村去演说宣传。可是，我们袋里没有钱，他们七个人更是赶不上无产阶级线上的人物，怎么能够忍饥耐饿来奋斗呢！后来，他们择定夜里和我去。足足经过了一二十日的工夫，赤山农会的会员，才增到三十左右人。到九月初六日（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开一演说会，嗣震<sup>②</sup>钟彝陈修都到场，加入的增至五十余人了。

事势渐有希望，湃的宣传能力和经验亦进步。尤其是我们《赤心》<sup>③</sup>的感动人，更有力量。有一日，大街宏仁西药房吕楚雄君在林潘记的店头和湃坐谈，问起农会的事。湃就不遗余力，从

头到尾，说了一顿。不意竟感动了他。他从那一起，便和湃一块儿的奋斗。湃自得着他的帮助，运动的能率，亦增进了。因为他晓医术，农民受他的赐不少，故农民愈益相信我们。我们亦愈益乘机拼命运动。我们两人，真是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

会名	户数	乡数
1. 赤山农会	五六五	二八
2. 守望农会	二一二	五
3. 银溪农会	三七四	一〇
4. 西河农会	二三〇	六
5. 北笏农会	三〇七	五
6. 罗山农会	二九五	一〇
7. 青湖农会	一五六	四
8. 平岗农会	二四五	一一
9. 守望分会	二三〇	八
· 10. 汀洲农会	七三	三
· 11. 雷峰农会	三〇	一
· 12. 联峰农会	四八	一

共二七六〇户 九八乡<sup>④</sup>

〔说明〕：有·号者，是已经报名尚未开成立会者。

农会的名称，是用该农民住在约名冠之。

因为赤山和湃接触最近，所以会员特别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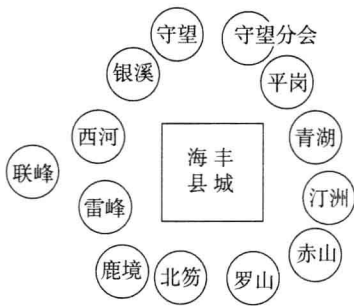
各约农民加入为会员的，都是佃耕农。自耕农是很少的。

农员共二千七百六十户，每户大约六人，共人口约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人。里头不乏有革命精神的人。

农民医药房附设在大街宏仁西药房。农民领药半价；余半价由农会和会外乐捐补充之。<sup>⑤</sup>

所取的政策<sup>⑥</sup>：（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经济的封锁政策<sup>⑦</sup>。不出三天，必可得胜利。实行经济的封锁后，县城与各乡的形势如下。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 ① 赤山最早农会成立时的人数，这里说7人；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说6人。
- ② 嗣震，即杨嗣震（1896—1927），又名杨志白，江西九江人，中共党员。是彭湃留学日本时同班同学，曾任海丰县立第一小学校校长。1927年8月在潮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 ③ 《赤心》，指《赤心周刊》。
- ④ 据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所说，本表是到1922年底，海丰成立的农会数和参加农会的户数。
- ⑤ 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中论述海丰总农会建设事业时，引用了彭湃来信中的这一段。
- ⑥ 指海丰农会的政策。
- ⑦ 据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所说，彭湃来信认为，海丰农民采取同盟罢工或同盟抗租时，对于县城，可以实行经济的封锁政策。



## 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农会，各工会，各学会，各报馆，暨全国各无产阶级团体均鉴：

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可是，我们农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若常此隐忍以往，社会灭亡，不特我农民一个阶级！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

---

\* 《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以及后面的《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海丰劳农节报告书》等四个文件，均转录自李春涛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据该文“缘起”所说，这些文章都是彭湃寄给李春涛的，但李春涛并没有注明是否彭湃所写。另据一九二三年和彭湃在一起工作、曾任当时的广东省农会宣传部部员的林务农同志的回忆，认为海丰总农会或广东省农会的宣传文件，多数由彭湃起草，余创之，林甦也参与过起草工作，但都是根据彭湃的主意，而且最后都经彭湃修改定稿后才付印发出。因此，这四个文件我们都作为彭湃的著述，编进本文集。

们生存的权利，经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我们自知智  
识幼稚，能力薄弱，前途浩远，深虞倾蹶，很望我亲爱的同志，  
时加教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海丰总  
农会印。〔邮址广东省海丰县大街农民医药房〕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产出许多军阀官僚，各各占据地盘，争权夺利，战云时起，弹雨横飞！我们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到处鲜不被其焚毁杀戮。

但是，他们这班军阀官僚之所以敢明目张胆不顾民困惟利是图者，完全是我们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太过无自觉和放任了！中国弄到今日这等悲惨的地位，我们是不能辞其咎啊！

此次广东的政局，又变动了！外间说甚么“不得了”的话，和惊恐的态度。这虽然庸人的自扰；但是我们鉴于中国农村屡受兵燹的教训，不能不为光明的团结和正当的防卫！经本会召集各农会，开会讨论表决：我们不问甚么党派，不问甚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

当以摧残我们者为敌！

亲爱的农民呀！同心协力团结起来呀！

一九二三年（旧历）正月二十六日海丰总农会印

## 海陆归<sup>①</sup> 三县农会 “五一”宣言（节录）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限制的集中在资本家和田主的手里；反面，贫困的问题亦无限制的逐渐扩大。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所以，社会上由贫穷而发生了种种极大的罪恶。这是世界上极普遍的极显著的现象。那么，处在今日饥寒压迫无智地位的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和人道上，是不得不要求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改造。五月一日这一天，就是在三十八年前，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有了这种觉悟，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劳时获到胜利的日子，亦即是我们工人和农民开始解放运动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不是我们庆祝的日子，是我们试验有否解放自己的觉悟和勇气的日子！我们要在这一天，轰轰烈烈的显示我们伟大的阶级团结，鲜明我们的阶级意识，整饬我们的先锋队伍，发挥我们的斗争精神，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协力推倒国际资本家以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起呀！我们亲爱的工人和农人！起！起！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主和军阀！争回我们的固有权利——自由

和幸福！世界的无产阶级呀！团结起来！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 ① 海、陆、归，即海丰、陆丰、惠阳三县。惠阳旧称归善。

## 海丰劳农节报告书（节录）

（一九二三年五月）

都市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已大大的影射到农村了；农村对于田主的反抗运动，亦渐渐的扩大起来了！海丰陆丰归善三县，自彭湃、马肖、林甦<sup>①</sup>等组织三县农会以来，不过半载，而会员竟达二十余万人之多。其声势和威力，都很足令人注意。五一这一天，是世界的无产同胞停止工作向资本家的定期警告的日子。海陆归三县的农民，对于这一天，特在海丰城菜墟埔开劳农节纪念大会，和世界的无产同胞一致行动。当日开会情形：农会会员到会的约八千余人，并汕尾<sup>②</sup>造船工人百余名，及附城男女学生千余人，共数不下万人。……农民的先锋队，拿起一面大红旗，写着“劳动节纪念大巡行”；并有一面乌红布对角做成的农会大旗。又有白布写着“反对升租吊田”，“反对三下盖”（佃户纳租谷还田主时，田主必用斗盖盖三下，系田主掠夺和侮辱佃户的表现），“反对伙头鸡”（田主每逢早冬到佃户家收租时，必要佃户贡鸡一只，谓之伙头鸡），“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打倒军阀”，“赤化”等字样的长方旗，翻扬空中。其余，则各手执小红旗，旗里都写着警告资本家田主和军阀的标语。沿途发出宣言书数万纸。……查劳动纪念节，在海丰连这回不过二次，而竟这样热

烈，此后海丰的农民运动，将愈不可思议了。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 ① 林甦，广东海丰人，彭湃早期的亲密战友，曾在彭湃所组织的广东省农会任宣传部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秘书，1933年在赴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被捕，壮烈牺牲。
- ② 汕尾，海丰沿海的一个港口，是海丰渔业、盐业和造船的中心。

##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

农会愈进步，遂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海丰、陆丰、归善已设了分会，拟要推到惠阳去。

我的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唉！同志在那里！

和田岩君你记得吗？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健将，闻他因到乡村去，十几日没得睡眠，回来发生胃肠病，一命呜呼。唉！真惨悲！真痛恨！唉！我的泪要滴下来了！唉！患病的 CT，真是可怜，我好幸无病！

我逐渐的无智识阶级化了！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广东农会章程\*

(一九二三年七月)

## 纲领

- 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
- 二，谋农业之发展。
- 三，谋农村之自治。
- 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

## 第一章 会 名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广东农会。

---

\* 《广东农会章程》是彭湃起草的，他在1923年7月7日将这个章程寄给李春涛，并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加了一段说明，现将彭湃的这段说明一并附在“章程”后面。

## 第二章 会 址

第二条：本会会址暂设海丰县。

## 第三章 会 员

第三条：本会会员无男女姓氏之界别。凡属本省农民，赞成本会纲领，无违反左列各项者，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

- 一，未满十五岁者。
- 二，不正当行为者。
- 三，有资产者。

## 第四章 组 织

第四条：本会由广东农民组织之。

第五条：各乡会员十户以上五十户以下须选出委员一人，但每乡选出委员至多不得超过五人。

第六条：区委员大会选出区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派委之）。

第七条：县委员大会选出县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派委之）。

第八条：省委员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省委员会选出十二人组织之，并选出候补委员五人。

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总理会务。

第十一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得分任左列各部。

一，文牍部

二，会计部

三，交际部

四，教育部

五，宣传部

六，农业部

七，卫生部

八，调查部

九，庶务部

十，仲裁部

第十二条：县及区执行委员会之组织，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原则组织之，但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

第十三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县区各分会须依案办理。

##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四条：全省委员会为本会最高机关。

第十五条：在全省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

高机关。

第十六条：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决议，须得该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多数公意之通过，少数须服从之。

第十七条：下级委员会须服从上级委员会，否则上级委员会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十八条：对于各下级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时，有五分之一赞成者，得提出上级委员会判决之。但在抗议时间，仍须服从各该下级委员会之决议。

第十九条：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时，得提出全省委员大会判决之。但在抗议期间，仍须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第二十条：会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时，得由该区委员会报告上级委员会开除之。

第二十一条：会员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者，或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得由该区执行委员会直接开除之。

## 第六章 会议

第二十二条：各区分会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三条：各县分会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四条：全省每年须开委员大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省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县分会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全省临时会议。

第二十六条：县分会及区分会临时会议，亦得照全省临时会议之办法召集之。

## 第七章 会 务

第二十七条：本会应行会务分左列各项。

一，防止田主升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对于耕地不加工作、肥料，致生产日下。

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

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得由本会极力和解以息讼累。

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

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阅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等事。

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

七，办理疏浚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

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

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

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

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

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

## 第八章 经 费

第二十八条：本会经费分左列各项。

- 一，由各县分会会员每年会费提出三分之一充作经常费。
- 二，由会员临时认定乐捐充作临时费。
- 三，由本会向各界劝捐充作办理公益费。

## 第九章 机关报

第二十九条：本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办一机关报，各会员有担认购阅及销售之义务。

##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条：本章程得由全省委员大会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第三十一条：本章程由本会第一次全省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发生效力。从前各处农会章程，一律取消。

第三十二条：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及其他无产阶级团体均与之联络。

第三十三条：本会得聘专门学家暨有识之士热心帮助农民者为顾问，及时常开会时得请其演说。

〔说明〕：这章程第五条应当要修改一下。因为五十户得选一人，将来全省委员大会的到候，那里有偌大的会场容人？所以应规定全区大会由几户以上选几人出席；县大会由几户以上选几人出席；省大会由几户以上选几人出席；才对。

此外未当的地方，想亦不少。……但是现在我们做事，是不能纯依章程的。章程不过是个形式耳。

这章程是完全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因进行上的便利起见，把它<sup>①</sup>改组做广东农会。各县则设分会。每一个会员，每年常捐二毫，即足以维持。

要到普宁去。……因为这方面农会的声势，已侵入了那边。

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的反目，老早就有，不过没有人挑拨<sup>②</sup>罢了。

我将来若是不幸走错了路，或民众的解放机会被我弄坏，这要归罪于同志不来咧。

载《晨光》第2卷第1号

### 注 释

① 指惠州农民联合会。

② 指没有人去做宣传鼓动、发动工作。挑拨是当时的用语。



## 彭湃给李春涛（节录）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二十六日，湃已收拾好行李，想动身往省城。——因和石安<sup>①</sup>君有约。忽是日狂风大作，历二十余小时，越发越大，又继以大水。倒坏房屋无算，田禾完全失收。农民大恐慌，纷纷到会请示办法。因又不果行。

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在丰年来减租。但是，这回的风灾水祸，虽觉着很可痛心，而农村的阶级斗争骤然呈出很好的现象，阶级的对立很分明，革命事业进一步了。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有了把握。可是进行上能否依照我们的计划，这就不敢逆料。因为没有同志的关系！——唉！同志在那里！恐怕这次的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这也是归咎于同志不来！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唉！可惜无同志去干！如现在县县都要去干，无同志怎样办呢？汉垣等实在难得。不过主义上无法去用工，为可惜耳。

## 注 释

- ① 石安是实庵的谐音。陈独秀，字实庵，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 彭湃给文亮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

亮兄：<sup>①</sup>

弟近来奋斗的经过，详《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宣言书》<sup>②</sup>中。

宣言所载军队，系陈炯明的好友钟景棠<sup>③</sup>所带的，不过我们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不便说出罢了！——真苦!!!

报告书<sup>④</sup>草了一大半，因事太忙，后一半无法草就，今竟前一半都失了。

会中一切文件、记录、统计表及其他种种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会中所存的书籍，都被军阀烧了。

我现在想把脑中所记忆的写出来，做一篇详细的报告书。

我现在仍是继续的奋斗！请安心！

经这回的变动，同志间有几个变节了。我们的分子坚实些了。

经这回的变动，农民——农会的团体也淘汰了很多不良分子，比前坚实些了。

彭山兄不日动身了，你们快要会面了，他很知道这件事。

以后的进行当继续报告。

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

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  
□□（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本书编者注）的  
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sup>⑤</sup>发生  
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

在潮州听景山、志白<sup>⑥</sup>说，兄曾有信嘱我赴大考，<sup>⑦</sup>可是信  
来不及了，即及也是不能来的——正是风潮<sup>⑧</sup>起的时候。

石安兄叫我到粤去，我已动身，忽然狂风大作（即七月二  
十六日风灾水灾的那一天），故不果行。

以后还有很多话要说，因忙暂止。

宣言书托景山兄带去，

恐他迟到故先发此信你。

何海<sup>⑨</sup>书

九月七日

再者：被押三人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

刻下惟有筹款回去接济其家属，彼三人在狱，同志每日都有  
送饭入去。但是筹款就捐题是很难的，我在香港筹款，只有苦力  
夫协助一毛半角，仅捐得三四十元。现拟将我的家产，向人按  
借，大约若能到五百元之间便好了。我已函在乡同志设法去进行  
优待狱中会员，一方面欢待出狱者；一方面在农村宣传入狱之无  
上光荣，使各会员视入狱为等闲事、快事，对于战斗前途甚有  
益。但不知有无五百元可借，至少亦是要三百元。

此外想不出有何等法子，要之惟有聚众声称请愿，老实是用

武力对抗，但是尚非其时。

附录：

### 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

（一九二三年八月）

我海丰农民之不聊生也久矣！然生活之悲惨困苦颠连而无告，则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查我海丰农民，有田可以自耕者，百不得一，余则皆就田主领田佃耕，按季纳租，奴于田主以为活耳。幸而丰年乐岁，尚可温饱。不幸年凶岁歉，则将不免于饥寒冻馁。于时，我海丰农民，为自卫计——为欲防止田主之无理升租计，为欲弭消农民之内部纷争计，为凶年可以呈请减租计，为救济天灾人祸死亡计——遂于去年八月组织成立海丰农会。一年以来，农会之范围，由海丰而陆丰而归善，近且延及于紫金、惠来、普宁；而农会之名称，亦由海丰农会而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且扩称为广东总农会。凡若是者，皆我农民自觉悟其生活之悲惨，知非自卫将无以自存，故不约而共同谋之者也。然不意因此意见忌于当道！且不意最先受压迫摧残者，即为我生活最惨之海丰农民！

海丰于今年七月二十六日〔阴历癸亥年六月十三日〕、八月五日〔阴历癸亥年六月二十三日〕两次飓风大水为灾，农产物歉收，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农村受灾极烈，农民受害尤甚。故农民遂招集大会，讨论旱季纳租问题。议决：际此歉收之季，免租既有所不能，完租必至于饿死，无已，最高限度只能输纳三成。而田主闻之，大起反对，竟派人下乡逼租。祸事遂从此肇矣！

八月十一日，突有承批教育局租批商林卓存〔现任海丰县保卫团局

长]命其侄某,前往北笏乡〔约三十余户之小乡村〕收租。佃户戴阿丑以凶年恳减,林谓:“官租无减,十足照收。”顾阿丑无力照纳,林便用斗盖木迎头痛击。阿丑逃避,林复追击。乡人闻声,争出劝阻。林借势逞威,躁跳怒骂,失足仆地,遂卧地诈伤,嘱其下人用轿抬回,诣县请验。县长王作新,竟侵越法庭权限,贸然受理。验后,即派游击队二十余名,武装到北笏乡围捕。乡民畏官,闻枪声响,纷纷走匿。时值久雨,潦水未退,妇孺无地隐藏,则相率呼号奔哭于途。官兵追至,圈而捕之,恣意搜屋掠物。最后,遂苛索差礼银三十余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三人,镣锁投狱中。此八月十二日〔即癸亥年七月初一日〕事也。

农会闻讯,当于十五日〔七月初四日〕开大会。议决:一方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筹金救济入狱家属。而县长王作新竟与粮业维持会等绅士集议,勾结军队,突于十六日早〔七月初五日〕带同军警百余名,围捕海丰农会会员。当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余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消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苏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甚且诬说农会存款五万余元,寄存吕楚雄处。当勾串海丰粤军筹餉局局长冯璧环,着令吕楚雄交出,提充军饷。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近虽曾由老隆陈总司令去电,着令该县长王作新即行释放被捕会员,恢复农会机关,然迄今尚未见奉行。而军警下乡逼迫,日甚一日。因此,谨据实历陈,幸我同胞父老兄弟诸姊妹有以援助其后!是为至感!海丰全县农民泣告。

## 注 释

- ① 文亮或亮，即施复亮，又名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
- ② 《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宣言书》，疑为《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该文是否彭湃所写，还无法断定。现将该文附录在本篇后，供参考。
- ③ 钟景棠是陈炯明部下的师长。
- ④ 指“七五”农潮及农会被陈炯明解散一事，详见《海丰农民运动》。
- ⑤ 马氏指马克思。
- ⑥ 景山，即李春涛；志白即杨嗣震，见本书第 26 页注②。
- ⑦ “大考”即大会的代称，指出席 1923 年 8 月间召开的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⑧ “风潮”指“七五”农潮。
- ⑨ 何海是彭湃的化名。

---

## 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

(一九二三年九月)

海丰农会自去年八月成立，初入会者限于海丰人。后推及于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会员达十余万人，可谓空前之大。后曾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近以范围渐广，遂改称广东农会。其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其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省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部。其会务计十二项：一、防止田主吊田，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工作，致生产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有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极力和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食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关于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

---

\* 本文是彭湃写给团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虽然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该是1923年9月7日以后写的。



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濬河流、湖塘，修筑坡圳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十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业产品。第一、二、三、四、五、九、十二各项均已次第实行。

该会主持其事者为彭湃。彭系日本留学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人甚刻苦坚毅。无论暑天雨天，日常步行数十里，到各乡村演说及调查各事。此会日渐发达，东江各属，无论男女老幼，均无不知彭之名，因而田主恨之者亦日多，往往起以为难。唯彭始终不屈，恨之者固无如何也。

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一贫农被田主之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当时田主闻知其日盛，有不利于己，已有扑灭之野心。

今年五月一日之劳动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会者万余人，手持小旗，欢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军警到乡，农会出而与之理论，而无恃其威。乡民有事，不用求于绅士之门。于是官厅绅士益加仇视，每每造谣农会交通土匪，收买枪弹，希图不轨，以构陷农会，然毫无凭据，莫可如何。

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大吹台风、大水，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

实为该处空前之巨灾。其受害者，尤以农村为甚。故该会按照其会务第二项，特召集大会讨论旱季减租问题。议决：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该会执行委员会发出减租传单如下：

（此处似缺佚——本书编者注。）

八月十一日，突有承批教育局租批商林卓存（现任海丰县保卫团局长）命其侄某，前往北笏乡（约三十余户之小乡村）收租。佃户戴阿丑，以凶年恳减。林谓：“官租无减，十足照收。”而阿丑无力照纳。林使用斗盖木迎头痛击，阿丑逃避，林复追击。乡人闻声，争出劝阻。林借势逞威，躁跳怒骂，失足仆地，遂卧地诈伤。嘱其下人用轿抬回，诣县请验。县长王作新，竟侵越法庭权限，贸然受理。验后，即派游击队二十余名，武装到北笏乡围捕。乡民畏官，闻枪声响，纷纷走匿。时值久雨，潦水未退，妇孺无地隐藏，则相率呼号，奔突于途。官兵追至，圈而捕之，恣意搜屋掠物。最后，遂苛索差礼银三十余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三人，镣锁投狱中。此八月十二日（即癸亥年七月初一日）事也。

农会闻讯，当于十五日（七月初四日）开大会，议决：一方依据法律诉诸法庭；一方筹金救济入狱家属。而县长王作新，竟与粮业维持会等绅士集议，勾结军队，突于十六日早（七月初五日）带同军警百余名，围捕海丰农会会所。当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多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苏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会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甚至诬说农会存款五万余元，寄存吕楚雄处，当勾结海丰

粤军筹饷局长冯璧环，着令吕楚雄交出，提充军饷。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迫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近虽曾由老隆陈总司令去电，着令该县县长王作新即行释放被捕会员，恢复农会机关。然迄今尚未见施行，而军警下乡逼迫，日甚一日云。

以上是香港《华字日报》九月五号第二张第三页粤闻栏所载的，予多添同乐会及“五一”会于中段。至于请愿一段尚未添下，到底这几段若非详细写下，仍觉不甚重要。如何请裁之。至该报说我的好处，仍有过当，姑留为君一看。

## 彭湃给文亮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文亮兄：

我在书斋和研究室的里头，来和你做朋友。你和我差不多，时时很亲密的。我也确信是你一个好朋友，亦时时都要向你请教，可惜屡忙不果。

海陆丰一带的农会受军阀摧残的事件<sup>①</sup>，想必景山、志白、石安诸兄都有对你说过。当时被捕会员二十八人，现已经放了二十五人，尚有三人，系在会中办事算做农民中是聪明能干者。他们对于这三个人，死不肯放，已定了六个月监禁。

在海丰做农会的同志，除一部分在海丰暗中活动外，余的都集合在汕头。现在有澄海县农会会长杜式榜兄，他是很热心做事的人，他愿和我辈在汕头设个机关联络各会，叫做惠潮梅农会（惠潮梅三州约有二十六七县），使各县农会集合起来，然后分派同志从□□做□工夫，务使各县农会有严密的组织——但是这种工夫很不是容易，如少同志更加困难——现在筹备处暂设在汕头新马路荣庆里九号。

兄如有指导之处希随时赐函！

我要对你报告的事很多，一时写不出来。

你们的活动怎样呢？都请你们详细告诉我。我们做事最不好的就是懒通信，使各处的同志散慢无归，各做各的，奋斗目标口号各各不同。我们要如何作战，须有计划，且要各地同志都能明白我统一战线为紧。但必能是很有把握的，请教我。

志白兄为了老婆，精神状态好象有异从前，闻他已到了上海，你们必有见面，请你们问他的近况和住处。

湃字

## 注 释

- ① 指“七五”农潮。

## 彭湃给文亮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文亮兄：

前上一信，未知收到否？年来所做的事，本欲一一报告，因为事件愈积愈长，时间愈做愈短，此念至今一年还未达到！甚为可笑！我想把他自头到尾详细记起，印就分发同志参考，并借以讨论以后运动计划。此事甚属重要，不过我想起要做，觉着头颅就痛了！

刻寄上《救济海丰在狱农民劝捐簿》四册，希为查收！如可得到款，无论多少，可汇到汕头荣隆街德茂行杜式榜兄收转。

《先驱》<sup>①</sup>如有出版，请寄来汕头，

吾团<sup>②</sup>的消息也请寄来此处。

此间做事情形，以后报告你。

你的通信处是从嗣震兄得来的，未知对否？

彭 湃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 注 释

- ① 《先驱》，是当时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 ② 吾团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彭湃给刘仁静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刘仁静<sup>①</sup>同志：

一九二四·一·一的信敬悉。团刊及各种小册子都收到了。

我自此间农会受军阀摧残后，为营救同志已离了海丰五个多月。这些东西依然由素屏君<sup>②</sup>保管，到今日才看见。你们的努力确是十二分佩服！

潮安县城（即潮州府城地方，颇繁盛）开元寺青年图书社（里头有数十个社员，都是我们的同志。这个团体做了潮汕间劳动运动的指导——潮州工界联合会完全是他们的活动），这社的人物是郭仰川、李笠依、谢汉一<sup>③</sup>诸君。他们另外开有一个青年图书店，专购买新书籍，供给该地新青年的新要求。这个团体可以代销我们的杂志，并可和他们通信。关于劳动运动及学生运动，他们是极努力的。

东江的农民运动我当详细报告。我已经把自始到今一切经过的情形描写出来，不过这篇文字是很长的，而且要很小心的，恐怕失实。农人对我们的说话完全是他们心里的表现，不可乱写。去年已动笔，可是到现在仍未完稿，就是我的生活是东奔西走的，没有一个整个的时间。若当时知道，零碎的报告，今日可不



用费事了。

此间农会虽被摧残，然农民经此次之经验，阶级的认识益加鲜明。弟回到海丰，即召集海丰各乡代表会议（附近一部分），到会有三十余人，比前更踊跃些，还有农民陆续来入会者。

入狱同志黄凤麟、杨其珊、洪廷惠三君，定了六个月监禁。他们的家属都已料理妥当，狱内每日都有米及菜进去。此间的农民异常困苦，军阀呀，官僚呀，贵族呀，绅士呀，警察呀，田主呀，债主呀，无不重重敲剥，以及物价之飞腾，风灾水祸之来袭，惨不忍言。我们对他们讲话，他们好象不大愿意听的。问他们是为甚么？他们便答道：“问你有枪无枪耳！别的可不用说！”他们认定不用枪即刻开放，总是不能救他们的。他们已经四面楚歌了！他们避开了一拳却当着了两脚！

以弟的经验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此间同志太少，一人兼数种工作，日夜都忙个不了，而且农民运动的地域是很辽阔的，交通又不便，常常一日要走百里。

中国的内乱<sup>④</sup>就是我们散布种子的机会，S. Y. 及 C. P.<sup>⑤</sup>还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

此后我们的团体的组织应当非常严密，各地战斗的状况是要使各地都能明白——中央应传达各地作战的情形于各地，然后作战计划才有把握，诸兄以为然否？

我不日要往别处，兄如有信，仍寄在汕头新马路荣庆里九号林甦先生转便妥。

P. P<sup>⑥</sup>白

一九二四·一·二十，于海丰

## 注 释

- ① 刘仁静，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当时在团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被开除出党。
- ② 素屏君，即彭湃的夫人蔡素屏，曾参加过海丰农民运动的工作，192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八日）在海丰被反动派杀害。
- ③ 郭仰川，鞋业工人；谢汉一，首饰业工人。他们和李笠依当时均为青年图书社早期的社员、潮安工界联合会的领导人。李笠依，后于一九二八年任潮安县长，先后逮捕、杀害共产党员谢汉一、许宏等多人。
- ④ 内乱，指当时的军阀混战局面。
- ⑤ S. Y. 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 P. 即中国共产党。
- ⑥ P. P. 彭湃的代号。

## 彭湃给刘仁静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

仁静兄：

此间农民组合，数日前被某要人面谕县长下取缔令<sup>①</sup>——因疑农民有暗杀团发生及广州共产党之影响。弟等即日（二十六）从陆路逃出，刻安抵汕头，下午趁轮赴香港。到香后拟入广州，然后来沪。再者，农人尚有秘密组织存在，籍堪告慰！特此报告，并祝诸同志安好！

海<sup>②</sup>白

仁静先生：

以后书信暂勿寄到汕头来，因诸同志要走了，我通讯处有定，当即通知。

独秀先生

存统先生 均此不另

其他诸同志

海白

四月一日

## 注 释

- ① 1924年3月，军阀陈炯明指使海丰县长王作新，再次下令取缔农会。
- ② 海是彭湃的化名。

## 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实庵<sup>①</sup>先生：

很久没有通讯了。我们去年年底在汕头联络了一个惠潮梅农会（是有名无实），来做海丰农民运动后方的声援。拜官主义最甚之潮属人，以为我是海丰人，陈炯明的同乡者，所以派代表来组织此会者共亦有九县，其中算海丰、陆丰、惠阳、普宁四县是我们办的，分子较好。这个时候，陈炯明打了几个电报与我，说他还是革命党，主张革命的，要我速赴惠州，和他共商革命方策（原来他是要组党）。我看这个电报甚有毛病，因陈炯明平素是最骄傲的人，出此口气，甚为可异，我也就复电谓俟此间会务就绪当即出发，略为敷衍一下。隔了二十余天我仍未出发，他就叫翁桂清<sup>②</sup>打了一电，促我惠行。同志间开了几次会议，以为若久久不去，反为不利，况兼在狱农民无钱可用，宜乘此机会带钱回去，并以陈炯明电报来吓海丰绅士，通过了这个决议，我就动身赴惠，行抵海丰，便把陈炯明请我赴惠的电来宣传，官僚绅士实在有些惊怕，王作新（县长）也有欲将在狱农民释放消息。不过这三位在狱的农民，要求王作新恢复农会后始愿出狱，否则惟有农会头（就是办农会的领袖）命令叫我们出始愿出。我探听

在狱同志有这样坚决的口气，异常欢喜。他们家属一一都安顿好了，即欲向惠州出发。忽然接了陈炯明的电，说已起程回海丰，嘱我可不用来，我就在海丰等他。此时钟景棠先从前方战线失败回到海丰，我就写了一信给林晋亭（此人近来多看新书头脑比较清楚，惟是陈之死党），请他写信给钟景棠释放农民。林果然写了一信给钟，引用国际劳动法大骂王作新之不对，以促醒钟景棠。钟接此信后，即派人到我处说好话，谓当日拘禁农民不是出自己意，是县中绅士官厅报告土匪起义，不得不派兵围捕，现钟师长（来人所称）欲将在狱农民释放，叫你速觅店头<sup>③</sup>前往保领。次日果将农民——杨其珊、黄凤麟、洪廷惠——释放出来，各处农民听知，集于旧农会址，列队欢迎出狱，并有许多学生参加，颇算好看。越二日陈炯明到了海丰，我就召集各约代表欢迎他，他是好名的人，就喜欢得头动尾摇。越数日，农会召集约乡代表会，讨论复活运动之进行方法（原来海丰农民对于农会之要求复活非常热烈）。决议：派代表请求陈炯明准予恢复，陈对代表说：“农焉能无会，旧日农会可维持下去。”代表回来报告，众就议定每户派铜币六仙，就海丰一县可得五百元，以一半为恢复费，一半为还债费（去年遭难向人借用及赎回同志质出之物）。当众又表决，择旧历二月十三日为复活日，演戏并开大会等等。又选出临时执行委员，执行会务。此时陆丰惠阳各县闻知，亦派人与会，异常踊跃，新加入会员，亦甚多（当被军阀解散后，会员禁在狱中，各处农民加入农会者亦有二百余名，足见农民心尚未死）。

粮业维持会（地主绅士团体）会长王作新（县长）等闻知陈炯明准农会恢复，亦召集会议，对待农会。其手段是由各绅士

分头向陈炯明用最尖锐最易使其动听的毒话从中破坏农会，此时陈炯明日日同那班绅士上山看龙脉，寻灵地（海丰一时迷信风水之风亦长起来了）。接近既多，时久必生效力。

近了！二月十三日要到了，陈炯明叫我过去谈话，劝我转劝各会员现在不必恢复农会，因为现在社会是绅士社会，绅士势力甚大，他天天来排斥你们，使我亦难以应付，我现在还是与绅士相依为命的，若要恢复，须等待他们排斥少了时方宜。我听了这段话，气得也说不出一句，恨不能一下儿打杀了他方痛快。我就退回报各会员，各会员听了比我还气得利害。十一日午，陈炯明又派人来农会，制止农民十三日开会底演戏。此时农民益加愤恨，即召集会议，再派代表质问陈炯明，陈拒不见，众益愤，决定我们死力争回集会自由。会是总要开的，戏总是要做的。十二日戏开台了，十三日到会农民有七千余人（市上地瓜骤贱了两斤，因农民赴会交钱，带地瓜来卖，市中客店也住满了人）。这回开会，会员比前日益有勇气，我们没有说甚么话，不过报告去年经过情形。但有两个老农须都白了，上台大骂政府及绅士之摧残农民，并谓此后如有再来摧残，我们愿以老命牺牲。我一时听了喉为之梗、别人不知道也怎么样。还有一个中学校长黎樾廷，他演说时也讲得非常痛切。这个大会算是圆圆满满的过了。

是晚，忽然听会员报告，将军府<sup>④</sup>派出炮壳队<sup>⑤</sup>及警察出查客店，凡遇我会会员无不再三检查。我等遂派人前往将军府侦探，得其消息：是县中绅士进府报告外间到有二十余名刺客，是受省政府之运动的，并献汕头香港各方面紧急电报数封为证，吓得陈炯明吃了一惊，所以下令戒严查验。

我本有一个堂弟，在陈府下办事，这日陈对他说：群众我是

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言时几乎有谈虎色变之状（此事陈炯明也尝对我说过一次）。他又说农民只可使之静，不可使之动，你看彭湃又召集了数千农民来县，是来酿事了。

次日县长王作新出了一张布告：“照得县属所设农会，去年因办理不善，违背章旨，业经查办解散在案，……顷闻外间有不逞之徒，复敢借端招摇，莠言惑众，殊属妨害治安，现奉陈总司令面谕查禁等因，自应遵照办理，为此布告属内农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如有敢在外私行集会，借端煽动者，一经查觉，定即拘案究惩，决不宽贷。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王作新。”

我等闻此消息，一面召集秘密会议，一面预备收队。又有同志来报告：谓陈炯明已查出彭湃与汕头间来往电文密码，确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众绅士要求查办，陈已有允意。我等即时把农会中一切重要文件，会员名籍簿，一应藏之于远乡。当夜开密议时，各农民代表磨拳擦掌甚为愤愤，当时有一位年四十余岁的约长，痛极大骂，感动全场，恨一时不能食陈之肉，而枕陈之皮，一致表决继续从暗中奋力做去。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要告诉你。去年冬海丰第三区的农民（加入了农会的），联络了十数乡，实行减租运动（此时我未回海丰），因第三区最大的地主是林姓，他一族有万余石租，分为数房，每房至少都有一千石至二千石。他们对于佃户异常苛酷，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批与别人。十年前每石种田（每亩田当海丰八升种）纳租额不过五六石，至多亦不过七石。现在每石租田竟升至二十石租之高。佃户支用资本如下：



一石种田地每年二季肥料约三十元

种子约五元

农具消耗约五元

工食约五十四元（此项的计算，大约每一个单身壮年农夫至多可耕得一石种田，每餐至少要六个铜板，其余衣住不计，共计食料费每年五十四元。）

以上共九十四元（支出之项）

一石种田每年中等年况，至多收获三十石极多不上三十二石，每石价格就去年为准大约六元，除二十石还田主，余十余石共值银六七十元左右。收支相抵每年亏本二三十元之多。他们现在觉得是大亏本了，他们晓得团结了。他们减租的战术是很好的。他们先择定一个极可恶的田主为敌对，调查各乡耕该田主之佃户，召集其到会会议，表决一致行动，齐向田主辞田。往年他们也曾有辞田之事，不过田主有一千石租，辞去二三百石，不足以致其死命。此次一千石通通的佃户完全一致辞田、该田主知道不能对抗（若对抗则田当为荒田，至少五年无租可收，经五年即五千租之损失）遂请求其族人，开族会议。当时声言，总吊田（即总收回田地）以吓农民，又谓如有族中无论何户，被佃户辞田者，每斗种由公租（即族中）帮银一元，该处农民闻之甚为可惊、但势又成骑虎。此时适我回海丰，农会亦活动起来，农民即来报告，谓此事月余尚未解决，农会遂召集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决如一会员被田主吊田者（即被其收回田地者），由农会每斗种田帮与二元，并为其介绍职业或择地垦荒。林姓田主闻之吃了一惊，始容纳佃户所要求，平均约减了百分之十五。该处共六七个乡头，以后每年减少了四百余石谷，不用挑到田主的家

里去。同时别处依法做的亦有几处，也得胜利。

但有一处田主系陈姓，恃陈炯明势力，他们对佃户说：“耕田要向你收租！辞田也要向你收租！辞则管来辞！要请你六月预备便谷！”佃户有三十余人，辞出之租约有三百余石，现在佃户死不欲耕，田已经荒了，事尚未解决。此项辞田的原因，是因去年风灾时，陈姓田主带同护兵迫租，硬要十足照纳，农民苦无以应，兵士就搜屋抢物，计被抢者女子头饰四件，小孩破内衣四件，米二升余，谷种三斗，伤妇人一，伤男人一，该乡以田主如此横暴，全乡男女誓不再耕其田。此事当时我曾告之于陈炯明，陈谓你可做一呈文来，待我交保团局办理。我口说“好”，心又以为此人非打杀不可，因为保团局就是粮业维持会的营垒。（后略）

五月十一日彭湃于广州

署名：彭湃

载《向导》第70期

## 注 释

- ① 实庵，即陈独秀。
- ② 翁桂清是陈炯明的亲信，曾于1921—1922年任海丰县长。
- ③ 店头即商店负责人。
- ④ 将军府是陈炯明在海丰的公馆，陈炯明经常在这里发号施令。
- ⑤ 炮壳，即盒子枪，广东许多地方称盒子枪为“驳壳”或“炮壳”。

## 致彭素民的信<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二日)

彭部长大鉴：倾接海丰农会同志谢声君密报，据称现在该处农民秘密团体（即十人团）日甚发达，组织日益严密，训练宣传较之从前公开有效，湃查海丰农民自受陈逆摧残，湃等出走以来，一般农民愤恨陈逆已入骨髓，枕戈待旦，惟望吾党势力早日及于东江，俾得于乌烟瘴气之下，现出青天白日之乐国。现该会因不能公开之故，会费收入不敷支用，敢请部长将此事提出中央，请求中央经济之援助，大约每月五十元，并使吾党与该处农民发生密切关系，至为重要。是否可行，希为赐复。

再者，现在该处农民尚在反革命势力之下，此事有守秘密之必要。

### 注 释

- ① 彭素民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此文署名彭湃。转引自梁尚贤《彭湃把持农民部说辨析——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所藏档案为中心》一文，见《彭湃研究论文选》。

---

## 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给团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广宁农会现已成立八个区农会，加入者六万余人。本区曾特派彭湃同志用民校<sup>①</sup>名义，前往协助进行一次，加入者更为踊跃，往来报名加入，户限为穿，其声势浩大可知。因此，竟招一班劣绅之忌，于本月十日发生劣绅利用地痞民团围攻农会，焚毁会所，侮辱私坛，逮捕农会职员，野蛮程度，蔑有比伦。

本区对于此次农潮，异常注意，除一面在民校力争维持外，一方面通告各地用公开团体名义通电一致声援。同时派得力同志及表同情之工友，跑入内地向农民宣传奋斗，团结农民团体。并用新学生社<sup>②</sup>等工学界名义，跑入内地派传单，向农民慰劳，以激起农民锐气。

花县农会，虽未成立，但加入者亦有六百户，可以成立两个区农会，县农会筹备处，也可以设立。但近日有等劣绅，也利用流氓向农会办事处，肆行谩骂，侮辱备至，其行为至为可鄙。可惜该县同志甚少，不能应付事实。本区为慎重于始起见，也于

---

\* 本文是彭湃亲笔起草。原标题为“报告第二号（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现在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是日特派彭湃同志用民校名义，驰往该地宣传<sup>③</sup>，以坚农民信仰，劣绅反动，或可减少。

关于本区农会进行，区委员会曾再三讨论实行方法——依各地实际状况不同，而各异其方法，并随时指导各运动干员以宣传旨趣，为避免目前反动势力之进迫起见，也曾详细指示各同志设法应付，不得太激烈或论调过高之宣传。但因各同志之努力，农民势力乘时扩大，绅士反动竟不能免。本区认为以上两农会之遭反攻与压迫，在得有政治保护之下或能使农民有阶级的觉悟，了解绅士、田主之不能与谋，而更加团结。本区正在此点努力向农民宣传，使有相当之训练。不过本区经济困难，人材缺乏，诚恐有坐失事机之虞，甚望宗菊<sup>④</sup>诸兄指示方法为盼！

秘书 阮比力<sup>⑤</sup>

农工 彭 湃

## 注 释

- ① 民校即国民党的代称。据 1924 年 6 月 11 日《广州民国日报》载：“一星期前，中央派农民部秘书前往（广宁）调查一切……”。
- ② 新学生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领导下的革命学生组织。
- ③ 据 1924 年 6 月 19 日《广州民国日报》载：“花县农民协会，请中央派人指导，中央派秘书彭湃及顾问佛兰克前往”。
- ④ 宗菊指团中央局，是中局的谐音。
- ⑤ 阮比力，即阮啸仙（1897—1935），广东河源人，中共党员，当时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书记，广东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在党的“五大”、“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3月在赣南的一次突围战斗中牺牲。

---

# 关于成立广州市人力车工人 第一协作社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为报告事，窃彭湃等，为人力车工人而援助其生活，改良其习惯卫生，增进其知识本能，以引导其立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因是组织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经已筹备完竣，除将章程、图记式样呈请省署立案外，理合将经过情形据实报告。谨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载《广州民国日报》

1924年6月28日

---

\* 这是《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彭湃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在刊登时还作如下报导：“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经彭湃等筹备多日，始克成立，昨特呈报国民党中执会”。本文题目是编者加的。

## 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革命的农民诸君！革命的兵士诸君！我们知道，民国自成立十三年来，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我们农民和兵士，未尝得着一些丝毫利益，反而要受种种无穷痛苦！兵士诸君！你们有事为兵，无事为农，我们军人，究竟因为什么革命？为的是要兵士、农民要求衣食住之充足。必定要我们农民、兵士个个都能够衣食住充足，革命才算成功。现在试问广宁农民诸君，为什么号召农民，反抗田主劣绅？此无他，就是广宁县中有些田主劣绅，要效法军阀作反革命之举动。此等反革命的举动，足以使我们衣食住越发艰辛，也就是使我们痛苦，日益加甚，所以我们要进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农兵团结，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

---

\* 1924年11月，广宁县农会发动减租运动，遭到地主阶级的进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派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名义前往领导农民的斗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后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第三师的一个营，前往广宁支援，但第三师比较倾向帮助地主民团。为了争取第三师同情农会或守中立，12月19日，在广宁举行了农兵联欢大会，彭湃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演说的纪要。



胜利。末了，请大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民党万岁！农兵联合万岁！

署名：彭湃

载《农民问题丛刊》第21种

---

---

# 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 斗争的五个报告\*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 一九二五年二月)

## 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日的报告<sup>①</sup>

一、十一月三十日我们通知县长，十二月一日将举行关于减租问题的农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已汇集在城里，等待解决开会的问题。突然代表会议被（某人？）推迟了<sup>②</sup>。江汉英<sup>③</sup>乘机纠集团匪，并进攻潭埭。农民自卫军与团匪交战了几个小时。后来团匪往塘径退却。战斗继续着。根据从前线获得的报告，敌人的人数达三百人。团匪再次打算从江谷方面进攻潭埭。

我们等候指示。

二、业主维持会与十三乡达成了协议。参加该联盟的有西南

---

\* 彭湃于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以国民党中央农业部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广宁，领导广宁农民的减租运动，同地主阶级展开了武装斗争。这是彭湃、廖乾五等同志发自广宁的六份报告，由于找不到原件，现在的几份报告是根据英文、俄文的打印件翻译出来的，其中第一、四、五个报告没有署受文单位，第四个报告，由彭湃及其他六人签发，第五个报告，由彭湃、廖乾五签发。

三个区的武装民团。

此外，该维持会现正在改组，并雇了六十个匪徒。

该股团匪的队长是冯思泰<sup>④</sup>，副队长是李石申，财务管理是夏棠南。

当前他们采取观望态度，等待进攻潭埭的结果，以便从后方进行袭击。

三、有消息说：潭埭的江汉英、区长冯思泰以及十三乡的乡长们纠集了六十名团匪，加上李济源的九十名士兵，江谷的三十名团匪，江屯民团的九十人，西南区的团匪六十人，共三百多人进攻拆石与柯木咀以及组织有农会的其他据点。

四、12月2日10时团匪再次进攻。我们的队伍人数不多，但是守住了原先的阵地，情况很危急。我们请求尽快、尽快、尽快从花县派出队伍前来支援。接信后请立即派人支援，否则我们就会覆没。

## 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给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报告

一、十二月二日匪徒从潭埭再次进攻社岗，但农民自卫军顶住了这次袭击。敌方损失伤一人，已退往潭埭。

二、敌对社岗之包围已解，但十三乡<sup>[1]</sup>与江谷、扶溪、江屯的团匪一道，在李济源<sup>[2]</sup>的协助下再次准备进攻。情况仍然严重。

三、地主和劣绅集聚在城里，县长也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

根据他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是偏袒地主的，对于地主和匪徒进攻农会，抢劫农民之类的事情则视而不见，放任不管。

四、十三乡的地主和业主维持会的会长一共雇了六十多名匪徒，想在他们的帮助下消灭柯木咀的农会，强迫收租。柯木咀农会会员的处境很艰难。

五、十二月二日地主在螺岗区开始用武力收租。我们向该区派出了一些人，有农军的一个班。他们的出现迫使地主撤走，并停止收租。当时李济源队伍（约二十——三十人）驻在螺岗一带地方，但在我们的人员到达后，立即退出了该地区。

六、根据尚未查实的消息，在扶溪、江屯和十三乡地主准备进攻之后，在潭埭的一股敌人也在准备组织对社岗和拆石的总攻击。

七、采取中立立场的地主开始按照农会决定的数额来收租。这类地主是多数。地主中活动力很强的少数搞武装斗争，他们决定不向农会让步。他们的堡垒是潭埭、江屯、扶溪和十三乡。

八、当前形势仍然严峻。敌人正密切注意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立即把现驻在花县的十名驳壳枪队员派来。他们一到局势就将完全改观。

九、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 附县长公告副本

十二月一日团匪发动进攻，我们立即找了县长，请求派军队制止冲突。过了两天，土匪再次进攻农会。第二次进攻后县长到了拆石乡，并发布了如下公告：

“近日县农会会员与佃主均有呈文，请求县署对减租一事予

以支持。余身为县长，负全县治安之责，将派出军队维护秩序制止武装冲突。希双方静候余作出解决此事之裁决。”

### 作者注

- 〔1〕 位于广宁南街离山不远的各村总称十三乡。
- 〔2〕 李济源是土匪队队长，过去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旅长，还曾经是广宁县县长，积极对抗农会。

## 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给中共广东区委 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

一、潭埗田匪的武器装备：驳壳枪——六支，左轮手枪——三支，“七·九”口径单发步枪——二十支，粉枪——一百支以上。

二、社岗和拆石农民自卫军的武器装备：驳壳枪——一支，左轮手枪——四支，“七·九”口径单发步枪——二十一支，粉枪——二百七十支，鸟枪——十支。此外还有土炮五门。

老实说，对付潭埗的敌人，我们的力量是足够的，但是除了这股敌人以外，我们还受到来自江屯、扶溪、十三乡（广宁的山区）等方面的威胁。如果能得到十支驳壳枪的支援，农民的斗争情绪立即会高涨起来，而地主们将会懂得，我们的农会是有强有力的支持的。我们一定要把减租搞成功。我们斗争的结果如

何对于所有邻县的农民运动将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那里已经知道我们的斗争，并且关切地注视着它的结果。我们在与广宁地主的武装冲突中一定要得胜。只有这样农民运动才会顺利发展。

农民总是向我们的宣传鼓动员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要是现在我们失败，这将打击整个农民运动。

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鲍罗廷同志<sup>⑤</sup>也讲过武装农民的必要性。

就我们学校<sup>⑥</sup>第二届毕业的宣传鼓动员说几句：他们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可是我们仍然缺少能负起责任的领导者、组织者。要培训这种人。

#### 四、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的报告

二月一日：铁甲车队和卫士队<sup>⑦</sup>接到军事委员会<sup>⑧</sup>命令包围潭埗。江家炮楼见被围，即向我军开火射击。沙木窟的黄家炮楼也向卫士开火，卫士队即将该炮楼包围。晚上，我们研究了地形、放置炸药。

二月二日：农民非常热情。在挖掘壕沟、照料伤员和给士兵送来粮食等方面都给我们巨大的援助。

二月三日：中午前，山上发现敌人约一百名，带有黑、白旗，仍有来援潭埗模样。晚上，他们企图偷入潭埗，但我们早有

防备，敌不得逞。卫士队与铁甲车队担任包围江家炮楼，农民自卫军则担任警戒和增援。

二月四日：敌人仍在山上。由卫士队和铁甲车队各派出十人向敌攻击。敌人逃走，遗下旗一面被我缴获。敌所据作战地形较好，且有机关枪一挺，不过他们一见我战士进攻，便即逃窜。

我方点燃了炸药，但由于准备不好，敌楼没有炸毁。

二月五日：敌人四百名进攻螺岗，农民自卫军人数不多，于击毙敌人两名后，撤往拆石。敌人入螺岗后大肆抢掠，并迫农会会员为他们工作。

卫士队和铁甲车队闻讯即派队前往支援农会。但敌人续向拆石进攻；同时又有敌约百名从黄岗四堡亦来进攻拆石。情况极为紧急。

二月六日：早上，我军进攻八田林，敌方被击败后逃窜，战场上遗尸两具，受伤者甚多。我方夺获大旗一面。拆石再度告警，我方已将来犯敌人驱退。柯木咀送来报告，昨日我缴获敌弹三百发。

二月七日：上午，敌人进攻井窟，该处农民自卫军三名阵亡（其中一人被用大刀砍死），四名被俘，失步枪四支。农会职员亦被虏去。当卫士队赶到时，敌已远飏。卫士队抓到敌人一名，夺枪一支。

中午，潭埗黄家炮楼同意缴械投降，结果我方缴得步枪二十支。炮楼代表前来时，前举白旗，上书“服从政府”。炮楼上亦挂白旗。这个炮楼里有好枪甚多，他们拿给我方的只是小部分，而且是坏枪。军事委员会本来打算搜查该炮楼，但黄姓不肯接受这一建议。黄姓已写信给江姓地主，劝他们缴械投降政府。

## 五、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的报告

同志们：

四日上午，军委派了一个同志带信到省城，有一个报告给你们。另一个报告是在次日送给你们的（由刘元同志转交）。

十三村、江屯及扶溪的地主头子们纠集了他们手下约二百人和土匪，指望进行捣乱和包围我们，企图为被我军包围的潭埭解围。

来自江屯的三百名团匪进犯潭埭，但在山里被徐<sup>⑨</sup>指挥的八个人阻击折回。卫士队也派了人到山里去，但是已不需要参加战斗了。

来自十三乡和扶溪的三百名匪徒在四日傍晚包围并攻打螺岗。该区的农民自卫军进行还击，直至次日下午一点钟。由于寡不敌众，农民自卫军被迫同前去增援的兵力一起撤退至拆石。突围时，农民毙敌二人，伤敌五人；我方无伤亡。

敌人控制了螺岗、茶坪、竹园坪三村。

得知螺岗被围消息后，我们马上派了铁甲车队员十人和卫士队员二十人前去。我军与撤退的农民自卫军在拆石会合，并一同在该地驻扎下来。

黄江两姓地主属下的反动武装，乘扶溪匪徒占领螺岗之机，妄图以一百人的兵力攻打拆石。他们取得了离拆石约五六里的山头上的战略要点。六日拂晓，在拆石的我军会同农民自卫军攻击敌人，夺取了他们的全部阵地。敌人撤退了，地下弃下了四具尸



体，十名伤员，两枝步枪和若干弹药，还有一面旗帜，许多食品和帽子。由于子弹不够，我们没有追击他们。我军及农民自卫军都没有伤亡。

那天，我带着解救螺岗的打算前往拆石，只因没有更多的子弹，我下令守住拆石。

虽然敌人人数众多，但他们受地主雇佣，没有纪律，因之经常被我军击退；我军虽然在数量上少于他们，却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重大的破坏。我军的士气是非常高的。

农民自卫军缺少子弹。幸好，六日从匪徒那里缴获三百发，另外还有四百发是一个俘虏拿来赎身的。

那天下午，黄思绅的炮楼派代表团带了上面写着“投降政府”的白旗来军委。该代表团说炮楼情愿缴械投降。军委接受了，并定出时间限度为次日中午。到了规定的时间，黄拿出二十枝无用的枪和一百发残旧的子弹。狡猾的黄看到我们打败了其他匪徒，心里害怕，要出这一招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对他的进攻。我们完全知道炮楼里有很多上好的枪枝弹药。军委考虑到避免落入黄的圈套，提出了四条很容易接受的条件：

1. 派检查员进炮楼，看投降是否真有诚意；
2. 检查员在检查时不触动炮楼内的任何东西，即使检查员发现枪枝弹药，也不提出指控；
3. 检查完毕后，军委将请求大元帅免黄及其追随者之罪；
4. 检查完毕后，军委将对炮楼加以保护。

黄拒绝了检查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持一种谈判的态度使他平静下来。我们还把他的炮楼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因为确信他不敢再打我军，关于他的问题就一直到我们解决江姓的

炮楼问题时才作出决定。

六日——上午，黄这个江屯主要的地主头子，纠集二百名“大刀”会员（又称为神打<sup>⑩</sup>）攻打八区农会。由于没有准备，农民死了三个人，掉了六枝枪，三个人被抓走，许多妇女被劫去，还有许多人受了伤，许多房子被烧掉，财物被掠劫一空。

我们一听到消息，便马上派部队（铁甲车队和卫士队，由徐指挥）前去。敌人已经撤走了。我军进行追击，俘获三人，缴了四枝枪。

七日——来自黄岗四堡和十三乡的五百名匪徒占据了拆石的山区。我军主动进攻他们。他们一见我们的战士就跑。由于没有子弹，我们没有追击。

起先，地主们雇请打手，每天给四毫钱和给饭吃。自从这些雇佣兵看到他们老是吃我们的败仗之后，他们不敢答应地主的招募了。鉴于这种情况，地主们把报酬增加到每天一元。他们还进一步告诉佃户，说农会要求减租的比率不过三成或四成，如果佃户打农会，他们（地主们）就免去佃户五年租。黄岗四堡和十三乡的一些农民被这些花言巧语的许诺所愚弄，其他的人虽然识破这种谎言，但第一，他们在地主的势力之下；第二，他们想拿钱，想吃饭，由此才来应土豪的招募。所以，他们没有战斗精神，一见我们的战士来了，就一哄而走。

八日——此报告是在那天写的。

九日——赵同志<sup>⑪</sup>从省城带来了子弹。通过他我们了解到广州的形势，我们料想我们提出的要兵和要枪的要求可能会落空。

最近这几天，匪徒们见于我们成功的攻击，地主们也没有过去那么趾高气扬了。据我情报人员的报告，形势如下：

1. 由江屯去打潭埭的匪徒伤亡很多。他们的弹药已快用尽，无从取得补给。他们已被自己请来的匪徒抢走了二三十枝枪。

2. 雇佣的匪徒和民团都向地主要求发钱，从而引起了内部冲突。

3. 占领螺冈的匪徒的两个头目互相关系不好。虽然同受地主雇佣，但各有各的打算。因此，尽管他们占领了螺冈一段长时间，却并没有什么作为。

4. 来自黄岗四堡和十三乡的匪徒，他们去打仗仅仅是为了拿钱和吃饭。但自从屡败于我军之后，不想再干了。这些地方的地主非常害怕我们会进一步对付他们。

5. 进攻第八区农会的江屯匪徒和“大刀”会员也被我们打败。他们被抢走了许多枪。

6. 江屯和黄岗四堡的居民对地主们挑起冲突非常反感，他们也怕我们会到那里打地主，所以很多居民都离开了村子。

相对地说来，我们的战士在纪律和训练方面，在武器的完备方面，都较敌人更胜一筹。敌人在遭到了几次失败之后，已经士气低沉了。

地主们现在想讲和了。潭埭的地主缴了械，插了白旗，请求投降政府。他们已写了信叫江姓地主也这样做。今天，商人们派出代表到军委来表示愿意进行调停，劝江家缴械投降政府。军委同意并提出如下条件：

1. 投降政府；
2. 在炮楼上插白旗；
3. 缴械；
4. 接受检查，弄清炮楼内外是否还有武器；

5. 我们接受他们派出一名代表进行谈判。

商人们决定明天到炮楼去。（该炮楼十天来被我们围攻，既无补给又无援助。看见其他的炮楼插了白旗，这炮楼的头子可能就请商人们出面调停。）

江屯的另一个人——广宁民团局长（在豪绅中他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我们一位同志写信通知他派一名代表来讨论此事，该代表与那位同志一道将草拟建议提交军委，等等。

当地主们来求和时，军委和我们是赞成讲和的。但是在和没有确定讲好之前，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如果他们不来打我们，我们就不去打他们）。

即使你们不能给我们增调兵员和武器，也请把我们要的子弹送来，赵同志带来约二千发子弹，卫士队只有七百发。如果战事再度展开的话，我们将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

卫士队与我们携手合作，很好。据报告，卢将军<sup>⑫</sup>正试图做损害铁甲军队的事。请设法制止他。

（签名：彭湃、乾五）

附录：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报告<sup>⑬</sup>

同志们：

在我们上次报告中，说到对黄家炮楼的搜查将于今日举行。据现在收到的报告，黄家炮楼内藏有的步枪和军火，这比江家炮楼内所藏的为多。而

且，黄家非常狡猾无信。他们起初宣布中立。随后到十二月九日，他们向我军开火，打死打伤各一人。由于江姓的问题未解决，我们还没有向黄姓进攻过，但是，当我们包围江家炮楼时，黄姓却对我军射击，并且在我后方捣乱。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向他进攻，只是对他的炮楼进行了监视。

本月九日，黄姓见别的地主已被打败，便提出要服从政府，解除武装。我们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是，在解除武装这方面说，黄姓地主仅仅拿出一些破枪和不能使用的子弹。我们仍然接受他所提办法，决定正式检查，黄姓再次拒绝了。

到昨天，黄姓看到江家炮楼已经受到搜查，他也不得不按着一般的规矩办，因此他也接受搜查，可是这是违反他的意愿的。

今天下午一时搜查开始了，搜查人员由军事委员会指定，由军官组成，该委员会的三名委员担任领导这次搜查。

搜查的原则是：“以最文明的方法，按最严密的制度办事”。

在搜查中，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一门大炮，这对我军和对农民都是好事情！

搜查中发现的军火列表如下：

四英寸炮	二门
两英寸炮	一门
老式卡宾长枪	二十一支
其他步枪	四十二支
中国制造步枪	四支
小手枪	二支
各种子弹	四千发
六五口径子弹	四千发
火药	一百担
自制子弹	四百担

还有许多地方，如米仓、棺木等，没有检查。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表现

得非常宽大，没有动什么东西，也没有抓任何人。同时，撤除了军事监视，炮楼恢复了自由，并受到保护。

现在，有一个重要而又紧急的问题，请你们用电报答复：以前，缴获敌人武器全部都是交给农民自卫军的，但是，从昨天解除地主炮楼武装后，卫士队队长借口说该队武器装备不足，要把没收得来的武器中最好的都归他们自己，农民只能取得那些不好的武器。实际上，他们卫士队要了这些武器，只是为了出卖赚一些钱。今天早上，谢队长<sup>⑭</sup>把这一点告诉我<sup>⑮</sup>和彭湃。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同意他们保留好武器（昨天从江家炮楼缴到子弹四千发，中下级军官就弄走了二千或三千发。可能谢队长对此并无所知）。从黄、江两个炮楼共缴获好的步枪约六十枝。如果卫士队决心把这些枪全部拿走，我们怎样能阻止他们呢？因此，我们就运用外交手段，今天下午我们告诉谢队长，卫士队充其量只可挑选步枪三十枝去用，等等。但是这不过是一种策略，因为政府从未有明文规定说要武器转交给农民。

请你们马上行动。例如，要求省长（或廖先生、或加伦将军）拍个电报来，说明缴获的一切军火都必须交给农民，电文可以这样写：

“来电收到。委员会行动正确，仅表敬意。请将缴收的步枪、子弹及火药交与农民自卫军，这将是符合政府武装农民的意图的”。

螺岗已被地主们占据了好多天，我们还没有去对付他们。但是，敌人一天天变得更加放肆了。他们强迫农会会员每人交款五毫，农会职员的家庭则被劫掠。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徐同志率领所部和卫士队部分队员去对付螺岗的盗匪，相信这些盗匪将被迅速压制。我们将报告这方面的消息。

省长和代理总司令<sup>⑯</sup>调铁甲车队和卫士队回城的电报没有收到，料想这份电报是被撤销了。

签名：乾五、彭湃

（以上六个报告是金应熙、黄煜熹译，金应熙校阅。）

## 注 释

- ① 本报告没署受文单位。据十二月五日给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报告说明是“补充报告”这个情况，本报告实为给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第一个报告。
- ② 据周其鉴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中记载，原定在12月1日召集业佃双方和平会议，地主方面却乘农民渴望和平，没有预备的机会，纠集业主军百余人袭击社岗潭埗等处的农会。当农民代表到会时，县长蔡鹤朋说田主代表恐怕要迟几天才能到齐，并说，他通知田主代表开会没有确定具体日期，现在他们没有来，还是改期吧！
- ③ 江汉英，广宁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组织反动民团，勾结土匪，同农会对抗。
- ④ 冯思泰是广宁业主维持会的顾问。
- ⑤ 鲍罗廷，苏共党员，当时任国民政府顾问。
- ⑥ 学校，指农民运动讲习所。
- ⑦ 铁甲车队，即大元帅府直属铁甲车队，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由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分别任正副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卫士队是大元帅府卫士队，卢振柳任队长。
- ⑧ 军事委员会或军委，即广宁辑绥军事委员会，由廖乾五、彭湃、谢昇继等组成。
- ⑨ 徐即徐成章。
- ⑩ 神打团即大刀会。是西江一带农民的会道门组织。广宁的神打团最初受地主阶级欺骗，参加了攻打农会的活动，后来在农会组织的争取、教育下，大部分成了农会的同盟者，有些甚至参加了农会。
- ⑪ 即赵自选，中共党员，铁甲车队军事教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在攻打海丰县城的战斗中牺牲。

- ⑫ 卢将军，指卫士队长卢振柳。卢奉大元帅府令率卫士队抵广宁后，偏袒地主民团，经彭湃等揭发，廖仲恺下令将卢调回广州，卫士队由连长谢昇继代理队长。
- ⑬ 本报告从行文看来，实为廖乾五起草，但经彭湃签署，考虑到本报告同前五个报告内容一致，作为附录编入本文集。
- ⑭ 谢队长，即谢昇继，原卫士队第一连连长，后代理卫士队队长。
- ⑮ 我，即廖乾五。
- ⑯ 指胡汉民。当时任广东省长，在孙中山离开广东去北京后，代理大元帅，此处的代理总司令应为代理大元帅。



## 在海丰农工界追悼孙中山 先生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兄弟们呀！农工界的兄弟们呀！我们耕田做工，今天为甚么来到这里，因为要追悼我们的孙大总理。为甚么要追悼孙大总理？兄弟因为时间关系，只就他最近拥护我们的二件事，来对大家报告。一，去年十一月，广宁地主压迫农民，不许减租，还打死了十几个同胞。我孙总理得此消息，即派自己的卫兵三百余人，并大炮一尊，打得他们七零八落。不但要减租，而且不肯还他。这是我大元帅所给予我们的功绩。二，去年沙面，因我工友屡受洋人压迫，甚至出入还要向他报告。当时男女工人，不得已同盟罢工。<sup>①</sup>我大元帅深恐我工友们没工可做，将受冻饿。便替我工友们设法除每日给予我们费用外，并向洋政府交涉，谓其仍长此苛待，不仅沙面工友罢工，全中国工人，也都要罢工了。洋人经我大元帅这番抗议，即召工人回厂工作，补还罢工期内薪俸，且减少劳时，增加工价。这又是我大元帅给予我们的功绩。

---

\* 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很迟才传到海丰。4月12—14日，海丰各界群众分别举行追悼大会，这是彭湃在4月14日工农界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兄弟们哟！今日来此，不是来看热闹，也不是来此闲散，是要大家从此觉悟，团结起来。农人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同心协力，向田主宣战，向资本家宣战。农民实行减租，工人实行加薪。不然，则田主、资本家的压力愈重，我们所受的痛苦愈深。现在农民已有农会，已有自卫军，工人也应赶快组织工会和工团军。希望大家努力，得到幸福的日子。这才不负今天追悼的意义。

署名：彭湃

载 1925 年 4 月 16 日《陆安日刊》

## 注 释

- ① 1924 年 7 月 15 日，广州沙面华工反对帝国主义者“新警律”，举行罢工。8 月 17 日罢工胜利结束，“新警律”被迫取消。

## 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sup>\*</sup>

(一九二五年四月)

二月念七日我军入海丰，当时粤军先至县城，占住陈炯明之将军府、陆军学校。我从淡水一路至白云，所过乡民无不痛骂陈军之野蛮——奸淫，掳掠，放火。由白云入鹅埠、赤石、梅陇一带，农民欢迎我军异常热烈。或插青天白日旗或插农会旗，沿途并插，旗上都写标语；摆茶摆水，欢呼革命万岁者不绝于途。我抵海丰第二日，即二十八日，各乡农民来问我，磋商农会进行事宜，及与我欢叙别后三年来受陈逆压迫之痛苦者，约有七八千人。三月一日，经陆丰惠阳惠来，是日有农民万余人到农会，使我应接不暇。三月三日，开海丰全县农民欢迎党军<sup>①</sup>大会，到会者三万余人。海丰城自陈军劫掠后已呈十室九空之状，是日城乡一带行人拥挤异常，各商店亦纷纷开始营业，骤呈盛状。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之中，平山加伦<sup>②</sup>两同志及许总司令<sup>③</sup>皆登台演说，农民鼓掌声如巨雷。尤以许总司令对农民声明，将海丰逆产全数之半归农会，十分之三归工会，十分之二归学生会，并主张

---

\* 本文是彭湃于4月中下旬写给《向导》的报告，蔡和森在《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一文中照录。现刊印的这篇报告，是从蔡和森文中引出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取消苛税杂捐，农民更热烈的欢呼党军万岁。许总司令加伦同志出发时，数万农民携小旗沿途欢送。并由此大会发出快邮代电，农会亦于此日宣布恢复。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在欢迎大会时也有此种要求，经许总司令答应，将所缴陈军枪械之中，提出四十杆给农会。

陈军此次逃败，枪枝子弹散失各乡不少，多为农会会员所拾，亦有缴到农会来者。农会得此枪枝即成立农民自卫军。陈军溃时，枪械多藏匿于乡间各亲戚家，农民来报者日有数起，此种枪械若不收集，诚为后患。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所以农会现已决定扩充农民自卫军一百名，训练三个月，养成下级干部人才。同时并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约四五十人。

现在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只是军队与农民的关系还发生问题。这个问题于党军教导团当然不会发生，因为教导团有铁的纪律，并受了充分的政治教育，所以无处不为农民所欢迎。现在问题只在那些还未受政治教育与从新整饬纪律的军队。此次农民充革命军夫役向导侦探等职异常出力，但粤军对于农民夫役仍然不免残酷，凡到一地不肯放回，即放回亦每不给夫价。农民向前理论，每以刀刺之，有一农民手掌刺伤长寸许，我带往见总部副官长，该官长只说待查办，夫价依然不给。本来农民向农会报名，愿充党军挑夫，为党服务者，有五千余人，但粤军偏偏不找农会，反要自己去拉夫才快意，真不知何故。又党军来时曾向农民宣言不筹款不拉夫，并取消苛税杂捐等。现在款则

筹了又筹，凡从前陈炯明所抽的捐项，除了烟捐禁止之外，其余杂捐亦依旧抽收。以故农民异常怀疑。

署名：彭湃

载《向导》第 112 期

## 注 释

- ① 党军，即国民党军队。
- ② 平山即谭平山，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同时又在国民党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加伦即苏联顾问加伦将军。
- ③ 许总司令即许崇智，当时任粤军总司令。

##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 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

兄弟今天到广州来，承贵会邀我来报告农民运动情形，我先把工农密切的关系说一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一种是压迫阶级，一种是被压迫阶级。工人与农民就是被压迫的人，两种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工人直接受压的，是资本家，农民直接受压迫的，是大地主，资本家与大地主可靠的力量，是依赖军阀、帝国主义。我们工人要求解放，农民也是一样要求解放。但是工人农民要求解放，除了革命一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跑，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革命——打倒一切压迫阶级。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所应该做的事。

工人革命单独可以成功吗？农民运动单独又可以成功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军阀和资本家时常利用不肖农民来捣乱农会，就是商团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觉悟的农民，来破坏农会的组织，所以农民运动的成功，非联合工人不可。工人农民的地位已是没有分别，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联合不可。现在我把海丰农民的情形略为报告：

海丰农民运动，这几年来年的发展，真是有一日千里之势。当陈炯明在海丰时，看见农民运动这样的发展，将来一定与己不利，所以派兵将农会解散，捉拿农会职员，及种种的压迫，于是农民的运动遂受了一大打击。现在陈炯明被革命赶跑了，而农民运动渐渐恢复起来了，到了五卅血案发生后，海丰农民已可自由做反帝国主义运动了。现在我把海丰农民对帝国主义所作的二个决议案报告如下：

一，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海丰农民非常愤激，当即举行大示威运动并散派传单，同时每人应捐一毛以援助罢工工人。

二，减租运动，从前因为陈贼在那里，所以没有成功，现在已经减了四成了。香港罢工的海丰工人，回来的时候，多由农民招待，生活尚没有问题，倘乡间能够继续减租，则回来的工人的生活更不成问题了。

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并且还有一种令人可钦佩的，就是他能够做得到，马上就做，断没有一点退却。我现在被举为代表，到来慰问罢工工友，请诸位代表回去向大家说，海丰农民对于罢工工友，表示非常热诚。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压迫势力不限于城市乡间，并且找出我们中国人的弱点了。所以时常利用中国人来杀中国人。海丰农民受这种毒计的残杀，是非常悲惨的，故海丰农民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一般近视眼的反帝国主义绝然不同。他们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这是很不对的，试举一个例：假定现在有十个贼到来打劫，中间有一个贼拿刀来行凶，我们就认定他是敌人，其余的就不管了，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最

后希望罢工工友要坚持到底。我们高呼：罢工工友万岁！工农联合万岁！民族解放万岁！

署名：彭湃

载《工人之路特号》第42号



## 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

(一九二五年九月)

数年来被反革命派陈炯明盘据而不能解决的东江问题——也即是革命政府生死关头日久不能解决之东江问题。这回——今年三月间，他于不旬日打得陈炯明七颠八倒，到处败逃。何等出人意外！何等痛快淋漓！

一方面固然是党军能够破釜沉舟的死战；一方面还是陈炯明压迫东江人民的罪恶，已被民众认得清清楚楚，群起反抗，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伏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凡党军所过地方，人民亦无不扶老携幼人山人海的欢迎欢送，甚至以酒肉来慰劳军士。于是党军得着莫大的援助及精神的安慰，才有把陈炯明这班反革命派打得这样痛快淋漓。

中山先生平素所理想的，“人民应努力与革命政府合作”这句话已在东江的人民实现出来。然而东江人民之所以能努力与革命政府合作，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东江人民直接

---

\* 本文发表于1925年10月16—1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自由评论》栏，从文章的内容判断，写作时间应该是1925年9月间。

的，切身的，饱尝了陈炯明所压迫的痛苦的革命要求。要比革命政府受陈炯明所掣肘的革命要求，尤为厉害，尤为迫切。所以东江的人民，才觉悟到非与革命政府合作，无以解除陈逆压迫的痛苦。换言之，陈炯明一班反革命派之仇恨东江人民，欲一口吞尽东江人民血肉，当然要比仇恨革命政府推倒革命政府之决心更为厉害，更为残酷。所以在革命政府方面，于不得已的时候，或可以暂时和反革命派妥协敷衍。在东江人民方面，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能与反革命派相容许。除了不甘为反革命派——军阀铁蹄蹂躏底下的血肉，只有向军阀宣战——革命，拼个你死我活，中间是绝对没第三条路可跑。

记者月前在海丰（陈逆之老巢）时候，杨逆坤如与革命政府妥协由香港通过海丰之后，陈逆余党如风起云涌的活动起来。杨坤如派其亲信司令杨觉英杨作梅罗炎马剑郎（罗马乃陈之死党）带兵到海丰假名收编旧部，其实是阴图缴夺农军枪械，并破坏农民协会。其到海丰之后，迫勒商农军饷，强拉伏役，占住民房，以致遮浪汕尾甲子诸埠商民相继罢市，于是农民遂武装把其驱逐出境。然彼等现仍在惠州，一面私通陈炯明钟景棠叶举等，勾结香港政府，接济其粮食以为帮助饷械之交换条件，欲再实现其盘据东江，推翻政府之阴谋。东江人民睹此危机，虽然一而原谅政府当日因杨刘反叛，或有不得已与之妥协。然今杨刘既败日久，而东江之反革命派，活动有甚于昔时。所以东江人民深疑政府无打倒军阀之决心，或恐有不忠实于国民革命之责任。

又月前汕头有两个同志被洪逆兆麟赶跑来海丰，他报告洪逆已经入了汕头，声言要拿党部工会农会的人。潮汕工人应援五卅案，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贴了无数标语于街头，并到处演说。

洪逆时派兵士去扰乱，要拿宣传员，他又妙想天开的写了无数不准工人做反帝国主义的布告，贴在街头的标语上面，以献媚帝国主义。现又运输大帮粮食进香港，为换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大帮军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亦用兵舰运了三千枪和弹以供给洪逆。此不特有破坏省港工人之反帝国主义之罢工及延长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压迫底下的痛苦。更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手段而假手军阀，变化其屠杀上海汉口广州市的革命群众的手段，准备屠杀东江的革命人民，直接先歼灭革命政府在东江民众中之革命势力，即所以摇动革命政府之基础，这更可以把下面所要提出的五华惨杀案为一个大铁证。

帝国主义的走狗林虎，兵已入了五华，分驻安流伏溪棉洋一带，占住民房商店学校，苛抽田亩捐，强勒商、农军饷，奸淫妇女，无不用其极。该地农民质问刘志陆（即林虎部下）的兵士：“为什么你们来得这样凶呢？”刘部兵士答：“你们前日会帮助老孙（指总理）来打我们，现在可请老孙来帮助你们咧！我们是要来和你们算帐。”话尚未完而刘部兵士已包围了农会，枪声隆隆打起来了。农会的东西通通破坏了，办事的职员和会员也捆绑去了。当时该地农民自卫军，即与刘逆宣战，相持三日，互有胜负。后为安流附近某乡（因该乡姓陈有人与陈逆关系甚深，受了陈逆家族主义之洗礼）匪徒数百人甘心附逆，竟从旁边狙击农军，于是为其所败。是役击毙农军数十人，大肆焚掠奸淫。

该地农民一面跑来海丰县农民协会及海丰驻防军求救。当时驻防军非常踊跃，即拔队出发，声言要到五华打刘志陆。海丰农民亦异常欢喜，也派了一部农军及训练所学生作侦探、向导，前往五华策应。及到了安流，而所谓赴五华打刘志陆之海丰驻防

军，竟驻在河婆离安流甚远，按兵不动。后来查系海丰驻防军，因调驻河婆，并不是专去援助五华农民，不过顺便讲好话耳。五华农民迫得复再纷纷来哀求农会设法，并携来一函说：

“现贼军驻安流附近三百余人，驻伏溪百余人，驻棉洋四百余人，所经之地，奸淫劫掠，无所不至。查现共计被宰牛七十多头，大小猪三百余只，割去田禾四百余亩，男妇老幼杀害者无算。自鲤鱼岗直至安流棉洋五十余里，万室皆空，断绝烟火。该贼军闻我党军将至，本欲退去。后闻党军不来，更恣意放火。现被焚去屋百余家，被劫掠五十余乡，若不火速来援，人民将无噍类。先是我辈闻党军来援消息，我辈业已传知各乡农民，暗中预备，等我党军一到，即协同痛击。刻我党军未知到了何处，用特飞函前来，请彭湃同志转请海丰驻防党军援救。是为至禱。张冠球、古淑琴同启。九日下午”

此外还有几位从五华跑来报告及避难的农友，说出几句极可伤心的话，我再把他录出来。他说：“我们当日出来帮助党军攻打陈炯明，当然去得罪了陈炯明，现在陈炯明来攻打我们，大报前仇，党军不但坐视不救，而且欺骗我们。当日党军来打东江，口口声声说是为保护东江人民而来。及今看来，全是假话，不过来惹一惹陈炯明来屠杀我们罢了。我们岂是怕死，我们也非不革命，不过势力敌他不过，死千死万有何用处。故特来请求党军帮助，如党军不来真是误死我们了。……”

我们听了这一段话之后，一方面觉得异常伤心悲痛，一方面觉得这种心理不仅限于五华一部分的农民这样想，恐怕东江的人民，也无不这样想。总括一句，陈炯明一班反革命派，无非为大报前仇，首先镇压革命政府在东江群众中之革命势力。此事如政

府果确是坐视不救，东江革命人民对于革命政府必至大失所望，同时东江的革命群众亦必至牺牲于反革命派之手而无疑。如是则革命政府抛去了东江之革命群众，而与东江反革命派倒用协调主义，更难免为中国及全世界所大惑不解，同时革命政府所树立的基础，亦势必跟着而松懈。这是国民党和革命政府当面重大之问题。革命政府欲免除上述种种的危险，只有马上下动员令，出兵潮梅，收复东江，彻底的把一切反革命派消灭个净尽，才能够把东江的老百姓解放出来，同时革命政府也才能够有对外发展之余地。最后，我们为东江的人民接着总理的话要求：

“革命政府应努力与东江的革命人民合作！”

署名：彭湃

载《广州民国日报》

1925年10月16日至18日

##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 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各位工友：我们已经很明白，现在社会中有两种人主张革命最彻底的，这两种人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才能成功，这两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因为农民是工人的好朋友，与工人在一条路去革命的。所以兄弟现在第一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详细状况；第二，自有农民运动到现在，每次都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流血的，所以我叫他做血的斗争；第三，最近的东江农民运动。

中国四万万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当中可以分：自耕农，自己有田耕种，不必向地主租赁的；半自耕农，自己只有少许的田，还要向地主租些来耕种的人；佃农，他们自己没有一些田地，所有的田地都是向地主批来耕种的；还有一种叫做雇农，自己连耕具都没有，为大地主雇去作工，每日给他多少工资，或每月给他多少工资。这四种农民当中，佃农最

多，约占百分之五十，半自耕农约占百分之三十，余则为自耕农与雇农。因为中国耕具不良，没有大规模耕种的地主，所以雇农不多。我们再分析各种农民生活状况。我们今日着眼在佃农，因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雇农的数目甚少，所以只讲佃农生活，其他便可知道了。我现在讲农民生活，分三部来讲，一，政治，二，经济，三，文化。

在恶劣的政治压迫之下，农民艰苦万分，而一般小头锐面的劣绅，横行乡里，是非屈直都由他们判断，有力的便是，没钱的农民便非；有钱的便算直，无钱的农民便只好算屈，绅士之所以敢如此乱作乱为，都是为了他们与官场互相勾结，农民面黑身粗，衣服褴褛，很少与闻政治的，绅士便得从中操纵。譬如打架，本是很小的事情，绅士都要三敲四剥，倒屈为直。农民以前没有团结，便没有力量抵抗，只好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点。还有所谓什么民团乡团，他们是地主与绅士的武装团体。如果农民不纳租，或违抗了绅士的意旨，马上叫团勇拿获农民。那些团勇是谁给养的？是地主给养？不是的，他们是剥削农民的汗水来的。他们剥削的方法很多：第一人头捐，每个人捐多少钱；第二屋捐，每只屋或祠堂要抽多少钱，还有什么牛捐，耕具捐，火油捐等，真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至于枪械的来历呢，要买枪了，他们就借防御土匪为名，向各处捐钱。及枪械齐备，民团乡团成立了，团员由各乡派来，经费也由各乡分任。总之，这是地主绅士组织压迫农民的武装团体来吸收农民汗血的。

乡下的警察与都市的完全两样，他们在乡下作恶违法，无法无天。他们由县城到乡下要什么茶水钱，脚皮钱，苛者至十数元不等。如果说个“不”字，就要拘人。这些都是农民的敌人。

还有贪污的县长，他们到任后便想法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找一般土豪劣绅来拥护自己，作县长的走狗。土豪劣绅为了要借官威压迫农民，便也心甘情愿。县长有了这些纯良的走狗，便敢作弊，如遇各种捐税，只有抽剥一般农民，有钱的富翁反不出一文，而贫农加倍负担。遂有军阀驻防一地，鸡犬不宁，我有一次到东莞，那时是刘震寰<sup>①</sup>桂军驻扎的防地，抽收苛捐至四十余种。其中最好笑的，就是山林的林木捐，如果违抗，纵兵放火，把他烧了。（二）肩头捐，即是担货要捐。（三）有所谓水牛捐，每只水牛抽十五元。不久这帮军队调防，换来一批军队，又抽十五元。有些每月抽剥多至三四次，连牛出卖也不够偿这笔苛捐呵。又有田头捐，农民的田里的水沟，水来了便打开来，水退了便关闭，这种启闭的机关所抽的税便叫做田头捐。此外还有拉夫派军饷，至再至三，于是把安宁的村乡弄得个精光。其余各县受防军之骚扰，算不胜数。如果一件一件讲出来，一个星期也讲不完。所以只讲一桩，其他便不难明白，在广东恶政治压迫之下的农民有百分之八十，只有一二成才有政治自由的。

现在讲到经济。农民无田可耕，便向田主批耕，批耕一定要纳租。一亩田能收十担谷的，便要五担以至八担，至少也要五担给地主。农民购置耕具，买肥料，收得的谷白白地送一半以至于三分之二与不劳而获的大地主，自己计算起来年年都是亏本。在广东九十三县中，据精确的调查所得，佃农都是蚀本。但有人一定要说：已然要蚀本，尽可不做，何故又要耕他们的田呢？其实，农人比不得商人，这里的店东不好，可以走到第二间商店。农民在广漠的田野找生活，煞像塘里的鱼一样，塘里没水鱼便要死，农民没有土地也不能过活。我们不能责备农民：“耕田已要



蚀本，为什么还要耕种呢？”亦犹我们不能责备塘里的鱼：“水干涸了，为什么不走过别的塘里去？”一样，许多人问我，我就简单的这样答覆他。还有些人疑问的说：“农民已然蚀本，但自若祖若父一直到现在，那有这许多钱来偿还？”我可以这样答覆他：农民除了耕种之外，就去作工，如挑货，抬轿，或在家里养牲畜，来偿他的负债。但这种补救还不够，只好将房子，屎坑，以至被服都拿去出卖，来偿欠债。但仍旧还不够，不得不出于第三种之方法了。这种方法是很残忍的，农民压迫父母妻子，而来偿债。我有一次到乡下，见有父子相骂于其家，我问他什么缘故？他的父亲对我说：我的儿子，把我的被拿去当了，现在天气这样寒冷，每晚只盖干草，寒得要命，不教他一顿，怎么了得。这是农民压迫父母的证据。谁不把妻子装束的美丽些，但是因为没钱的缘故，只好给他一副破烂不堪的衣服，弄得他蓬头垢面，这不是压迫妻子吗？谁不想自己的儿子强壮，但因家贫的缘故，每天吃粥吃番薯，因此，小孩子生得黄皮瘦弱，手足瘦得象茶几一样，而因吃番薯不消化，肚子大得象水桶般大。我有一次到广宁，见一个小孩子，身上穿了一件破坏的衫，连裤都没有，而瘦得要命。我问他为什这样瘦弱？他说：穷家连饭都没有吃，怎能使他强壮？农民为了穷的缘故，便压迫父母妻子。但这还不够，于是鬻妻卖子。我见有一个农民鬻妻来偿债，田主很客气的说：“尔这个人真老实，能卖子鬻妻来偿债，但尔的妻子卖了，也可减少二个人吃饭。”这是田主答覆农民的话。但这样还不够，只有自己卖身，就是卖猪仔。香港工友都知道，香港某某公司，某某商店是收买猪仔的，做猪仔的辛苦想大家都知道，卖过南洋水鱼便要死。谁愿把妻子送去淘锡米，去种烟，一生都不能

回来。还有些强悍的农民，流为土匪，或是当兵。由经济情形看来，便知道农民的经济一级一级的降落，这便所谓无产阶级化。人生存在世，第一是要食饭，第二是要教育，第三是要婚嫁。男子长大了，便要娶老婆，女子长大了，便要嫁人，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但农民怎样呢？一百人中亦有五十人结婚的。但我们常见神主牌上多没有写着老婆的姓氏，询之乡人，才知道多是假写的。我有一次在农民大会中，询问农民有无老婆，举手表示有老婆的只得一半。还有些男子已经十余岁，而其父母便在邻村娶了一个初生的女子，以其不要钱的缘故。但到了后来，男子已三四十余，而女子只十多二十岁。因此，夫妇间发生不知多少纠纷，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经济的压迫呵。

文化上来说：农民只有供给田主的儿子读书，自己的儿子反没有读书。我们去问一问：广东大学的经费由那里来的？他的校长一定要说：是由田土保证金来的。田土保证金那里来的？可说完全抽剥农民的汗水，但农民几时才能享受这种大学教育，我可说一生都想不到。假使有个农夫走到广东大学门口，说广东大学是他们的汗水积起来的，校警一定把他赶走的。反革命的地主、劣绅使农民不能受教育，便容易压迫了。

广东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受的压迫大略如此。详细说起来，真要几个月呢。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一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自欧洲战后，工人已组织起来，农民受此潮流刺激，也组织起来，向田主反抗了。

第二讲到血的斗争。我们看见许多文学家，教育家，在报纸上杂志上说农民不应阶级斗争，他们是喜欢阶级调和。有些人

说：“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我们听见这种主张，很容易驳到他。广东农民运动已经一年，已经成立农民协会的已有三十余县了，而各县的农会都流过了血的。去年正月广宁组织农会，地主劣绅马上进攻，把农民枪毙了。及至十月农民要求减租，地主便勾结驻防军队，组织地主军，武装收租，捕捉农民。当时广宁农民自卫军不过十余人，与之抗争，打死十余人。政府得了这种消息，才派铁甲车队前去镇压，后来才得了事。花县农民协会被该地土豪打死委员长。番禺县花地，蓝保成为农民利益，被地主打九枪而亡。中山横档乡，当罢工之时，一般奸商地主运货出口，农民为了爱国出而制止。但当时有一个英国船与地主勾结，开大炮打横档乡，结果死三十余人。五华农民帮助革命政府，被刘志陆打死数人，把农会解散。其余各县都是流过了血，这是名为血的斗争。

陈军此次受帝国主义的利诱卷土重来，海陆丰防军次第退守。陈军入驻海陆丰，说农民是共产党，将县执行委员，乡执行委员，通通拿来打靶，当时李劳工<sup>②</sup>同志率领农民自卫军，把陈军打败了。后来他们带大队来，众寡不敌，结果农民自卫军打败了，李劳工同志被捕，不久便枪决了。当李同志被枪决时，曾对人民及兵士演说，听者为之泪下。陈军每到一村，间阎为之一空，而放火烧毁有二三十乡，打死五六百人，可谓惨极！在香港，陈炯明可以随意捉人，汕头来的学生也被捕入狱，现在计算被捕有五六百人。他们也有什么纠察队，在街上听见讲海陆丰土话的人，不分皂白，随便捕捉，被捉之人，只要陈炯明以一封信便可枪决，这是因为香港自罢工后商业凋敝，收入锐减，损失至几千万元，于是用这种手段来泄泄气，可怜我们的同胞做了他的

阶下囚，枪下鬼。

海丰农民自卫军只有三百多人，不能与敌军相抗，不得已退回省城。及东征军东征，即随之出发，后政府叫他们看守兵站，在石龙驻扎。日来天气骤冷，农军只有单衣，大家想怎样过夜？昨有客自石龙回来说，农民自卫军因天气太寒，每晚都起来练习拳术，使身体发热，这样过夜。并云：现在已死了一人。这是此次农民军对东征的帮忙，也可知农民对于革命是彻底的。

农民在国民革命当中的重要，我们已很知道了。我们工人应该和农民一样武装起来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今天报告太长了，又因为我说话不好，不能使各位工友得到兴趣，这是我很抱歉的。

署名：彭湃

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17、118号

## 注 释

- ① 刘震寰，曾任桂军总司令。1925年5、6月间，与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发动了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被东征军回师讨平。
- ② 李劳工，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彭湃的亲密战友，曾任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农业部负责人。后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黄埔军校驻海陆丰办事处主任、海丰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5年9月24日被反动地主武装杀害。

# 海丰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

## 第一节 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象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sup>①</sup>绅士的扇头，<sup>②</sup>和官府的锁链中

---

\* 本文是彭湃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陆续写成的。最早以《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为题，刊登于一九二六年《中国农民》第1、3、4、5期。一九二六年九月，本文编进《农民运动丛刊》第19种，初次印出单行本。一九二六年十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本书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出版，周恩来同志为本书题了书名，由陈延年同志亲自校订，定为学习农民运动经验的重要课本。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翻印了本书。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翻印了本书作为该所教材。

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么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

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度衙门。甚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诸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挪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削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他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仿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虫蛀或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

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度度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都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髻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誓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耕也好，不耕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农民哑口无言。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凭单付护弁四名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此 致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兄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 （一）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分可分为以下几种：

- 一，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 二，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 三，佃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无微不至。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亦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

得不交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之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 （二）佃农之亏空

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格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稿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 二，种子费约五元
-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耕八斗种的田地呢？那么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左〔下〕：

甲 收入之部

(1) 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2) 禾稿——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 支出之部

(1) 肥料——三十元

(2) 种子——五元

(3) 农具消费——五元

(4) 工食——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厉害了。

(三) 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斩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祖宗遗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

是借债——高利债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方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其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多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几世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目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他，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蕃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他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他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潭的亏空，仍不能厌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乃更进一步嫁妻卖儿的政策以抵租债者。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

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时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听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

(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受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通通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与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黄目青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局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又所谓校长所谓教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甚么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么算学,明日教甚么格致,再教甚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 第四节 农民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二<sup>③</sup>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把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公妻了，大肆谣言，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刊》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他把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傍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潏潏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哭有相反的利

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报》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智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卅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sup>④</sup>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恕”！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那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罢！”也首不换头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他是来欢迎，直冲入



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街，出田的出了田。再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桶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人让那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得挪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请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

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他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再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山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笏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者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 第五节 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

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得一个在我家里雇佣的工人，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闲坐好”。我问：“为甚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他说完几乎把我笑死。后来查出是一班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精神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像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山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不要来迫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綦子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几句话，欢喜到了不得，我的心里想道：“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于今晚在我闲馆来<sup>⑤</sup>谈话。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和一班未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谎，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

我接着就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来谈话吗？你去叫他，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热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此时候去。同时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们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sup>⑥</sup>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之所由来，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

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知道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做，届时必先通知你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就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像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一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使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挪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拼起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哪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去，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挪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由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甚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

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委他，他委我，互相推委，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惊怕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

这时间，适有赤山约云路乡，有一会员的媳妇才六岁，因出恭<sup>⑦</sup>跌在厕池溺死了。他的外家即母家男女三四十人到云路乡来打人命，谓我们会员无故打死他的女，一定要偿命，来势甚凶。我们便召集了三十个会员开会磋商如何对付，决议由全体会员到云路乡向那来打人命的理论，看谁道理长。我们到后，就质问那来打人命的人是何道理，并将男女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写在簿子里，我们喝他回去道：“你们一定上我们的当。”他们因我们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起来，不知道我们弄何手段，所以有点惊怕。当时适遇一个约正卓梦梅来调停，拟把农民来处罚，被我们赶他出去，几乎要把他来打。打人命的人更骇怕，只要求：“你们若不赔命，须开棺来看看。”我们说：“好，你敢开，就去开，你不怕坐监，就可去开。”那班妇人听见坐监，更怕，遂牵着那些男人衫角要回去。我们更是迫他们退，他们又说：

“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我们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乃垂头而去，我们毫无损失。这件事一传出去，很多农民知道农会的兄弟尽忠心，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并且挪来作宣传的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负，大家若要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这个时候，加入的人逐渐增加。

不久又发见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事，我们农会就定出条例，大概是说，凡已是会员，未经该会员之许可及本会之批准，不得夺耕。如地主对我会员加租易佃时，凡我会员未经该被易佃之会友声言放弃及本会之批准，无论何人，不得认批耕作，如违严重处罚。如会友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该会员如感受生活之恐慌，得请求本会代其设法，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此条例发表之后，会员与会员间，完全无互争之事，地主亦受了抑制，不敢对农会会员加租。不过有的系非会员夺会员之地，我们即派人前去忠告那非会员，即时就交还我们。但是地主很不满意，谓原佃不好久租，无论如何不给原佃（即会员）再耕。我们即宣告“同盟非耕”。地主恐田地荒了，不得已，仍归原佃耕作，我们又得了一个胜利。

又有一件事，是农民用船驶到城市的河边来运粪肥等，那城市的土霸，就强要他的码头费，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即将舵

取去，如去赎舵，数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农会即宣告取消。我们的方法，就是如遇城市的土豪向乡村经过，或有城市的船艘到乡村，我们就要他纳路费，如他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用给他，所以码头费又无形取消了。

我们又发现农民时常自己发生争端，每为绅士土豪所利用，诉诸官厅，卒至破家荡产。我们乃发出通告，凡农会会员自己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先报告农会，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姑无论其很有道理，即宣告除名，以全力帮助其对敌之会员。如本会会员与非会员争端时，会员亦须先来报告。如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来报告而交涉失败，本会概不负责。

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 第六节 由赤山农会至海丰总农会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年九月间了，加入的会员约五百余人，是属于赤山（二十八乡）为多，乃定于九月某日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全体会员，参加者有中学校长黎越廷，高小校长杨嗣震等演说，并推举黄凤麟等为会长，茶会后，各会员甚高兴而散。自这成立会开后，益加影响到各乡，请求加入者日渐加多，大约每日平均有十个人了。



加入农会之手续，由其本人到农会祈请入会，并交二角银为会费（本来入会是要入会金和年费或月费等，当时因为恐农民头脑不易明白，致使入会者发生疑问，故定每年收二毫，较为简单，而便其宣传，俟将来各农民加入后，有相当的训练，始为改变）。并由我们与之谈话作宣传，再给发一会证，其原形如下（以名片纸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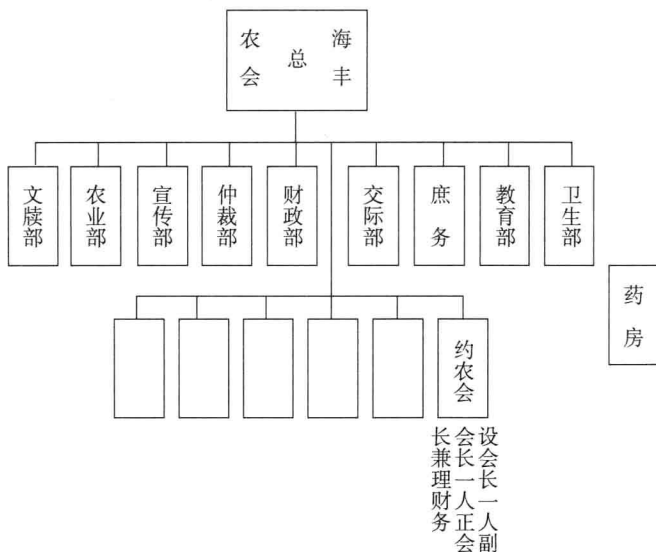
农 会 会 员 证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align-items: center;"> <div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 font-size: 1.2em;">年 月 日</div> <div style="border: 1px dashed black; padding: 5px; font-size: 1.2em;">           不 劳 动 不 得 食            宜 用 心 宜 协 力         </div> <div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 font-size: 1.2em;">约 乡</div> </div>	<div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 font-size: 1.2em;">姓 名</div>

此时农会并发出有宣言（须待查检）及农会利益（须待查检），<sup>⑧</sup>兼之无论何日何夜，我们必到乡村去宣传。到了十月份，加入农会会员每日平均有二十人了。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筹备成立海丰县总农会。

这个时候，农会就发起组织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约百五十余人，无论那个会员的父母或自己死了，由各会员挪出两毫钱来济丧。此方法宣布后，第一日即有某会员的父亲死了，各会员挪出两毫钱，共约三十余元，同时会友并往致祭，行送葬的礼节，农民益加欢喜。到了第五日，又有会员的父亲死了，这个时候，济丧会的会友无法负担，乃先由农会代出，另日由济丧会筹还。到了第七日，又有一个会员死了，再由农会代出三十元。这个时候，济丧会会员吓了一跳，成立未十天而死者五六人，倘继续下去，如何办法呢？乃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临时停办，俟农会财政充裕时，始继续办理。

又办了一间农民医药房，在海丰大街，由一热心农民运动之西医生某君担任医生，凡农会会员有病须药者，准由该会员执会员证到来领药，药价仅收一半，非会员则全收。请诊症者如遇会员，不取诊费。并由该西医生之老婆担任接生，凡遇会员不收接生费，仅取药费一半，大约二三角钱。自是领药接生者甚众。甚至有非会员而借会员证去领药者亦有之，乃在会员证中加数条规则以限制非会员借用，并规定会员证失落补领费二毫。

到了民国十二年，新历一月一日，乃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此时加入会员已达二万家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sup>①</sup>，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是日各乡代表到者共六十余人。开会秩序：（一）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二）各代表报告，（三）主席报告筹备经过，（四）演说，（五）选举，（六）讨论章程，（七）提议，（八）欢宴。结果选出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蓝镜清为财政，林沛为庶务，张妈安为调查……（其余忘记）。总农会之组织图表如下：



讨论的问题是：总农会成立后必须增会费，查番薯市，糖市，菜脯埔市，地豆市，牛墟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通通是农民的出产，每一个市的权力皆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计番薯市每年至少亦有五百元之收入，倘各市算起来，每年收入可得三四千元，可否将该各市的权移在我们手里？决议：我们欲握到市权，一定与绅士冲突，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过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为农民医药房经费。

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合。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当械斗杀人是很利害的，

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联合旗，以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

此时农会渐渐得到城市的中学生高小学生及较为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多来帮忙者，农会即给与宣传工作，故此时之宣传工作亦进步。宣传之方法：（一）定期演讲，即由各乡订定期，由宣传部派员前往宣传。（二）是轮回宣传，由宣传员到各乡去轮回宣传。（三）是临时演讲，由农会通告各乡会员，如遇各乡有迎神赛会演戏等等，须于三日前报告农会，由农会派人前往宣传。故各乡来请求宣传者甚众，有应接不暇之势。

教育部的工作。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谈起新学就变色。何以呢？（一）教育局系官厅性质，教育局下一训令到乡村去，农民先要敬奉局丁的茶钱，如教育局所限期间，该乡不办起来，就拿学董。（二）教育局完全不会指导农民办教育。（三）农民无钱，教员又贵。（四）学生学费也昂。（五）农民子弟多劳动，以生活为紧，无暇去享受教育。有这几个原因，迫他办教育，就把他弄怕了。所以农会对于教育，打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农民教育”，即是办农民学校。农民教育，是与新学不同，是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而且替他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他们多加喜欢。那末，学校经费从何而来呢？就是由该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

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配工作去犁去抓去种，及至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担任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而且学生也可习耕种的方法。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还地主租外，余的送给先生做薪金。这方法实行之后不一月，而农民学校之成立者十余校，夜校也有数间，概由教育部指挥之监督之。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农业部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门家，所以对农业是无毫把握，而且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海中有一个蚕桑局，每年花费了不少的钱，时时去劝农民种桑，农民皆因怕地主之干涉，及恐怕失败无租谷交还田主之故，皆不敢去种，即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由这点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很妨碍农业的发展，至如要整理耕地等更是不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要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乃由农会发起种山松。因各乡村前后都有大小的山，这些山是毫无树木的，城市的资本家想去种山，农民多不肯，而农民本身又无能力，乃决由农会出资买松苗，农会会员出工去种，将所有的山松，归为全县农民之公有财产，到有利可得的时候，那负担作工的得多一点分配。一举办之后，各乡有山的都欢迎农会去种。并且种下去的山松，不要甚么森林警察，因农民个个都是警察，如有遇火，附近农民便会去救，甚为得法，我们当时计划三年内就可把全县的童山变成绿色的树林，关于水患也可减少。

仲裁部的工作呢？就是做个和事佬，但是我们能够在和一件事的时候，来攻击现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之罪恶。据该部所报告的案件：

婚姻案占	百分之三〇
钱债案	百分之二〇
业佃争议	百分之十五
产业争夺	百分之十五
命案	百分之一
犯会章	百分之一
迷信	百分之一〇
其他	百分之八

该部所统计，婚姻案为最多，如离婚入赘发生冲突，夫老妻少以致冲突，奸淫，拐带，嫁妻，其中又以入赘发生冲突为多。

卫生部的工作。即上述农民医药房接生等之事，据该部的报告所医之症如下：

因营养不良发生贫血证发冷者占	百分之六〇
刀伤疮痢等	百分之三〇 <sup>⑩</sup>
崩脚赚者	百分之一〇
接生	百分之五
杂病	百分之五

该部所用的药料，以金鸡腊散为最多，次为皮肤病药。

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以比较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惟我们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一，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

“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智识；三，作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

光阴很快的，旧历十二年的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农会就发起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在旧历正月十六日开会，是日各乡的旗帜鼓乐很多，狮子曲班等都有，会场在桥东林祖祠门口的草埔，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当时演说者：彭湃，黄凤麟，杨其珊等，谓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迫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准备杀敌，所以各人的感情非常沉痛，又非常快乐。计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收会金四百余元，极一时之盛。自后人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农友到来农会问事坐谈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会务实在多忙极了。

可是此时惹起了地主的注意，他们对人说：“我（地主自称）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有一地主兼大绅士者陈月波，即谋扑灭农会，谓农会为实行共妻共产，时适钟景棠不知在何处打败战，带着百余个残兵回海丰，陈月波即以解散农会为请。钟答：“我虽有兵，我的兵‘引火不足他吃烟’，不理了。”陈遂无法。

陈月波者，即前广东教育厅长陈伯华公路局长陈达生之兄也，此人在海丰的势力可说陈炯明以外，就是他了。可是他是最

迷信鬼神的，天天都是求神拜佛祈祷农会消灭，过了不久，即旧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于是地主和农民第一次开始冲突。

## 第七节 粮业维持会之压迫农民

海丰县城内有朱墨者，是一个恶地主，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因要把公平区黄坭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来加租。余坤等以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其先祖向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故佃户甚好，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置之不理。朱墨大怒，喊使奴役闹余坤等家。余坤即报告海丰总农会，谓该地主平素暴虐异常，不堪其扰，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准其所请。但是朱墨早知道农会会员的田如辞退，附近无论任何农民不敢耕的。朱墨益怒，即叫余坤等六人所耕之田三石余种悉数交出，余坤等乃如数交出。

地主朱墨到了次日，即向法庭起诉，指余坤等六人“佃灭主业”，即谓余坤等交出之耕地，不足丘额，被其所偷。该分庭推事张泽浦即派法警三名，携票传余坤等质讯，法警到黄坭塘时，乡民妇女小孩畏官兵如虎，即闭门逃散一空。法警见乡民惊，益狐假虎威，将余坤等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宿费二元（县城距该乡不过四十里何用宿费），另票费一两即大洋四元（欺农民不晓大洋价格）。余坤等无法照付，即饱以老拳，拿之至公平墟，余坤以所穿衣质之公平当店，得银六毫，交与法警饮茶，余款请出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始将余坤释回。次日



余坤携银到农会报告经过情形，农会告以两种办法：（一）除票费一两交还外，余如法警要钱，你可谓钱交在农会，请来取；（二）你在堂讯时，可对张泽浦说，以后传讯可到农会，即传到，不须至吾乡；并告以口供。余坤等赴讯，张泽浦骂朱墨说：你告余坤等灭你的地，毫无证据，既无证据，便是诬告。朱墨语塞，继乃谓我有证据，候下次携来。遂宣告退堂。余坤等谓以后如传我，可请到农会便妥，张推事许可，遂散。

朱墨以第一堂讯失败，乃奔告各地主，谓：“地主自来与农民打官司未有失败的，这次我竟失败，一定农会作怪，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并谓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城厢各地主为其所动，最先响应者为陈月波，遂发起请酒于城内朱祖祠，到会地主绅士如保卫团局长土豪等共五百余人。将军府最大势力，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也出席。到会的人都是长衫马褂，金丝眼镜，金镣金链，面团团肚胀胀的。主席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实行共产公妻，并运动法官，欺负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何物县蠹彭湃者，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作反。……众皆拍掌赞成，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农民既有农会，吾辈业主亦须联合一会，以抵抗之。朱墨起来赞成，组织一田主会。陈月波则谓田主会的名牵连不到政府，应用“粮业维持会”，众皆一致赞成。推出陈月波为正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章程由会长起草。陈月波又提出会费问题，谓吾辈此后定与农会作对，如无多大进款，万难制胜，以我（陈月波）意见，全县田租就附城方面有十万余租，如每担租纳

一元，则共数亦有十余万元，我们实可以用银片去埋葬了他。此时大地主则赞成，小地主不置可否，不敢十分反对，卒为通过。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殊深可恶，以我（陈自称）意见，须全体向他质问，如他不把农民锁起来，我们就予以相当对付，众鼓掌赞成。即列队前赴海丰分庭，见张推事，张闻讯，吓得手忙脚乱，陈六太爷（开庭）大骂一场之后，叫他马上把农民拿禁，张唯纳之，惟必须双方再讯一场。朱墨提出须派人来旁听，张亦唯之。粮业维持会这班东西始各回去了。张泽浦第三日即来农会传余坤等堂讯，因事起仓卒，农会开会，本想派一部分会员前往旁听，因时间迫促，未能派到。一方面以为此案仍属民事诉讼，根据法律在未判决以前断不能把余坤收押的道理，不妨由余坤等与之对讯，农会职员尽量前往旁听，决议通过。我们正在预备前往旁听中，忽有人来报告，谓：“粮业维持会暗伏烂仔<sup>⑩</sup>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本会再派侦探往查，其报告与前同，我们只由余坤等六人先去，余人在农会候消息。余坤等六人到分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方面来旁听者七八十人，皆大粒之绅士。张泽浦于是被其所威吓，故对于余坤等六人，并无如何讯问，只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临时会议，表决：“明日向分庭请愿，”即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各乡农友于明日上午十时集会于龙舌埔。次日上午十时，到会农友六千余人，皆手携小旗，先由彭湃宣布理由，略谓：“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

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黄凤麟演说，谓：“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谓彼附城各田主共有十万余租，每担租银一元，有十余万元专来与我们农会打官司，众农友不要为其所怕，不说他们有十万租，即万万租也是不怕的。因为租者谷也，谷是放在我们农民的家里，不是放在他们的家里，若地主与我们认真的干起来，我们就一致不还租，所以十万租是在我们农民手上，不是在地主手上，我们把五万租来作食料，五万租与地主对抗是有余的，那时地主那里有租呢！众农友不要怕！（众大鼓掌。）现在地主粮业维持会（农民叫做斗盖会）异常蠢动，地主与农民的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各弟兄不要为人所恐吓，小弟极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堡掘去，混成一大块田地，使地主认不出自己的田在那里。我相信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间都要打起来了。”众皆欢呼。主席并宣布：“我们农会筹备六千余人的午粥。”

大家食了粥，即向分庭进发，当出发时，天下大雨，农民以久旱逢此大雨，喜气扬扬，此时分庭已派代表来磋商，我们不理，只有请愿。

我们正到分庭的门口，就有县公署好多游击队武装把守门口，阻止我们进去，我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我们进到衙门，迫近法庭会客厅，我们就选二十个农民做代表，分庭推事张泽浦把他的房子锁了，法警武装的跟着他迎代表进去，张招待茶烟甚殷勤。张问我们来做甚么，我们提

出几条件如下：（一）即将枉押农民放出；（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的农民出去；（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张答：“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他：“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此时农友们异常愤激，有几个在外头大声叫道：“放不放赶快答复！”张又说：“你们来得这样多人，恐怕你们劫监狱。”我们说：“代表等可以保证无此举，不然，代表等可令群众离开监狱门口十步。”张不得已，乃即放人。此时六千余农民，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被毁烂了，及行至大街，雨更淋漓，农民更加欢呼，游行各街时，有学生在街头大呼：农民万岁！并用红布写着欢迎出狱农友，燃炮抛与群众。此时农友们，更加欢热。及群众回到总农会时，雨已晴，乃开大演说会，由彭湃演说，大意谓：“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请你们解答。”此时有的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我乃再说：“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

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大胜利，会变成将来的大失败！”最后乃三呼万岁散会。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同时，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视，也非常厉害；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惟设县农会。此时会务异常复杂，每日农民到来农会接洽者不下三四百人，幸此时做工的<sup>⑩</sup>同志（农民运动的）也增加了，如李劳工同志即其一也。李同志捷胜之第六区人，在蚕桑学校读书，一向与彭湃不相识，甚表同情于海丰的农会，有一天他即宣告退学，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湃，这封长信现在不知下落，其内容之主要点是说他对于农民运动的同情，要来和我见面，我即草一函请其来谈，当时李劳工同志和林务农同志等来，劳工同志等对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贡献得很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在客观方面，海丰的绅土地主贵族所结合的粮业维持会，受了未曾听过未曾看过的六七千农民群众放人及示威运动吓缩了；同时，我们并请农民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即田的界限）等口号，更使粮业维持会毫不敢动。这时候，该会会长陈月波及一般迷信神权的绅士等，请求菩萨赐回良方妙策，来对抗农会，乃在城隍老爷的庙中扶乩，当时来就乩者说是元天上帝，他一下乩便写“农会必定胜利”，一般迷信的地主绅士等，垂头丧气。次日，陈月波乃召集粮业维持会大

会，到会者百余人，陈月波劈头一语就是：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说“昨日扶乩，元天上帝乩文说‘农会必定胜利’，并有一首诗（前三句忘记），后一句说，‘任凭汉育去生机’，原来汉育是彭湃的旧名，由元天上帝的主张是万不可去反对他了。我（陈自称）当时又问元天上帝怎么办，元天上帝叫我去香港罢，所以我多两三天定要到香港去，故特提出辞职。”众皆不自在的哑口无言，旋由地主的走狗陈小伦提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代表到农会去问他们是不是专要对待地主，众说好，乃举陈小伦一人代表，遂无结果而散会。隔了两天，陈月波果然去了香港，这就是陈月波怕惧农会势力，想出元天上帝的乩文来做脱身之计，从此粮业维持会无形解散了。

陈小伦到农会来问农会将来是不是要共产呢？我们答：“现在是为农民谋利益，实在还是为地主的荷包计算。何以呢？第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发生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同时影响到社会的饥荒，地主也自然饿死；第二，农民得到生活好，便不去做贼，地主安心睡觉，社会也安宁；第三，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自然有钱去改良耕地，增加肥料，地主的田好起来，收租也容易；第四，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稳稳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农会对地主有这么多利益都不知道，天天来反对农会，这班人真是可怜可恨！”陈小伦说：“我没有听过你的话，我也是反对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对他们解释。”

自此之后反对农会的只有陈秋霖陈伯华等所办的《陆安日刊》，天天造谣破坏农会，及地主兼劣绅王作新及劣绅丘景云（丘是陈炯明的老师，甚有势力者）暗中打电陈炯明及广东审判

厅，说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劫人犯，等等不关重要的事。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静浪平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的组织。

惠阳，紫金，五华一带之土匪，一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也有相当的觉醒，甚表同情于农会。彼等对于农会的乡村，牛只皆不敢劫，如有劫者农会叫其放还即放还，土匪的所在地无人敢经过，农会的人即可随便出入，故反动派又以农会勾结土匪电陈炯明。

此时（三四月间）县长是吕铁槎，他是老劣绅，心里反对农会，不过为维持县长的椅子，在表面上不敢谈及反对农会。因此，农会亦得以相当的监督他的行动。及吕铁槎辞职，丘景云上台，海丰学界反对甚为激烈。农会以丘之上台不利于农会，与学界联合反对之，乃召集公民大会，可是我们倒丘觉着不难，但是倒了丘之后找不出相当的人物可为县长。农会方面，对于县长之人选毫无把握，因能稍顾及农会的利益而可以做县长的无其人，在绅士方面则通通是敌人，故此时只有绅士和农民两大营垒的竞争，农会既找不出相当的人，当然是让绅士去做，那会变成以暴易暴了。此时《陆安日刊》又造谣说彭湃有做县长之空气，我们为急于解决县长问题，乃提出马焕新。马是一个青年，在农会任教育部主任，在学界方面可以过得去，在绅士方面则马是马育航的亲人，有点政治势力的关系，赶紧提出以破《陆安日刊》之谣。及我们的公民大会将开会的时候，陈炯明已委任了王作新为县长。学生方面以陈炯明既委任了王作新，也知道王作新是坏人，但怕陈炯明命令，乃各自埋头去读书了。惟农会方面，对于公民大会是一定要开的，当时到会的人六七百人，除少数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大多数是农民的代表。我们只有利用这大会作宣传，

我们的口号，老丘的下台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所推倒。学生及其他各界不肯奋斗到底，故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不能实行。

王作新上台，对于农会无何等表示，惟暗中恨死了农会，此时农会也没有去理他，只注重内部的工作。

海丰总农会既发展而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复不久而改为广东省农会，招牌虽是很堂皇，但是各县组织除了海丰陆丰之外是异常散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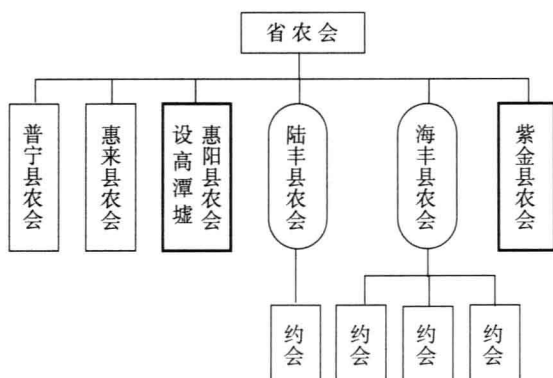
省会的执行委员，共十三人：

执行委员长——彭湃（知识界）

执行委员——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甦（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睐（农民）。

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

省农会之组织系统图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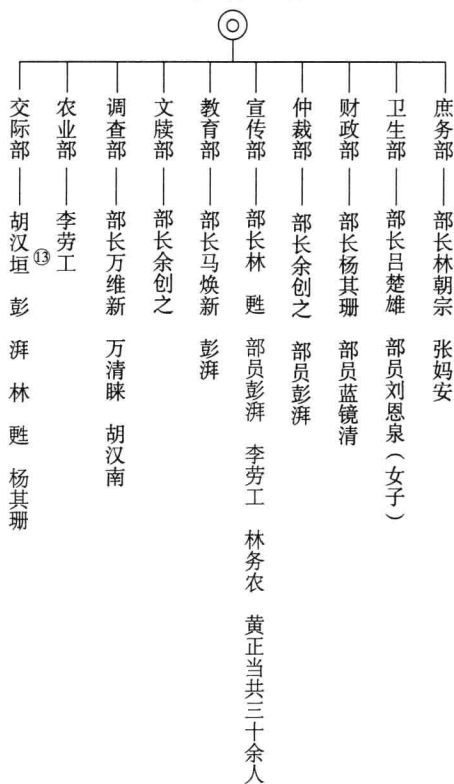


□ 有农民加入而未设农会    □ 在组织期间之县农会    ○ 已成立之县农会



省农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图表及担任者姓名

省执行委员会



各县会员人数一览表 (大概数目)

县 名	户口数	人 数 (以户数为单位每户约五人)
海丰县	一二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陆丰县	七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惠阳县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紫金县	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惠来县	三〇〇	一五〇〇

续表

县 名	户口数	人 数 (以户数为单位每户约五人)
普宁县	五〇〇	二五〇〇
合 共	二六八〇〇	共人口十三万四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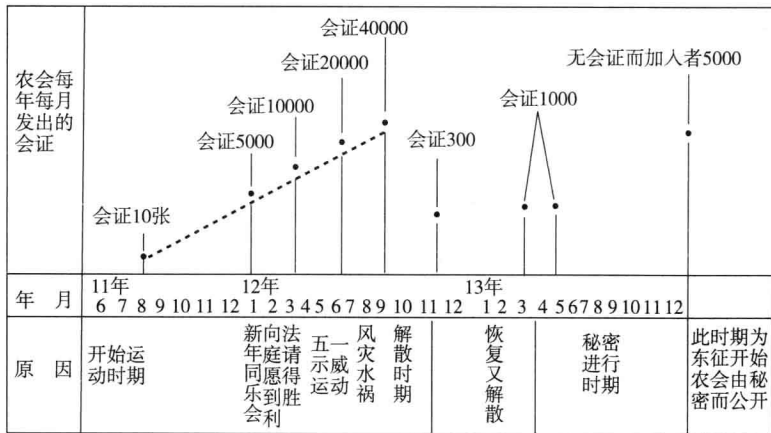
## 海丰县农会调查 (民国十二年)

会员成分表	凡农民如自耕农佃农……等以户为单位加入农会， 学生教员工人小商人及其他以个人为单位，地主绅 士不得加入	
自耕农	百分之二十	
半自耕农	百分之三十	
佃农	百分之四十	
雇农	百分之十	
学生	三十余人	
小学教员	十余人	
工人 半农工 小工业	五百余人	盐町工人理发工人染布工人
小商人	三十人	
失业者	三百余人	
自耕农 并小 地主	十人	
乡绅半教员	十余人	
陈炯明护弁	三人	
巫者	一人	
船夫	四百余人	
基督教 (农民)	五十人	自入会后叛教者甚多，如万清昧者系 一长老会之长老，自入会后已反教了

海丰农民失业离去乡村所到区域及其职业

地名	人数	职业	备考
南洋群岛	约十余万	种芭车夫小商人	到南洋者，系因生活所压去做猪仔，小部份与商业有关系而去者其原因皆受失业荒灾之故。因香港不能容生，而移入宝安县者。
香港	万五千人	车夫泥工小卖买巡捕	
广州	五千余人	车夫及其他小工	
澳门	二千余人	车夫店工	
汕头	五百余人	车夫及其他手工人	
宝安	五百余人	渔业	

海丰农民加入农会各时期之不同及其原因一览表（自 11 年 6 月起至 13 年止）



### 第八节 “七五” 农潮始末

民国十二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很平稳的发展。旧历六月某日半夜狂风大雨骤作，少顷，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的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枝都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的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

退。我们此时对于农民，当此将近收获的时期而遭这种奇灾大祸，觉着很可悲伤。

农会当此之时，也大活动起来了：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堤壘……等等。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农民们有所谓“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之慨。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农会召集执行委员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当时执行委员有一部份在陆丰县工作，一面促其回来，一面开非正式的会议（谈话会）。

各执行委员的意见很分歧：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年的计划，海丰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但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变迁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其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其必胜一也；次则地主没有武装，不可以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不过各区有少数警察而已，此种警察在平日已是怕农会势力如鼠之怕猫，县长王作新虽然地主派的人，但其统率下的游击队不过三四十人

耳，亦不怕他；且王作新为维持其地位起见，亦未必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极其量结局农会与地主不过在分庭打一场官司耳，而法庭方面，不过八名法警，从前受我们六千余人请愿的教训以来，亦毫不敢作怪，故减租殊无问题。况且自由减租之方法不能提起农民阶级争斗的怒潮，而失了阶级意义的训练；同时将减租运动这种空气传布东江各县，殊为宣传极好之工具。

第一派复再发表其意见，以为第二派的理论固然不错，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依我们（第一派）的计划，农会无论如何是处于不败的地位，不过所得的利益较少，若依照（第二派）你们的主张好固然是好，但太陷于“危险性”。遂决定一面俟执行委员到齐后提出再议，一方召集各约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在这执行委员未回来，各约代表大会未开以前，数日中的现象：

（一）农民加入会者如风起云涌，日以数百计。中有三数乡系与陈炯明有亲族之关系者，素以依借陈势而自高自大的乡村，平素甚看不起农会，故不加入农会。但是到了这个利害冲突生死关头的时候，陈炯明不但靠不住了，而且反加以势力的压迫——陈姓的地主们因利害关头已把亲族置之不闻不问，而以迫租为急务了。所以这三数个乡村平日依借陈势的农民，乃大恍然，相率到来农会负荆请罪，请任由农会处罚，惟要求准其加入。农会当时，乃派人对其演说，准其加入，但在纪律上不能不施以薄惩，我们初试以“每人入会非罚金五元不可”，他们也欢然答应。我们乃实以告之，“每人罚银二毫罢了”。于此，可见这个时候农村中只有两条战线，一是地主的，一是农

民的。

(二) 海丰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所以此时农会尚未决定何种办法，农民仍是依旧法去请地主到田里看稻，或减或分，后来才打算农会也认为可行。为甚么呢？从来习惯，如地主未去看田，农民擅自把稻割起，则地主便说：“如收获不丰，你一定不去割的，一定和我分的，今既割起了则照额还租，一粒不减。”农民甚怕地主这几句话，并且地主如到田中去看了稻之后，可以使其明白失收的惨况。可是，各处的农民来报告谓：“我们一早就去到田主的家里请他看田，等候了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少爷才在床上翻翻身，到等他起来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我，（农民自称以下照称）已经差不多日下西山，少爷见我便说：‘你来做甚么？’我答：‘今年田稻遇风灾……’这句话尚未说完，他叱道：‘不要多说了，回去罢，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我那时只得再求道：‘你可去看罢，可惜还租不起。’‘好了快回去，明日派人去看。’可是到了一日两日三日数日都不见有人去看，你再去催他也是这样的答复，总不派工来睇田中的稻有多少可收成的也出了芽，怎样好办。”

同样的事情，一日都有数件，农会只有指示他们马上割起来再设法对付。所以无数农民对于地主异常愤激，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非与地主决一死战不可！

(三) 地主方面，知农民此回一定不如昔年一样驯服，可以任意压迫，不敢去乡间收租，也不敢少有何等表示，亦没有那个

敢先来顶农会的头炮，多皆静观待变。官厅绅士商人学生也议论纷纷，没有正确的主张。

（四）调查部的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

这四种现象呈出之后，而陆丰县及其他各地工作之执行委员已到齐了，我们已召集正式开会，并异常秘密。此时我们将前次谈话会所论战的结果报告后，一般从陆丰县工作回来的执行委员，异常严重的驳斥第一派之懦弱的主张，而形成了第三派。

这第三派，说第一派之主张不啻与地主妥协，全然不顾及目前之事实。盖这次实是海丰空前的大灾，从陆丰一带而经过海丰所有禾稻被风打水浸，损失约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农民已达于惨痛之极。说自由还租完全是欺骗农人的好话，不啻猪仔向老虎求情，让农民在惨痛之下，任地主的压迫，使一般农民对于本会之指导者加以怀疑。因为我们向来的口号，也是主张凶年减租，不是主张常年减租，这种口号算是农民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不能指挥农民去奋斗，去给他们一个斗争之训练，是错误之又错误。在我们的意见全部免租。我们（第三派自称）对于第二派的理论及事实，认为确有道理，其中所包含的危险性并不是危险性，乃是一般的革命性。若要免除此性，只有不主张阶级斗争，不去求革命。进一步说，即使这次免租运动而至于失败，也不要紧，因为失败之后，农民对于农

会的观念确定了：“农会是农民利益惟一奋斗的机关。”况且现在农民有了农会之后，异常满意，而且自高自大，此次的免租运动之斗争果使其失败，而将来再张旗鼓，必得更加长足的进步，而农民亦可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故失败不是失败，而是促进成功一个顿挫之方法，只看我们在失败之后做不做耳。简言之，用自由减租的口号去欺骗农民，而农会虽得存在也无用。倒不如与敌人奋斗，仍可保存农会之价值，在这个减租与不减租，都是农民在实际上得不到利益的两路皆难的时机，我们只有一致提出免租的口号，明知免租做不到也好。

这第三派的主张是很激烈的，在第一派听了这些理论之后已无再有意见发表了。惟第二派再有争论之点，这一点一个是“减租运动”，一个是“免租运动”，但是问题已经较易解决，不过是程度之差，及方法之善不善耳。其不同之意见如下：

第二派意见：免租运动在此时的环境未免趋于过激，在自由减租更不成理论，现在只在定出减租的程度——最低限度——减租七成——三成缴纳。口号不至于过激，而不致农民视为妄想，故以三成缴纳。

第三派的意见，以为这种办法亦不妥当，现在罹灾是极普通的事实，三成可以缴纳者是极少，农民自此次损失之后，下半年的口粮已是无着，危险已摆在面前，同时为修葺屋宇补买耕牛及农具，修理田园者将何所出，如果田主以三成照收，我相信其死一也。

议决以减租七成，为最高限度。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多数通过。再提出代表大会表决。



七月二十日，开全县各约代表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旁听者千余人，室为之满。

主席彭湃。先由主席报告灾后各区灾况，及农会救灾工作执行委员会对于减租问题之讨论经过，报告完后，此时旁听者咆哮起来，磨拳擦掌，拥护第三派之免租运动。主席制止。在代表大会方面，主张“免租”者不能过半数，主张“至多三成”交纳者率以过半数表决通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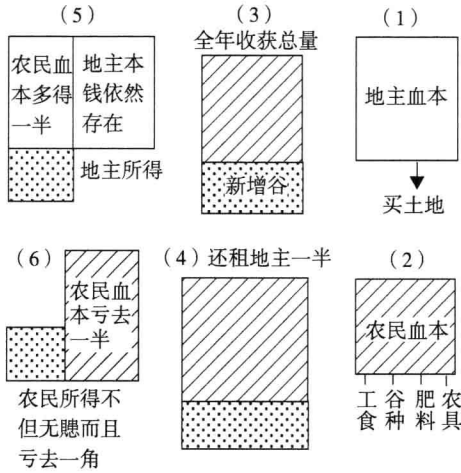
其余对于减租应付方法，悉由执行委员之指挥，乃散会。

“至多三成交纳”这个口号已普通了，全县小孩子都会叫这口号了，执行委员会工作异常紧张。

(一) 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当时有篇《为减租而告农民》的书，其大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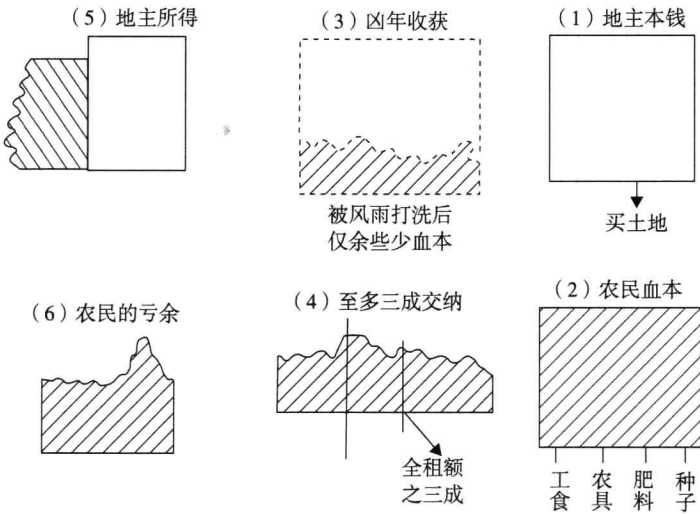
农民们呵！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占夺我们的。姑认为是用钱买的，但是他买田的钱一次过投下去，便千千万万年有租可收，有利可获了。农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种子肥料牛租农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今年不幸，遇着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无损伤，我们所下的血本被大风吹了，被大水洗了，我们的血本已无存，地主那里有利租可收！我们须与残暴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兹并以地主掠夺农民血本图示如下：

在平常年农民被地主所掠夺（如下图）：



(二) 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统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

在今年凶岁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农民之亏损：



海丰县农会启 十二年六月 日

(三) 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

(四) 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地位。

(五) 准备召集全县大会。

这时，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商人是守中立，不过恐怕惹起地方扰乱，以为农会好事，一部分并有土地的商人则与地主合作。土豪，烂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的方面。学生——知识分子多出于大地主小地主土豪、绅士或地主之戚族的家庭，因减租直接影响其家庭之经济，地主乃利用此点以打动学生，使学生反对农会，即以农民减租学费难筹迫其子弟退学；这些学生，从前说到农会何等好，可是到了此日不但变了前日的口气，而不满足于农会，甚者竟到农会为地主作侦探。

在农会方面如马焕新者，本一极肯努力的青年，身任农会的执行委员兼教育部主任，乃因减租之故对于本身利害冲突（马族多地主，其本人亦一小地主），乃数日不到农会办事，质问之始来请假多日，又再质问之，竟公然否认农会议决案“至多三成交纳”（马初为主张自由减租之一派，后又赞成免租运动之一派，其狡已值得我们注意），不数日即服从其家族之命令，具呈至县公署（县长王作新）否认主张“至多三成交纳”之减租议决，并非难农会的种种过激不对，农会即时将其开除会籍，并宣布其罪状于农民群众。

这时地主阶级之小地主怕事而急于粮食的，则老早遵照农会“至多缴纳三成”之议决而收租，其余的大地主渐渐的反动起来

了。此反动地主的反动人物为县长王作新（即粮业维持会之副会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这三个东西暗中联络各地主，恢复粮业维持会之组织，开会于县署，计划非常秘密，莫得其内容。但是反动地主破坏农会口号：（1）农会减租对于锅头户太不良心（注：锅头是指一般不去谋事而在家中坐食的男女，或地主之后裔，只会穿长衣保全门面专靠收租来养活的），（2）实行共产，（3）农会勾结土匪。

在这三个口号之中，第（1）农会则反驳他，谓“饿死几个锅头户有良心呢？饿死数十万锅头佃有良心呢？难道锅头户怕饿死，锅头佃不怕饿死吗？”第（2）农会置之不答，也不必答；（3）也置之不答，因这口号出来，好多怕土匪怕死的地主，更引起一种惊怕农会之心。

某一日马育航之侄马斗辉者，一个小学校教员，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乃往五狮墟乡收租，竟要求十足。农民说：“至多三成交纳。”马不服，乃多方为难，威吓农民。农会闻知消息，乃派纠察队数人前往援助，适马已回家，农会乃警告他，他惊怕起来，到农会道歉，仍依照三成收租了事。

又公平有一个自耕农，因还租五成为纠察队所知，扭解农会受纪律之处分。

六月二十七日，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承商，租约百余担，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初向城西二十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仔乡的去收租，此乡约三十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人虽少而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抬验于分庭，而抬验于县长，县长亦不拒绝

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人衙署抬验后，王作新乃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二十余到北笏仔乡围捕，甫入乡即放枪示威，乡人扶老携幼而逃。此时潦水仍未退尽，妇女小孩多跌水中叫救，状极可怜，游击队拘父老要勒脚皮银四五十元，农民不能给他，乃绑缚父老三人到县。县长不加审问，令镣锁投于狱。农会闻报，即派代表与王作新交涉，我们说：“事属民案，何关县长？”王作新说：“租是官租何不可理？”我们驳说：“他不是衙署官吏，而是一批商，既属于商，凶年那免损失，何得要求十足照收？”王作新不理。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之意如下：“减租一定是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三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体发生，农会应置之，不甚重要，只是一面由农会筹款安慰其家属，并供给狱内之伙食费用，向全县农民大会中（定七月四日）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并先以十数元先慰被押者之家属，并打理狱内事务。”

七月四日到了。

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又派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来县参加大会。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布告也被农民扯了。王作新大惊，乃集中警察三十余名，游击三十余人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署门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了十点钟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土匪。钟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后王作新力求之，并谓天下大事是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又使用全县绅士名，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

丰发生土匪”，钟乃尽其所有的兵百余人派来县城。此时侦探已来报告，我们以为不去请愿，又不要求他放人，这不过彼之大惊小怪，他们见我们开大会不去请愿，当不敢与我们为敌。到了十二时，宣布开会，到会者二万余人，首由彭湃报告后，再由劳工林甦两同志及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继演说，皆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最后三呼农民万岁，声如雷震，乃宣告散会。这个时候，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继而见无其事，乃再集合。王作新这时也逃走了，地主也吃一大惊，市场也着惊。

晚间有人报告：汕尾派来之兵行至中途，因忽闻报农民攻入县城，该军队乃不敢前进，后闻无其事乃到县城。

我们相信既无请愿与他为难，彼不敢来惹祸的。是晚有黄琴轩者，县议会之正义长，来找彭汉垣，实则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黄见农会开会后人已散了，回报王作新等，王乃即夜召集绅士会议，应如何对付农会。绅士到会者四五十人，有一个叫做陈清照，这个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激烈，欲乘虚攻我们，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乃决定了极秘密的计划。

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有如何危险，不过我们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七月五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勇三百余人，由城内出东门，经龙津桥，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不过三百米突左右，乃分两路，一包农会之后方，一包农会之前门，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有陈梦同志，打开大门用尖串向进入之敌

兵一击，正中其身；敌由大门冲入，未及逃脱之职员及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净陈梦等共二十五人皆被捕，敌兵用枪头将职员乱打一场，惟有杨其珊同志素长拳术，人人都晓，敌兵打了七拳踢了八脚，都不到身，故不敢摩他一下，一切器物，抢掠一空，并复将会所封闭。当农会同志二十五人被捕过街巷时，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打掌称贺。押至衙署时，王作新坐堂审讯。王作新问杨其珊道：“你是不是农会的会长？”

杨答：“是！”

王问：“彭湃利用你们去造反，经我三令五申，你们还敢作怪，你知罪吗？”

杨答：“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因为彭湃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至说彭湃造反，我也承认，但是王县长的造反，要比彭湃更加厉害！彭湃帮助穷人救穷人，果是造反，那末你帮大地主资本家在这凶年来压制穷人，岂不是大造其反吗！”

王大拍案道：“你真该死！你们胆敢提倡共产公妻，快些照实招来！”

杨答：“共产不共产，这是看社会的进化如何，不是我去提倡就会共产，不提倡就不会共产！招不招不大要紧。至提倡公妻一事是有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发财的做官的，你们天天嫖娼宿妓，这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公妻吗？还有一层，好象王县长都有两个老婆，这就是公夫；公妻公夫都是你们提倡的，都是我们早晚所应该打倒的！”

王气的要命，再拍案的说：“打！打！”

其珊同志被打得体无完肤了。

王喝将犯人下狱加以镣铐，乃退堂。

此时彭湃林甦彭汉垣蓝镜清莫水夹林沛妈安洪垂李劳工等数十人逃至大嶂山边之小庵寺，此地形势非常可守，并且四围都是热心农会之农民，又有农民在山顶及山口放步哨。寺中之道士是一个东成王党<sup>⑭</sup>，民国四年曾举兵攻陈炯明失败，乃化装为道士；这道士与洪垂同志前时是同党，他知我们逃避来此，备极欢迎，并很恳切安慰我们。我们在此就开始讨论应付的计划。彭湃是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赞成此说者多半是农友们。彭汉垣则以为不然，谓杀之是很痛快的，但是杀后他们必杀农民，那末农会是不再做就可以，如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则不应如此，阿湃是激于一时之气如此主张。以我意见还须去老隆，因为陈炯明固然是不赞成农会的人，但是对于这次解散农会拘押农民或者他是不主张的，我们可以用感情的话同他说明此次风灾水祸之时，县政府不但不能体恤，而且加以虐待，传闻出去实于政府名誉大有损失，且他近来曾对人说话间表示很佩服海丰农会，且很佩服阿湃，盖彼久欲利用我们，不过我们没有何等表示，彼也不敢利用。观其三月间陈炯明失败在香港时，他曾对林晋亭说彭湃如何的能干，就拿起笔来要写信请彭湃到香港去面见他，适遇钟秀南来见陈炯明，对他说彭湃现在有了二十余万人拥护，比你还要大，你那能请得他来！陈炯明就把一封信扯破了，暗叫林晋亭写信邀彭湃到香港。后湃到了香港来，他竟在政治失意的时期捐出百元的港纸，——此时百元港纸捐下农会，好象割了他块肉似的，但陈炯明仍可做到，且他对我曾说过：“我（陈自称）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称湃）可努力进行。”他这话虽不是真意，但是可以证明他对农会降服



了。所以我主张湃到老隆去见他，我们应提出的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如他能够办到（一）（二）两条算胜利，（三）条我们可以在秘密中去做，不必挂起招牌，（四）条明知是绝对做不到的，也不妨提出，倘（一）（二）都做不到，那就可暴动了。

林甦同志甚赞成此说，提出汉垣与农友可在后方准备武装，湃兄速行，如果不达目的应予以最后手段出之。众皆赞成，乃决定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赴老隆，即日起行。

老隆距海丰五百余里，一路皆高山，步行要六七天才可以跑得到。林甦同志患足病未久，怎能跑得这样远，但是林甦同志也忘记了这件事，只是顾着赶快出发。甦和湃陈润都换过了污烂不堪的衣服，如乞丐状，三人共带了十块钱，数十农友都送到村外，齐声叫道：“奋斗呵！奋斗呵！”乃日同志拔出手枪，说道：“我应送他们过了海丰境才回。”众甚欢喜。是日乃旧历七月六日下午二时也。及晚我们（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跑到了将近惠阳交界之高潭墟，乃日同志也回去了。此时经过东埔寨乡面前，有该乡某农友知道我们是农会同志，乃呼我们到他的家里休息。少顷，他拿出烟茶来了，很恳切的对我们说：“此地你大声说话都不要紧，这里通通都是我们会内农友，你们打算到何处去呢？”我们答：“要到老隆去。”某农友说：“我心内都料你们一定要去老隆的。”湃等就将农会被解散及要到老隆的经过告诉他们，此时男女小孩都走来听，听到农会被解散，连妇女小孩都觉得很可愤。少顷，某农友的媳妇来叫我们道：“已烧好了水，你们跑路当洗洗身，请从这里来。”我们洗澡完，复和农友说话，这

那个时候听见杀鸡之声，我等马上就劝止他不要客气，某农友笑道：“你们要到老隆去，这样辛苦，今晚当饮杯酒壮壮气，这里乡村有钱没有东西买的，故养些鸡来款待好兄弟，请你们不要嫌。”

某农友又问：“老隆这样远你们怎样行得到呢？”

我们答：“为着大家利益无论怎样远都是要行的，我们这次受了农友们的重托，故觉不着甚么辛苦，你可放心。”某农友又说：“你们不怕辛苦我是知道，可是你们三人除了陈润兄可以跑得，老彭和老林恐怕走不得六天的远路。”

我等答：“笑话了！再加一倍路也是行得。”某农友说：“你口讲是讲得，你跑就不跑得。”“好了，请几位阿兄来食饭。”他的媳妇这样叫。

某农友就带我们到厅中去。这厅是很小的，除了安放菩萨及农具等仅可以放一小桌，我们六人团坐一桌是很窄的，桌上有鸡肉鸭肉猪肉咸鱼咸菜酒等，我们素少饮酒，但是在这极亲爱极快活的境地当中，是令我们要大饮特饮的。饭后，某农友说：“你安心睡，今晚十二时叫你起身准备起程。”

十二时到了，某农友来叩门请起身，我们起来的时候，厅中的饭菜已经摆好了。饭毕，某农友打起足绑，携着长柄纸雨遮，打一枝马灯，叫我们上轿，我们就怪道：“为什么备轿呢？”此时旁的农友要来送行的就说：“你们不要理，请你坐就坐，我们希望快些到老隆。轿夫同你到了紫金，当可回来。”我们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把一点钱交给轿夫的家里。”某农友说：“通通都是农友，要钱把谁！将来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时你才把钱，我当和你接收！现在，你们已经无钱可用，不要说了！”

起行!”我们就很不快活的坐上轿去。这轿本不是轿，因这里小乡村是没有轿的，昨晚他就把抬猪的竹杠绑成小轿，轿夫也不是轿夫而是农友，未曾抬过轿的，我们一面坐一面不过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又兼是晚下雨发风，路更不好跑，又怕为高潭墟驻防军所知，火也吹黑了，个个都不敢作声的跑。凡经过几个神庙佛宫，某农友便放下雨遮走入去烧三枝香，拜一拜，说：“祝我们到老隆一路平安，农会恢复胜利!”这虽然是一般农友们的迷信，但是他这种表示确实激动了我们的心情，觉得精神上有无数的安慰，使我们当时承当不起!天将光我们到了高潭，又避在姓黄的农友家中，早膳后又行，某农友和姓黄的农友都送到三十余里之远，乃相别回去。这时候，雨愈下而愈大了，所行的路都是山岭，崎而又滑，难行得很。是晚，天将黑，刚跑到三江口，这地有三条水是很急的，过水是无船的，只有杉木绑成一排一排，两岸系以草绳，过渡时用绳拉过去，我们过了二重渡之后，天黑已到不可辨别人面；举头一望，前无人家，后无宿店，焦灼异常。不久，有一个农夫荷着锄头从此经过，他看见我们几个人，以为是丘八，就逃跑了；抬轿的农友乃呼道：“唔使怕，我们不是兵。”这地是完全讲客话<sup>⑤</sup>的，湃等不会说。这位农夫听见声音好象邻乡的人，就停足，但仍不敢进来；抬轿的农友乃进前去向他解释明白，他便向一条小河渡过去。我问抬轿的农友说：“今夜怎样办?”他答：“不要紧，等下儿，他（农夫）就来，等等罢。”大约过了二小时，那位农夫携着灯米鸡来了，我问鸡做甚用?农夫说“来食”。马上抢过来，主张不杀鸡，因我们临行时，甦兄带几条菜脯在身，可以送饭。这位农夫带我们行了半里，到一间店，此店因兵灾已不敢做生意有数年了，近

更被风灾打坏了一半，我们就住在一间不坏的，马上就烧饭吃了。据这位农夫说：“此间受陈炯明兵队骚扰得很凄惨，逢物抢，逢人掠，逢妇女奸淫，现在人人见着兵，连鬼都怕了；所以我刚才逢着你们，误以为兵，故我快些跑，后闻说是农会的兄弟，才甚欢喜。”我们问：“你们这边有人农会吗？”他答：“有許多人入了，我尚未加入，但是我很喜欢农会的。”彼此谈了几点钟，乃各自睡去了。

次日天将光，就早饭出发，临行时我们送柴米钱一块五角，给这位农夫，他接了钱之后，连同一张纸，等我将行时放在我的袋里；我取起来看，那张纸写着，其大意：“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故特奉还。并祝一路平安！”我们看了这张字即对他说：“我们做农会是应该的，不是救人，是穷人自救，我们不过受了大家命令，是喜欢如此做的，如你不收钱，我们只好永远誓不经此地。”他见我们态度强硬也是难以为情的收起来。

我们起行，他送了很远方回去。是日天气较好，路觉得很爽快。可是山岭重叠，一路总是上山和下山，中间是没有平坦的路可行。我们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被陈炯明的军队所骚扰到十室九空的；有的人烟未绝的村庄，看见我们就关门闭户，我们想找点茶喝都不可得，所过的墟场都成废墟，凄凉满目。我们一路饮小坑的水，或食青菜和生芋来充充饥。当我们过一个山岭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头戴竹笠，挑着一担东西约七八十斤，贸贸然来，望见我们就把竹笠和担子掉去，向后如飞似的跑了。我们乃大声呼：“我们不是军队！你不要惧怕！”我们越呼他跑得越快，我们恐他的东西失落，乃不得已自己挑起来，一面叫一面赶他，他

跑到一个距离很远的山尖岭顶，就站着来看我们。我们摇手叫他回来，并将他一担东西放在路上，指着叫道：“东西放在此地交还你，请你不要怕，我们不是贼，也不是兵！”我们就不理而去了。

我们今天跑了一天，都是穿山过岭，我们所接近的都是森林和岩石，很大的天被山岭遮成杯盆一样。我们通通都不怕，只怕遇着老虎。

我们一路都没平地可以坐坐轿，林魁同志唱唱歌曲和讲讲故事，也不觉何等辛苦。今晚五时，到了龙窝墟，住在一间小客栈的楼上，听闻紫金县长到了龙窝派提军饷，墟中商家很不满意。晚餐后，我们因蚊子多不能睡觉，乃出去外面散步，遇着警察把我们捉着说：“你们夜里不穿鞋，也不穿屐，到底是不是盗贼？”我们说：“我们是海丰到老隆当兵的，故没有带鞋屐。”警察带我们回客栈，叫我们不好夜里出去。

次早（旧历七月八日）五时饭后，把抬轿的四位农友留一位同行，余三位给以数元作路费，打发他回了去，我们四个人即向紫金城进发。此时身上没有一文钱了，林魁同志说：“我身里还有一只镖，到紫金城可以当，不怕无钱。”今日一路所过的景况同昨天差不多，不过少些山岭。是晚到了紫金城，住在西门一个客栈，林魁同志就将金镖取出来去当，不料当铺早已止当了，林魁同志就想把他摆在街上去卖，那店主说：“此地人贫，谁要用金镖呢？”林魁同志想押给店主，店主冷笑一笑：“要来做甚么？”我们觉得失败了，今晚如找钱不到，恐怕要被店主扣留。在这里人地生疏，想来想去一点方法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没有办法不如到街上去走一走，做乞丐也是要干的，留两位

在店中坐，林甦和我就出街去。刚刚走到城内，去看了一会，湃就对甦说：“喂！家族主义已经给我打死了好久，他的遗骸或可以利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甦同志说：“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老隆，家族主义也不怕利用罢！”湃就指着壁上说：“呀！你看这一张紫金地方分庭的布告，尾后写着检察彭某哩！这彭某从前曾到过海丰做过官的，和我的祖父是很好的，他时常到我的家里来食饭，我很认得他，不知他认得我不；若我们人去找他，就可以向他借些钱用了。”甦同志说：“夜将深了，快些进行，免误大事。”乃回去客栈，写了一封信，向彭某借钱五元。彭某乃着人送一名片来，请我们去面商，他很亲切就借五元给我们了。

次早发了店账，就向河源境界之蓝口方面进发，行了四天才到老隆。

我们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陈炯明问：“你们弄出了乱子呢！”

我们：“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我们：“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他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我先问先生，业主和田佃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

钱，合起来，好象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陈道：“这自然！”

我们：“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譬如甲乙两个股东，阿甲不管生意亏本不亏本，总是要取回自己的原额本钱，且要迫阿乙还他的利；阿乙此时本钱既已损失，又要还阿甲的利息，这岂不是不公平到极点吗？”

陈：“这是对的！”

我们：“地主一次过的买一丘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就年年春春要用许多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所以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耕田必要的东西为本钱，正如股东做生意一样，但是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账，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陈先生所主张的分割，就是把农民残余的血本让一半给地主做利息。况兼海丰此次农民罹灾，为海丰开天劈地以来未曾见过的，要主张农民和地主分割，不啻叫农民去死个净尽罢了！所以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妥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他加上二个‘至多’的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最骄傲最自恃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点点头，说：“是是！”

陈继着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我们：“你看在现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来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陈：“我拿他们打来的电报给你看！”

（一）钟景堂来电，略说：“彭湃在县召集农民土匪和买军器，希图谋乱，殊非总座发祥地（指海丰）之福也，应如何办法，速电祇遵景棠叩”。

（二）海丰县长王作新电，略谓：“彭湃林甦余创之等，招集农民勾通土匪，私藏军器，约于五日（即阳历八月十六）早暴动，扑攻县城，作新负有地方之责，乃于五日拂晓会同钟师长部队进攻匪巢，初匪犹开枪顽抗，幸士卒奋勇冲锋，将匪击败，匪首彭湃已逸，当场捕获匪徒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等二十五人，并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除将逃匪彭湃林甦余创之等通缉外，特此奉闻，余容续报。王作新叩”。

我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陈：“这我当然是不信的。”

我们：“那么请先生容纳我们几个要求：

- （一）释放无辜被捕之农民；
- （二）电业主须照农民减租办理；
- （三）恢复农会；
- （四）赔偿损失。”

陈：“你提出这样多，更易惹起他们反对我，因为我的六叔都参加在内，我是很怕的，不如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做第二条。”



我们：“好！就请你办第一条。”

陈炯明就入去他的房子里，起草电报。

我们和陈炯明的机要课员说话，因他们都是旧同学，有点感情，该员等就取出海丰马育航刚才打来的电报给我们看，大致说：“总座，前电谅达，彭湃兄做事有毅力，后辈中甚有希望，惟造尖刀铁串未免忽略，以育意见，不如送湃兄留俄，异日必能为吾等之助，农会暂缓举办……。”

少顷，彭汉垣从海丰来了一电，略说：

“湃转陈总司令鉴，农会被摧残后，王作新派队下乡迫交会员证，每张数元，到处骚扰，又查封农民药房，解散农民学校。粮业维持会下乡迫租，群情激愤，若不设法制止，将必激成祸变，诚非桑梓之福也。”

陈炯明携着电稿来给我看，其大略：

“海丰王县长览，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查邑中最公平者为吕铁槎先生，可请其办理，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炯明。”

我们看后就加上“农会及”三字于尾段，改为“并函知农会及粮会维持会知照办理”。——全文最要的就是，“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一句话。余都是空的，这个电打去了，我们也认为满意。

陈炯明留我们午餐，我以为可借此宣传，也不却；在食饭时，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痛苦。

次日我们决定林甦同志留在老隆，因林同志行路过多，每天大便放血甚多，恐在中途发生危险；一面他可常时住在机要课调查他来往的电文（机要课员如遇绅士告农会的电太与农不利的，就删去，如陈电绅士太弱的字面就换强硬的，这也是他机要课员受我们宣传的结果）。湃与陈润等就先回海丰，我们一路行了五天，适五华水灾，舟不能行。过了几天，才到了潮安<sup>⑩</sup>，就去见李春涛兄，春涛初不知道我是谁人，我就把头上的破竹笠放下来方知道是我，他就问为甚么弄到和乞食一样呢？我就把海丰农民运动受摧残的经过告诉他，他说：“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过的途径，再干吧……。”我就请他替海丰农民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寄发各地。我们就从汕头再跑了四五天，才到陆丰。当我离陆丰尚有十余里的时候，适遇着陆丰钱厝乡两位农友，扛着空轿从葵潭回来，与我相遇，他就很欢喜的问我农会交涉的近讯，我一一告诉他；他就要我坐轿回去，我固辞，他一定要，我以为坐在轿上可以使人看不见我回去，也就坐上轿去了。那两位农民跑得加倍的快，使我真是十分感激。我把轿门遮蔽了，我经过陆丰的大街，忽然有人拉着轿夫的手说：“内是谁人？内是谁人？”轿夫总不答他，一味跑。我在轿内初以为是敌人来捕我，后听真，似是李劳工同志的声音，乃伸首一望，果然是劳工同志，一直到钱厝乡去住宿。据劳工同志报告，许军进攻，海丰陈军及居民大为恐慌，县城有很多人搬走了。即夜与劳工同志由陆丰跑回海丰，约七十余里，到天将光始抵彭汉垣处，就互相报告情形。

据汉垣报告：自我们去后，王作新及地主绅士极为横暴：

（一）公平白水湖有农民耕某庵寺和尚的田，农民初尚不知

农会被解散，和尚向农民收租，农民坚持“至多三成交纳”，和尚报告公平警察。此时警官以为大可乘机去勒索，乃派六名警兵去拘农民，被该乡农民打得落花流水，跑回来报告区长，区长陈绍昌亦无法，因再无兵可派；乃商之筹饷委员张云卿。张有四名护弁，四枝驳壳，张乃派其护弁去捕农民，该护弁到该乡未见着人先开枪乱射，结果打不倒一个人，徒把子弹打了一半，也拉不着一个人，就回来。张云卿气得要死，乃同警察乘该乡农民无备，即捕去四个<sup>①</sup>父老押在警署，打算勒钱。该乡农民无钱可罚，乃送县公署王作新去办。王把他们罚了八十元，此钱是被捕者五人的家裏中，一人去卖子，一人去卖女，一人去卖牛，来缴此罚款的。王作新得了钱就放他三人回去，公平警察署探知此事，再把他三人复禁闭在警署中。他三人问：“县长已办妥，为甚么你要捕我呢？”区长说：“县长的账算清楚，我的账是未清楚的；无论如何要罚你一百元才肯释放。”

后由近乡父老去担保，罚了四十元了事，此四十元一个月内是要还的，如不还，后再监禁。

（二）监内的农友无饭可食，无钱可用，经我和陈修志云等设法维持，每日有菜有米有钱送入去，送了一个多月，后闻监内一点都没有取到，被游击队长王三益取去了。狱内的同志日中锁着铁链足镣，夜间并加以脚槽酷刑。身上所有东西也当尽了，米也食尽了，秘密到各乡捐题的款也用完了。

（三）陈炯明来了一电，他当时暗使人抄出来寄去海丰《陆安日刊》载，该报主笔陈伯华故意不登。乃该报的排印工人以陈伯华故意不登，他偏要登，为农民作一声援，也就故意排下去。次早，报登出了，陈伯华看见了大发脾气，来骂工人，要打

工人，当时这两个工人就被陈伯华开除出去，这可见工人是表同情于农民的好友！

（四）农民医药房本是要封的，因外说农会存有款四千余元在药房，故钟景棠派来之军需委员（冯碧环）要迫药房交银，否则扣留医生及封屋，后适马育航回来，稍为劝解，始中止。

（五）杨其珊的老婆及陈梦之母都曾来坐谈，她非常明白，也倒来安慰我说：其珊陈梦虽被禁，是不要紧的，请大家安心。

（六）农会虽然解散，而实不散，各乡天天都有很多农民和我们接近，其关心农会甚切也。就全县农民观察，亦不因此次摧残而沉寂，反因此而激昂，此为最可乐观的。

（七）陈炯明打来的电，我们以为必能发生效力，结果不然，王作新直置之不理。由此可以看出这回解散农会，陈炯明是暗中有关系的，这电文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

（八）香港陈炯明之手下黄毅（黄系《国华日报》的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故相识），曾打电给陈炯明马育航等援助农会，主张放人，及恢复农会，并有来书安慰我们，祝我们奋斗，尚属有点眼光，但其用意：（一）是想利用农民；（二）是怕得罪民众。

（九）林树声即林晋亭，此人虽然是陈炯明的党，是陈炯明最信仰的一人，但他对于农会是很赞成的。他的赞成农会也不是激烈，是他与湃有感情的关系，并且他平时很看重湃，因看重湃，故重视湃所主张的农民运动。林亦有函电给陈炯明，请其释人及恢复农会，其主张较好。林另有很多函电去责骂王作新乱捕农民，解散农会之不对。我们观察这种情形，乃决定以下几个办法：

(一) 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经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部下，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要希望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只有向外募捐，以维持在狱农友，并安慰其家属。

(二) 林树声黄毅等倘来到，用其推促陈炯明。马育航是表面中立而比较接近的滑头派，也可以利用。

(三) 彭汉垣、陈修志云诸同志在海丰暗中去联络各乡农友，但暴动是无益而有害，不主张暴动。

(四) 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

我们决定了这几个办法之后，湃与李劳工等即于次日秘密由陆丰赴汕头，再由汕头转渡香港，去找林树声。林对王作新举动极抱不平，对陈炯明则叹其无用，屡次电陈而陈亦不应。劳工和湃在港就住在黄毅办事处。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往，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在楼下。在香港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识人少；（二）无人表同情。我和劳工同志一天无事，只有到人力车工人里面去宣传。香港人力车工人大多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大半是农会的农友，一见我们非常亲切，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乃发起募捐。当时有王大水君（此人由劳苦而变成香港的小商人）到群众里头去演说，很受他的欢迎。

车夫中捐款最少六仙，至多一元，以二三毫者为最多，大约捐了八十多元，我们非常满足，即寄回海丰去救济了。

此时陈秋霖陈伯华所办的《香港新闻报》，第二三期攻击海

丰的农民运动，我们也做了一篇文章去辩驳他。

我们在香港一个多月，因海丰工作的关系及消息很灵通，算能指挥其活动。同时老隆方面林苏时有来电报告一切。

后林树声主张我们再向老隆跑一回，或可促陈炯明的注意，我们亦以为在香港久留是无用的，乃与劳工同志两人渡汕向老隆进发。我们跑了一个星期的路，到了老隆，再见陈炯明。

陈炯明很客气的对我把手款茶。

我问：“陈先生，海丰农民被捕已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

陈说：“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来骂我受你的煽惑，数日前王作新来了一电，说：已判了半年监禁。”

我：“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显明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取缔他？”

陈：“这完全是我的叔父及王先生（指王作新，王是陈炯明的夫子）所为，我是怕他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因我不日要到汕头去。”

我们：“好了，等你回到汕头也可。”

陈：“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不负责的，实在是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

我们此次来老隆，见陈炯明的态度更不对，足证明他是毫无能力的，是将近衰败的军阀。

有一次他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

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私为公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张。”

我们：“在中国现在不要说甚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

陈听后就走起身来，叫机要课员打电到惠州及香港海丰，说：“广州两杨已独立……应速进攻，大约一星期内可进入广州。”此时总司令部人员欢天喜地，燃炮饮酒，只有我们知道他是造谣惑众。

过了两天，陈炯明回汕头，我们也和他一路走。我们时时向他宣传，有一晚在途中岐岭的地方宿营，陈炯明与劳工同志谈论了一夜，到天将光才睡，劳工同志极力向他宣传。次日陈炯明对机要课员说：“李劳工是不是彭湃的党徒？”机要课员说：“他既同来当然是。”陈说：“这个是伟大的人物！”

到了汕头，我们又去找他，提出解决释放农民问题。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势力，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听说你们从前在海丰招集农民五千余人去司法衙门抢犯人出来，实在使社会上人士对农会发生恶感，并闻杨秉为说你向他借用驳壳，有无此事！”

我们：“借驳壳无其事！”

我们经过这次的经验，更觉以要求陈炯明释放农民是笑话了，所以我们就退了出去了。

次日，陈炯明叫人来请彭湃到总司令部，我以为他是来磋商释放农民的问题，不料他是叫我同他一齐到惠州去帮他的忙；并

定明日就要出发，叫我准备一切。我当时只有含含糊糊的答复他，他并嘱军需长处交二十元给我做零用，他就转入房去了。我也回去召集劳工务农林甦陈魁亚诸同志出来磋商这个问题。决议：

“湃同志回海丰既不能，留汕头也无大的作用，不如与陈炯明一齐到惠州，时时催促他，或者海丰绅士官僚知道你与陈炯明一齐去，他怕你将来会做大官，或可对我们让步，甦同志在此设法维持后方。”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湃）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做农民运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还是要从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

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把行李携到总司令部去了。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是因陈老总经过。我们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去沓来与陈送行，我看了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于是我更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此时适劳工同志来，对我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更确定了我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炯明，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我说：“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去惠州。”我说：“是的。”

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

马上就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我们的目的：（一）是



联络各县农会声势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

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sup>⑧</sup>的先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并向潮梅总指挥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向各机关捐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款，各机关官长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但交实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为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

惠潮梅农会成立后一个月间，陈炯明来一个电约五六百字，里头大意说：“彭湃先生鉴：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

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炯明。”

我们接到这电报，就知道他是要我离开汕头，并指出此时不是人民组织团体带领老百姓革命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复一电给他，大意说：“陈总座鉴，电敬悉，所云甚是，但无论在武装革命或文装革命，应以群众为革命的助力及声援，乃能取得胜利。故在武装革命时期组织人民是有利于革命之进行，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湃本拟即日首途，以此间成立伊始，事务太繁，非理一二星期不能抽身，何日起程赴惠，当再奉闻。彭湃。”

过了一个星期，陈炯明又再来一电，说：“彭湃先生鉴，刻有一重要事件待商，请即日来惠，至盼，炯明。”

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不去惠州见他，敷衍他，恐怕他对于农会及各同志难保无怀疑之处，以致农会进行受阻。并可因陈炯明之请，道经海丰，一班绅士，必能让步，乃决定赴惠。其中并有以下原因：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海丰农友的消息——时常和我们通信，很盼望我们回去恢复农会，其要求之目的有三点：

一，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迫旧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与及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

二，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轻减；农会取消之后，农会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

（注）我们当农民被派军饷的时候，我们去质问官厅说：“你们派军饷

是不是要钱？要军饷是不是要快些得手？你们要军饷是去得罪少数人好或去得罪多数人好？如果是要钱，就请去派富家，不可去派穷民——农民，要军饷快些得手，也是要派富人，因富人怕死，故交钱易而且快，富者少数穷者多数，派富人不过得罪少数人，派穷人得罪多数人。”这几句话海丰农民是说惯了。

三，在有农会的时候，农民间有甚么不能解决时，或发生轱辘时，就有一个农会来排解，免经过绅士官厅的手；农会解散后就感受困难。

我们（湃，劳工）回海丰，惠潮梅农会交林甦陈魁亚杜式榜三人维持。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此外还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了十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是令人注意不少，而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这两个原因就是使海丰的反动派对我们让步的。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就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海丰，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们处，说：“钟师长是很拜服你们的人格，闻你们在汕头成立农会，农会本来是好的，不过一班老头脑不清楚耳。又闻你要去惠州或者有事相拜托……。”

很多人以为钟景棠是要骗我们去入他的监狱，但我就不相

信，一直去见钟景棠。

钟对我握手谈话，先问汕头的农会如何？你去惠州有何事务？

我：“汕头农会有了惠潮梅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之助。总座屡次来电催我赴惠，本当早日首途，只因各处会务太繁，未得抽身。近接老总来电说有革命大计磋商，当必是很重大事件，所以不得不赴惠意见总座。”并出电报示之。

钟：“我昨日派老彭去你处，他有去否？”

我：“有！”

钟：“农会本是好的，我是很赞成的，社会主义我也看过，确是很好的，不过要有步骤，如上楼梯，一级一级上是很安全的，不经楼梯一跳就要到楼上，结果只有失败，故我以为你们做事太热心太急进了，应慢慢地来。至前次解散农会捕农民的事，并不是我主张，不过当时王县长等及全邑绅士来电告急，谓海丰土匪暴动，我是驻防海丰的负有责任，若不派兵，倘有事变，责任在钟某自己担的，若我当时知道只是农会开会，我定不派兵。以后王作新叫我捉你，我还不主张！”

我说：“是的！这难怪你，这不但我很明了，即二十余万农民也会原谅你。不过当时如没有你派兵，王作新是不敢作怪的。不过王异常可恶，他自己不做恶人，要恶人送给你做，用你的刀来杀人，以致个个怒你。王作新对人说：解散农会不是他而是你，你是上了他的当……”我的话未完，钟就说：“王作新很坏，我是不久要换他的，不过他是老先生，一方面找人做县长是极难，故找不到，我的招牌是给王作新涂乌了！”

原来钟景棠因与王作新争某一笔款之故，致暗中互相冲突甚

利害，故他也诋毁王。

我说：“被押农民到今半年未放，这是易使农民对你不利的，因为个个都受了王作新的骗，一切罪恶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去解释，把被押农民放出来，我到惠州也可把这件事去报告老总（指陈逆）。”

并谈几句闲话乃出。

在农民一方面，闻我们回来，欢喜非常，天天到来会面，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听他们的报告，得到几件事：

（一）在农会被解散中，第二区（梅陇）的农民，暗中仍继续组织，主持者为叶子新同志，并一面向地主辞田，用同盟非耕的方法，而使地主受一大打击，卒至使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轻减明年的租额。过后地主乃联合第三区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第三区分会来抵抗农民，然都没有办法，结果地主屈服了，农民得到胜利。

（二）第二区及惠阳方面，在农会解散期间，仍有暗中加入农会的人计三百余人。

（三）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

（四）要求即时恢复农会，并恢复学校、农民医药房。

在这个时候，农民对于恢复农会的空气很高。

间有人问农民说：“你们还敢再做农会，人押在狱里尚未放出，仍敢再试！”

一班农民答他说是：“生为农会人，死作农会鬼，杀头也是要干的！”

我们乃召集各约农会代表会议，到会人数四十余人，由彭湃报告自解散农会到今日经过情形，由代表决议从速恢复农会，并

准备欢迎同志出狱。

彭湃报告的要点，略说：“在狱同志不日当可出狱（众听此说喜形于色），但是同志不日可以出，你们相信是谁的力量呢？我们对于这问题不可不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不然，同志出狱，农会恢复，都没有用处。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并不是受陈炯明的帮助，也不是钟景棠王作新的好心，更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因为如果个人有本领，早早出狱，不待今日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因为农民若不是靠自己力量，而向别方面去求，是求不到的。这次惠潮梅十余县的农会代表，在汕头成立了惠潮梅农会，虽然内面不是十分好，但亦可以吓得人。所以陈炯明钟景棠王作新一辈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一方面固然是用温良政策来利用我们，在他方面确是怕我们农民的大联合！所以陈炯明也要来对我们低个头，说句好话！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原因。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经验，农民运动非扩大他，普遍到全广东不可。单单是海丰一个农会，天样好也是无用的，将来更加把他发达到全国全世界去！”

过了两天，忽然钟景棠着人送一封信来，信面写着：送呈

彭总会长湃启

内详

一打开来是钟景棠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此致彭会长。”

钟景棠这封信称彭湃做农会的总会长，已经承认农会的存在了，同时说准放人，这就是我们所料的不错！即时着人保释，并一面召集附近农民，列队欢迎出狱同志。

同志的出狱，更影响于农民恢复农会之决心。

这个时候，我们赴惠之行，一天缓了一天，专想去理会务，准备再起旗鼓，重新奋起。未有到一个星期，惠州来了一个最妙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就是：

“炯光司令病故，总座伤心非常，不日回梓，兄（指湃）可免来。”

陈炯明最可靠的军队便是其弟陈炯光部，炯光既死，陈更陷于末路。

我们乃乘机天天下乡宣传，及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事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

过了几天，忽然又接到电报，谓陈炯明翌日可抵县城，我们就临时召集办事处职员会议，决议：“农会的恢复应使陈炯明准我们成立，以后比较易于做事，故当他回海丰的时候，我们应去欢迎他，并召集多多人参与，可向他示威。”我们把通告发出了，可是到要去欢迎这一天，到者不过寥寥十数人耳，我们粘了千余枝小旗，却没有人来用，这就是因为农民去欢迎陈炯明是大不高兴的，所以没有人来。此时乃将在附近泥水工人（农民之为工者）用农会之命令抽出三十人，每人给一毫钱，共凑成五十人左右，乃携大小旗跑到离城二十里之一地方，名叫新寮桥，因陈炯明要从此经过的。这个时候以海丰偌大的农会，仅五十人来欢迎，未免笑话。我们乃在附近唱歌演说及燃炮，村中农民听见燃炮声及唱歌声，邻近数乡村男男女女小孩都来听了，大约有五六百人。我们演说了好久，闻陈炯明多半点钟可以到了，乃将带来之小旗子分发听众，并着其排列于路旁，听众要看陈炯明生来怎么样，也愿暂留一留。少顷，陈炯明来了，看见来欢

迎的农民甚众，无限欢喜，脱帽向农民点头，刚刚出狱之同志杨其珊向前述欢迎词说：“六百余人是各乡农民的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农民立会。”陈炯明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

陈炯明回海丰葬其弟，数日来都是料理丧事。我们是乘这个机会到各乡去活动。

这个时候是十二年旧历十二月间，我们就决定从底下的各乡农会先恢复，等到出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

旧历十三年正月间，捷胜约（即现之第七区）农民协会，先由李劳工同志同去恢复。正月初四开恢复大会，到会各乡代表二百余人，参加农民亦有一二千人，并狮子等参加示威巡行。我们宣传的要点：“证明农民耕田亏本，农民因亏本之故，迫不得已乃压迫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不孝及痛苦，我们应该设法来救济。农会就是救穷人的会，谁反对，谁就是罪人。”拜五由捷胜回来，六日去见陈炯明，陈住在私宅叫做博约山房。我去见他的目的，是探探他目前对于农会取甚么态度，我到了博约山房就上二楼，在这个时候，陈炯明坐在左边的窗角，环着坐的人就是陈开庭王作新林卓存等二十余人，通通都是反对农会的地主及绅士，正是我们最恨的敌人。当我上楼的时候，陈炯明立起说：“坐坐。”一班绅士看陈炯明起立，也就把身动一动。

陈炯明第一句说话：“捷胜农会恢复了吗？听闻又唱戏，何必！”

湃：“捷胜农会是恢复了，我也有去参加，唱戏是传闻失实！”

王作新：“彭君你是个好人的，我很拜服你，但是你做事太过



激了，如提倡减租，暴动，是很错！”

湃：“我是否好人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做事不但觉着无过激，而且觉着太温和了，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何以呢？本年大风大雨，农民损失谁都知道，地主血本在土地，是不会损失的，农民的血本在地面，是被风打去了的，农民既无本钱可收，地主那有利益可求，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不纳地主的利息，和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到底谁是过激呢？并且农民还有至多三成交纳规定，所以对地主温和到极点了！你们诬告农民造反，总座也是不信，你们就胆敢不顾民意，把农会解散，又将农民二十余人监禁了半年，这是不是你们过激了尤过激吗！”

陈炯明：“是的，老前辈应该教导后辈，即使后辈是错也不应该用过激烈手段。”

湃仍继续说：“这是不要紧，还有应该为总座告诉的，自农民被捕之后，王作新派队到蓝镜清家勒索二十元，这是马上有证据的。还有其他农民被勒的都列起单子，慢慢可查。又被禁在监里的，被王益三勒去种种入监费也不少，有的确证据。又二十余农民被禁在狱的时候，王益三奉王作新命到被捕者之家族中去恐吓，说要枪毙他们，他们家属天天到王府去哀求，王益三等从中取利，并要农民的猪脚食，如有五六十元的即放他，否则不但不放，并且加以锁链，这是有证据有事实的。又当公平某农民，因还租致与地主冲突，被警察送到区署之后，解过县署，县署罚他罪款数十元，放他回去，行至警署门口，警署又再拘他们去罚他数十元才肯放人。以上种种的事实，三天还说不完。这是不是你的过激和是你的糊涂呢！”

陈炯明：“如果有这样，应该查办！这就是等于贿罪！”

王作新：“农会私造数千尖刀铁串，不是造反是做甚么？”

湃：“至说我们农会私造尖刀尖串更不成问题，尖刀尖串如可以造得反，只可以去欺骗小孩子，农会即有此东西，也只是自卫，并没有去杀人去劫人；如果你说有，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王作新说：“你自己当然说没有。”

林卓存：“我与你（指湃）是师生之份，我是你的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情分本是很好的，为甚么你在报纸上来骂我呢？”

（注）林卓存是保卫团局长。

湃：“这是笑话了！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陈展麟：“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

（注）陈展麟是个大绅士，又是个风水先生，陈炯明请他来修理祖地研究龙脉。

湃：“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负他们，如再欺负他们，只有你们上当！”

此外还有不十分重要的辩论，他们觉得理屈词穷，皆一一下楼去了。陈炯明也去了。座中只有我一人和陈炯明两个护弁，那护弁看没有人，就跑前来向我说：“彭先生，你骂真是骂得好！我听了真是火发！这班吃农民的妖怪，非杀他个干净不可！”

湃：“你贵姓？是不是农民？”

护弁：“我姓陈！我是耕田的，因没有田耕，老总叫我来当兵。”

湃：“你愿加入农会否？”

护弁：“我愿！我早早想入！不知如何入法？”

湃：“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了！请你得空到我处坐。”

湃到了农会，就把这事报告了，大家都说这般的胜利就是得到陈炯明两个护弁的表同情！

我们着着的筹备，定了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举行恢复典礼日期。由大会决定每会员捐铜仙六枚为恢复费，农友们十分踊跃，把六仙交到了。这个时候，城市的铜仙，由每毫银换十二仙短至十一仙，就是铜仙已集中到农会来，农会所收到铜仙一箩一箩的装着，可以示其多量了。

我们并决定于恢复时，演戏三天。

二月十二日到了，戏台搭好了，戏班也来了，将要开锣鼓，此时陈炯明叫人来叫我过去。原来是：

陈说：“你们何必做戏呢？现在王县长因你们做戏之故，以致三天不出来县署了，他以为你们做戏他太无面子，可否请你马上停止？”

湃：“做戏是农民代表大会决定的，现在戏请定了，无论如何是不能退辞的。做戏并不是坏事，而民众以为乐的，难道农民终岁勤苦饭已不准他吃得饱，戏也不准他看吗？这种无理的压迫，无论如何要反抗！”

陈：“不然，请你搬到乡下去做，好吗？”

湃：“谁肯去乡下做？去那个乡下做呢？”

无结果的退出了。

在农会酝酿恢复的时候，地主与绅士老早去迫陈炯明下令解散，并一方面去包围陈炯明的老母，要求其老母去解散农会。实

在他们并不是因为做戏与否而争，是因为农会之恢复与否而争，故当农会酝酿恢复以前，他们已经是宣传农会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去报告陈逆。

陈炯明对他们说：好，你们去解散他，但第一步不必用武力。次日王作新大贴其县署的布告，大意说：

“农会是提倡公妻共产，造谣惑众，前经本县长解散有案，兹复有不法之徒在外招摇，宣传农会，实属不法已极。顷奉总司令面谕，克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仰各乡农民知照……切切此令。县长王作新。”

我们即时召集各乡农民代表会议，报告这次地主绅士及陈炯明要解散农会的阴谋，众代表以为：“我们应取消公开的组织而为秘密的，同时彭湃劳工诸同志亦须即时离开此地，向外发展联络；暗中组织，此间由志云汉垣陈修等负责维持。”计议已定，即将农会所有重要文件及会员名册等藏诸他处。

海丰方面农民，对于此次陈炯明解散农会，异常愤激，说到陈炯明三字，皆咬牙切齿！

## 补充

### （一）地主压迫农民

先是陈炯明未有叫王作新出示解散农会的时候，即十二年十月间，员籛乡的农民因耕陈姓田主之田，凶年无租可纳，卒被田主派护弁迫勒，妇女及小孩的衣物都被抢去了。所以该乡农民异

常愤激，乃召集全乡会员开会，当天设着香案，对天设誓，以后世世代代不耕陈姓之田（此时农会已解散）。农夫农妇四十余家到陈姓田主的府上去辞田，田主一口就答应：“好！你们不耕就算数！请你们还清旧欠！”

农民说：“我们年年都还清租额那里有欠呢？”

田主说：“你说无欠！我的租簿挪出来就有欠！”

农民说：“呀！那就不得了！请你马上挪租簿出来看！”

田主：“我的租簿都寄搭在外处，等我派人去运回来，才向你算个清清楚楚，你们快些回去！出去！”

农民没有方法，只得回去了。

农民等了半个月，田主并无消息，再去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再去质问地主。

田主：“我的租簿未运回来！”

农民：“为什么等了半个月都未运回来呢？”

田主：“个个都像你那样闲哩！小小事计较那样多，等我叫人挪回来，回去！回去！”

农民：“等到那时候呢！要过年了！”

田主：“挪回租部来就叫你来算！回去！”

农民又只得无法再回乡去。

等过了一个星期又无消息，乃又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并请了该城里的约正和地保更练等到地主的家里去。

农民对地主说：“如今租部挪回来吗？”

田主：“那样快咩，刚才派人去了！”

农民：“我不理怎样多，我们一定是辞田，我们从今日起把田交还你们，请批给别人耕罢了。今日有约正地保更练来作证，

我们回去了。”

田主：“耕不耕不理你！六月十月请你还租！”

农民：“不耕你的田还甚么租！”

田主拍案大骂：“你这种混帐东西！我没有准你辞田，你当然是要还租。你不还租，就请你看我的手段利害不利害！”

农民没有法子再回去。

等到陈炯明回海丰，农民协会将近恢复的时候，员寮乡的农民就来报告农会请求设法。这时候农会就代农民做了一张辞田的理由书，并驳倒田主的无理欺骗农民，呈报第一区警察署，警察使了双方的人去对审。田主无理由可驳，但是警区怕陈姓势力，不敢判决，乃说这不是我警察应办的事，请你们到法庭去罢。

农会乃将此事报告陈炯明，并派代表去见他。

陈炯明说：“你们辞田就辞田，何必弄到怎么多人去辞田呢？你既是无理取闹，田主当然要多方为难，此事待我交落保卫团局去办！”

农会代表得了这个答覆乃说：“为什么当凶年田主派兵去抢劫农民的东西呢？保卫团局都是一班地主劣绅的大本营，是压迫农民的机关，交把他怎么？不办就算了！”农民代表就去了。

## 补充

### （二）农民仇恨地主

当粮业维持会及王作新以武力解散了农会之后，农民对于地

主阶级仇视甚深。每当陈炯明被广东政府进迫到淡水、赤石的时候，海丰一班地主绅士就把家财器皿搬迁到乡下避难，农民不但拒绝他，且有在半途中把地主的東西散了或是打倒的。所以地主绅士乃集合搬到一个最反动的乡村，即是地主最多的大乡村叫做鹿境乡，有四五千人，分蔡吕两姓，一向都是反对农会的，不加入农会，农会也不准他们加入。

## 补充

### （三）地主压迫农民

海丰第二区有一个地方叫做高沙约，全约有百数个乡村，共有万余人。这个地方——全约的土地通通是鹿镜蔡姓的大地主所有，不但农民耕田要纳租，即住屋还是要纳租。农民对地主象奴隶一般，地主在该约建立一个租馆，每年却派有壮丁数十人。中有一个是房长，住在租馆里面，向农民催收租谷，租馆里并设有长梯麻绳锁链藤条打板等的刑具，是不啻为满清一个政府。农民如有还租过迟或不清者，或旧欠拖延者，即把农民捕到，禁在租馆里，甚者吊起来——叫做“猴子吊”。等到被吊农民的父兄妻子把牛或儿子卖了，老婆嫁了，用钱来赎，才放下来。或者比较轻的就禁在房里，用藤条或木板一五一十来抽，等他有钱来赎，始放他，再轻一点的就拉农民的猪牛来抵租，或搬去农民的家具，或农具锄头犁水车等抵押。其最轻者即是等农民于下午赴市回来，手中买有多少鱼菜，田主即伏于路边抢之以抵租者。故该

约一般农民都不敢从地主租馆附近经过，及海丰总农会成立的时候，该地农民团结比别处更为坚固，时时有袭击租馆的声气。地主纷纷逃回，以后就不敢再到租馆了。

## 补充

### （四）会员证之滥用

当农民协会未被解散以前的时候，农民团结的势力使一般平时以压迫农民为事者都怕起来了，以故有甚么事如打官司，被派军饷，被拉夫，在街上同人口角，农民就把农会会员证出示于人，表示我是农会会员。在法庭内法官怕了农会，看见农民把农会会证挟在呈词内，有时法官就果然不敢乱断是非压迫农民，在派军饷有时也可发生效力，还有陈炯明的兵士也怕农会，兵士有的不知农会证是甚么东西，他看农会会员态度比常人较强硬，而且有一张盖红印的东西，恐怕是拉了他后来有事！就放他去了。有的兵士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的就拉去打他的。

## 补充

### （五）土地价值低落

海丰自有了农会之后，农民权力逐渐大起来，地主就骇怕



得很，有的把田土拍卖后挪本钱去做生意的，有的有钱却不敢买土地，所以土地的价值一天低落一天，有的地主情愿廉值买给佃户的，所以有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少。

## 补充

### （六）地主不肯借钱农民

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闭门谢客。这因为（一）是恨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效。农民在这个时候，只有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

（按广东省农民协会 1926 年 10 月出版的《海丰农民运动》刊印。据《中国农民》1926 年第 1、3、4、5 期登载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文校对。）

## 注 释

① 地主向农民收租，自制一租斗盖，系极坚重的木，长约一尺七寸，大

约一寸半径。如农民的谷不好或短交，地主用斗盖打他，轻者出血，重者可以毙命。

- ② 农民有不如绅士之意，随便可用扇头敲他。
- ③ 本文的各个版本，这里都作 1921 年，这是最早版本的印刷错误所造成。从本文集的一些“通信”以及所附“年表”中，都充分说明彭湃同志是 1921 年 5 月才从日本归国，1921 年 10 月至 1922 年 5 月任海丰教育局长（原称劝学所长）。
- ④ 此处的 5 月某日，应指 1922 年旧历 5 月某日，即彭湃等出版完 6 期《赤心周刊》以后。
- ⑤ 闲馆，指彭湃的住处“得趣书室”。
- ⑥ 这里是指成立“六人农会”。按彭湃 1923 年 2 月 9 日给李春涛的信（见本书第 24 页）所说，是 1922 年 7 月 29 日成立，加入者七人。
- ⑦ 广东许多地方都把上厕所叫做“出恭”。
- ⑧ 参见本书第 15 页。
- ⑨ 此处数字与本书第 25—26 页的农会统计数字不一致。
- ⑩ 这里的统计数字不确切，但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疑“百分之三十”为“百分之二十”。
- ⑪ 烂仔，即流氓、打手。
- ⑫ 指参加农会工作的人员。
- ⑬ 胡汉垣疑为彭汉垣。
- ⑭ 东成王党，是会道门的门徒组织起来反对军阀压迫的一个秘密组织，东成王为刘福田，1913 年为林干材杀害。
- ⑮ 广东东江、兴梅一带的方言。
- ⑯ 本文在《中国农民》发表时，潮安写作汕头。
- ⑰ 这里的四人和下面的五人、三人有矛盾，但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
- ⑱ 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

##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 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各位工友们，农友们，今天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全国海员代表的日子，承各位代表惠然驾临，是非常感谢，非常欢喜的一件事。因为我海员工友们是在水上讨生活的，我农友们是在陆上讨生活的，大家水陆相隔，难得到这个见面的机会。在今天忽然得到大家欢叙一堂，是何等欢喜的事呢；况我们工农群众，同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就是一个很亲爱的兄弟。工友们是被资本家压迫，农友们是被大地主压迫，大家同是处于资本制度压迫之下，同一样痛苦的。今天得这么多亲爱的兄弟来见面，又是我们更欢喜的事。现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最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我们工农联合向他进攻。倘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帝国主义总没有法子不死在我们的手里。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致命伤。在表面虽然说欢迎，实即是宣告帝国主义者死刑的会议。我们对着这个欢迎会是有无限的痛快。可是今天举行这个会，不过在广东才能举行，倘若在香港上海北京，却没有法子举行了。或者除了在苏俄以外，在其他各国，也是不能举行的。那么，我们农工阶级，就要在革命的根据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奋斗，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使全中国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这就是今天欢迎各位代表简单的意思是如此。

署名：彭湃

载《犁头旬报》第3期

1926年2月25日

## 在普宁县农民欢迎省农民 协会代表时的演说（节录）\*

（一九二六年二月）

大家知道这回的胜利是怎样得到的？为什么地主劣绅要在今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解决？今天这种解决，并不是出于地主劣绅的诚意，是因为他们听到说省农民协会的代表来了。省农会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所以他们有点害怕，要在省农会的代表没有到以前的解决。这样的胜利，等于地主阶级给一点糖饼送小孩子一样！地主阶级正在运买枪枝，建筑堡城，明明是将来要与我们农民作一次最后的战争！我们此时更要加紧努力，购买枪弹，不要忘记了团结和武装的自卫！果能这样，将来一定可以取消地主对于农民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署名：彭湃

载《农民问题丛刊》第21种

---

\* 1926年2月，普宁县农民在县农民协会领导下，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取得胜利，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奉省农协会命令，派彭湃以省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前往慰问，普宁农民七千多人到离县城二十多里去迎接彭湃。彭湃即席发表了演说，这是演说的节录。

## 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 罢工工友大会上的欢迎词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罢工工友！这一个会，是广东省农会历史上最荣幸的会，就是欢迎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最亲爱的省港罢工工友。那里见得呢？我们工友肯重大的牺牲，受寒挨饥，挺身向前奋斗，却不是为着自己利益而奋斗，也不是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是为着大多数民族解放而奋斗，负着工农商学兵在身上向帝国主义进攻，谋脱离人民痛苦而奋斗的。我工友们责任何等重大呢。所以在革命的当中，我农民，不忘着工友们的恩典，特欢迎我们的先锋队，但我工友们有这伟大的功，也很值得我们欢迎。我们罢工已有八九月了，是胜利吗，抑或是失败呢？可分为三面：（一）对内，自省港罢工之后，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统一了广东，使广东实业，渐渐发展起来；建筑黄埔商港，使广东的经济能独立。这是罢工工友在内造出来的。（二）对外，自省港罢工后，帝国主义被我们工友这次之打击，已成为致命伤的帝国主义了。（三）对中，从前无论那一个人，都说到我工人是没有用的东西，有眼都看不起我工人了。我们罢工八九月，抵着饥寒，向帝国主义进攻，以路边为我工友的

宿舍，我们受这不堪闻的痛苦，能奋斗八九月，试问那一位大人先生能够做到呢？况我们是为着各阶级而奋斗，这样看来，可算世界上最奋斗最牺牲的革命分子了。自经这次罢工后，能把自己的地位抬高起来，使到各界都知道我们工人的力量，我们的胜利就近目前了。

现在我们对面的敌人帝国主义又强硬起来，但我们群众已受恐吓多次，受了残杀多次，无论怎样横蛮的强硬，我们都不怕了。现帝国主义之强硬，换句话说，即是“人将死的那时，都要把脚儿一伸”而已。但现在用了这等伎俩，即是表现求解决罢工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不理他什么狡猾的伎俩，我们都不要着急；只可帝国主义强硬一分，我们团结十分，如果帝国主义强硬十分，我们团结百分，就不能不将帝国主义打倒啊！我们欢迎工友们的意义，可分几点：一是欢迎打倒帝国主义为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二是欢迎我们罢工工友一致奋斗到底，表示工农联合向帝国主义进攻之意了。望罢工工友能够把我们革命的精神，更勇敢一点，把香港帝国主义致于死地统一中国。

署名：彭湃

载《犁头旬报》第5期

1926年3月15日

## 在纪念马克思大会上的开会词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在一百〇七年前的今日，是世界革命领导者马克思誕生日，我们今天纪念他，是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同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行家，他指示我们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必然崩溃；他告诉我们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联合起来，才能够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够求得自身的解放，建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共产社会。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不仅只信仰他的主义便够了，我们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这才不辜负今天的纪念会。我们应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署名：彭湃

载《工人之路特号》第313期

1926年5月8日



## 在广州四商会欢迎工农学界 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这次工农商学大联合的盛会是空前未有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盛会，农商联合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盛会，其实农商联合也不自今天开始，凡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就有商会的组织。我们今天四界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使国民革命成功，明年在北京开联欢大会。现在反革命派常在市面造谣，我们要从严查禁。

署名：彭湃

载《党务日报》第2期

1926年5月

---

\* 1926年5月11日，广州市商会、广州市总商会、广州商会联合会、广州商民联合会四团体，联合举行欢迎工农学界代表大会，彭湃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演说的摘要。

##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

### 一、广东农民生活状况

关于东、西、北三江地方的农民生活状况：普通以为凡居乡间的都叫农人，其实不然的。农有自耕农，佃农，半自耕农等。而此中以佃农为最多，居全数之半，次多是自耕农，半自耕农最少。自耕农等的生活可以自主的，近数年来渐渐的困苦了。因为他们把土地卖于地主了，他的收入不敷支出，只得于卖出产品外，变卖土地了。据由乡间调查所得，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多家，现在只有三、四家了。从前读书的，现在成了失学者了。从前衣服很好的，现在都没有了。乡间娶老婆的，从前很多的，并且用轿子大锣大鼓，热闹非常，现在讨老婆的就非常的少了。自耕农除耕种不足谋生活外，又种别的菜蔬贩卖了，以补不足。又造许多的糖，——东江地方——贩卖，出口总额，年约二十万，这是自耕农所能收到的余款了。佃农，半自耕农所出产的，不足

\* 这是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冯文江听彭湃同志讲演的笔记。

供养自己，地主也是很知道的。二十年前的地主，现在更发达了。在广东地方，农民向地主租田，每亩地至少出四五石的租，而农民不详加计算，糊涂过去。但是他们的习惯，在地主之下，受苦无论如何的大，他不愿弃耕作而他往的。他们每天工作没一定的时间，有一天自早至晚工作不已，有一天尽休息不作一时的工。如东江地方，农民每年种地，若除肥料种子等费外，几无剩余的，多是亏本的事情。农民的耕作为什么有很大的亏本而不改业呢？农民是在乡村间以土地讨饭吃的，如鱼靠水池的水生活一样，所以他们生活在田地之上的。现在不能生活，为什么不跑呢，就如池中水尽，鱼只有死在池内不能逃的，农民是无处可逃的，逃出来也是不能谋生活的。我们到乡间看农民所耕的田，不足谋生活，他只得作些副业，如妇人养鸡，或农夫卖孩子、为人跑路等等，把所得的钱，以补不足。但是这所得的，费到地中的肥料等用，钱又跑了，不得不再设法，典当自己的衣服等。若再不够了，把所有的物品一概当了，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当完了，卖光了，他们就想出一个很不好的方法，就是压迫他的父母妻子。平时待他的父母，是很恭顺的，但是现在对他的父母就不好的了，若有吃饭时，就将饭吊了，用一大坛将钱蓄起来。把父母置到一边，苛待起来了。对他的老婆比较好些，将她叫来，问她你若愿意将衣服当了，就能维持下去。不然，就要分离了。他的老婆不得不叫他当衣的，但是一当，不能赎回来了。平时待孩子非常好的，衣服穿的很好的，送学读书。到没钱时，就将他的衣服脱了，好食物吊了，不供养好的食物的，于是小孩的身体，必不能有很好的发育，肚子大，臂细，屁股小。这些农人若被地主债主逼迫过甚，不得不嫁妻鬻子以偿还债务，这是很惨苦的一回

事。农人把孩子卖了，竟以为我到地主家将卖孩子的苦衷告诉他，他或者叫我少还些，所余的我还可以用。翌日到了地主家，将这卖孩子的事告给地主，请他少收些。地主说：你这种事有两点好处：（一）你这人是很忠诚的，下年的地，一定还给你种。（二）你卖了孩子一方面可以还债，一方面可以减少负担，下次再不至受孩子的累。农夫回去，妻嫁了，孩子卖了，所需钱没少还，怎能不伤心呢？

## 二、作农民运动应注意之点如下：<sup>①</sup>

- （一）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
- （二）要从下部工作做起，很谦逊，不要摆出高贵的架子。
- （三）要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凡同情者，乃革命者）。
- （四）与农民交接应严密，然决不可生金钱关系。
- （五）不要贪恋农民妇女（决不要谈新思潮，——自由，平等）。
- （六）不要谈迷信。
- （七）不要偷懒（要宣传每个农民，使其团结起来）。
- （八）不要出无谓的风头，夸自己能干；自己有力量功劳，要归功于农民群众才好。
- （九）谈话不要深奥，用俗语，且要耐烦。
- （十）利用绅士一时，用后置之不论。
- （十一）初次与农民谈话，可用白话告以历史。

(十二) 不要显出与农民不一律的动作。

(据冯文江笔记原件刊印)

## 注 释

- ① 彭湃向学员介绍的作农民运动应注意的十二点，由于笔记原文较简单，未作详细解释。这里所说的“下部”，即基层的意思；“可用白话告以历史”，白话通常是指广州话，即用本地方言作自我介绍的意思。

## 《公债票与农民》篇后<sup>\*</sup>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昨天回到广州，看见绮园<sup>①</sup>同志正在埋头校对，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篇论《公债票与农民》的文章。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东江方面派销公债的情形，还得稍说几句话。潮梅得到政府要派公债二百万元的消息，就有三种人是喜欢不过的，他们并不是为着革命与拥护国民政府来那么欢喜，他的欢喜是别有作用的。这三种人是甚么人呢？第一种是贪官污吏；第二种是劣绅土豪；第三种是陈逆余党。贪官污吏为甚么欢喜呢？他把政府发出的“有奖公债”，换转过个名目叫做“北伐军饷”。公债是有本可还，有利可归，有奖可得的一种债票；“军饷”是人民所最骇怕的。贪官污吏就先把这口号去威吓一般人民，使他们不敢作声。并且口口声声说奉总司令电令严催军饷，刻不容缓，更使一般人民俯首贴服，不敢过问。那么贪官污吏就和少数劣绅土豪合作，从中渔利，暗受黑银和茶银<sup>②</sup>。有银而可以报效劣绅官吏者，可以不用派，富者乐得报效，贪官乐得受钱，而公债的巨

\* 本文是附在罗绮园《公债票与农民》一文之后的，原文没有标题，题目是编者加的。

额只有移到一般贫困的平民身上，这是贪官污吏乐得为的一件好事。劣绅土豪是和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若无劣绅土豪做手脚，是不能存在的。那末，一般劣绅土豪，尤其是民团长保卫团董这些人，一从县长的手，领过了派“北伐军饷”的大权，背后有了贪官做主，便任所欲为，要怎样派，要派那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派法可分为三种：一种系派人丁的，每人都照派负担“北伐军饷”若干；第二种是派田亩的，凡不论耕自己或别人的田，是一律按田亩派的；第三种方法是立股份的，比方全县为一千份，某区应该负担若干份，某乡应负担若干份，这些份认定之后，有祖尝的出祖尝，无祖尝的也就依照钱粮或田亩人丁去摊派。以上三个办法都是陈逆时代的旧例。富商地主可以避免出钱，而贫穷的家，虽三岁小孩不免，和那几百万的财主佬，同一样的负担。这种摊派方法，不但使政府得不到钱，贻误了财政的收入，并且惹起了大多数穷人来反对政府，只有劣绅土豪从中发财罢了。这些人最痛恨的就是本党<sup>③</sup>的农民运动，时时少不了造了许多谣言，用许多暗毒手段去阻止农民加入农会和破坏农会。他们领到了派“北伐军饷”的大权，他就专来派那些加入农会的会员，尤其是农村较为革命的农友派得更多而且重。他们说：你们要入农会，你们就应该要出钱，你们天天叫着拥护政府出师北伐，现在对于此北伐军费，是要特别请你热心北伐的人出。倘你退出了农会，以后不要加入，倒容易磋商一点。不然就请你们加入农民协会的展本领，看要不要坐监。农会因此不得不为贫苦的会员求免者，则为劣绅团董所大斥。这些劣绅团董又反转过来向公债委员和县长说：唉！这些公债是无法摊派了，现在人人都观望。县长委员问：“为何缘故呢？”劣绅团董说：“就是

农民协会在那里阻抗，他不但不缴，并且要来和我们打，若是农会你能够压他得住，那么就无问题了，马上人人都交了。”所以县长、委员们就大发雷霆，大骂农民协会是反革命了。训令、公函、呈报、快邮代电如雪片纷飞，造成农民协会是反革命的罪名。本党同志在乡村间做农民运动者，或在农会中任职者，则当然站在政府的利益上，去劝农民无论如何痛苦，宜极力负担，以免被人攻击，说我们反革命。可是一般农友，他并不是不愿出，是无法可出。所以大都厌恶农民协会，不但不为其出力，反坐视那富者不用出钱，贫者负担得很重而不救。并说农会是政府办的，起了一种怀疑的心理。那么他对于政府更不用说了。

陈炯明的逆党更聪明，他就乘着这个机会做反宣传，说“国民政府万岁”，“农民万岁”，“政府抽你们的万税，农民要出万税了。”种种挑拨还不算，并有许多是‘讨赤军’司令官的委任状，在乡间分发，说你们来帮助我们，将来军饷可以不交，还有官做。一般觉悟了的农民，虽不至为其所惑，而大多数尚未觉悟的农民，就会被逆党所动摇了。

旧历六月九日、十日这几天，东江沿海一带，由海陆丰、惠来而至五华，突发飘风大水，农产物大受损失。农民叫苦连天，汕头各报都有纪载灾情。而惠来局团局长张葆元竟于十二日大水未退，农民正在悲哀的时候，率团丁及县署游击队分向各乡勒收公债，先取脚皮伏马费，否则捕押县署或民团局，农民更加苦不忍言了。且该县所派更是以田亩或股分为标准的，所以贫穷的家负担很重了。这是惠来的情形。那么我们一面北伐去攻城夺池，后方拼命来弃掉民众。不但北伐无胜利的保障，国民政府的革命基础，且要断丧在一般贪官污吏、劣绅土豪、逆党之手。这是何



等重大的事情啊！

署名：彭湃

载《犁头周报》第12期

1926年8月10日

## 注 释

- ① 罗绮园，中共早期党员，曾在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当时是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之一。1931年被开除出党。
- ② 即受贿之意。
- ③ 此处是指国民党。

## 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便会走错了道路，不但罢工终归失败，北伐亦是徒劳无益！

现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前方的捷报如雪片飞来，自然把我们的视线集中到北伐问题，而对于省港罢工问题未免有些忽视，甚者或以为罢工问题不解决，是有妨碍北伐。这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要知道，北伐能得到胜利的保障，虽然是要靠前方的同志们能够冲锋陷阵，杀敌攻城，这一桩桩勇敢热烈的流血，可是重要的条件，是靠着后方革命基础的巩固。——就是说，如何镇压后方的反革命，如何把后方的群众运动紧张和扩大起来，造成后方雄厚的革命势力，去推进北伐，去号召全国的民众。这才是合乎革命的原理和北伐的意义。

从我们前门进来的敌人，大家都知道是讨赤军的大王吴佩孚，他已经是被我们北伐军节节击退。可是从后门进来的讨赤军，要比吴佩孚还利害百倍，他是讨赤军的太上王！他也许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敌总司令部，也许是中国尤其是广东十数

年来一切大乱的总指挥官，这就是香港英帝国主义。香港帝国主义在过去的历史和最近的事实，处处都足以证明是破坏我们广东革命基础唯一的大敌。那么我们巩固后方最大的任务便是：“警戒后方门户”继续“严密封锁香港”。这样看起来，省港罢工工友们，在北伐的期间，又多了一层重大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我们的后方，已经是老早统一了，我们的基础一天比一天巩固起来，可是在别一方面，反革命势力却也潜滋暗长。这些反革命势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动地主买办阶级，土匪，散兵，流氓和陈炯明的余党，这几种人完全立在民众利益相反的地位，在在是破坏国民政府与人民之合作和团结。这几种人差不多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受了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指挥。尤其是反革命最积极的陈炯明及其余党，他已接受了吴佩孚委任为广东讨赤军总司令。他在东江败后退居香港的时候，也感觉到做反革命也是要有党，所以在香港设立致公堂，即是致公党之本部，为南方反赤运动的大本营，里面的领袖人物是邓本殷，魏邦平，杨坤如，钟景棠，钟秀南，罗觉裔，钟声<sup>①</sup>等和一些海丰人的心腹。他们的致公党已经发展到东江各县去，尤其是海陆丰惠阳一带而至于潮汕方面，也有此种党人之潜入，差不多致公党在农村中已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讨赤军司令官纪泽波已在揭阳炮台墟设暗设机关，发出许多讨赤军的团长营长连长参谋副官的委任状。讨赤军的总司令官罗一东，罗永平，杨作梅，陈丙丁<sup>②</sup>等活动于海陆丰惠来普宁饶平一带，此外惠阳老隆河源海丰一带的土匪及东征时所残存的一部份败军勾通一气，与香港互相联络，并作种种反宣传，及散布谣言，又有由香港运枪

接款之消息。南路方面，亦有土匪加入讨赤军的联合战线。那么，在香港封锁的期间，他们已这样的活动，倘一旦罢工解决，封锁撤销，门户开放，则香港帝国主义及陈逆党人，与内地土匪逆党，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动地主，买办阶级的勾结，更因得到交通上的便利和指挥上的灵敏，便可以造成危害广东很严重的反革命势力。运枪接款，造谣煽惑挑拨离间的伎俩更容易尽量地输入于广东，广东就会变成腹背受敌的局势，北伐不会因此而失败？

所以省港的罢工，不只是为着“五卅”惨案而给予帝国主义者本身的打击，而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当中，每每给一个很有力量的帮助，两次东征，肃清南路，及廖案<sup>③</sup>这几次重要的战役，已经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因为罢工能够断绝香港的反革命大本营与广东内地的反革命派的勾结，使国民政府得以闭门捉贼。所以省港罢工是巩固革命基础的一种力量，一定要和北伐军军事行动联结在一起，才有互相掩护之效能。省港罢工的工友不只是为着予香港一个经济上的打击，徒徒于检查仇货的活动，应该再进一步加紧的，严密的封锁香港，即是围困讨赤运动的大本营，镇压陈炯明及其余党破坏广东之阴谋。这个防御香港之讨赤，比防御直吴之讨赤，我们总觉得重大些，所以省港罢工的工友们应该在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原则上马上实行“扩大武装纠察队”，“严密封锁海口”，“严拿逆党并断绝其交通”，“继续检查仇货”为重要之任务，这是省港罢工工友们目前所应觉悟而努力的一件事。

倘使没有因“五卅”惨案而激起这个省港大罢工以封锁香港，国民政府在北伐的计划里面亦应采用封锁香港的政策，封闭

这个“危险之门”才能担保革命基础得着安全巩固。不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后方一旦发生动摇，北伐恐怕没有成功的希望，总括起来说：我们为着拥护北伐的胜利，必定要赞助省港的罢工；为要拥护省港罢工的胜利必定要赞助北伐，我们非等到北伐得到相当的胜利，国民革命的基础非扩到扬子江流域，各省的民众非有相当的起来参加革命，拥护革命，省港的罢工封闭这个“危险之门”仍是未可放松，应继续努力下去。我们的口号是：

拥护北伐！巩固后方！

拥护省港罢工！帮助纠察队行使职务！加紧封锁香港以割断帝国主义与逆党及土匪之交通！

北伐成功万岁！

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署名：彭湃

载《人民周刊》第18期

1926年8月12日

## 注 释

- ① 邓本殷原为盘踞广东南路一带的地方军阀。魏邦平原为粤军第三师师长，后归陈炯明指挥。杨坤如等均为陈炯明属下的师、旅长。
- ② 均是陈炯明的党羽。
- ③ 廖案，指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刺杀的案件。

## 在海丰“七五”农潮三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大家兄弟呀，曾记得三年前的今天吗？（大家农民齐声答道记得）大家试想想三年前的今日，那班军阀官僚地主劣绅们将武力来解散我们的农会。到了今日，我们居然能够将尖串驱逐了他十数万兵的军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农民能够团结，不怕死，才有能到今日的结果（大家齐声说不错）。现在大家将尖串持高起来。（一齐尖串持高，呼声震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陈炯明派！打倒大地主！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海丰农民协会万岁！广东省农民协会万岁！全世界农民解放万岁（一齐循声高呼，革命空气异常高涨）！

署名：彭湃

载《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

第7、8期合刊

1926年10月

---

\* 这是彭湃在海丰农民纪念“七五”农潮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标题是编者加的。

## 慰劳农军词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农军诸兄弟！代表诸兄弟！今晚开这个会，是全海丰三十几万农民的代表，在此慰劳农军诸兄弟。小弟是代表广东省农会慰劳农军诸兄弟。同时也即是对代表兄弟说话。代表是农民，农军也是农民，虽然各人服装不同，实则都是农民。那末，我们应该先明白我们农民所处的是什么地位。现在的社会，有资本家、大商人、大地主、工人、学生等等，至于衣食住极困苦的就要首推农民。就海丰而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所受的压迫痛苦，则比别阶级更甚。不只海丰如此，就是全省全国的人民，受地主、土豪、劣绅、军阀的压迫，也是一样，现在已经走进了死路。我们如果要做人，我们就要赶快找寻生路。这条生路就是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联合工人兄弟等，向革命的路上跑，使革命得到成功，民众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要革命成功，是要我们自己团结在农会旗帜（之下奋）斗。但是这种力量，尚不足恃。我们要革命，一定要武装起来！（鼓掌）农民必须有了武器，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因为我们的敌人，也是有武装的。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所以农民自己就应该出来当农军。省农会对于农军是非常注意的，所以时常都想各个农民，都有枪支都能武装。海丰农军，也是省农会特别注意的。因为海丰农军，是各省各县的农民模范

武装。世界的军人，本来非常之多，数是数不清的。但是只有苏俄的红军，才是最好的。因为苏俄的政府，是农民工人的政府，故其所有的红军，都有农民工人出来组织。这种军队，就是专为工农群众谋利益而奋斗的。故其军队，无论上下，能忍劳耐苦，严守纪律，为工农群众而奋斗。所以他的军队，是很好的。

其次就是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军。因为国民政府是拥护人民利益的政府，国民革命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他能够严守纪律，也算是很好的军队。海丰农民，现在尚是困苦万分，故组织农军出来奋斗。而农军各位兄弟，也能守纪律，能耐劳苦，能为农民奋斗。故我敢称海丰农军也是很好的。海丰的田主、商人、绅士、学生，现在能够安居乐业，就是我们农军替他们保护的。如果没有农军□□□□□够这样安乐过日子吗？能不为土匪所摧残吗？而农军各兄弟，现在仍是终日辛苦，努力奋斗。能于短期之训练，而收相当的功绩，使土匪不敢轻犯，就是值得称羨的。

海丰的农军，因为早明白了此点，所以才能守纪律，才能忍劳耐苦，为民众奋斗。省农会以海丰农军，能觉悟，能守纪律，能耐劳苦，能为农民奋斗，所以认为是全国的模范军。故此次还要使各省各县都有农军的组织，使全国的农民都武装起来，以求得真正的解放。农军各位兄弟们！我们此后还须更加努力，更加努力，更加奋斗！务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原载《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  
大会会场日刊》第七号

1926年8月18日



## 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 (一)

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几天广州的报纸，都载有花县民团勾结土匪焚劫农村奸淫妇女惨杀农民的新闻。接着广州市到了一批花县的难民——农民协会的会友，纷纷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党部等各机关请愿，尤其是在中央党部请愿时，难民报告惨状经过不禁痛哭流涕。中央党部即令国民政府出兵前往保护，国民政府谭主席<sup>①</sup>以军队未能派出以前，允许广州市郊及南海、番禺农民自卫军前往赴救。即由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省农会常务委员罗绮园两同志到总司令部领取命令，总司令部参议伍观琪出会，谓花县民团与农团械斗，双方都有勾结土匪，内容异常复杂，中央农部及省农民协会的报告未免单靠一方，有失事实，农军赴救，万难许可，但政府现在又无兵可派，只好静待设法解决。陈、罗两同志以为政府派兵既不可能，农军自救又不可得，只好让农民给民团土匪杀个净尽罢了，卒无结果。但中央农民部省农会仍努力为花县农民请命，再三催促政府。总司令部乃决定

派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前往制止，并中央农民部发起一调查委员会，由中央农民部派邓良生，省党部农民部派王岳峰，省农民协会派彭湃，团务委员会派关元藏，总司令部派伍观琪组织之，并以邓良生为主席。

九月一日上午八时，彭湃同王岳峰同志到广西会馆去找邓良生关元藏伍观琪等一齐到黄沙车站去搭车，这是根据昨日之约。可是广西会馆里面的传达看我不是官界中人，懒替我们传进去，在门口等了半点钟之久，武装的护兵二人先从内面跑出来，关元藏同志、邓良生同志出来，还有三位身穿长官军服的不相识，后头跟着手执驳壳枪的四个护兵也一齐出来。关同志看见我们就说：“到齐了，一齐去罢。”这三个长官，中央一个是高级长官，约五十多岁，身很长而瘦的老头子。他的脸甚小，架着不甚新式的金丝眼镜，胡子约三四分长，他身上穿的军服大概是满清时代用过的，缝在衣领上的红色布徽，因不合国民政府的时宜割去了，还留着些红毛可以认得，上衣长差不多要过膝，装着许多污秽的油腻，他的军帽好像杨刘变叛时的败兵掉下的。全身处处都表现一种衰形，绝不像个革命军人。关元藏同志介绍我见他说：“这位是伍观琪先生，总部的参议。这一位是彭湃先生。”伍观琪说：“彭先生闻名久了，可未曾会过面。”再由伍观琪的介绍，才知道一位是吴腾，总部的特务员；一位是魏尧勋，江村民团讲习所的教练，现在总司令部任绥靖股员，这两人都是老伍的随员。我们一齐至长堤搭电船仔到黄沙车站，由黄沙车站搭车至西村，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营长雷德率兵由西村上车，乃一直至新街车站。我们在车上和伍观琪谈话，伍对我说：“这次花县民团与农团械斗，两方面都有土匪，原因甚为复杂，两方面都应该

缴械。”我说：“对的，民团里面有土匪固然要惩戒，农民协会里面有土匪更要加倍惩戒。何以呢？因为农民协会是国民党所指导，国民政府所扶植的，是不应该有土匪的。可是农民协会方面总找不出有何土匪的证据出来，我这次是奉省农会的命令专来找土匪的证据。”伍说：“对咯！你亲去看看就会知道。”他又接着说：“彭先生在东江办农团是办得很好哩，到底做些甚么事？”我说：“在东江为海丰的农民协会办得差不多许多年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为改良土地和谷物，次为发展农村教育，再次为种植小松，现在通通都收了效果。”伍说：“那么才对！农团是应该这样做，我本想在乡村这样做的，不过自己做不来，请彭先生将来到我的乡村去指教一下吧！”我说：“将来是应该去的。”

汽笛响了数声，车已到了新街站，各人都下车，第二营的军队驻在新街第三区党部，伍观琪与其随员及团务委员会关元藏同志等，住在某茶居楼上，即遣人送信与花县县长。是晚在茶居晚膳，在未开膳以前，我们与伍关雷王邓等曾磋商明日怎样进行。伍观琪谓：“明日军队全部先赴平山驻扎，然后由双方派出代表来调停。”彭湃谓：“民团的大本营在平山，我们军队一直开去，未知有无误会，恐怕打起来怎么办呢？”伍抢着说：“不要紧，我早通知了他，我可负责包无其事！”吴、魏两随员当然表示赞同。雷营长手执着一张地图说：“现平山与九湖村双方是对敌，我们军到平山恐怕农团（即农民协会）误以为是帮民团，到九湖村恐怕民团误以为是帮农团，倒不如择一个中间的地点田螺湖村暂把兵驻扎，然后开一连到平山，开一连到九湖村，双方一齐弹压，派出代表解决，较为妥当。”中央农部代表邓良生团务委员会关元藏省党部农部代表王岳峰诸同志都赞同雷的主张。

伍又说：“不要紧，我们带了总司令部布告来，我们先送到平山九湖村去，断不会双方误会的，喂！把布告取出来”。随员魏尧勋君将总司令布告取出，大家围着一看：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 第        号

为布告事，叠据报告，花县民农两团发生冲突，颇有蔓延各乡之势。现值北伐期间，后方治安最关重要，经政府明令武装团体，不得擅启纠纷，今该民团农团等竟敢抗令，互相残杀，为祸地方，殊堪痛恨。除派军队即往制止外，并由本部特派专员前赴肇事地区，认真查办，毋稍偏纵，以儆浇风而杜效尤。仰该民团农团等，一体凜遵，毋违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 总司令蒋中正

大家都说好的，早些送去。伍观琪不敢再主张全部先开到平山去。可是我的心里觉着一点怀疑：就是这次确实劣绅土豪匪党地主利用民团，乘北伐后方空虚的时候，进攻农村的革命势力，即破坏农民协会的组织，为甚么总司令部布告说是民农两团发生冲突？明明是农民协会的会员被民团枪杀，为何说是互相冲突？并且农团这个名称，完全是民团送给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因为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是孙总理所扶植的，与大元帅宣言命令所保障的，故一般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不愿用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名称，概呼为农团，如日本不呼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呼为支那，呼中国人为南京虫，一种藐视之表示，差不多成了惯例。所以我思疑这布告或者是根据民团的报告吧！我并自慰自己说事实总是事实，事实先生总会为无靠的农民一一洗雪的！

少顷饭菜好了，大家都饱了一顿而散。

雷营长回至营部，即下令明日六时开膳，以便早点出发。雷营长是晚和邓良生与我宿在区党部的一间二楼的房子，我和他谈了三小时的话。我说：“雷营长这次到花县去解决民团与农民冲突的事件，我有几句话贡献。我是农民协会的代表，我说的话你不可不必尽信，你一调查便知道。并且请雷营长不可站在民团或农会的那一边说话，是要站在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即革命的观点说话。倘民团的举动是合于革命的，有益于国民革命的，我们就拥护他。倘农民协会的举动不合于革命，有破坏革命的进行，我们是应该严办农民协会，我虽是农民协会的人，我是这样主张。不过我敢用头颅来担保花县农民协会是革命的，现在是被反革命的劣绅土豪利用民团压迫得可怜不过的。明明是乡村间反革命派向革命派进攻的事实，说做民团与农团械斗——冲突！伍先生兼说民团也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这是一件多么冤枉的事呵！想必雷营长都已知道，不必我来多说的。”

雷营长：“我未来时，广州报纸关于花县的新闻我已经看过，但事实怎样，仍是这次去调查才知道。至说到民团的组织，是劣绅土豪所利用包办的东西，当然是压迫农民的工具，农民协会是根据总理在日所颁布的章程，经党的指导而组织的，当然是革命的机关。我们从第一次的东征，以至于杨刘之变，二次东征以直至于北伐，都是农民来帮助才得到胜利。我们要想革命成功，是要全国的农民都起来才有保障的，我不但对于花县这问题是不偏不倚的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去处理，就是我们在香山剿匪时候，香山的民团不是本身是匪，就是包庇和勾结土匪的，我绝不客气把这些民团长枪决了很多。可是过后很多人告我们六十团如

何惨杀无辜，我们总是不理，连报纸上也不去声白一句，因为我们是革命的，只有站革命的观点去做事，顾不了人家的反对和咒骂的。否则革命的观点站不稳，一点事都做不通，说甚么革命呢？我当然是有把握的。”

我说：“总理和廖党代表<sup>②</sup>他一生的经验，就是能够用革命的眼光观察和评判一种事实，他就是把革命派团结在自己一边去反对反革命派。可是我们党里现在仍有一部分人暗地里去扩大民团的组织，去扶植民团来与总理的遗产农民协会对抗和破坏，这真可痛心！如果这样可以做，总理在日，已经老早定出商团乡团的政策了，还主张甚么工农政策呢？当日商团何等的势大，差不多陈廉伯可以做广东皇帝，加以商乡联团，势力甲于政府的军队，为甚么总理不去采用这些势力，而倒不要他，反来打倒他呢？就是我们总理与廖党代表认清他们是反革命的，只有反革命派才要这势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民团是反革命的，革命是例外；农民协会是革命的，反革命是例外！”

雷营长：“彭同志，你说错了！民团是反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革命是没有的，农民协会是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反革命是绝对没有的！”我说：“雷营长的观察更深切了，的确是不错。”

雷营长：“伍先生是何等样人，你同他很相熟的吗？我看他的样子有点怀疑。”我说：“伍先生他是总司令部的参议，他在总司令部很有权柄的，他从前是民团长，是民团的先辈，现在仍做江村民团养成所的所长，平山的民团，他有许多学生在内。这个人如何，我不敢说，请你看看他的行动，便会知道详细！”

“呵！怪不得他要主张军队一直到平山，并敢包无事哩！”

雷营长这样说。

“……”

彼此仍谈了一些无甚相干的话，“夜已深了，我们明日要早起，睡吧！”我叫营长去休息。

## (二)

次早四点多钟的时候，我和邓良生同志都起身了。跑到某茶居楼去见伍观琪，他也起了身，着一件黑布棉长衣，对我们说：“我身体弱，早晨怕冷，非穿棉衲不可。”伍又说：“我们找人送信到平山洛场九湖村和县署去好吧！”我说“好！即着人马上带去。”区党部负责某同志即找二个人来送信，一人送至平山洛场和县署，一人送去九湖村，发给工资，送信人即出发，由四时送信到平山，七时可以送到的。这信的内容是说：“现在政府军队已到了，你们双方都应停战，听候解决”，并附以数张总司令部的布告。

我们等到六时才食饭，军队则已于五时用饭，七时拔队向田螺湖方面进发。我们饭后收拾行李连请轿等，至八时才出发，行不到一里，就过了横潭墟口，刚刚碰着一个穿反领洋装，坐着四人抬的藤轿，轿后绑着两枝灯笼写“花县县长李”，跟着六名游击队兵，他看见我们，就连忙下轿，快快的跑前来和伍先生见礼。我初以为是县长李思轅，经老伍的介绍，才知道是县署的总务科杜夔石。杜说：“县长已经接到你的信，特派我做代表来接你。”傍边有一个土豪式的人，是跟着杜总务科长来的，他也上

前对伍观琪说：“恐怕你不认识了，我们从前是常常一块做事的……”大概是办民团的同志吧！以下几句话听不清楚。杜总务科长说：“我几日前在……先生（听不清楚）处，已看见你的信，早知道你要带兵来。李县长以为你是昨日到，所以他昨日出来平山迎接，后在平山晚餐（查系在平山团局饮酒）了才回县。”“我们一面行一面谈话罢。”伍对大家说。“前面有茶亭，我们去休息吧！”杜总务科长这样说。我们乃一面行一面听总务科长与老伍之谈话。伍问：“到底如何打起来的？”杜：“从前双方都有积怨，这次不过因为小小的事体，初由杨村争公枪，后已经是经公亲和解清楚，后又因为争更谷，本来亦无甚么不得了的事的。适遇有一天，杨村农民协会开成立会，县党部同县农会代表到县长处报告被民团包围，请求镇压，所以县长派几个游击队去看看。谁不知据游击队的报告，绝无其事，只看见他们农团的人，鬼头鬼脑的讲话。谁不知第二日就打起来，到底为甚么来得这样要紧，我也不清楚！”那位土豪样子的人说：“农团太无道理嘅！压迫人加入农会怎得呢？完全系农团搅来嘅！”杜又说：“现在仙阁处抢好多物件堆着，牛只呀，犁咯，各种东西都有！”伍：“可否派人去查呢！”杜：“好难嘅，一去就打！”我问杜说：“仙阁是民团的抑是农团的！”杜很小声的说：“是民团方面的。”我就点点头。“民团也有，农团也有”，那位土豪样的这样说。到了田美村的茶亭，我们就在茶亭休息。杜拼去左右的人，很秘密的取出县长对于各机关团体的报告给老伍看。这张报告有一句我是认的很清楚的，“民团也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其余的我记不得这样多。杜问：“这样做都对吧，不对的你可以改。”伍：“无所谓的！”他又取出一人名表说：“这三个是太坏



了，甚么事都被他弄坏，一定要注意，是要严办的：一个是张琪，一个是张九，一个是江朗。”他说得很小声。我也很小声的问：“是他们农团的人吗？”杜：“是民团的才糟啊！”很小声的答。我就将这三个人记在笔记里。伍先生不说一言，面儿有多少与平时不同，大概是因为我在旁边听了这些小声的话，一方面讨厌老杜太不机警了，连彭湃在此都不知道。

“好咯！我们去吧！”老伍说。“我的轿好坐些，给你坐去吧！”杜说的。“可不必要，不过请你给两名游击队借我，俾得带路及临时呼唤之用。”伍对杜说的。杜答：“好！”就派了两名游击队跟伍去。杜说：“我回平山去了。”伍：“喂，你过平山对他们说一说吧！”杜：“他们知道了，昨晚县长已经说过。”伍：“请李县长明日到平山来见我。”杜：“好！”乃各分路而去。我们经过莲塘乡，在大树脚下休息，因为这里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农友就对我说：“我们这乡被小埔乡即江侠庵的乡村，压迫得很惨！我们组织了农民协会，他更压迫的利害。李县长上任那天，江侠庵的护弁在这里抢了一个商家百余元，商家叫救，我乡一个二十多岁农民前往赴救，被江侠庵那位护弁开一左轮就倒毙在地，商家百余元白白给他抢去，赴救的人也死了，现在棺材尚停在路边，事无解决，真是可怜！”我就把这些情形告诉伍先生。伍小声的说：“这乡村是很坏的，很多盗匪的，彭先生不好尽听他的话。”一个游击队也说：“这乡是非常可恶的，逢人就抢，我和他很近，很知道的，倘若你一人从此经过，恐怕要抢你。”我问：“你是贵乡人？”游击队说：“我是小埔人，江侠庵是我的叔父，我从前是跟过他的，后由他介绍到县署去当游击队。”我问：“江侠庵的人好不好？”游击队：“一定是好人！”伍：“你自

己的人定说自己好的”。我说：“真怪了！我到花县几次，常常一人经过这里可未曾被他抢过！并且他常拿茶招呼我哩”！

我们行渐渐近田螺湖了。

### (三)

我们在此先说一说平山的情形。

平山民团局是最反动的，一向是以摧残农民运动为能事，杀王福三同志<sup>③</sup>都是平山民团为祸首。他总指挥官是江侠庵，江是陈逆炯明，马育航、钟秀南等的老师。陈炯明据广东及东江的时候，也曾给海丰县长花县县长他做的。陈炯明的反革命，是受他的教诲，他的反革命，是受陈炯明的提拔！江自从陈炯明失败之后，异常懊丧！乃受了陈的委托，仍在花县专办民团，取得花县民团总团局局长的地位。此次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吴佩孚任陈炯明为广东讨赤总司令，大本营在香港，专来扰乱后方治安，给国民政府一个打击，所以他就先从花县发难，招集了四五百土匪，合小埭，田美，李溪，象山，平山，洛场，两龙，仙阁，一带的民团共约千人，集中于平山，于八月二十七日把农民协会所在地，宝珠岗，黄麻埭等乡奸淫焚烧，抢掠一空。这次继续烧了农民协会会员的乡村十余处，耕牛财物，当然抢尽，连灶龕也毁坏，筷子也折断，遇着妇女无论老幼，都把来强奸，稍青年的把来轮奸多至六七人，奸后还再使疯麻佬去奸。并说：“客家婆真好咯。”有的能跑者还能保一条半生不死的烂命，不能跑的就烧死在屋里。这些惨状，我真不能把他详细写出来，以免读者太过

伤心！所以平常站在民团讲话的李县长思辕也不得不下一个手令给江侠庵。这个手令是八月三十一发的，是使人带到平山亲交江侠庵的。这手令怎样说呢？

令县团局总局长江侠庵

为令遵事，是日仙阁民团烧宝珠岗黄麻埗等处，并抢掠一空，查是滋事之咎，实在民团。且有匪徒在内，故贻害尤惨，殊堪痛恨。仰该总团长即行制止该处民团动作，并将肇事负责人送案究办，毋得徇庇，致干重咎，切切此令。县长李。

该县长同日，上呈政府电文，更能证实，文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南韶连警备司令部，团务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广东民政厅钧鉴：职县民农两团械斗情形，叠经飞呈在案，自陷日县长亲到象山乡、上古岭两处调解，经各绅耆具结后，一昼夜已无枪声，原可希望息事。詎本日仙阁乡民团又纠引别村民团及土匪多人围烧黄麻埗乡及宝珠岗庄，洗劫一空，农会军事部主任侯桂平屋宇，亦被烧劫。县长亲至弹压，该仙阁乡民团堵截路口，断绝交通，不得通过，并扬言为报仇起见，其目无长官，弁髦法纪，非派兵痛剿，不足以儆效尤。又该民团尤不仅焚劫上述各乡，更率队进攻上古岭，双方鏖战，直至本日亥刻，胜负未分。查自黄麻埗乡以至上古岭一带，为客民聚族而居之地，该民团等若不刻即停争，不难挑起土客恶感，则风潮将愈扩大，收拾愈难。又近据报告，西隅之黎村、官田两乡，因互争松山，复跃跃欲斗，诚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属将入乱斗漩

祸，更属滋蔓难除。理合呈明，万恳钧座顾念地方，迅赐派员率同军队一营下县彻查究办，实为德便，鹄候批示只遵。花县县长李思辕谨呈。”

可见八月三十一日江侠庵仍在平山指挥团匪，惨无人道的向农民进攻。他们设有机关在广州侦探政府一切消息，并与少数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故更有恃而无恐。他们听见政府不能派兵来弹压，更乐得惨杀一顿。后又闻政府将准派市郊、南海农民自卫军来救，乃有些恐慌。但仍一面去瓦窑、江村一带招土匪来助战，每名平时每日二元，战时每日发三元，伤者百元不等，死者五百元；又一面使人在广州活动，以图打消农军来花县之议。及后听见农军已为政府不许他来，他们又觉得喜气扬扬，又继续攻乡抢物焚屋。及接到伍观琪先生带兵来花县的消息，他们更喜出望外，以为此回花县的农民协会一定死在他们的手里，不禁狂呼大叫，热闹一番。九月一号伍观琪带兵到新街宿营，新街的民团侦探已回平山报告（平山离新街二十余里路），同时又接到伍先生的信，更可证明伍先生已确是带兵来了。江侠庵与平山民团中队长刘志强等数人先密议，谓一不做二不休，乘这个机会把九湖村攻下来（因为九湖村为花县农民运动之发源地），因为九湖村攻了几次都攻不下，若把他攻下去，花县农会就差不多完全消灭了。江侠庵主张一攻进九湖村，只可一味杀，断不可烧，因为烧起来太不好看，乃决定明日（即二号）早拂晓进攻，由中队长刘志强领队前往。次早（即二号）早饭后集好队伍来已经是八点钟了，乃取道天和墟而直入九湖村。团匪到天和墟时，天和墟已有人为内应，即开墟门以引匪。谁不知团匪见墟内商店通通开门，摆卖货物，利心一动，皆掉了攻九湖村的目的，而纷纷以抢

掠货物为大发洋财唯一之机会，足足抢了四次，由八时抢至十时，刘志强气得要死，并已知道进攻九湖村的计划不能实现，也只好督率手下搬些财物回平山去。此时商民呼天不应，呼地无门，只好眼光光任他搬抢了。

第二营雷营长率所部于九时到了田螺湖，忽然有人来报告平山民团于今日八时来抢天和墟并欲攻九湖村，雷营长得报，疑信参半，以为军队此次来到，早已通知，断无此理。少顷，又有飞报与前报同，雷营长即令第六连连长陈士元率兵一连前往赴救。

我们和老伍初到田螺湖的时候，即闻兵士说：“营长与连长率一连人到九湖村去了。”

老伍：“啊！为甚么不等我来才去，我们今日一定要到平山去才好！”“喂，先生呀！发钱给我们回去！”轿夫和挑夫这样叫。老伍说：“不要嘈，今晚到平山也不定，等我吧！”

“平山民团抢天和墟，营长去救！”有的兵士这样说。

老伍的随员吴腾：“那里有去，兵士都在村尾休息。”

老伍：“所以农民的话是不能听的，一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是办不了的。”又来了一个农民：“刚才有天和墟人来报告平山民团抢劫，兼打九湖村，雷营长已派有军队去救。”

伍：“无这件事，你们不要乱讲！”

农友：“雷营长还在村尾，你们到那边吧！”

“哪哪！营长都在，所以你们的说话好难信！”伍先生好讨厌的样子这样说。

“好了，我们过去找营长问一问。”关元藏说的。

我们到了村尾，营长对我们说：“刚才天和市有人来报告民团抢劫，我已派第六连去看看。”

老伍坐在一张椅子上形色很不好，摇头皱眉的想着。

“这里到平山有多远，彭先生知道吗？”伍问我。我答：“闻不过七八里”。伍：“我们现在和关先生到平山去去好吧，邓先生或者留在此；老魏也好。”我：“等下儿看看消息如何才定夺吧！”外面门口农友围看我们的很多，有的偷偷的说：这是伍观琪！（旧名伍冠球）是民团请他来的！他是番禺的民团长哩！一个较为精醒的农民就叫：“门口围着的人散开吧！”

陈连长抵天和墟，团匪正在搬货抢物，登时捕匪三名，余匪见军队至即退至乌石岗（平山民团之第一防线），军队赶出天和墟口（离乌石岗约半里），则见团匪三百余人鸣锣冲锋前来，开了一排枪，军队占据了墟口之两个小山抵御。当时团匪复有数百人四面登山包围，大呼“打倒革命军”。陈连长以势力单薄，急遣兵士至田螺湖报告雷营长，其报告如下：

报告 上午十一时于九湖村

一，职连已于十一时到九湖村，沿途见民团四面登山包围农民。

二，本日民团将天和墟抢劫一空，职连到村，尚有民团搬运抢物。

三，职见农友商民均言之泣下，即率全连到该墟围捕，捉匪三名傲众。

四，现双方戒备甚严，职连一去，民团必即前来攻击农军，众寡悬殊又免下了一番惨杀。

营长雷钧鉴。第六连长陈士元九月二日十一时发。

雷营长接报，即交伍观琪一看，一面吹哨集队往援。老伍看了报告，周身大不自在说：“误会吧！那有这回事！”少顷又有一个兵士从天和墟跑来，流了一身大汗，急急迫切的报告营长：“敌人向我们冲锋，他并四面登山欲将我们包围，请营长赴救，完了。”

雷营长集队赴援更急了，老伍仓惶无措，制止也不好，跟着去也不好，只说：“为甚么这样误会呢？”邓良生同志对老伍说：“你说不要紧，包无打，为甚么连革命军都打起来了！”老伍：“定必是误会，我们去看看吧！”

喇叭声响了！兵士忙迫迫的排队由两个农友带路一直到天和墟去。距离天和墟五六百步，第六连长陈士元亲来报告营长，说：“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打锣，两百多人就开枪冲过来，好在我们抵当得住，他们有许多土炮，轰！轰！打了很多，我们不开一枪的伏住，倘他冲过来，我们只有上起刺刀，把他杀一顿，或者用手榴弹！呵！你听！他们还是卜！卜！卜！的挑战！”营长：“静静听！呀！无错，还有土大炮声听见。”六连长：“他在那边摇手叫我去战呀，他说：‘来！来！打衰你的革命军！’你看多么凶狠！”营长：“我到天和市去看看。”我再特别去注意伍先生的神色如何？请读者猜一猜！

军队入天和墟门，商家燃串炮，高呼“革命军万岁！”许多商民都来报告惨状，这一句那一句，千声万语，听都听不清楚。看他门的形状，又悲又喜！伍先生吴腾魏尧劬与六个卫兵，和我们一大堆皮荚藤箱坐在一块！半声不响！他讨厌这些商民的叫号，比我们讨厌团匪还厉害！我和雷营长差不多逐间商店都看了，全墟抢了四次，一个商民把二百多元放在井中，也被捞去

了。一家积有几十块钱，放在地下，也被掘去了。门窗户扇都破坏不堪，商店里的妇人人家都哭起来，确实抢得悲惨，小商民受此大劫，确实很可怜！雷营长很悲愤的说：“非打不可！”雷营长把营部扎在墟的社学，邓、王和我等也在营部。雷营长叫人请伍先生来，伍和关魏吴等都来了。

邓代表良生说：“我们从广州来的时候，还不知道那边是匪，今天和墟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不但惨杀革命的农友，还来抢劫商民，更开枪以抗革命军，并呼‘打衰革命军！’此等反革命罪大恶极的民团土匪，非乘其未散时痛为剿灭不可！”

伍先生手弄着一枝皮制的马鞭，俯着首若别有所想！

雷营长说：“革命军人的天职，是保障民众的利益，为民众除害。我军时常剿匪，总恨不见着一个匪，今日这些匪是摆在我们的眼前，并摇手请我们革命军去打他，他就可以打倒革命军，那么我们非乘机进剿不可。现在中央农民部，省农民部，总司令部，团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的代表，通通在此，应当负起责任来想个办法。我这次来，师长团长都对我面谕，无论何方不服制止，则以武力从事，今民团目无政府，如此猖獗，不但民众受害，北伐后方将何以堪！应请诸位注意”！

中央农民部邓代表：“应正式开会，以定应付之方，诸位以为如何！伍先生更有何意见？”

伍先生把头动一动，想了好久好久才说：“……不好打，也不用开会！等李县长来才有把握。”

邓：“他不来怎么办！他如有把握，可不弄成偌大惨案发生！无用的东西，等他做甚！”

伍：“不是，我已经有信通知他，他一定会来的。”



在傍围着听着我们谈话的兵士们，咬着牙，眼光射着老伍！团务委员会的代表，省党部的代表都有发表意见，大概仍是主张“打”的占多数，可是老伍总是反对！

我说：“那就算了！现在就是要打，时间也不够了，明日才打算吧！”大家乃散。可是外面的兵士都鼓噪说：“先打倒这胡子就无事！就是胡子作怪！”

我和邓良生到墟门两个小山去望望地势如何，老伍魏吴等也来了，雷营长也来了，关元藏也来了，大家一同到前面的山上看地形。雷营长用望远镜一照：“前面一个小乡有一个炮楼的是甚么地方？”“是乌石冈”。“在乌石冈的炮楼边的树林下，还有几十人托着枪跑来跑去，炮楼上也有人出出没没。”“这是敌人的第一防线！”“再过去很大的乡村炮楼很多，是甚么地方？”“是洛场村敌人的第二防线。”“再过去的是不是平山？”“是！”

伍先生借过雷营长的望远镜一照：“呀！果然有很多人在那边哩！”

吴腾说：“你看今日田里没有人做工，静休休哩！”

伍先生对我说：“呀！我早不知道是这样的形势！差不多相叫可以听得见，左边分一路，右边分一路，中央一路，形势甚好打！我早知道是这样，那有不主张打的道理！所以天下的事，是要自己亲眼看过才有把握哩！”他挪表一看：“太阳虽然未下，可是要六点钟了，打也不及了！”

“明天打还不迟！”不知道是谁叫的。

“胡子奸狡极了！”也不知道是谁说的，隐隐的声浪从我的耳边穿过。

我答：“是的！这也是误会之一！”我用映相机替伍先生照

个相，大家才回去天和墟晚餐。

伍先生和他的随员护弁住在一间被人抢空空的商店，我和邓王诸同志住在别个地方。

伍先生今晚确实郁郁不乐，坐在长椅上长思短叹。有顷，就叫一个商家来问话。伍：“喂！今日的情形怎样？”商家：“惨咯！今早一开铺门就抢，来来往往抢了四次，到军队来的时候才跑去。”

伍：“军队来的时候，军队看见他们在此抢否？”“那我就不知道，不过听见军队来的时候，仍捕得三人，听说这三人是把自己的牛牵到洛场村的民团方面去，因为他的亲戚是在洛场。”

伍：“好了！你们退去。”

伍：“是不是呢？这是不是误会呢！牵牛跑的好人以为是匪把他捕回来，在捕的时候军队一定是先开枪无疑，所以民团以为是军队开枪打他，怪不得他来打军队。所以一件小小的事，就误会的很利害哩！”

吴腾魏尧劭都赞道：“是，有道理！”

伍：“关先生你以为对吧？”

关：“这件事是要考虑一下吧，还要找双方来一问才明白，不过你说也象有些道理！”

伍：“请邓先生来吧。”

邓先生来了。伍又把这些事告知邓。邓如何答复他，我忘记了。

## (四)

次早（三号）八点钟的时候，老伍就叫护弁来请我去坐。

伍把昨晚调查所得很喜欢的告诉我，末尾一句说：“所以这回打起来误会不少！”

我说：“伍先生你的调查和判断未免太简单，我昨晚也为着这件事去调查一番。我把一个结论告诉你：第一点，民团抢天和墟四次，经过三四小时之久，墟内没有人做内应是不成的，据墟人说：这三人是开墟门并侦探九湖村农军的动作的；第二点，这三人是本墟的人，受其亲戚民团长的利用，对于国民党及农会是时常造谣破坏的，姑不论他所牵的牛是自己或别人的，断没有跟匪一齐跑的，古今天下只有牵自己的牛去避匪，断没有牵自己的牛去就匪，并和匪一齐跑埋。倘如先生所说岂不是千古奇闻吗？再有一点假使牛确是他自己的，但他是通匪入天和墟的内应者，人家的东西通通被匪拾尽了，为何他们三人的牛没有被抢呢？必行引起人家的可疑，他们乃将牛牵过匪那边去，也可说我的牛被匪劫去了，以避嫌疑。总括一句，这三个人就是匪，我们不可把一切归诸误会去抹煞！”

老伍听了这几句话，就再不敢提出这问题来为民团作辩护了。

八时半早飧后，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主张今日无论如何应正式开一会议，谁不参加，便随他的意。初伍先生是主张不出席的，后来雷营长去同他一块来，他乃来。遂在营部开会，公推

邓代表为主席，各连长，政治指导员及老伍的随员也到席。邓恭读总理遗嘱后，即宣布开会理由。再请大家发表意见。团务委员会，省党部农民部及省农民协会的代表，雷营长及该营政治指导员都有发表意见，大意与昨晚的论调同。可是伍先生说：“我今早天亮的时候，已派人送信至平山洛场，叫他们快些收队，倘不收队，军队一到，就不同你客气的，这封信内容是这样讲，相信他一定是不敢抗我们的，我们从容到平山去都不要紧。至于各位所发表的意见我承认是对的”。末了由邓主席提出决议案。决议文大意：“此次民团勾结土匪，焚杀农村，抢掠商民，打革命军，摇动北伐后方，反革命罪恶昭彰，应以武力扑灭，而巩固革命的基础。”

伍看了摇摇头说：“应该须加两个意思：（一）先解除乌石冈民团土匪武装；（二）如有助匪反对政府的，由雷营长相机进剿。”

伍观琪以为乌石冈不过是民团的第一防线，里面枪是甚少，所以主张解除乌石冈武装，其余如洛场村、平山墟他早已有信通知他，断不至有开枪情事，那么这个限制就可以保全洛场平山的团匪，不至受政府的打击。可是大家也都没有反对，遂通过这个议案，由各人签名，始散会。

雷营长乃集队开赴平山。伍是要把军队弄过平山，急如风火。因为伍老早是对民团说过，军队是他带来的，要维持下他的信用和面子，否则未免对江侠庵先生不住；平山民团底下许多是他的学生，都要说伍先生车大炮了。

伍先生昨日已通信叫了一位不知什么乡的民团长——也是他的学生吧——名叫刘志斋到来天和墟与伍会面，与伍“鼠话”

甚久，我们偕军队出发时，他仍是与伍先生一齐跟著跑。（这个刘志斋，后来听天和墟的商民说昨日抢劫天和墟，他是带队中之一人）。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军队向乌石冈进发。果然行不到半里，乌石冈的炮楼叫做江子庄，竟先向我们军队开枪，尤其是伍先生和我们一齐跑的一堆人，子弹特别多的从身边经过。伍先生惊起来也伏在地下，前面的兵士亦开枪还击。匪退至第二防线即洛场村，尚有一部分退入江子庄的炮楼，遂将江子庄包围。敌方子弹如雨点飞来，伍先生和吴、魏皆伏在一条小沟内，前面有树木遮着，可是子弹仍不客气的从伍先生耳边掠过！我看伍先生伏在小沟里很觉寂寞，就跑近他，把小沟里做谈话处！我问：“伍先生你会惊吗？你看这些子弹是从洛场村飞来的！啊！啊！子弹又来！你今早岂不是已经写信叫他快些收队吗？为甚么这样不听指挥？！太不给伍先生一点面子；这一回恐怕不至误会吧！”

雷营长叫：“伍先生你那边背面仍照著炮楼，不好在那边，请来这这里靠近围墙处！”我们就跑到围墙边去。这个时候左右翼枪声隆隆如串炮。中路的兵士勇猛的攻江子庄的炮楼。初则叫炮楼门的匪缴枪放其出楼，他不应当，仍用驳壳打出来，兵士乃爬上炮楼小窗用手榴弹炸入，匪已上了最高一层。乃用火从窗口塞入，彼则用水淹息，该匪又使楼内女人到楼上之天台打锣鸣救，并放声大哭！众人乃多方劝他下楼开门，他仍不应，我们复叫他枪悉数缴出来。他竟将一把坏枪从窗内掉出来，是未曾烧过的，我们要求他将烧了的悉数交出，他仍不肯。我们主张要烧炮楼，她们才下来开门，大约有五六个女人，里面藏着五个土匪，女子自然是无事放她出去，五个土匪就绑起来。再从炮楼上搜出

驳壳左轮马枪十余杆。再叫女人把炮楼内的东西搬下来，然后将炮楼焚毁。当时军队的纪律是很好的。

方才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县长李思轅坐著四人大轿，及前后十余名带著长短枪的游击队，吹起喇叭，向着我军右翼迎面而来。兵士以为是敌人，就开枪迎击。李县长忙得跳下轿来，伏在地上，兵士向前质问，他们乃说是县长。兵士喝道：“来为什么不先通报，真该死！快些缴枪，然后带你去见营长！”李县长伏在地上说：“好！好！好！”于是兵士乃带他到营长处来。

李县长差不多惊得魂飞魄散，手足震动，一路跑一路跌下去，好多兵士都笑起来。

李县长见了伍先生，忙来握手道歉，并叹了一口气：“我已经和他们说得很清楚，为甚么误会得咁凄凉呢？”老伍差不多有口说不出话来！也叹了几口气！

我就走前去和县长见面。我说：“昨天在田美茶亭，看见贵署杜总务科长，交给伍先生看的报告书，内面有一句话说：‘民团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革命军现在是打倒民团的土匪；农民协会如有土匪，可不用革命军出气力，省农民协会是会打的；请你指出匪名和证据来，等我们打给你看！”李县长说：“没有这回事，农团里是没有土匪，我的报告不是这样说罢！”“好的！明天请你带来看一看吧！农民受人冤枉不少了！”

红日将衔山，左右翼的炮声，仍隆隆不绝。少顷兵士抬著被伤的李班长来见营长，营长叫好好的招呼他，抬他回天和墟去。时下午五时，营长下令收队，明天再打算！

李县长向营长领回游击队被缴的枪，吹著喇叭去了。我们和伍先生跟著军队回天和墟，左翼敌人仍开机关枪“谷！谷！”

谷！”

大家回到天和墟晚餐，老伍派魏尧勋，营部派政治指导员及邓良生，关元藏等会同去审犯人，我也参与。匪犯江皆等告诉敌人的状况很详细，给我们很多的材料。

同时雷营长是晚有封报告送回广州，其原文如下：

报告 九月三日午后一时于花县天和墟

一、职营于一日到新街宿营，本晚由总部伍参议写信通知县长及民农两方，并张贴总部布告。二日上午九时到达田螺湖，当时得到农民报告天和墟有民团土匪抢杀焚奸，职即派第六连连长陈士元率所部前往制止。詎料该匪凶恶已极，军队到达时，仍然抢掠，陈连长不得已拿获抢运财物匪徒三名以儆众。该匪徒竟敢开枪向我军射击，我军乃占领阵地以防不测。该匪以我军人少，鸣锣聚众向我军猛烈射击冲锋，经我军迎须痛击，乃退往乌石冈、洛场、平山等处。职闻报后，即率全营（缺一连）同伍参议与各团体代表到天和墟会同解决，一面令警戒部队不可还枪，计匪枪声直到黄昏始息。

二、东日上午九时，职与各团体五位代表及伍参议会议，讨论解决办法，议决案主要两条：一，先解除乌石冈民团土匪武装；二，遇有帮匪反对政府的，由雷营长相机进剿。

三、职营根据议决案，于上午十时三十分，会同伍参议与各团体代表，向乌石冈前进。到达时，匪徒不见，乃继续向洛场前进，及将近江子庄时，忽闻锣声四起，村庄内外炮

楼山岭向我军射击。职即令第四连向右翼开阔地抵御，第五连占领洛场村，第六连向左翼山攻击占领。职亲率手榴弹排及第四连之一班，占领洛场村外之江子村，并攻破炮楼，以资指挥。职营此次中匪诡计，剧战七时，幸将士皆愿为革命牺牲，奋勇杀贼，乃将多数匪徒击溃，到午后六时乃收队回天和墟宿营。

四、阵伤第五连班长梁勤伯一名，伤腰部甚剧，业经已派员送省医治；第六连兵士吴玉标一名，伤手部颇轻，是役拿获匪徒九名。

五、职以此种情况，不可谓民农团纠纷，实是民团勾结土匪，扰乱后方，非消灭不可。

(完了)

谨呈

团长李

师长钱

雷德

是晚伍先生也用了一会精神，想想明天包庇团匪的出路！

## (五)

四号早六点钟的时候，伍先生已起床，即派人到雷营长处请借用一个犯人江仕（即民团重要分子，与伍先生很知己的，此犯当场被捕时，仍手执马枪，此犯后为伍观琪私放了）。给他带路到平山去。雷营长答道：“借去是可以的，但是要交回来。”



伍先生答：“是与你借的不是放他去的”。江仕放出来很喜欢，并很骄傲的说：“伍先生！到平山去包无事。”伍说：“此间不好多说！”

伍先生留魏在天和墟，他和吴腾与六个护兵一直至平山去。当伍到平山时，路过洛场村，恐民团误会阻挡，即先派犯人江仕前去通知说：伍先生是我们自己人，不要误会，乃得通过。伍先生并很恭敬的对洛场民团道歉，叫他们收队散去别乡。及到了平山，民团土匪数百人，仍主战，伍先生也先派江仕前去通知。伍先生乃进驻平山民团局，对江杰臣（民团董）等（闻江侠庵也在平山）大骂其政策之错误：“打农团不要紧，至多不过是双方械斗双方处罚。我老早对你们说过，现在你们绝不听我的话，竟把革命军打起来。因为你们一下儿的错误，而使农团理直气壮，连我亦百词莫能辩护。你们应该听我的主张，把所有民团潜落别乡以保全实力，等我通信使军队进来，那时一方面可以顾全实力，一方面我仍有余地替你们说话，千万不好再有反抗以上人家的当了！”民团诸首领甚以为然，乃命分散两龙墟，铁山，平山墟，小埭村等处去了。老伍即派人送信给雷营长，叫军队进平山。

雷营长率队先到洛场，先将敌人开枪之武装炮楼一个一个放火焚烧之，烧了十几个。有一个炮楼很坚固，里面仍有匪甚多，放枪鸣锣，并且用大石投下，兵士因此无法进去，乃舍去不攻。这时候魏尧勖是老伍派来监视军队之举动，可是军队纪律甚好，农民亦有纠察队巡逻，老魏无隙可寻。

雷营长乃集队赴平山，中途遇著伍先生的随员送一函来，军队乃直趋平山。

雷营长四围放了步哨戒严，始入均和局（即民团局）。该局闻军队到，早已将一切重要文件搬去或烧了。我们和雷营长去见伍先生，伍先生方才和团董江杰臣等叙话。

雷营长说：“时间不多了，我们可开一会议解决此案。”伍先生说：“好！民团方面的代表也可以参加。”乃宣布开会，魏尧勋提议推雷营长为主席，众人一致附和。

雷营长宣读总理遗嘱后，即请大家发表意见。邓良生，王岳峰，彭湃等的意见差不多相同，大旨：“……民团既已反抗政府，打革命军，纯为反革命派，本应积极痛剿，倘使民团能够接受解决条件，未常不可和平处理。第一步是要民团先表示服从政府，那么政府犹依一般人民来保护他，然后讨论第二步之善后办法。但是第一步服从政府绝非口头，必在事实上表示出来，那么，民团应该先把枪械通通交出来，然后才言其他。”众皆赞成，惟伍先生有点异议，就是说：“这种办法是很有道理，不过过激一点，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应依照昨天的决议：有开枪打我们的才应缴枪。”邓良生说：“洛场与平山的民团是一个组织，这次打，不但洛场有参加，少埭，平山，两龙，象山，李溪都有参加，断难指定单单是洛场一村。”雷营长提议：“根据开枪打我们的可否交我去调查？”伍先生也赞成，众也无异议，乃散会。

红日将没，雷营长即令军队开过天和墟。

是晚据探：象山乡有民团土匪抢象山乡会，我们乃修函送给伍先生，大意：一谓须由民团负责保障以后再没有抢劫举动，否则绝无和议之可言；二缴枪是否愿意，须于明日十二时以前答覆。

## (六)

次早（五日），等到十一时，伍先生关先生魏尧勋等才到天和墟，众人都来听伍先生的答覆了。

外边很嘈杂的声音嚷著：“胡子又来了！不知弄些什么玄虚，捣些什么鬼！”

伍说：“缴枪他们是答应的，可是数目的问题。倘若平山民团局的枪枝据说有九十枝，他至多能够交出六成——五十余枝——样子，因为缴是很困难的，他们散在各处是不容易的。你们没有在乡间办过事，就不知道。实在不比缴军队的那样快！”

我说：“唯民团的枪易缴，因为他们是有身家性命，跑不了，如他们负责的人一棍究，不在二三点钟，通通可以交来的，比军队更要容易”。

雷营长说：“打我们的敌人就不止九十枝枪；若果是九十枝枪，老早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据我们调查，洛场、平山、两龙一带都有开枪，所以现在让步到九十枝为至低限度，再少是不能的！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断不愿与反革命者让步！”汪党代表<sup>④</sup>说：“对反革命派仁慈，就是对革命同志残忍！总理及廖党代表所教训我们者，是要我们站在革命的观念上，不顾利害与情面的！革命军人只有为民众的利益牺牲，是不怕死的。如他们不愿缴枪，即不服从政府这种反革命派，非用武力进剿不可！”

伍先生说：“雷营长这种革命的精神，确实可佩服，兄弟也曾做过军人，不过这次缴枪的问题，在事实上做不到，应该给他

一点通融。”

邓良生说：“反革命怎样给他通融？”

关元藏说：“枪枝数目是不能通融，但时间上给他一个通融，限定今晚交四十枝，明日上午十二时前交五十枝，好吧？”

大家都说好，伍先生说：“我回去平山对他们说吧！彭先生一块去罢！”

我说：“我本来今早是想去的，以后你们来了就没有去。”

魏尧勋说：“彭先生，邓先生我们去各乡调查焚劫的情形怎么样，然后和我一齐到平山好吧？”

邓良生因为有事不能去，我就和王岳峰及县党部常务委员刘伯强及几个农友一齐出发。伍对魏说：“给个护弁跟你！”老伍就与关元藏等先到平山去，我和魏等就到元田村等处去调查。我一路和魏谈了很多话，我问：“你是不是赞成革命的人？”

“我当然是愿意的”魏答。

“革命是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奋斗的，你是不是这样做？”我又问他；

“请彭先生指教！”魏说；

“民团是少数地主劣绅土豪巩固他私人的利益来压迫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我们要革命，就要主张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就要帮助农民去反对劣绅土豪大地主的压迫。退一步不讲革命，来讲天理良心也应该这样做！”我向他说；魏说：“是的，多得你的开导，我从前以为民团是为保护地方治安的，所以我为民团帮忙不少，不过很不知道是少数劣绅土豪鱼肉农民之工具。就是花县这件事，我总是很怀疑，伍先生天天说民团好，农团坏，但是今日从良心上看来，农团确实听政府的命令，但民团就不然了。伍

先生早已有信通知他们，但是他们总不听话。伍先生时时为民团说好话，我是他培养出来的人，亦不好去反对他。他昨晚在平山对民团方面说的话更是可怪。我对你讲之后，你不必去质问伍先生。伍先生昨晚在平山对着民团那些人：“我们到此处来解决这问题，你们（指民团人）要知道我的苦衷。因为我本可以不来的，但是我不来，另叫一个合他们（指彭湃等）的口味的来，那你们就更加受灾，你们的祸更大！但是我来的目的，以为对此事是双方（民团农会）都要惩办的。岂知到了现在，只有发见你们方面的错误，就是你们去抢天和墟，并且在乌石冈向军队开枪。当时大家的主意都是要打你们的，但我当时不知是乌石冈，以为是洛场，故我当时一想，以为一打洛场，你们的损害更大，故当时我极力制止他们打。并且即刻写一封信通知你们，并且和各代表抗争甚烈，后来山上一看，才知道是乌石冈不是洛场。故到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主张缴乌石冈的械，他们有几个代表，我不过是代表之一，故我争不过他们。我以为军队到洛场，你们一定能依照我的计划不至开枪的。于是军队出发到了乌石冈，一个人都未有，我心更安乐了。岂知在乌石冈东边有炮响，军队就开枪过去，双方误会就开了一二响枪，以致将到洛场，你们就误会亦开枪。这种误会我是知道的，因为乡人以为军队进攻，若有一二个人先开了枪，就无法制止的。但是他们不和你们这样多说，你们开枪打军队就是反革命，抵抗政府，我虽明白亦无法代辩。其后烧江子庄时，因为他们不肯开炮楼门，但是你们的‘误会’更大，四处鸣锣，枪声更多，当时真令我毫无法子，烦闷到极了。到了第二天（即今天）我无法可想，连饭都食不下了！带同吴先生亲自先行到洛场、平山，当时拿枪的尚很多，

我一路叫他们暂散去别乡，把实力保存起来，故此今天才未有打，不然则今日仍是有打的。但昨晚决定先烧开枪的炮楼，我以为军队到了平山才烧的，岂知军队到了洛场就烧，并且烧了好几座，这亦是无法制止的。你们不可以为军队野蛮，这样军队已经算好的，照我看总不能算是第三等以下的军队。故现在你们的损失虽不少，但以我看还算是少的了，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祸害，如非有我则更不止如此。盖在省时他们农会在中央党部请愿，经政务会议通过，要解散花县的民团，令总司令部执行。若非有我在总司令部任要职，则总司令一定执行，一下命令要解散民团，试问你们遵否？幸由我将此事检下。第二件：就是农会派南海农军三百名到花县，并由政务会议的主席谭延闿许可，又有甘乃光的信叫总司令部下手令，由省农民部的罗绮园及中央农民部的陈某（克文）来见参谋长，幸我在总司令部，由我去接见。我是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他们把我骂到‘契弟咁头’，后来他们出来时我送他们，他亦不理！试问我为你们受尽多少气！你知道这班人算是至恶的（即指谭、甘等）他允许了三百农军来，你们的损害如何？第三件：就是方才所说军队开到天和墟，就要打乌石冈洛场，如非我制止，试问我们的损害又如何？故我们现在烧了几间炮楼，缴些枪还算是不幸中之幸！你们以为我带军队来未有帮助你们，但其实已帮助你们不少了！”江杰臣说：“伍先生帮助我们，我们是知道的，先生一向都是帮助我们反对农团（农民协会）的人，但是缴枪恐怕很难做到，可否以罚款而不缴枪呢？”伍先生回答说：“呀！呀！你千祈不可如此说，现在我们在此地你这样说是不要紧！若是对他们说，他们一定要你们缴枪之外还要罚款呀！现在已经弄到这一个地步，我们总要吃亏一点罢

了！不过他们要你缴九十枝枪我是不主张的，并且乡下人缴枪是很困难的，但是数目与时间我可以向他们说一说，大约是缴少些，与时间长些，请你（江杰臣）向他们（指民团）说‘看看能够办得到否。如果你们再不能从我的话，一定是失败的，我只有走，随你们怎样弄都好！’那时江杰臣等不语只有摇头。伍先生这些话你觉着怎样呢？（魏自称）以为是不应该讲的！”

湃：“伍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官，说这些话是有失辱着政府的，当然是很不对。不过当时除了民团的人，还有甚么人当场？”魏：“不过我和吴腾、关元藏与总务科长几位都在，旁的没有甚么人。”

魏实在是觉悟了，他把伍观琪包庇民团土匪的事实一点一滴披露出来。我们到了元田村看被焚被劫的屋宇，实在是荒凉可叹，魏是很殷勤的将损失情形一点一点记起来，被难的农友农妇看见我们来异常恳切，他们衣服破烂，面有菜色，向来受尽地主重租之压迫，已是生活困苦万分，求死不得，更加以此等灾祸，痛苦之极，不得言喻。一位农妇指着一个一重皮包着骨，面孔青黄的小孩子对我说：“这个小孩子将近二三天没有饭食，乞都无得乞！你看，只剩张肚皮绉着！”

过来有一间烧去了一半的房子，内边地上卧着一对老夫妇，她的老男人侧着半身煮药，见我们来说道：“我俩老公婆，避也不会避，跑也不会跑，那民团土匪把我俩老惊坏了，两人都病了……等死！”很悲哀的说着，我们又过了一个乡村。

这个时候我因为几天以来没有睡着眼，今天早晨因不够饭，食不饱，满身疲倦万分，乃先回天和墟。魏尧劭拉着我的手说：

“你岂不是和伍先生约了要和我一块到平山吗？你无论如何不好回去，待一块儿到平山”。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去，请你和我对伍先生道歉。”我就回天和墟，魏见我回来就和一个护弁向平山去。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第二营兵士步哨回来报告营长，谓洛场方面响了数十枪，未知是何事故。过了三十分钟吧！魏尧劭的护兵很狼狈的跑到营部来，他脚绑也掉了，驳壳枪也掉了，帽子也掉了，只存身上围著的子弹，我们急问他为着何事。护兵说：“魏…魏…魏…”呼吸十分急迫，话也说不成。过了一回儿才说：“魏先生被民团打死了！”我们吓了一跳，问他：“在什么地方！”

护兵说：“在洛场！”

雷营长说：“罢了！集队去救他回来！”

“这个真是误会咧！民团自己打自己！”

“伍观琪害死魏尧劭一条命！”

“这回伍胡子也要说是误会吧！”

“为民团说话的人倒为民团打死，真该死！”

“老魏还不至老伍那样坏，打死老伍就好看得多了！”

“老魏是跟着老伍来包庇民团的罪恶！可是包庇不了！”

“这是民团和魏尧劭双方械斗吧！民团勾结土匪，魏尧劭也恐怕有勾结土匪，请伍观琪来双方严办！”

“倘不会死，要问他到平山去好，抑抬来天和墟好？”

兵士群众们，农民群众们，商民群众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成一大堆。议论纷纷形同闹市我能听清楚的就是以上几句话。



“不要多说了！无论如何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我们赶快去救他罢！”一个好象农会的职员农友，手拿著一块床板这样叫着。“还有棉被呢！绳子呢？快些拿来！”又这样叫著。

兵士和农友都很奋勇的一直冲至敌人的第一防线乌石冈前，把魏尧劬抬回天和墟来。这个时候魏仍会说话。

原来他回平山时经过洛场村，被三十几个民团围著，民团喝令缴枪，魏就叫护弁交把他。魏接著就说：“我是和伍观琪先生一齐来帮助你们的，不要误会！”民团说：“谁同你误会！”“轰！轰！轰！”一个驳壳子弹穿入魏尧劬的肚儿，魏忙急一转身向著天和墟革命的安全地带跑！背后的反革命的枪声仍接著追来，于是魏的脚上复中一弹。但是魏已经逃脱乌石冈民团的第一防线，已接近著革命军的步哨，魏乃安然睡在地下，并一面叫救。他的护弁幸未受伤，如飞的奔回来！这是魏尧劬和他的护弁的报告。

魏自觉这一次无命可活了。乃拉著彭湃的手叫道：“彭同志，请你代我记下！”

魏尧劬同志遗嘱

九月五日午后八时卅分在天和墟

社学右廊，护兵黎仰贤在旁

彭先生，我现在好苦，恐怕不能再生！我有几句话付托，请你为我记起。

我为社会做事，到今日我的良心上才觉得好安乐，我在洛场受伤身中两枪，给我一个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才觉悟

到，因我太过相信民团，至有今日的日子！

伍先生是好人，今日伍先生不在此，请你对他说，要将我作一个前车之鉴，我今日或者不能再同伍先生相见面了！我受伍先生知遇，虽不能图报，亦当感戴于地下；我今已矣，伍先生当能为我伸雪。

请彭先生通知我家庭不必伤心，我家长和我妻应本我之意思为社会做事。我无儿女，我二哥有一子聪明可以栽成，但二哥不能教育之，惟有盼望大哥切实教育，使他将来为社会人群努力，我本应尽力帮助他，但今日事既如此，已属无可奈何！

我父母生三个儿子，二哥精神不好，我也如此了，我想起异常伤心！彭先生，我们以前虽不相识，但你为社会努力，久为我所钦仰，你所讲的话很对的，到了今日我更相信。彭先生，社会受你福利不少了，请你更加努力奋斗！我现在好苦，不能多讲了。

## (七)

伍观琪与关元藏先生回到平山后，民团意欲食言，一枪不缴并要准备作战。下午五句钟时，伍观琪听见洛场方面发生枪声，自己也有一点顾虑，乃对关元藏同志说：“我要到县城去，并回广州，你呢？”关元藏说：“你既要回县城，我就回天和墟罢。”佬伍就和吴腾及五个护弁（一个已跟老魏去）到县城去。关也起程回天和墟，路经过洛场，民团就把他促住，“轰！”的一声，

左轮弹从关的肚边飞过。关连忙说：“我是和伍观琪一齐来的。”民团说：“既是伍观琪的人，将他打靶罢！”于是将关身上的钱和什物搜去，叫关面向南。关一想，只有提江侠庵，或者有万一的侥幸。关又说：“我是江侠庵叫到此来的，因为方才听见枪声，恐怕军队又来打，叫我劝止。哪！江先生名片在此！”民团说：“你应早些开声才对呵！好了——我派二人送你前去！”关元藏差不多走近乌石冈，就叫那护送的民团回去，就一直跑来天和墟，说起此事，大家就大笑：“江侠庵名片救了老关一条命！”

原来关在平山民团局时，无意的把江侠庵的片子拾起两张放在袋里，想不到有这样大用，这是关的机警过人处。

魏尧勋见了关元藏回来，知道伍观琪已到县城去，就问关道：“伍先生去时有信给我否？”关说：“没有！”魏忍着痛很发气的说：“你（指伍）约我和彭先生要回平山去，这回我不在洛场受伤，到了平山也是死的！——你要去县城应早些通知我哩！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请彭先生马上和我写一封信送给伍先生！”我就马上写信到县城通知伍观琪等，是夜总无复信。

是晚雷营长有报告送去广州，其原文如下：

报告 九月五日午后九时于花县天和墟

1. 花县民团总局长江侠庵，受陈炯明运动，现平山、铁山，聚集民团土匪约七八百人，象山土匪民团约二百余人，并联络高塘、江村等处民团约千余人。将谋对抗职营，侵犯粤汉路，以扰乱北伐后方。

2. 昨（四）今（五）两日，职营因得后方探报，故未深入攻击。

3. 总部委员魏尧劭，于今日午后五时在洛场途中被民团轰击两枪，甚重！并缴去驳壳一枝，伍参议已由平山往县城矣。职与各团体代表观察，伍参议言论行动，确有包庇民团，为反革命派所利用；此人不可深信而误大事。

4. 是否决心消灭该逆，恳即颁明令祇遵！如能另派一营兵力，由新街向县城方面夹攻更妙。

谨呈

团长李

营长雷德

（此报告诚恐中途被匪截获，故抄两份分送。）

伍在县城与县长李思辕，不知磋商甚么，及接到澎湃的信，知魏遇害，就着惊起来了！

伍的着惊，并不是为着老魏的生命，是恐怕明日天和墟的革命军去打平山洛场的团匪，并恐怕平山的民团土匪不够革命军抵御，乃嘱随员将皮手包里的总司令部命令笺（已盖好总司令印的空白笺）写道：

第八号

令营长雷德

仰该营长率队仍驻天和墟

静候命令不可径自动作为

要此令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六日午前六时三十分发

次早（六日）伍即遣人将命令飞送到天和墟来，大家都知道伍胡子假冒蒋中正的名义发命令下来束缚军队的。雷营长也只有按兵不动，听候上峰命令行事罢了。

但是民团则乘此军队不敢擅进的时候，复到处纵火焚杀，革命军全营官佐士兵，愤激非常，说道：“我们背上着革命军三个大字，写自愿牺牲一切，为民除害，现在眼白白看着万恶的团匪，焚杀那可怜的农友，我们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何常不是我们自己一样？设身处地，这种痛苦，谁能忍受！？这胡子真是天良丧尽！临回广州，还要假我们蒋总司令名字下道命令！这是伍观琪代理蒋总司令吗？讲什么农工政策！说什么革命！孙总理廖党代表无论那一个不死都好，一定会把胡子枪毙！”一些兵士们、农友们在草地上坐的卧的发脾气似的这样呢呢喃喃！

是日早，开了一个农工商学兵联欢大会，兵士除了放步哨之外，皆参加，农民到了很多，商家也尽出，兵士们，农友们，商民们，皆痛快淋漓吐了一大堆不平的话。尤以雷营长之演说，处处站在革命的观点去分析花县的惨案，大意如：第一点，这次惨案，并不是农民两团的械斗，而是农村反革命势力劣绅土豪包办的民团向革命势力的农民协会进攻，不过农会有了几个农军可以抵抗一下，反动派就说是械斗，倘若商民去抵抗也说是械斗吗？第二点，民团勾结土匪是有铁证，说双方勾结土匪，完全是反革命派的口号。第三点，团匪打革命军，非有政治作用不敢如此猖獗。江侠庵是陈炯明的走狗，他们是要扰乱北伐后方。第四点，我们革命军是武装的党员，只有站在革命战线上一向前奋斗，为民众利益而牺牲。

群众听了雷营长的演说词，都鼓掌如雷，欢呼革命军人万岁！农商兵大联合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是日伍观琪先回广州，他回时，除了几个护弁之外，还有二十余个民团护送他（老伍出入花县都由民团保护他），花县县长李思轅也和他一块回来。

## （八）

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接到雷营长的报告，即转呈总司令部李总参谋长，李总参谋长乃派该师参谋长朱棠，六十团团长李皋，率该团第一营及机关炮连赴花县。

九日下午，六十团第一营部队出发，是晚，宿新街站。

十日下午四时许，朱参谋长李团长与总司令部特派员刘伟山等始到新街。军队是晚仍宿新街。

湃是晚去见朱参谋长，朱参谋长把这次来的意思告诉我，并说：“李总参谋长提出六个条件交给我，如民团肯答应，便无问题，如不答应就打他。这六个条件限他明日（十一日）上午八时答复，已由王经舫（花县人）在广州召集同乡会去劝民团承认的。明日王君当来答复。”湃说：“这六条件我是表同情的，但应该加三个条件下去，始能解决此案。”朱参谋长也承认我所提出的三条是对的。

此时雷营长有函送李团长说：

岳阳团长学兄钧鉴：花县总民团长江侠庵系陈炯明旧

部，此次率领民团，勾结土匪，焚掠农村，洗劫商民，强奸惨杀，无恶不作，并胆敢向我军开枪射击，似此情形，实含有政治意味，作反革命行动，图扰乱我北伐后方。若认此事为民团农团纠纷，无乃题目错做！不啻对反革命派慈爱，而对革命同志摧残！弟以此种民团土匪非消灭不可。总部伍参议系民团出身，江侠庵是他的好友，民团内部的重要分子，大多数是他的学生，此种包庇团匪，养成反革命势力的份子，我革命团体中，不应该有此种人存在，弟目击心伤，忍无可忍，见土匪不打，见反革命派不消灭，见大多数群众受压迫受痛苦而不解救，还算是革命军吗？！若此事不拿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则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对于政府，对于党，恐怕从此失尽信仰矣！弟仍驻此间待命动作，如何处置？尚祈卓裁。

敬祝

党安

雷德

九月一日<sup>⑤</sup>

是晚我和李团长到天和墟去会雷营长，据雷营长的报告：自从伍观琪回广州下了总司令蒋中正的命令之后，匪势更为猖獗，即最靠近天和墟杨村，再被第四次的焚掠，并被他们打死一个农友，现在已抬在门口，无辜的农民被杀了不少。这次并不是民团与农会械斗，而是民团勾结土匪摧残农会；内容是有政治作用的，加以伍观琪包庇民团，故民团益有恃而无恐，事势愈弄愈大，不然给我老早解决了。

兵士们看见团长来，很喜欢的，就跑来见团长说：“团长几

时打？”团长说：“如他们不接受条件就打他……”

十一日早八点钟过了，王经舫还未有来，等到十一时才来。他的答复，是很笼统的，大约是：“条件是可答应的，先请军队到平山去。”王又对我说：“昨日我和伍观琪先生到来花县，今日才下江村去。”朱参谋长，李团长，至十二时始率队进驻平山，下午三时许，到平山，见平山墟也贴起“欢迎革命军”的标语。有的兵士看见说：“不打革命军便算好，何必客气来欢迎……。”

朱参谋长，李团长等即叫王经舫于明日着民团负责代表到来开会。军队是晚宿平山墟，据平山墟民说：“民团已退去小坵平山乡两龙墟去了，留在平山的，只有百几十人，都是变装的……。”

在这个静候和平解决的期间，民团仍处处向农民进攻，庆隆乡有一个须子很长的八十多岁老人，在某庙做庙祝，他也不是农会的人，因为谈话抱着天理良心的去讲，稍不满于民团的暴行，卒被民团押去枪毙，身中八枪。但是农民方面，自革命军雷营长到后，绝对服从政府命令，不敢放一枪，静候政府的解决。伍观琪说农会是土匪，果然不错则中国革命的成功，应该多些这种土匪……。

## (九)

十二日等到十一时，王经舫同民团的代表始来，农会及天和墟商民的代表今日八时已经到了，下午一时二十五分钟开会。到



会者团长李皋，第二师参谋长朱棠，省农会代表彭湃，中央农业部代表邓良生，总司令部代表刘仰山，花县县长李思辕，团副廖，第一营长柏天民，第二营长雷德，王经舫，团部政治部林盔甲，花县农会代表梁伯舆，王炳坤，韦健，陈道周，刘绥华。省党部农业部代表王岳峰，花县民团代表邓维辛，江伦，刘明，范生，梁林，江耀珍。

主席朱棠与各代表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并恭读总理遗嘱之后，即宣布开会理由，说：“此次我奉政府的命令，来调解民团和农团的纠纷，在民团方面，太过猖獗，竟敢抗拒军队，打伤士兵，又惨杀总司令部的特派员魏尧勋。这是民团有意的反抗政府，魏特派员他是穿了军服的，当他被杀的时候，又曾声明为政府所派来的。但民团竟把他杀死，这并不能拿误会来掩饰！政府现在为体恤起见，从轻处置。民团须自知这不是政府怕你们，试问你们的实力如何？能否比得杨刘？能否比得吴佩孚？他们都被政府打倒。何况你小小民团。这次条件是总参谋长订出来的，不过惩戒你们的猖獗，以后再不得有这种行动。本来这个条件，政府必须执行，不必开什么会，因为还有些内容，恐双方仍未能明白，所以开会讨论，民团方面，无论如何，必须遵守此次条件……。”

团长李皋说：“兄弟前次接到雷营长六号的报告，说民团竟敢打我们的革命军，我派雷营长来驻扎天和墟，是保卫地方的，有旗有军服，有徽章，难道你们认不得吗？你们竟敢向革命军进攻，打死兵士，并把总司令部特派员杀死；究是何等居心！兄弟闻讯之后，非常愤激，即拟以武力对待，当你们在天和墟打我们军队之时，我认定你们是土匪，若是民团断不是如此。本来此次

带兵来，即可打你们的，不过为体恤你们起见，政府上面，又得王经舫先生同你们调和，所以召集你们民团在这里和农团开会。仍把你们看作民团，或者受了土匪的利用，既是受土匪利用，也可说民团即土匪，我们的军队是打土匪的，并不是打良民的。照这样看来，即可铲除你们村庄，不过兄弟很不愿意这样办法。因此，这次调解处罚是很轻的，民团应知道自己的错，以后不用再抗政府及革命军……。”

李思辕（花县县长）说：“你们民团应该知道此次的错处：雷营长来的时候，也曾通知你们，本不致误会，但你们竟敢向军队开枪杀死兵士；你们做错了事，你们应当负责。至于杀死魏特派员，他是穿军装来的，又有卫队跟随，你们竟敢杀他，这不是你们有意的？并非算为误会可了。在这北伐当中，你们竟敢有这种行为，这次团长奉政府的命令，提出条件，轻轻处罚，却是体恤你们的意思，若再不承认此种条件，政府是一定有相当的对待。至农团的代表也体恤你们，愿意和平解决，你们勿以为政府害怕，政府并不害怕的，不过体恤罢了。县长对于此事处理无权，对于以前你们又不听我的命令，你们以为军队一定会打你们的，你们要反抗他，你们这次的祸是自遭的。现在要完全负责，承认条件才能解决……。”

朱棠报告总司令部参谋长所订条件：

（一）彼此在军队未到以前，所焚之屋，一律由民团赔款补恤，每间二百元至五百元；

（二）曾开枪拒军队之村乡缴枪六成以上；

（三）被戕之魏尧勋先生，由民团补恤五千元，伤兵五百元；

(四) 罚款建立魏先生之学校或图书馆五千元至一万元；

(五) 交出凶手，及匪首，如不能交出，须缴花红候缉，匪首每名五百元至一千元，凶手每名三千元。

又宣布起草双方遵守条约案：

(一) 遵守切结，嗣后永不得借端滋事，如违甘受严厉惩治；

(二) 恪遵政府之处置，事后不得翻悔及无理要求；

(三) 整理团务，清除不良分子；

(四) 双方撤除步哨，非确有匪警，不得擅行召集团兵，及联合滋事；

(五) 不得捏词互控，借故挑衅。

彭湃提议：

兄弟代表省农民协会调查此事，民团竟敢焚掠乡村，惨杀农民，奸淫妇女，打革命军，这种行为已经是反革命了。在革命方面说，应当铲除无遗，国民政府是很宽大的，准王经舫君所请提出条件和平解决，我们是很赞成的。不过这些条件，仍未完满，我意以为再应该增加三条：

(一) 农友被民团打死者，应由民团抚恤其家属；

(二) 天和墟被劫，商民损失，应由民团赔偿；

(三) 平山民团应解散。

(众无异议通过)

中央党部农民部代表邓良生提议应增加条件：

(一) 民团应出款抚恤难民（因为目前有许多难民没有饭吃）；

(二) 民团枪枝应完全缴交；

(三) 所有交款赔偿, 应限日期;

第二营营长雷德说:

“这次惨案发生, 事前已经提出条件和平解决, 但民团都不能履行, 此次政府所提条件, 大概相同; 民团能否照政府的条件来遵守, 还未可定。因为前次所订, 内中有条缴枪问题, 都是要限期缴的, 如不遵守, 即以武力解决。以前都是这样和他订的, 但不能执行, 政府此次条件一切赔款缴枪等, 应马上执行。”

大家发表意思完毕之后, 由县长李思轅将政府及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 省农会代表彭湃所提出条件, 一一对民团代表详细解释, 并由民团代表一切承认。当议完时, 缮写花县农民协会, 花县民团双方遵守条件五条, 在会人签名, 总司令部, 县署, 省农会, 民团各一张, 另由花县农民协会, 花县民团, 具切结二张。由县农会, 及县民团代表签字。(另录)

及写花县民团应遵守之条件时, 只将总司令部提出来的条件写上, 即行由民团代表签字。而将中央农民部及省农会代表, 所提出之条件, 置之不理, 并不写上。后经邓良生, 彭湃抗议, 始在五条之外, 添附记一条, 只争得赔回天和墟商民被劫损失, 及抚恤死难农友及平民家属, 由调查委员会调查确定, 呈报总司令部, 核准转交花县县长执行。由花县民团代表等, 及六十团长官, 各代表等签名盖章, 政府提出条件, 增加附议, 由民团代表审查, 交六十团团长呈总司令部。所有条件, 除限十四日交缴枪枝外, 其余由中央农民部, 县知事, 县党部, 县农会, 民团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呈报政府办理。(散会)

条件原文：

(A) 花县民团应遵之条件：

(一) 彼此所被焚房屋，一律由民团赔偿抚恤，每间二百元至五百元；

(二) 曾开枪拒军队之乡，缴枪六成（五十四枝限十四日午交）；

(三) 被戕之官长，抚恤五千元，伤兵抚恤及建魏先生之学校或图书馆费五千至一万元；

(四) 交出凶手及匪首，如不能交出，须缴花红候缉，匪首每名五百元至一千元，凶手每名三千元；

(五) 订定双方遵守条约。

附记

是日决议赔偿天和墟商民损失及抚恤死难农友家属。

由调查委员会调查确定，呈报总司令部核准，交县长执行。

花县民团各代表

六十团官长及各代表签名盖章

(B) 花县农会民团双方遵守条件原文：

(一) 遵守切结，嗣后永不得借端滋事，如违甘受严厉惩治；

(二) 恪遵政府之处置，事后不得翻悔及无理要求；

(三) 整顿内务，清除不良分子；

(四) 双方撤除步哨，非确有匪警，不得擅行召集团兵联合滋事；

(五) 不得捏词互控，借故挑衅；

(六) 本条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花县农民协会各代表……………签字

花县民团各代表……………签字

六十团长官及各特派员……………签字

(C) 花县农会民团结原文：

具切结人 花县十二区农民协会 等同赴  
花 县 民 团

总司令部

团长 台前为具切结事，窃此次农会民团因发生纠纷，  
蒙 派员

县长 率队秉公处断，订立双方遵守条约，服从政府命  
令，嗣后彼此遵守条件，永不借故滋事，如违甘  
受严重惩办，中间冒取具结，是实。

花县十二区农民协会  
花 县 民 团

这次惨案最大的祸首名单：

(一) 江侠庵，江接，江英奇，杜蔚文，刘寿明，张棋，刘伯常，黄泽材，江耀中，黄鉴。

(二) 从凶——江壮庵，刘玉峰，刘志强，江季瞻，江建，罗柳阶，刘泽民，江子。

(三) 匪首——江锦棠，欧阳广，张九，江良。

附录花县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及商民宣布江侠庵等罪状之标语：

请看花县民团首领江侠庵等十大罪状

- 一，勾结土匪；二，焚掠农村；
- 三，奸淫妇女；四，惨杀农民；
- 五，摧残党部；六，洗劫商民；
- 七，串通陈逆；八，扰乱后方；
- 九，反叛政府；十，抗革命军。

## (十)

这个平山会议，算是把花县的偌大惨案结束了！

我们回忆前年，平山民团惨杀王福三同志一案，至今尚未完全了结。这个平山会议，对于被民团惨杀的农友家属之抚恤问题，及天和墟商民被民团洗劫之赔偿问题，差不多为解决本案主要之条件，无论如何，总比魏尧勋的纪念学校或图书馆更为十分重要，可是几乎把他掉去了，好在我们力争，而仅得在正式条件中，加以一条附记，至于何时执行，是遥遥无期的。李团长以事已解决，先同驻在天和墟之第二营，先回广州，驻在平山之第一营，则迟多两天，俟民团把枪枝（五十四杆烂枪）缴出，始回原防。

广州方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省党部农民部及广东省农民协会，得此消息，姑无论平山会议所结果如何，另为一个问题，但是革命军第二营的官佐士兵，在这次花县惨案当中的行动，确能本着总理的农工政策，并能把军队与民众合作，殊不

失为真正革命军人，所以发起欢迎大会。于十四下午一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到会团体共六十余个，列队鱼贯入座，其中有农工商学联合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商民协会，劳动童子团，妇女运动讲习所，各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均手执革命标语，上书着“欢迎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之革命军”的横联。全场革命空气，非常激昂，四面高悬标语，及匪团的十大罪恶等。并高悬着红缎奖旗一面，旗之两傍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革命的格言。中间写着：“实行武力与人民合作，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全座不下五千余人，皆精神严壮，首由主席中央农民部长甘乃光<sup>⑥</sup>同志宣读总理遗嘱，全场起立。（一）主席致欢迎词并授旗礼，大意讲，今天欢迎各位，是因为各位能本总理的精神，实行总理的农工政策，切实为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二）雷营长报告剿办花县匪团之经过，大意谓：此次奉命到花县调查民团与农民自卫军之纠纷，但到花县后，始悉此次斗争，不是平常的械斗，而是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势力进攻的重大问题，并含有很大的政治作用，因匪团不但是残杀农民，而且抢掠商民；并且攻打国民政府的军队，杀死政府的人员；有意扰乱后方，破坏北伐。农民为自卫计，为保护革命基础计，故起抗敌。后始由政府及各界代表在平山会议，由民团承认处罚条件了事。（三）彭湃报告出席调查委员会调查之经过。（四）中央党部执行委员陈其瑗演说，大意谓：今次第二营官兵同志，能扫除专与革命民众农民对垒的土豪劣绅民团，为农工利益而奋斗，及实行总理遗嘱。更希望此后革命军能再有今日之热烈之欢迎，以武力与人民结合，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次由广东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刘蘅静，广东妇女协会代表区梦觉，二十



师政治部代表，商民协会代表，省农民协会代表阮啸仙继续演讲，均能发挥尽致，证明此次惨案却不是农民与民团械斗的简单问题，而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问题。讲毕，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肃清花县匪团！拥护本党农工政策！农民万岁！国民党万岁！后齐到东较场摄影以留纪念，并由各界代表团体列队欢送该营官兵到大东路营部，沿途高呼口号，时将入夜，始尽欢而散。

可是我们一面极其热烈的欢迎革命军，而花县的团匪有意背约，又再攻杀农民。十四日军队离花县，未有二小时之久，而团匪第二次惨杀，即行开始！据报十四日下午二时，农会会员江金骥会同伙计一人，及福兴伙计一人往石角墟买卖，返至马田村茶亭，被驻象山团匪，截击江金骥，当场毙命，财物全被抢去，其余二人，幸得逃脱。同日珠坎湖农友，从象山墟南返至离北闸里之田心庄，被民团用刺刀伤其臂部三处，又将象山乡农会挑花生往象山墟发卖之妇女，连人带货抢去。同日晚，陶塘农会之会员住屋二所，被象山民团焚烧一空，又大成庄及岭屈二处，皆惨被击，幸未被攻入。各处被劫，乡村农民，不得回家安业。若暗回，为民团所知则到屋搜索，拳驱枪击，虽妇孺亦不能免。以致难民散离家宅，或为流氓，或逃广州省农会处，其苦痛殊形凄惨。现民团仍造谣威吓，说吴佩孚胜利，陈炯明回粤，一切工会已被解散，凡属农会会员定要枪毙等等。又一报告说该县民团总长江侠庵等，与象山著匪江锦棠，尚不遗余力的纠率匪团到有农会之村，大肆骚扰，掳人勒赎，情形更为猖獗。本月十六日，为象山墟墟期，团匪在墟场，大行搜索，凡是农会中人，或稍为接近农会者，必受其拘拿，当时被拉去王池，茹炳，孔容，先枪毙

茹炳一人。十九日团匪数十人蜂拥入杨村，欧阳屋（村名），欲大施劫掠不遂，后烧去农屋一间而去。二十一早，复有团匪数十人攻打杨村上社，当时幸农军戒备周密，匪见势不能支持，自行引退。是日上午十一时许，九湖村附近，米坳村会员王活才，车谷运去石角墟发卖，被李溪团匪数十人截劫，复将王打至半死，始行释放。下午五时，又有田美团匪连上番禺雅瑶乡一带团匪约百余名，到横泽墟齐集，欲往别村图劫，时横潭东门桥有小贩某，挑货经过，亦被团匪截劫，将银两各物，搜取一空，复将其杀死桥上。是晚团匪在该墟住宿，全墟商民，甚为惶恐，均扶老携幼，搬运细软贵物他去。至新民埠方面，闻横潭人逃避，因而商人通通搬货逃避。又二十一日早李溪团匪百余名，到土湖冈，将全乡包围，拉去农会会员陈某而去。是日下午，田螺湖附近，有妇人担鸡经过，亦被西岭乡之团匪抢劫，诸如此类之事，书不胜数。总之，自革命军撤退后，花县团匪，到处焚劫掳杀，无所不至，不单农民受害，即各界亦不蒙其祸。且团匪连日输运枪械，预备再演更大的惨杀了。

## （十一）

一切参加国民革命的人们！你们不想国民革命得到稍进一步的成功那就不用说，如果你们很积极的很坚决的，欲促进国民革命成功，那么，你们就只好把花县的惨案轻轻的看过，或者当他作一篇无聊的小说读，那就糟了。我们从这个花县的惨案当中，至少使我们可得到以下几个教训：第一，就是广东的国民革命的

进展，已转入一个新的形势，广东革命的民众，不但只是晓得肃清广东内部的军阀就算数，并且已晓得非把农村中反革命军阀的根苗铲除不可。所以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中，农村的大多数农民，工人，小商人，觉悟的学生，国民党左派的分子，及军人，团结在革命的一边。劣绅，土豪，恶地主，国民党右派，及贪官污吏，逆党匪棍，民团，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前者是大多数人，是被压迫者，后者是少数人，是压迫者。这两种势力的斗争，差不多广东九十四县都有这种情形，尤其是花县惨案，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第二，便是国民政府的态度问题，我们相信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所指导，当然是依照党纲，政策，去努力实现的。我们正听见农工厅长刘纪文之破坏曲江县之农民运动，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次花县的惨案当中，差不多使民众对于国民政府处置此案的态度，连眼花都看乱了。好象国民革命军第二营，他是能够在民众革命力量影响之下去和民众合作，站在革命的一边，与民众共除痛苦。同时总司令部参议，并且可以代理蒋总司令署名颁发命令的大权之伍观琪先生，则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去包庇匪团，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放出甚么“民农两团的械斗”，“民农两团都有勾结土匪”，“民团抢天和墟是误会”，“民团打革命军也是误会”的狗屁！我们看雷营长致李团长的函中，有几句很痛心的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总司令部伍参议系民团出身，江侠庵的好友，民团重要的分子大都是他的学生，此种包庇民团养成反革命势力的分子，我革命团体中不应有此种人存在。弟目击心伤！忍无可忍！见团匪不打，见反革命派不消灭，见大多数民众受压

迫受痛苦而不能解救！还是革命军吗？！若此事不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则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对于政府，对于党，恐怕从此失尽信仰矣！”雷营长这几句话不但发表他个人的愤怒，并且可以代表他全营士兵的意见。至于民众方面之愤激，怨恨，和对于国民政府的怀疑，则更有甚焉。第三，我们是要晓得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非等反革命势力完全肃清以前，这种斗争或明或暗，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一个和平的会议，提出几个条件签字，固然在暂时可以敷衍一下。但反革命仍是在可能的時候，向革命的势力来进攻的。平山和平会议刚才闭会，而民团第二次的惨杀即已开始，这是必然的而最明显的事实。唯有我们真正革命的份子站定革命的一边，去消灭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应该把里面的贪官污吏加以肃清，而站在革命这一边。积极的去保障民众的集会自由，尤其是农民协会的组织。在目前至少须使农民得到减少重租和高利剥削之痛苦，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那么国民革命的前途，才有些希望！

十五，十八日，于广州

署名：彭湃

载《人民周刊》第23至24期

1926年9月20日至10月2日

## 注 释

① 即谭延闿，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 ② 廖仲恺曾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人们常以党代表相称。
- ③ 王福三，广东花县人，原名露福，因排行第三，又称福三。中共党员，花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率领农民自卫军与反动的地主武装作战中，壮烈牺牲。
- ④ 即汪精卫，当时任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各军党代表。
- ⑤ 从以上行文看，此处应是9月10日。
- ⑥ 甘乃光，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 “敬惜字纸”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大约是前个星期吧，王同志偶然经过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的门口，拾得一张被人弃在马路上践踏得很污秽的“字纸”，他就把它放在袋里，“敬惜字纸”，在心头念了一声。

他一直回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的办公厅，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来的公函，打开一看：

“径启者：现据五华县长胡淳呈称：为呈请核示事，现据各区署署长纷纷报称，各农会迨因新谷登场，布告实行减租，十担抽二，又禁止妇女佩带首饰，违者没收，请为设法制止，免酿祸端等情。同日又据低坑保卫团李寿眉呈称：现农会特派员锤某李某等，于七月三日，往周谭利洋各处，并令委任吴汉生（巽同）为抽谷办事员，在利洋吴家祠夜间开秘密会议，歃血盟誓，如前清之三点会匪行动。且到各处宣传，今日实行共产，兄弟们所以每石抽谷四斗，助我势力，以打倒官场，则军饷可以不出。连日又到崑冈寨、张家祠及泮溪大士宫开秘密会，并派员四出宣传抽谷，阻挠军饷，乡民期其利益均沾，大为所动。若不布告禁止，则不特强抽租谷，扰乱乡间，阻挠军饷，亦恐贻误戎机等情前来，据此，后查无异，应如何制止之处，理合检同该会减租布

告，备文呈请鉴核，指令祇遵，以免扰乱地方，阻挠公债，实为公便等情据此，当经指令呈悉，该县各区农民协会通告减租各节，殊属不合，除函省农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查明辖饬制止外，仰即先行恺切劝词，设法消弭，仍将办理情形具报此令在词，除即发外，相应函达贵办事处查照，希即查明转饬制止，足纫公谊”。

我们知道：五华县长胡淳，因于本年五月间，五华县农民协会、县党部国民会议促成会青年同志会等请禁米谷出口一案，胡县长与少数垄断米谷的奸商，互相勾结。五华农民协会为全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乃大得罪了胡县长，又胡县长纵放粮差苛勒乡民，被该县农会指控，老羞成怒，几乎与该县各革命团体成了冰炭不容之势，尤其是对于农民协会。

各区署警长是胡县长的爪牙，保卫团是劣绅土豪压迫农民的武装，当然和胡县长同一鼻孔出气，当然会大造谣言，怪不得说胡县长说：“后查无异”。但是东江行政委员公署竟谓：“农会通告减租殊属不合”？那末农民减租，到底是犯甚么罪？为什么不合？实在令人可骇的事。

王同志从他的袋里抽起一张刚才在路上所拾得的“字纸”，哈哈的笑道：这张东西就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材料，把它抄下来吧，里面是说：

“……农民所感受的痛苦，不止一端，如不肖军队之骚扰苛抽，贪官污吏之横征暴索，土豪之鱼肉，乡绅之凌辱，盗匪之掳掠，天灾之荐至，凡此均足使农民不安而渐趋于穷困之境也。然此特一时现象，非其主因，将来余孽肃清，盗贼匿迹，吏治澄明，军纪整顿，凡诸苦况悉可蠲除，惟有田租过重，实为农民永

远之致命伤，观上调查所得，近年农户容减之数，可为明证。夫土地本由天赋而以养人，天下为公，不应专属。且欲求土地之使用，莫善于自为地主而自耕耘，至地主不耘其田，不劳而坐获多额之租，实为不当之资本者。若以田地收入无多，不置田产，则土地仍在农得而耕，耕而获利，则耕者多而随者少，农业发达可以操券。若因买得土地，勒收贵租，而农产副业，又以不敌外国特产，无限量之收入而日渐趋于崩坏，农民不堪，必舍耕作，其地成荒坏，固以立贫。广宁花县等处田租，佃四主六，九龄稚子，即操作田间，六十老翁，犹荷重郊野，裤不蔽体，食杂芋薯，称贷输租，债偿倍蓰，高利盘剥，吮血吸膏，其他各县，大都如是。故迨减租若干，尚不致累生计。若农民耕作过苦，所得不足以为生，则强者必将弃农为匪，弱者亦将失业而为乞丐流氓。总有善者。无从施治，此岂独农民之不幸，抑亦国家根本之大事也。农民协会之组织，在植农村自治之基础，且以互相扶助，救济失耕，使农民自觉，或不为地主土豪所喜。然重农兴业，为政府职责所关，苟再有从事仇视及摧残者，政府必从严办，不稍轻贷。近日反对者故作谣言，谓为实行共产，实为中伤政府一种手段，自应严厉禁绝，并须在各该所属地方，善为解释，毋使谣言繁盛，妨碍本党政策施行。如有不遵奉党纲，保卫农民者，政府应即褫夺官职，永不叙用……”（参看政府对农民第二次宣言）

原来这张“字纸”，是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二次很郑重的宣言，不知道是谁掉了的，未免目无政府。以上撞着就是我们根据政府宣言所贡献于行政委员的话：

“观此可证农民减租，纯系迫于生活之痛苦，为万不得已之



要求，我党政府深知农艰，怜恤而特许其减租之运动，实为救农救国之义举，经我党政府再次重郑宣言，煌煌在案。凡非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之徒，及不良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之辈，谁敢不认本党农民运动之政策，及破坏我政府之宣言。不料在我党政府统治之官吏五华县长胡淳，竟敢公然而为之。查胡淳前曾勾结五华少数奸商，破坏人民所迫切要求之禁米出口，轻视人民与政府合作之政策，查封理发工会及第二十区党部，纵恣粮差百般苛勒，以致民不聊生。经五华县党部工农商学各团体纷纷控告，其仇视农会，压迫农民，早有远因。近则根据其同一鼻出气之少数警区署长，及素以武装压迫农民之保卫团李春眉之报告，谓农会为前清三点会匪，到处宣传今日实行共产等等谣言，并以阻挠军饷贻误戎机之大题架陷，故入农民之罪，胡县长竟以‘后查无异’四字而抹煞之，其一则利用政府之政治力量，压迫大多数贫苦农民维持活命之减租要求。二则中伤我孙总理所手创之农民协会，谓为三点会匪。三则制造共产谣言为中伤政府之一种手段。四则违抗政府之宣言，即所以破坏政府对于民众之威信。五则直指我政府劝销有奖公债为派题军饷。夫我政府忍痛北伐，未尝有抽及人民军饷，至所劝销之有奖公债，有本可归，有利可还，有奖可得，经为我政府救国之财政政策，之该县长胡淳，身为地方长官，指为派题军饷，以恐吓乐意购买之人民，而使为人民误认为无本可归之军饷，以致皆惶惧不敢购买，破坏政府财政政策，贻误戎机，已公然为之矣。而偏以构陷最拥护国民政府最革命之农民及其所组织之农会，是诚何心。六则该县长不能代表我政府重民救国之主旨，根据政府之宣言，而严饬各署长及保卫团之造谣中伤，竟进一步而谓‘复查无异’以欺贵委员。

总上诸端，胡县长之种种行为，为破坏国民党之革命策略，及中伤我国民政府对于人民之威信，此种反革命之官吏，应根据党纪国法，严加究办。至可应根据宣言，褫夺官职，永不叙用，而顾全政府之威严，亦即所以维持贵委员在东江代表政府拥护人民利益之苦心。更有过者，近查汕头各报登载，五华一带，于本月初九、初十两日飓风为灾，农产品大受损失，农民叫苦连天，农民减租求活，必然益加迫切。敢公然迅飭县布告禁止一般劣绅土豪不良地主阻止农民减租，以免大多数民众饥谨恐慌，流为饿殍，或铤而走险，危害社会之安宁，庶党纲政策不至徒托空言，前年广宁县农民协会因要求减租，地主劣绅大起反对，我先总理下令派铁甲车队前往保护农会，地主劣绅民团竟以武装压迫，我总理再加派卫士队以解散地主之武装，查办其首领，血战三阅月，卒使农民减租得到胜利。同年海陆丰农民之要求减租，我政府亦无不保障其成功。事迹彰彰，有案可考，引起全国农民之注意，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所赞许。此为本党农民政策成功之第一步。贵署未加明察，认为殊嘱不合，殊易使人民发生误解，而貽农村间之反动派进攻农民压迫农会之危机。至于该会如有越轨行为，敝处当严申纪律，决毋姑宽，准函前由，相应函复贵委员尊重政府第二次宣言，严惩此等不法之官吏，以儆后来，党纲政策，政府威信，实利赖之，并希赐复是荷。此致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徐。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

署名：彭湃

载《农民运动》第8期

1926年9月21日

## 为五华农友哭一声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贪官，污吏，保卫团，土匪——这班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派的利刀白刃活杀底下的五华农友，断头碎尸，血肉横流，已经是惨到极点了！千百年来满脚牛屎，被人咒骂，欺凌，贱视，压迫，虐待，奴隶，象牛马都不如的农友们，被人打也不敢哭，被人杀也不敢叫，满腔冤枉，只有暗地里去告诉给鬼听。可是这里是青天白日，光照大地，孙总理的信徒呵！听听我为五华农友哭一声罢！

当陈逆炯明宰制东江的时代，奸淫掳掠、放火杀人、强迫军饷、勒派公债、预征钱粮，滥使铜银，<sup>①</sup>迫种烟苗……等，我工农商学各界的同胞，饱尝此毒，至今思之，尤有余痛。此时五华革命的农友，在民国十一年时，和海陆丰革命的农友，独先觉悟联合起来，为本身和民族的利益，不断的与军阀抗争。到了民国十二年夏，东江因风灾水患，农民群起要求减租，卒为陈炯明的武装镇压下来。海陆丰的农民，固然生机将绝，而五华农友，亦苦到不知命在何时。这是过去第一件冤枉事。可是在军阀铁蹄底下，本来算不得稀奇。在一方面，陈炯明因犯了东江农民的众怒，不啻把埋葬自己的墓穴挖开了。十三年春，国民政府第

一次东征，五华海陆丰一带几十万的农民，在陈逆老巢来作内应，他们怎样去拥护国民政府和党军，怎样不要命的去驱逐陈炯明，我想真正孙总理的信徒，一定是不会忘记的。但是，这几十万的农友们，因为亲热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驱逐了逆党和政府数年来心腹的大患，就因此而得罪了莫大的敌人——陈炯明刘志陆锺景棠及其余党。所以陈炯明痛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还不象痛恨东江的农民那么利害。陈炯明在香港曾对锺景棠刘志陆说：“我们如能再回东江，虽三小时也好，必先把赤党农民，大杀一场，以雪吾愤”。同年七月间，杨刘叛变之后，许崇智把东江送给陈逆，而跑回广州争地盘，所以陈逆就不止达到“再回东江三小时”的目的了。刘逆志陆先入五华，农民起而抵抗，被其屠杀者，不知凡几，家散人亡，尸骸遍野，号哭连天。这个时候，驻防海丰张和的军队，不理也就好了，还要欺骗五华农友说：要开军往救，叫五华农友集中；又骗了海丰农民的军饷电话机及夫役等，就开拔逃往别处，使五华农友被刘志陆杀得更加凄凉。这就过去第二件冤枉事。锺景棠入海陆丰，令铁匠打了数百把斩首大刀，来杀农友们的头。五华海陆丰一带的难民，到了广州，请愿国民政府，收复东江，于是而二次东征乃开始。五华海陆丰的农友，也再死不要命的起来响应党军，驱逐陈逆。参加东征的革命军人，都知道五华农民反抗军阀之决心，和参加革命之勇气，即许崇智也引为世所罕有，遇人必谈。这样看来五华这班被人看得牛马不如的农友，如此热烈的去拥护国民政府，去参加国民革命，是多么可爱可敬！又多么可怜呢！

好了。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消灭了，东江政局大定了，同志们有升官的升官，有发财的发财，此时五华（海陆丰也在内）

的农友，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甚么？并不是想国民政府来封功，也不是想得到一点抚恤，而是要求惩办潜伏在乡村活动之一班逆党。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巩固革命基础，免致逆党之扰乱；二是保障农友们生命，不至再被逆党的残害。这种要求，何等光明正大，何等的表现其革命之真诚呢！可是几百次之函电交驰，并屡派代表向政府请愿，而逆党卒至逍遥法外，没有动着毫毛，这已经是使农民大失所望了。所以五华的农民，只有巩固自己的组织，充实本身的力量，以御祸于万一。此时一班陈炯明刘志陆的逆党，以农民的要求既失了效力，乃大肆活动，或假公民名义，或假农工商学代表，或假造姓名，妄捏罪状，向政府控告。千状万纸，无非是说五华农民协会，犯了滔天大罪，满纸淋漓，象煞有介事。他们唯一的政策是要使国民政府杀害自己同一战线之农友。今年三月间，适遇五华米贵，民食恐慌，五华农民，乃开全体大会，联合工会，学生会，青年同志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县党部，各界团体，请准温县长，禁运谷米出口。谁都承认以地方的人民团体，来救济地方的民食，早成为农村美尚之惯例。在党政府底下的县长，既不负责维持，已经不用说了，而五华农民卒因此而犯了弥天大祸。未久，胡淳继温前县长之任，受了五华少数包运米谷奸商之运动，竟不顾地方民食，而骤然下令取消米禁，使五华民众，特别是大多数之农民，突起恐慌，几至酿成群众之大暴动。胡县长因此不能达到目的，乃恨死了五华的农民，遂起用屠杀农民之刽子手刘志清（刘志陆杀农民时委为五华县长）为顾问，穷凶极恶，巍冠大帽，出入公门。又起用一班逆党劣绅土豪，组织卫商保旅队的武装团体，为刘志陆报复前仇之准备。再进一步，瞒报上峰，说五华农会截劫米谷，勾

结逆党，危害政府等等大罪，并请求迅派大军剿办。而上峰以为一县负责之长官，既有来电告急，当即派某团长率兵前赴五华。于是乎五华农友，差不多处于“将要宣告死刑”的田地。好在某团长明白事实，五华农友始由万死得一生。然如诬捏农民的胡县长，政府竟毫无加以处罚，居然又是一邑长官。胡淳这样险毒，实在配做陈炯明刘志陆之孝子慈孙，为乃祖父雪不共戴天之仇。这是过去第三件冤枉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月二十八日，《大岭东报》载：“五华水旱为灾，县属数十日未雨，各处迟禾以及地势稍高，无水泉及车水灌溉等地，花生与各项植物，均被赤日晒干，全无收获，但延至本月初九初十十一三天，则连日大雨倾盆，河水陡涨丈余，安流市四大街，俱水盈四尺，余琴江、沼河一带，未经收获之迟禾，及地瓜各种植物，又被洪水淹没，沙泥压覆，一般农民，莫不连天叫苦。”这种消息传来，不要说总理的信徒，大为伤心，即那和尚尼姑，都要替五华农友流出几点慈悲的泪。可是，有两个自号总理的信徒，东江行政委员徐桴，省政府农工厅长刘纪文，他是国民政府下的大官，而竟绝不懂得三民主义农工政策，与夫政府屡次之宣言，也做了陈刘诸逆的孝子慈孙。他们的政策，更为狠毒，他们以为五华那班同志——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贪官污吏土匪……等的屠杀政策，既不得到完全成功，乃加上一个“饿死政策”，破坏农民减租运动。五华的逆党，得到这个消息，就欢喜不过了。乃大饮特饮，笑道：“哼！杀你不死，害你不死，难道饿你不死吗？”叫苦连天的五华农民，得到一线之光明，就是孙总理廖部长扶植工农之主张，乃为减租之运动。特召集全县农民大会，讨论救济办法，通过减租二成。同时

《大岭东报》又载：“五华田主反对减租，县属上山十约，以安流约三鲤鱼江张姓，抵抗李姓，及南洞约之登云温姓，素称丰富，一家每季可收租数千石者，颇不乏人，自县农会通告本造凡属佃田每原租一石，一律减供二斗后，各处田主，大起反对。前日低坑市开会，集议对付方法，当场并捐出巨款若干，以备对付农会之用，如此不惜捐款压迫佃农，不知是否尚有人道。”同时，五华县长胡諄，呈报行政委员徐桴，略谓：“……五华农会如前清之三点匪，并且到处宣传，今日实行共产，每石谷抽四斗，以打倒官场，并阻挠军饷，贻误戎机……应如何制止……”这些荒谬绝伦的话，虽小孩都会晓得是造谣惑众，而徐桴绝不加察，也不顾违背政府迭次对农民运动宣言，和国民党党纲，竟认减租为“殊属不合”，令五华县长禁止。于是五华地主与一般反革命派之势焰，益加紧张，准备武装，乘势屠杀农民。

五华逆党，又有假冒锡坑农工商学代表名义，发出“五华农会越轨抗命，勒抽租谷，请求制止”之宥电，而广东省政府竟根据农工厅长刘纪文之报告，乃大批特批说：“宥电悉，查五华农会违法越权，种种骚扰，昨据农工厅呈请核办前来，业经省务会议议决，行县拿办，并函省农会查办，分别批覆函达在案，仰即知照，此批。”这个批示，正与陈炯明刘志陆之口号，若合符节，陈炯明刘志陆有知，要大呼：我们的好同志刘纪文徐桴胡諄万岁！万万岁！

同时，五华县党部，控告胡諄摧残党部，解散工会，压迫农民种种不法，证据确凿，由省党部咨省政府处置。而农工厅长刘纪文则覆谓，“调查结果，并无其事。”把胡諄大堆罪恶，轻轻一笔勾消。五华的国民党，为本党为农工而奋斗，当然是农工厅

刘纪文所疾首痛心的事，这不但陈炯明要感谢他，吴佩孚、张作霖与帝国主义者，都要向刘纪文先生，致反革命的敬礼。

东江行政委员徐桴，接到省政府批令之后，就马上令五华县长胡淳谓：“……该县农会所有以前种种不法行为，正在须待拿究之列，嗣后一切动作，自应痛改前非，按道而驰。乃近据该县县民控告农会之事，又属多起，一经转令行查，固属失时费事，亦殊非尊重政府命令威严之道。仰即查照前令，先行布告所属人民，一体知照，嗣后遇有关于所控农会之事，径呈该县查明，依令办理，毋庸再由本公署核转，以尊重政府命令森严之至意。”

徐桴这个命令，差不多要厉害过陈炯明、刘志陆、钟景棠的机关枪大炮和斩首刀。他说五华农民以前种种不法须待拿办，当然是因为得罪了陈炯明过甚。令胡淳以后不用转令行查乃尊重政府威严之命令，就是教胡淳彻底的反革命，快快把五华农民杀个清光。又教五华一般反革命派——他叫做人民——以后控告农会，径呈县依令办理毋容核转，以尊重政府命令森严之主意，即所以促反革命派之加紧进攻，向农民下总击令。徐桴这个森严的命令，固然把农民打坏了，即总理的三民主义，农工政策，党纲，宣言，遗嘱，都跟着五华的革命农友负着重伤！

这样一来，五华的逆党劣绅，土豪地主，贪官污吏，保卫团土匪的反革命派，联合向农民进攻益加猖獗，又加上了行政委员徐桴，农工厅长刘纪文的帮助，而造成更大的反革命势力，这就是此次五华农民遭劫的一大原因。

《岭东民国日报》九月二十九日，五华通讯云：“九月九日大田土匪张谷初曾育三徐善庭等，流匪三百余名，围攻第三区农会，捣毁会所，掳去职员蓝奇才一名，自卫军枪械什物，被劫一



空。十日午四点钟，该匪首等，复率四百余名，攻破第一区尚英乡分区办事处，掳去委员田玉屏，自卫军锺祺卢坤锺国强四名，捣毁会址，抢劫一空。十三日，匪首曾育三任才锺梅苏曾孟宾曾育周等，率匪三百余名，攻破第二区农会，乱枪扫射，自卫军古胜伤腹部，职员刘雄球伤胸部，两人性命危在旦夕，同时被掳去自卫军史进刘美二名，枪枝及所用物洗劫一空。十五日，三区黄塘肚乡，被大田匪党，将该乡牛猪米石，洗劫无余，掳去会员一名，现仍四出掳抢。十六日早晨，匪党三百余名，到第一区郭公乡，将职员黄雪梅黄道源家，洗劫一空；十时，复将梧乡村职员林君甫家，劫去猪十五头，该乡牛被掳去十二头，掳去会员五名，会员家里，全被抢尽，焚烧房屋三间，区会闻讯往援，被击伤自卫军一名。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大田土匪三百余名，围攻第一区南英乡，农民力薄，不堪与敌，全乡房屋被焚，财物劫尽，难民数百，无家可归，妻哭子号，行将待毙，悲惨情状，实所罕有。”

五华这次事变之重大，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广东目前国民革命的对象，对内方面，已经不是打倒军阀的势力，而是在如何消灭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等反革命势力。也就是国民革命到了一个难关。这个难关，如果我们很勇敢的通过去，国民革命就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倘我们懦弱无能就通不过，那吗，国民革命要因此而再经一度的失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本党无论何时，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这就是打破这个难关最有力量的口号。给我们一个革命的方针！

至于五华这次事变何以酿成这样的重大，我们也可找出几个

原因：第一是政府对于逆党太过宽大，所以一般陈刘余孽得以公然在乡村活动；第二是县长胡淳违背党纲政策，并与逆党互相勾结；第三是行政委员徐桴，农工厅长刘纪文，也不要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也忘记了政府对于农民运动迭次之宣言，竟为反革命派有力之援助，使农村之反革命势力得到政治上的帮助，一暴发而不可制止；第四是国民政府这次北伐，一般逆党乘机来扰乱后方，摧残革命势力，尤其是农民运动。有了这四个原因，就造成了五华之惨案。但是这个责任，是谁任其咎呢？可以说是胡淳徐桴刘纪文三位陈炯明的信徒吧！

五华的农友们呵！你们已经是惨不过了。你们不要灰心，你们鼓起从前的勇气，你们不要以陈炯明倒了，就永远没有压迫你们的人，胡淳徐桴刘纪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了。你们继续努力吧！最后的胜利，终属于你们！

署名：彭湃

载《人民周刊》第29期

1926年

## 注 释

① 铜银，指用铜制的假银元。

## 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

我这次报告，实在没有多材料，因为各乡区县俱无照省农会规定报告大纲报告来，要叫省农会报告什么呢？故今日报告很简单，就我个人所知的报告，各县有很好的材料，只能等到第二次大会时始报告。我现在开始报告：

### (一) 组织方面：

一、各县已正式成立县农会的有七个，计海丰、陆丰、普宁、潮安、澄海、揭阳<sup>①</sup>此外还有十个县没有正式成立。我们就在这里下个批评吧。就全国全省来论，东江农运算顶好，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好，因东江十七县中只有七县有组织，三个县在筹备中，其余惠来、潮阳、饶平、丰顺都刚刚在组织筹备中。

二、区农会正式成立批准的有六十二个，未正式成立筹备处十七个。

三、乡农会已成立二千七百八十二个，在筹备中四百八十九

---

\* 1927年2月23日，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澎湃在会上作了这篇《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

个。会员各县缴报告表的，通通是说“大约”故办事处没有办法，也是只能“大约”。我现在先问海丰会员有多少，请海丰代表答复。（答复有四万三千六百户）这个数目在去年扩大会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我相信这个中间一定有人已经死了。故这数目还是不正确。全潮梅海陆丰会员大概是二十七万一千四百户。省农会章程、会员入会以人为单位，但东江是以户为单位，因此若就二十七万一千四百户，每户平均五人，计算起来有一百余万人。

## （二）斗争方面：

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是在去年一月十五日成立，到现在已一年。里面的事体很多，要通通报告出来，非十日说不完。现在仅拿三件重要的来报告。

第一件普宁农民对地主斗争。

第二件五华农民对地主斗争。

第三件海陆丰农民对陈炯明讨赤军打战。

现在要报告的是普宁、五华两县的事。海丰不报告，因为得不到材料。或者海丰的要等到海丰会务报告时再报告。

现在报告普宁的事件。去年办事处刚成立，便接到农民报告与地主斗争的事。但我们接到普宁县长打电来说，是普宁土匪围攻县城。报纸载“普宁县乡下人和城内人械斗”。我们听普宁县一般人来报告，则说与普城方姓人打战。这样看来，并不是农民与地主斗争，还可使汕头及各地民众不同情于普宁农民，这是很危险的，政府几乎要解散农会。后来我们调查结果，是农民和地主打战。因为普宁地主压迫农民，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压迫的残

酷有几件可举出来，地主可把农村烧掉，地主可以压迫农民，拜他们做父亲，纳父亲的租，有一个地主有十个佃子。农民在地主高压之下，无论怎样高兴，农村中却几十年不敢做戏。因做戏时，地主的少爷就要调戏妇女。农民也不敢欠地主一把租，若是欠了租，无论嫁老婆，卖儿子，都要还他的，农民非常痛恨地主，地主怕农民多，力量大，就用二个方法去对付农民：家族主义，说我们都是姓方，凡商人学生工人都应一齐帮地主压迫农民，因此农会姓方的也帮地主。地方主义，说凡城内的人，无论姓张姓李都要团结对付乡下农民。我们农民加入农会去对抗地主，但不知地主利用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所以说我们打城内人，打方姓。因此使城内的人和方姓的人真的团结起来，加紧向我们压迫。在去年一月，有一个农友在城卖菜，和一商人打架，因此引起两方打仗起来。这是农民孤单奋斗，城内的杂姓及姓方的人却团结在一起，在汕头及各地民众也莫明其妙，政府也就同情地主。那时地主方面有五千枝枪，农民只有二千枝枪，故农民很怕被屠杀。故办事处特别委员，即开会决定办法，告诉普宁农友，马上变更口号。第一个口号，我们不是打姓方的，是打姓方的大地主劣绅，姓方贫苦的兄弟，是和我们很亲爱的。这就使方姓的贫苦的人，不同情地主，至少守中立。第二个口号，我们说并不是打城内人，是打城内的土豪劣绅地主，城内的一般贫苦的人，是和我们亲爱的。第三、我们是取一种封锁政策，不拿东西到城内卖，因此地主就恐慌起来，以是城内贫苦的，也就不再为大地主利用，而表同情于我们。不但不帮地主打农民，并且要偷卖子弹，私骗地主的钱。一方面我们又把普宁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通通写出来，请各界看看，使各界都知道这种事体是普宁农民

受地主压迫，不能不起来的反抗。知道我们的农民，不是土匪。而普宁县长打电向政府说土匪攻城，起于政府未明真象，所以要派兵去打农民。后来知道，我们才不吃亏。当时派队到普宁的，地主对军队说，不好往那路去，因有土匪。军队说不怕。因为军队看见农民自卫军，自卫军对军队行礼，所以军队说“这土匪很好，将来中国一定要有这些整个的土匪，因为这土匪是革命的”。但是地主土豪劣绅，勾结得利害，故政府几百兵也没有办法。我们呢，开了一个大会，欢迎政府的兵，大大小小都参加，对一切不同情地主的，也接受我们，和我们亲爱。这个时候，大地主土豪劣绅，更加害怕，甘受我们处罚。那大会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也拿锣出来打，叫人开会，更使地主胆落。还有未加入农会农民，也来说，你们无枪无人，我们都可以找枪帮人，并且联同加入农会。揭阳、潮阳、潮安、海陆丰的农民听到了，也派代表到普宁慰问，并表示实力援助。因之大地主就派二十余个绅士到我们农会来叩头请和。几十年受压迫后出气的普宁农友，至此才有向地主说话的机会。因此劣绅答应罚一千元，同时送人到政府里去监禁，我们遂得到胜利了。这次我们所得的教训。第一地主和贪官污吏相勾结，并利用家族主义，地方主义，色水主义<sup>②</sup>，来压迫农民。第二我们不好靠政府的力量，还要应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使各路农民兄弟和民众，都互相帮助。

五华的，因没有时间，不报告了，不过也可以简单的说。五华的地主，也是勾结贪官污吏来压迫农民。当时的东江行政委员徐桴，是违反孙中山先生的农工政策。政府曾准农民减租，徐桴反下令禁止农民减租，可知那般挂党的招牌的假革命者，是站在土豪劣绅方面来压迫农民兄弟的。五华农民很勇敢地 and 地主打，

打胜时，提出的条件太高，省农会命令将条件减到最低限度，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现在各县农会除海陆丰外，组织还是很不健全，一方面各县的土豪劣绅是很厉害，近在筹备和我们战斗。我们为着要百战百胜，所以，应先检查我们本身的力量。各县乡农会许多还是个空招牌，有些人是因为有事，要求农会代他解决，才加入农会的。还有些人，是见着工人有工会，学生有学生会，因此就想加入农会，与他们争色水。虽然好多是为革命而来加入。其它还有更好笑的，就是我们说打倒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也大喊打倒土豪劣绅，究竟谁是土豪劣绅，就要我们农民时时仔细去观察识别清楚。

在开会方面，无论乡会执委或代表会，都不能按时开会。在报告方面，乡不能报告区，区不能报告县。我们的组织不健全之处，这是因为特派员多是不能尽其责任，差不多专门打理农民的纠纷，故使农友入会后，没得训练。缴费方面，好多因不明白入会意义，所以不能缴费，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农会办事的人，是农会的“走狗”，若不缴费，这些“走狗”就要饿坏，不能为农会服务。有些人组织乡农会，是因为弱房被强房欺负，小乡被大乡压迫，因此小房办农会，大房办国民党，天天相打，这是受地主劣绅的利用。以上这些是重要的缺点，告诉各代表，要在大会中，找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

### （三）宣传方面：

因负责人，天天里去解决纠纷事情，因此不能到乡下去开会去宣传，使农民明白入会的意义。本来会员是应对别个农民宣

传，并介绍其它人农会，但俱没有很好去做。在加入会的会员心理，虽然好多是知道加入农会，是要革命，但误解的也不少。譬如一部分人，以为农会有力量有色水，若自己有力量有色水，可以不要农会了。还有些农民兄弟，怕坐监，因为现在土豪劣绅时常要压迫农民，拿农民去禁。我们要明白，农民愈禁农会愈大。如海陆丰的农民不怕坐监，曾给陈炯明用大刀杀，但农民认为这是有色水。故此海丰农会组织顶好。再有好多农友兄弟，靠政治势力。那在有政府帮忙时，就要农会，不帮忙时就怕了，其实这都是很错误的。最后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土豪劣绅利用五大主义，来欺骗农民，那五大主义，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地方主义、色水主义、命运主义，农民若是受了这五大主义的迷惑，就是做了土豪劣绅的走狗。这些本来还要报告，但没有时间，只好等到下面再说，完了。

署名：彭湃

载《潮梅海陆丰第一次农民劳动  
童子团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 注 释

- ① 此处疑缺五华。五华已于 1925 年底成立了县农会。
- ② 色水主义，色水是潮州方言，爱面子、摆阔气、讲权势的意思，色水主义是以势利的眼光去待人的意思。



## 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 欢迎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

我这次是代表广东农民协会到湖北来筹备全国农民协会的，兄弟代表五十万农友向各位致敬，广东的农民在民国十一年时候就起来了，他们看见俄国的工人农人起来革命，工人管理了工厂，农人得了解放，也起来革命了。广东农民的生活太苦，广东农民十家中有七家没有土地，都是佃农。农民收获譬如十石，就要交七石于地主，生活都难维持。但是地主的租是一年加大一年，这样的情形，逼得他们不得不走上革命道路，现在他们的组织，非常巩固，他们在讨伐杨刘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要努力，胜利总在我们。

原载《全国工农之大联合》，《汉口民国日报》

1927年4月3日

## 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一) 有一天的早晨，炮声，大炮声，炸弹声，很热烈的响着。沉沉的又听见：“杀呀！杀呀！”“同志们前进呀！……”（敌军的兵士已同情我们，实行倒戈了！……）“工农革命军已占了敌人的大本营，……”……很紧张的声音呼唤着。

原来这是 K 省的工农群众起来暴动的一天，这天暴动的结果完全把最反动的军阀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的武装解除了，统治权推翻了，工农阶级自己起来掌握政权。这天的下午开了一个工农兵代表会。

工人农民和兵士的代表都到了，坐满了一个红色的大礼堂。会场外围着要来参观的工农群众，说不止数万人，一时人山人海，赤旗蔽空，少顷，这庄严的代表大会开幕了。

(二) 一位容貌好像经过很多战斗的工人代表站在台上，对代表和场外的群众高呼道：“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开始，也就是土地革命成功的开始。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因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失了土地，已陷于饿死的状态中，一切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供他们的享乐，这是最不平的

事。我们要晓得，土地本属天然，原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在几千年前地主的祖先，强有力的把一切土地强占去了，认为私有，制出土地契约教我们承认，否则杀头，到了现在我们早忘记了土地是被人强占去了。农友们代代年年，辛辛苦苦把种好的谷子送到地主的家里，自己的父母妻子挨饿得叫救，还说这是公道，你说该死不该死呢！这次革命的教训，就是多数农民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到处起来夺回地主的土地，打倒土豪劣绅的反动势力，抢了乡村的政权，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基础，才有今日的成功。我们现在只有继续坚决的急激的干下去！我们工人阶级尤宜到农村去帮助农友掠取土地，杀尽乡村一切的反动势力。现在各省都这样干起来了，中国的革命不久就要成功！胜利终在我們，……”（听众鼓掌喝彩不绝）

（三）继续就有一位农民代表登台说道：“……我们从今日起永远不用交租了，我们所负的重债也一律不用还了，我们从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马。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我们只有这样干，我们只有继续勇猛的向敌人暴动，我们所失的只一笔惊人的债务！所得一幅梦想不到的田园。……”

（四）接着兵士的代表又跳上台高呼道：“兵士的兄弟们！我们是一切的穷人，我们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听着的代表突然呼：“是的，”“对的！”掌声雷动）工农兵是亲爱的兄弟。可是我们过去听了蒋介石李济深的指导，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屠杀了不

少的工农兄弟！又听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的指导，在湖南湖北江西屠杀了不少的工农兄弟，至于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辈是一律的不必说了，这简直是教我们兵士自杀！（大家喊声！）我们现在觉悟了，原来汪精卫蒋介石唐生智李济深等，代表资本家大地主劣绅土豪的势力，来屠杀工农，镇压工农的解放，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又觉悟，真正的革命就是要救大多数的穷人，要救大多数的穷人，就要实行土地革命。我们认清楚能实行土地革命的，就是真正的革命派，反对的就是反革命派，这是我们兵士枪头最好的瞄准机。我们应唤醒全国的兵士，应为自己穷人的利益而战，穷人不打穷人。其次就是一切的兵士应起来枪杀反对土地革命的长官，无论他是排长连长也好，一直到总司令也好，如有教我们反对土地革命的就应该断他的头碎他的骨。我们这次的战争，我们杀了不少的官长，把我们的武装提到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来，现在这种兵士的暴动仍是继续发展。从此我们兵士的家庭得到土地的分配，已无后顾之忧，将来退伍又不至饿死于沟壑，我们更应百倍努力干去，最后高呼！

- （一）一切土地归农民
- （二）一切武装归工农
- （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
- （四）土地革命成功万岁
- （五）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 （六）工农兵士代表会万岁

署名：彭湃

载《红旗周刊》第1期

1927年10月30日

##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 开幕式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位亲爱的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兵士同志！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当中，完全是国民党起来领导的，他的口号有：“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谋工农群众利益”。所以，我革命的工农群众，在他指导底下，已经作了极大的牺牲。如广东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时候，我工农群众牺牲了无数头颅，才能够把杨刘赶走。去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也靠着工农群众的力量，得以打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这个时候，我们便起来要求减租加薪种种运动，结果，这个要求，反被他们指为叛变，同时并说是共产党作乱，因此他就要来打倒中国的共产党，这简直就是要杀我工人农民罢了！在湖北被他杀了万余人，在湖南江西广东也给他杀了数万人。到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假面具，已揭出来了，我工人农民兵士也觉悟起来了，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

\* 1927年11月18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彭湃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国民党怎样残杀我工农群众，在远的地方可不必说，我们在海丰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指使民团保安队屠杀革命群众，烧屋抢产，种种行为，实已露出他反革命的真面目，故此我们就应当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要能够免受一切痛苦，更要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因为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我们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没有；他要永久的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壘。共产党对此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我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壘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地主资本家打倒后，同时并把一切的工厂归还工人。至于兵士呢？也有很大的利益，因为从前去当兵到年纪老了，被长官赶出来，回到家里没有工做，就要白白去饿死；现在我们夺回土地以后，就可把土地分给退伍的兵士，及其家属，使兵士可以在家里享福。故此兵士尽可去打仗，可无后顾之忧。

现在共产党已命令其党员，于最短时间，应合同工农兵去打倒一切反动政府，杀尽土豪劣绅，去焚烧契约，并怎样的去铲掉田壘。而且现在不是单单要海丰的革命成功，还要使全广东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成功！

最后一句话，现在中国反革命派，时时刻刻还想向我们进

攻，我们应该起来反攻！

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大地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解除反动武装！一切武装交还工农兵！一切政权交还工农兵！土地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署名：彭湃

载《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2号

##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 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家兄弟，大家同志，今日照议事日程，作政治报告。作政治报告，就是把全世界的事情，报告给大家知道。现在将我的报告分作四部分：一，外国，二，中国，三，广东，四，海陆丰。

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人究竟那一种多？是有钱的多还是无钱的多呢？就是无钱的多，有钱的少，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自盘古氏开天，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世界上各国——英美法日意……等国的贫人，不晓得大家联合起来，只有各个各个的去和有钱的斗争，没有大的力量，不能把少数的有钱人扑灭，所以斗争直到现在。

八十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马克思，他看见这种情形，知道无钱的人要得到胜利，是要大家大联合起来，所以他叫一句口号：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今天，大家代表，来这里开会，



就是要团结我们工农兵力量，和有钱的人斗争，并不是张贴标语、讲几句闲话，就算了事。今天政治报告，所以说番鬼<sup>①</sup>的事，就是要说他和有钱人斗争的事来给我们参考。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小的不要说了，现在把英国、美国、日本、意国、法国，几个大国来说说：英国，一个大国，英国资本家，是很有力量的，他一方面有工厂，一方面有田地，所以他兼有大地主的性质，一方面压迫工人，一方面压迫农民。他压迫工人怎样呢？请大家将身上衣服看一看，其中多数是英国来的，衫袋里的东西，还有许多是英国来的，英国许多工厂，用机器制造东西，出品非常的快，非常的多。他为什么要装出这么多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要赚大钱，为他要赚大钱，所以尽量压迫工人去做工，到了出品过多销售不去的时候，就将工厂关起来，将工人逐出去。他若不将工人逐出去就要亏本，等到货物卖完了，才叫工人复工。这些工人贫得剩两枝脚和两只手，工场闭门，便插起手来忍饥挨饿，东张西望，总是找不着一些什么。因此他们当饿到不得了的时候，就知道联合起来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但是英国的资本家看见工人有这样团结力量就害怕起来，想出种种法子，来欺骗工人，对着工人说：我们都是英国人是很相好的，有什么都可以商量的，因此工人常常受他们欺骗去和他妥协把自己穷得要死。马克思先生当时带着一个望远镜，看得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去和有钱人斗争，没有分别什么国界的，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再不要受有钱人欺骗。

英国的资本家，对待工人这样，但是他们对待农民怎样呢？他用资本把农民的土地买得很多，把田壟掘掉，联成大大丘的田，用大机器来耕种。他们犁田的时候，用着个象不不车<sup>②</sup>的东

西，后面拖着犁，只用一个人，不消半天，就可把几十丘的田犁完了。割禾的时候用着一个机器，象挥头毛<sup>③</sup>一样，一点钟就可把几十丘的禾割起来，挨砻呀舂米呀……通通都机器。因为这样，耕田的人失业，没有土地的，一天一天增多。这些失业没有土地的人，便跑到伦敦去做工，找寻工作的人既多，工价便大大的低落，因此工人失业的更多。因此工人农人渐渐觉悟起来，会联合起来，时常发生罢工的事情。

以上是英国的情形，其他象美国、日本、法国、意国，大概都是一样，这叫做“到处杨梅一样花”，只有俄国，不是这样。俄国是一个大国，他的耕田人非常的多，十年前，也是和我们中国一样，受着有钱人欺负，过那奴隶牛马的生活，耕田人要卖田给资本家的时候，就要人和田一同卖去。但十年前有一位列宁先生，他是马克思先生的高足弟子，看见这种情形，就在俄国中组织一个共产党。原来共产党国际组织，到了列宁先生的手里，全世界共产党，就象蜘蛛网一样。俄国就是一个网心，列宁先生就是一个蜘蛛，指挥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共产党的大本营在莫斯科，叫做第三国际。列宁先生对俄国农人说：俄国的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千几百年前的时候，有钱人是从我们老祖公手里抢去的，现在我们要和他夺回来。列宁从此他就领导俄国工人、农民，从资本家阶级手里，夺回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分给工人，组织一个苏维埃政府，政府的委员，都是工人和农民做的。

有了政府，列宁先生还以为不够，还要组织赤军，和我们的工农革命军一样，大家都武装起来，和敌人冲击。他打仗的时候，是有进无退的，所以没有几年把反革命派杀尽，政权就由工

人农民兵士，举出人来打理。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所以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派没有一个存在。所以俄国政府，十年来很稳固，象铁桶江山一样。俄国共产党，把农村田壟铲除去，分配给农民，耕田都用机器，加倍便利。所以农民就有时间可以娱乐，出产又很丰富，生活宽裕起来。从前没有书读的，现在就有书读了，俄国的人现在通通都识字，也能够演说，也能够看报纸，也能够……比从前连自己的名也写不出的时候，大大不同。第三国际，现在还有力量帮助各国的革命，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通通都得到解放，和俄国一样。但是，各国的有钱佬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看见俄国这样都害怕起来，象怕老虎一样，惊到通身发抖，对着他国内穷人说：俄国共产党是骗人的，大家不要受他的骗，因此各国未觉悟的工人、农民就被有钱佬和他们的政府迷惑着，但觉悟的工人农民也能知道俄国共产党的真意，接受他的言论，去和资产阶级奋斗。总括来说，要在各国的工农大多数都知道列宁所建设的第三国际是对的，多数起来和他们国内有钱的人斗争到底，胜利终是贫人的，只看贫人团结的力量怎样。

世界的情形说完了，现在来说中国的情形。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很阔，出产很多，中国的革命能成功，对外国的贫人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中国是番鬼的退步，番鬼如果给国内的贫人打败，就到中国来，所以番鬼是侵略中国的。如果中国革命成功番鬼就没有退步，资本家在世界上没有立足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和外国很有关系的。但是中国十六年前，孙中山就叱出革命，革命革来革去，革出几个军阀来发财，如陈炯明，汪精卫，蒋介石

石，李济深，唐生智，孙科一般人，都发财到肚肿肿，工人农民只有出钱。国民党说：现在要北伐，你们要帮助我的军饷，我要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结果总是骗人的话。工人要求加薪，农民要求减租，国民党就替有钱人来屠杀工人农民，所以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反动的党了。国民党现在里头有许多新军阀，变做四分五裂，汪精卫们在湖北组织一个政府，蒋介石、白崇禧们在南京组织一个政府。李济深在广东独立，又不受武汉政府的命令，又不受南京政府的命令，只是一味屠杀工人农民。冯玉祥与唐生智不对，霸占河南，勒军饷派公债，河南的地主土豪劣绅，是他的走狗，替他去剥削工农。冯玉祥开口还说着三民主义，拥护农工。蒋介石也是这样。唐生智，朱培德也是这样。工人农民有什么要求，他就说共产党捣乱，农匪猖獗，做出清党运动，到处封闭工会农会，看着做工运农运的同志，拿着便加一过激的罪名，拿去屠杀，监禁，甚至暗中拿去沉海的，也不知多少。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推倒了，现在逃在日本，积极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图谋恢复从前位置。汪精卫初时还是要和共产党合作，在武汉政府时，曾反对南京政府，免蒋介石总司令之职。后来受有钱人运动，也居然背叛革命，和蒋介石等妥协，实行国共分家，做出“汉宁合作”等狡猾手段，纵唐生智等在湖南，湖北屠杀工人农民至万余人之多。张作霖在北京做皇帝，看见冯玉祥，唐生智，蒋介石挂着三民主义招牌，可以欺骗民众，他也赞成三民主义，但事实上残杀工人农民，比汪蒋一般人更加利害。但是工人农民不是永久受人欺骗的，现在也知道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党，都起来反对他，唤出一个口号：打倒残杀工农的国民党！（全场鼓掌）

中国共产党，看见国民党的头目都已背叛革命，遂领导一般勇敢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国民党斗争，并知道国民党的军阀，所以能稳固是有一般地主土豪劣绅资本家等做他的墙脚，所以持出一个政纲“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所以打倒地主，及土豪劣绅资本家，即所以打倒军阀，也即所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工农兵团结就有力量，军阀及一切的反革命派都能够消灭的。湖南湖北的农民，这几个月来，到处都有暴动，他对待地主，用一种极痛快的手段叫做“戴高帽”——我们海陆丰还没有做到，——他们拿着地主，便把他来擦面，糊一顶高高的纸帽，写明地主的姓名，戴在地主头上，游行示众，跟着还有村中儿童，手里都执着青竹枝乱嘶乱打，有的还鸣锣高呼口号，然后在稠人广众之中，执行枪决。这是我亲眼所看的。他们这样杀却地主，总计有万余人之多。总之——中国反革命的潮流一天天的高涨，同时革命的势力也一天天的高涨，我们全国的工农群众，能够象湖南、湖北的农民一样，反革命的势力不久就可以肃清了。这就是中国的情形。

现在说到广东的情形。广东的情形，可从北江说起。北江这几个月来，铁路工人都觉悟起来，时常破坏铁路，断绝反革命派的交通，农民也有暴动，实行分土地焚契约，现在有千余工农革命军和资本家打仗，工农革命军愈战愈多，资本家愈战愈少。南路和北江一样。琼崖被我工农革命军占领的有五六县，都组织苏维埃政府。西江如广宁高要农民，时常暴动杀土豪劣绅，和军队打仗，军队退时，就占据城市，军队所在地方，农民工人，都〔和〕他经济绝交，军队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些东西可买，而且一夜数惊，所以军队不敢久住就退却了！最近李济深，张发奎，

因互争地盘预备作战，李济深部队虽多一点，但是他较蠢，一味残杀工人、农民。张发奎的部队，虽然较少，但是他利害一点，能够和工人、农民妥协。从前李济深清党运动所拘捕的人，被他释放了千余人。他这种手段，是暂时欺骗农工的，并不是好意，但广东工农群众，被军阀欺骗了好多次，现在已有觉悟，无论李济深也好，张发奎也好，却都认他是敌人，准备着和他们斗争了！广东的工农群众，受李济深秘密的、公开的杀了几千人，但他们还是很勇敢不怕死的和他们奋斗。有一回，广州有一个劳动童子团团员，在市上散发共产党传单，被李济深军队拿着，押去打靶时<sup>④</sup>，坐在不不车顶，神色非常快乐，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便可证明工人的心理，及不断的和军阀斗争的精神了！东江方面，普宁县乡村全部都是我们的势力，只有县城，才为逆军所占，至第四区、第一区农军，几次发生暴动，已经得到相当的胜利。潮阳揭阳各县斗争形势，大概也是这样。至五华，安流一带，全为我们势力，县城内虽反动，但势力非常稀少。汕头工人农民，也有相当的觉悟，月前叶贺占领汕头，不久虽然退却，但两师人在闽边，仍保全实力。这是广东的情形。

再次说海陆丰情形。这回海丰工农群众和敌人斗争，确实英勇，不但广东难比，即在全中国全世界也难得。当刘秉粹、陈学顺入海丰的时候，表面上的政权虽然在反革命派的手里，但实际上工农群众的势力，依旧没有损失，潜在乡村中活动。一般做工农运动的同志，潜在乡村，都能领导一部分最勇敢的农民兄弟攻打城市，农民兄弟不时也能在田头墾尾，山径穷途，掳掠和逆军收捐等职员去枪决或沉海，使得刘秉粹、陈学顺等，坐卧不安，夜里心肝卜卜跳。计算这回逆军入海丰，约有六个月之久，在这

六月当中，刘秉粹，赖俊华，陈学顺，戴可雄，陈祖彝，欧阳洸，这般人，虽然尽力牵猪掠牛，刮人烧厝<sup>⑤</sup>，但农民反抗的风潮愈烈，各处都起来暴动，兼之中华革命委员会派来的军队<sup>⑥</sup>帮助，所以能够把县城及各区的民团、保安队、土豪劣绅等逐走，或者杀掉。

现在已经重新占领海丰城了！海丰已经成为工农的海丰了！不过还有一点缺点，就是放走了反动派，不能在逆军未退时候，把一切反动派杀尽。陆丰情形更坏，陆丰的农民兄弟，听见人说土地革命焚烧田契，都是不甚明瞭，有所顾忌，对于土豪劣绅有着仁慈的心肝，所以陆丰的反动派好多藏匿在乡下，能够安然无事。只有金厢河田的农民，象海丰一样。这是因为宣传工作未普遍，所以陆丰最大问题，就是农民不能杀土豪劣绅。海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应如何扩充军队去帮助普宁陆丰。至于亲手杀戮土豪劣绅，及搜查契约，掘除田壘，这也是农民兄弟目前重要工作，应该决心去做的。

以上对于世界，中国，广东，海陆丰情形，大略已经说过了！总括说一句：外国的有钱人和无钱人，中国的有钱人和无钱人，统统都发生斗争，广东的斗争更加利害，海陆丰，已把有钱人赶出去！现在有钱的人，愈战愈少，无钱的人，愈战愈多，革命成功就在目前了！各位代表试看，我工农革命军，占领海丰，海丰的情形，便焕然一新。这几天开大会，更加不同。满天的红旗招展，马克思马路，列宁马路，中山马路，两旁都写着红字的标语。我们的会场、墙壁，样样都网着红布，盖会场的也都用红布，居然把全城，变做红色的海丰。一般贫苦民众，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俨然是过新年一样。往常将过新年的时候，我们

一般的贫苦的兄弟，愁着米，愁着柴，愁着鱼，愁着蚶，愁着猪肉，手里没有钱，持着篮子在路上思索，不幸给债主看见，便被他一把扯住，三下拳头，四下巴掌，打得双眼垂泪，哀求财主饶命。乡下的农民兄弟，也是一样，无谷还租，年边田主追讨更紧，要是不还，虎佃吞租<sup>①</sup>四字便进入衙门去了！恶吏下乡，四处搜索，农民只好跑去蔗脚藏匿，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海丰已经克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取消了一切债务，把土地归农，工厂归工。农民收获都归自己，拿着土豪劣绅就削，拿着地主、资本家就杀，还要召集全县的工农兵开一个代表大会，打算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宜，斟酌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新年，比往年更加大。（全场鼓掌）从此以后，我们日日都是过新年（鼓掌），从此以后，我们若能很坚决的大杀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把一切的反革命派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我们的新年愈过愈大！（鼓掌）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不达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吧了！（掌声不绝）。

署名：彭湃

载《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2号

## 注 释

① 番鬼，指外国侵略者，有时亦指外国人。



- ② 不不车，海丰方言，指汽车。“象不不车的东西”，指拖拉机。
- ③ 挥头毛，即理发。
- ④ 打靶，即枪毙。
- ⑤ 刨人烧厝，海丰方言，意即杀人放火。
- ⑥ 指八一南昌起义后进入海陆丰的起义军。
- ⑦ 虎佃吞租，是说像老虎那样凶恶，把租谷都吞没了。这是地主诬告农民不交租的所谓罪名。

---

##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 闭幕式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晚的时间，是极可宝贵的，因为明早吃饱后，各人要象神仙般各归洞府了，以后要大家这样齐集，是很不易得的，所以小弟有几句幼微的话，向大家说说：我此次回家，在汕尾起船后，就看见海丰的工农兵已得到政权。但是这种政权，是由张李斗争<sup>①</sup>，陈学顺拖兵<sup>②</sup>，各反革命派逃走，才乘机来得到政权的。不是大家执行土地革命，起来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反革命军队夺来的。这种政权很危险，我料定以后还要失败加一次，必要让反革命军队再入海丰。一般反动派——陈祖貽——等闻知得着海丰，必然跑回来屠杀我们，然后我们再暴动起来，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那时所得的政权，才能够稳固，才能够万年不倒。现在各区各乡的逆党，最少还有四万人，近来不过杀去三四百人，其余还在活动哩！万一反革命军队到来，他就帮助军队，屠杀抢掠，故这个大印——苏维埃政府大印，难保不被他夺回。

---

\* 1927年11月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这是彭湃在闭幕大会上的演说。

但是现在还有补救，还有药医，这帖药就是刚才杨望同志<sup>③</sup>所开的。我以为这帖药还不大成功，小弟要加一帖补药，就是各代表回去后，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每个代表必要领导农人工人去杀多十个反动派，就是每代表负责去杀二十人，三百个代表共要杀六千人。但是还不够，还剩多多，……所以一帖太少，必要食加帖，必要杀！杀！杀！杀到汕尾港马宫港<sup>④</sup>的水都成赤色，各兄弟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得通红，我们最后一句口号：赤色万岁！

署名：彭湃

载《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2号

## 注 释

- ① 指国民党反动派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的斗争。
- ② 陈学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团长，当时驻海丰。拖兵，当地方言，即带兵逃走的意思。
- ③ 杨望，中共党员，海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 ④ 汕尾、马宫均为海丰沿海的港口。

# 安民布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

照得本党领导东江农民暴动，原系使一般贫苦自动的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凡我贫苦民众应如何努力求其实现，以谋本身利益。乃地主豪绅见着革命民众觉悟起来于己不利，大造谣言谓本党要杀老人小孩及一般妇女，作浪兴风，殊甚痛恨。查老人小孩、妇女，本党扶助抚慰，尚且不服从，何曾乱杀。即如上次上埔乡之老人小孩妇女，受反动派之欺骗而反对本党，因而本党不但不加屠杀，而且抚慰有加，给饭给钱，各得其所；民团团丁亦是贫苦人民，倘能识诚来归，自当赦免，保其安全。自此以后，只有阶级之分，并无姓氏乡村之别。凡我民众切勿受反动派之欺骗，实所愿望。如甘心反动，则是□□本党，忘却本身是贫苦人民，言念及此，深为痛惜，□□□□切勿自误。此布。

彭 湃 林 成

主席团：郑志云 黄悦成

颜昌颐 范照南

一九二八年一月

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布告》，现题是编者拟的。原载汕尾市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我觉得编遣会议<sup>①</sup>是资产阶级反攻的形势产生出来的。在其中，封建阶级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会中，裁兵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两方都没有让步，矛盾更加利害。民族资产阶级未得到胜利，或者要利用一时机来实现这一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蒋系在编遣会议中是失败。不过他也有两点作用：(1) 欺骗更加厉害；(2) 更明显的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武装冲突还是加紧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两方面，一是对封建阶级，一是对革命势力。在浙江，改良主义宣传特别厉害。封建阶级的改良主义之发生，主要的是和资产阶级争群众，而不在消灭革命，这是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我主张通告可以不发，因为总的形势与前无根本不同处，党的任务也无变更，这个通告仍不很明显。再一些材料在党报上发表。汉口的水案<sup>②</sup>是重要的问题，我以为可以单独发一通告。我们应抓住机会来扩大运动。桂系在汉口反日运动还是积极的帮助的，因为这于英是有利的。同时英国也有关系，仅知反日而非反整个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一罢工是给

日本以大的打击，同时我们也可以料到国民党一定要出卖罢工。我们要使汉口工人明了这一前途，同时要告诉全中国工人来帮助，中央须为此事发通告。杨常事件在刊物上可以发表。

(二) 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我们只可以说是局部的恢复，不能说是有发展。

(三) 在联合富农中原包含着反富农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专谈联合或打倒都是不对的。这点通告中是说到但还有一点毛病，这点是比较难使下级同志了解的。我们要解释明白，并要特别连贯的说出来。通告中还要具体的说明才好。武装领导非常重要，应如何将武装领导转到贫农手中。

(四)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错误是指示得很详细的，但以后如何做的指示比较少，且太原则，应具体指示才好。暴动之后的工作是特别困难的，如在浙江就看此问题。我以为这点也应具体指示出来，今天我仍提不出许多具体办法出来。在浙江讨论中，我即指出往往在斗争起来后忘记了发展党的组织，忘记了吸收积极的分子，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失败后在群众中可以发展小的组织，失败后群众当然是比较消极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小组织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小的斗争之领导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要干就大干的观念普遍存在着。和平发展的倾向要纠正，但亦不能误解，如认为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和平发展，这可以走到不发展。对暴动区的干部一定要调动。

(五) 自己供给党用，目前还不能做到，但要作这个宣传。因为如一变化怎样办呢？这种是非常之必要的。关于机关方面原则是很好的，还有一点各机关物件要造册子。

## 注 释

- ① 编遣会议，指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缩编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是裁兵，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扩充自己的武力，削弱其他军阀的武力。
- ② 水案，即水杏林惨案。1928年12月17日，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炮车，将黄包车工人水杏林撞伤，后因伤重死亡。当时，国民党政府曾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并严惩肇事人员，但日方置之不理。1929年1月9日，汉口的受日方雇用的华工三千七百多人举行罢工。国民党对这次罢工的“支持”，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的充分反映。



## 致中央信\*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

中央：

前前两天参加闸北区委开会，有一个问题要报告的。

区委讨论派同志赴莫<sup>①</sup>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不要派好的去，你看现在许多由莫回来的，中央只有不理，任他自生自灭，若派好的去，将来不是牺牲了么？”我对于此事向同志加以解释，同时要他举出事实。他说：“徐××，他是俄国回来的，善俄文又善法文，能当翻译能做文章，但他现在又找不到职业，游离于社会间。吴××是一位女同志，也刚由莫回来，病得非常厉害，衣服被盖都不能抵冷，而且医院的药费繁多，省委给他十元，怎样够呢？张××<sup>②</sup>，他是团兼党的同志，也从莫回来，现

---

\* 1930年4月1日《党的生活》第6期的编者按说：

“彭湃同志给中央与中央组织部答复彭湃同志的信，本拟在去年《党的生活》上发表的，但因为《党的生活》中途停版之故没有发表。”“彭同志写这信时，他正在江苏省委负责工作。今日我们得发表他的遗稿与组织部的复信，希望同志们在阅读时，纪念彭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战士，并注意组织部这一答复——它把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幸勿以为这是谈的回国同志的问题而忽之。”

《中央组织部答复彭湃同志的信》也发表在《党的生活》第6期上。

在因他是广西人，在上海一点社会关系都没有，找不到职业，天天闹饭荒，党又无工作分配”。还有一个姓左的，是什么样的，我忘记了，他也没有详细说。同时团区委出席党区委的同志也是觉得党中央这样不理是不对的。又据他们说，中央是有理的，中央派到省委，省委派到区委，区委派到支部。支部无法解决送回区委，区委无法解决送回省委，不知你们省委怎样办？

我当时加以种种解释，大概是说：中央把由莫回来的同志分配到各省工作，这是对的。不能说中央没有指定某同志应该到某省某区某支部或入某工厂工作，并且多给钱与他提防找不到职业时有饭吃，才算是中央有理。主要的是省委与区委应该讨论怎样分配这些同志的工作，怎样使他们职业化，到群众中去。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在上海发生，各省也会发生的。我以为中央对于派赴各省工作的留学生，应该比较具体的指示省委注意和分配工作的方法。并要省委对于由莫回来的同志如何分配工作应做书面的报告，不能任其放任，才不牺牲党培养人材的精神和物质。如各省确是没有办法解决时，中央当考查其实际的原因何在，当再设法。

至于从莫回来的同志未必个个愿做下层工作，而且又受了赤都的好待遇更不愿吃多点苦，或者因为到了中国以后，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改良宣传，对党的残破不堪而引起消极的观念也是有的。中央对于这些由莫回来的同志，应再经过中央短期的训练，使其明了中国目前状况及党的任务，用小组或谈话的方式都好，同时要使他多发表意见才能考察出来。以后对于这些由莫回来而去各地工作的同志，中央也应特别的考察，指导各地党部去训

练他。

在上海摆着这些无法解决的留莫生，中央应指导苏省委<sup>③</sup>快点解决。

这是我今天从区委回来觉得要告诉中央的意见，未知是否得当，同时我仍要提出省委解决这问题。

彭 湃

二月十一日

载《党的生活》第6期

1930年4月1日

## 注 释

- ① 莫、赤都，均指莫斯科。
- ② 原稿都没有以上这三人的名字。
- ③ 苏省委，即江苏省委。

## 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 阶级意识奋斗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并不像西欧各国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帝国主义者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经过很长久的历史上的斗争，各派不同的意见很激烈的分裂，产生尖锐清洁的无产阶级化的政党。可是中国无所不知的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的，文化最落后的国家，当然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产生亦是微弱不健的而没有历史斗争的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几年的历史，斗争很少的，缺少理论，缺乏实际经验的很薄弱的党，而由极小的党发展到现在十余万的党，像这样不几年历史又未发生几次大的斗争来发展党的，现在已有这样的数量，当然质量上是一定的欠缺，其中未免有许多投机小资产阶级及英雄式的智识份子钻入在内。而且是在他们笼罩之下来发展的，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复杂份子在内，在革命崎岖途中必不可免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暴露出来，及过去机会主义，“八七”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这些错误都是表示党的弱点，党的成份复杂。如最近江苏省委暴露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走到非组织上的行动，想这样的错误是党的极危险，极不幸的事体。我们老老实实的讲一句吧：非无

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 是终久靠不住的，就是在革命成功，亦是抛不掉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决免不掉的发生了的问题，何况是在革命过程中呢！尤其是在革命失败的时候是无疑的要发生问题的。我们看看最近江苏问题，可以知道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次江苏问题发生，不外乎有以下两种远近因：远因，就是过去存着私人的成见在内不愿意向中央发表出来，近因江苏省委改组的问题不好意思的直接提出来，但已明显的间接的不正当的提出来，中央很忠实的答复了，他们还是仍然存着不合道理的自私自利的意见，不肯切实发表出来，反而向一般同志作一种最可耻的最污辱的最可惨的非组织行动的谣言，叫同志起来反对中央。怎么？说“中央负责任的同志抛弃政治工作，每晚宿娼纳妾，一夜可以用出伍百元；又同志在街上走，遇着某人提某同志名字叫一声，说一句你发了财了，某同志就掏出二十元现洋给了某人”，中央负责的同志用钱这样便利吗？

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成见而发生了可耻辱很惭愧的败类的谣言，虽然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暴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这次江苏问题绝对不是简单而是极重要的事体，而且江苏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区域，而是全党的政治上的极重要的问题，决不可轻看的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灵敏的解决，是有可能的影响到全国党的目前的工作。小资产阶级意识非组织行动的暴露，有的将这问题看作党内的的问题，实际上确是有莫大的陷害党的政治工作而是帮助了敌人的反动，是党的一种重要的事体，这事全党极应注意的。因我党的环境是站在极复杂社会之中，有色色样样的敌人向我党很猛烈的进攻之中，如帝国主义者，在他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用尽其力量来直接压迫，想扑灭半殖

民地革命群众的力量，另方必须使其走狗新旧军阀及土豪劣绅大中小地主封建余孽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的国民党，向我党用一种逮捕破坏，用最惨酷的手段，白色恐怖肉体政策想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好根本除去他们心患之病的死敌革命的群众，用麻醉政策“黄色工会”，用卖淫的魔妇式的来欺惑模糊一般的革命群众，尤其是反革命的陈公博派，业已公然投降了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的国民党一致的反革命！还来假借革命的招牌，欺惑群众，故意的口头上来作群众的先锋，组织了什么 KKM 欺骗革命群众团体，出了许多的骗人的刊物“硬报”等等，做反革命的国民党的爪牙，来麻醉群众向共产党进攻。现在我们早已看见敌人一致的五花八门的、奇奇怪怪无衅其隙向我党进攻之中，而现在江苏问题发生就是帮助了敌人，若是真无产阶级政党“布尔塞维克党”，无论谁是谁非，是决对提出互相讨论，共同公判的，要无条件的承认布尔塞维克党是铁的纪律，不能存着自立的私为的行动，到一般同志中造谣，无理由的反对中央，在这中间，未免的就有不明了同志，盲目随从，不考查理由，亦就反对中央。这样的错误，就是党的分子复杂，非阶级主力、非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英雄式的知识分子及农民占了最多，无产阶级主力“工人”占了特少，而在智识上能力上都是说不上来的薄弱，往往发生问题很模糊的没有力量，加以考察下一个定理来对某个问题，如这次江苏问题发生给我们很好的明证，给我们的很好的教训和经验，就是将来其他的省亦是说不一定的事体，虽亦不敢断言的，我们首先也是要防备之，一发生的就得努力健强阶级主力。无产阶级“工人”切实由上而下提高政治水平线，使阶级主力能担负本无产阶级的使命，“推翻资

本主义制度”，“完成无产阶级独裁制”，在革命途中，必须阶级主力占在指导机关，还要由下而上监视，指导机关要经常讨论党的大事，事事加意研究讨论，才不至于发生这个问题，必须不忘的学！学！学！养成政治上的阶级主力的战斗力，向外与敌人奋斗！向内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及非无产阶级化的份子奋斗！

署名：子安<sup>①</sup>

载《党的生活》第5期

1929年2月19日

## 注 释

<sup>①</sup> 子安即王子安，系彭湃当时的化名。

## 反帝运动的危机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 (一)

国民党老早就反革命了！代表买办地主阶级而割据两湖、两广的桂系投降了大英帝国主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割据江浙的蒋系投降了美帝国主义，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奉张余孽割据东三省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继承。

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各重新找到了各的工具——忠实的走狗。毫无疑问的，国民党如果来反对它的主人，国民党就不能存在了。

但是为甚么国民党仍然是唤着反帝国主义的口号，特别反日运动的抵货，自从济南惨案以来仍未有停止。特别是最近汉口水杏林惨案的罢工，国民党不只是消极的去敷衍水案，而是积极的运动水案。这是不是与上述发生矛盾？国民党是不是还有一点革命，还有一点反帝运动的作用存在？不是！不是！丝毫都不是！

国民党在屠杀了几十万中国的工农革命份子，现在就是这一瞬间还是在杀着工农，没有停一会他的利刀。工农的肉身在他的



利刀之下如截葱一样！国民党是工农唯一的仇敌，是最反革命没有的东西。这次汉口一个极其微贱的人力车夫水杏林的死，本来在国民党的脑筋中比踏死一只小蚁还没有那回大的事。为甚么国民党那样的关心呢？国民政府的代表去光顾那更微贱的人力车夫水杏林的妻儿，是不是爱惜工人呢？远的不要说了，最近许多地方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的工人，为着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待遇而斗争，为迫着于“饿死”而不得不向资本家罢工。国民党怎样办呢？毫无疑问的直接的镇压下去，或则欺骗工人而破坏下去。他们站在资本家的利益恐吓工人：罢工是“扰乱安宁”（从前是扰乱北伐后方，现在是训政要安宁了）“共匪谋乱”，这就是国民党公开的告诉工人“你们罢工就该杀”，而且的确是杀了不少。

为甚么这一次在汉口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之下，把他眼睛看像踏死一蚁不如的水案那样的重大呢？为甚么容许五六千工人在他的统治中心作这么大的罢工呢？为甚么国民党还不只是带着消极去敷衍反帝怒潮，而是积极去帮助这一运动呢？这是甚么一回矛盾的事呢？

为甚么汉口几天前美国的水兵答恩斯毒死一个女工没有人过问呢？英国人在上海香港汉口每每都有打死华工的事情，为什么国民党不作声呢？

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侵略的前敌总指挥来当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他比日本的出兵山东是毫无二样的利害。硬的侵略是中国人民的致命伤，但使人觉得痛，软的侵略也是中国人民的致命伤，使人不觉得痛，所以软的侵略比硬的还可怕。为甚么国民党要欢迎这软的侵略前敌总指挥，而国民党自号革命的分子总没有

人出声呢？

这是什么一回的怪事呢？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我们留心一下便看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把戏和国民党卖国的幻术了！

## (二)

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潮的确是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的确给了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但是五卅运动的功绩构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反帝的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所以这一运动是广大群众的运动。第二，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做了这一运动的指导者及其先锋队。第三，不是单独的反对某一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的帝国主义，使一切的帝国主义都要骇怕。第四，能够有进取的、不让步、不动摇的正确的斗争策略。

国民党北伐的胜利完全是五卅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绝对不是国民党的英雄们所能创造的！但是到了国民党屠杀工农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革命遇着了惨痛的失败，五卅功绩也破坏无余。但是五卅运动在历史上的价值依然存在，五卅的反帝运动的精神深印了中国广大的群众的脑筋，这是不能磨灭的事实。但是狡狴的国民党他也看清这个事实，因此他也利用这个事实，他一面高唱着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一面公开的去投降帝国主义。它觉得带着消极性的高唱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掩盖他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他要带着积极性的在行动上反帝国主义来掩盖他的罪恶。同时这样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宠爱！这是不是个矛盾的结论吗？对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从何而来的呢？这

就是英、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的矛盾而决定了国民党这个矛盾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现在南京政府的政权，一半是在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者桂系、西山会议派手里，这一半完全是英国的新工具，一半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蒋系的手里，这一半完全是美帝国资本主义的手里。此外，尚有一个独立的政权，这就是东三省代表封建地主的奉张政权，姑无论他与南京政府发生了官样文章的关系，可是他仍是纯粹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英、日、美在中国三个势力的互相矛盾，也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上三个势力的割据与事实上的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一味以硬的侵略方式从中国的东北而下，的确是英帝国主义的所惊心动魄，这是英、日在长江流域的冲突。同时，美帝国主义这个软的资本侵略方式，的确受文化落退、感觉迟钝的中国人所欢迎，而且抓着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杨格为南京政府财政顾问已经是使英、日引为心腹之大患，尤其是关于日美在太平洋利害之冲突。这是英美日势力在中国形成了三角形的矛盾现象，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完全建筑在这种矛盾之上。

我们指出国民党的单独反日运动的事实就非常的显明。

南京政府，是买办地主与资产阶级矛盾相持的政权，也就是英美矛盾相持的政权。所以就单独的反日运动，不只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所容认，而且甚为需要。因为单独排除日本是英美双方都有利益的。第一是给日本以打击，尤其是经济上的打击，如抵制日货等，越抵制得利害，英、美货越畅销，市场益扩大。第二，中国人民的视线都集中到反日本帝国主义，又忘记了背后英美同样的侵略，日本对华政策的强硬与中国人反日越集中越强硬，都

是英美所容认的。反之，日本所抓着的是东三省奉张政权，则不用说的多插几枝青白旗，在南京政府挂个号，还不算甚么，但是反日运动则当然强硬的镇压下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但是国民党的单独反日，固然是秉承英美两帝国主义的意旨。但是并不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反日，如果无条件的一切干下去越走越深越扩大，是会损害着帝国主义者共同的生命（资本主义），或就要影响到英美的本身来。

### （三）

我们总合上面的分析，就可以指出国民党的反帝运动总方针和一般的策略，而且更明显的表示它们这些策略，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势力的支配之下决定出来的。

反日的总方针：

一，根据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应当是单独的反日，而不许涉及其他帝国主义。

二，单独的反日运动，不只是消极的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而掩蔽他们投降英美的罪恶，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麻醉群众，幻想他们仍然是革命的。

三，单独的反日运动，一方面使中国群众只集中视线去反日，而忘记了英美同样的强盗，这是英国运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妙法，

反日运动的策略：

四，反日运动应该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绝对拒绝无产

阶级的领导，以免危害帝国主义者的生命资本主义。

五，反日运动应该是国民党命令的委制的机关的运动，尽量禁止群众的行动，以免危害国民党的政权。

六，反日运动不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前提，而是要以国民党取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欢心为先决条件，便是一个胜利。

七，反日运动取得了和欺骗群众麻醉群众就够了，就是胜利之一。

本来反日运动在客观和主观上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统治底下要求解放的一种最革命的行动，也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可是在聪明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指导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就觉得消极的敷衍中国民众这一反帝运动是不够，危险性依然是很大的。只有积极去领导这一运动，在运动过程中转变这一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其所得的利益要更大，而且可以肃清这种危险性。就是转变革命的反日运动而为反革命的反日运动，更具体的说，就是改变削弱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的运动，而为增加和扩大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运动。

所以我们又得到一个结论：在国民党所统治和领导之下的单独反日运动，是驱使中国人民永远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陷中国人民于万劫不复的惨痛的地狱中！！这是再危险没有的一回事！

#### （四）

这次汉口的水案反日大罢工，更是国民党反革命策略的具体

的表演，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指导下的确是聪明多了！国民党一向都是怕群众的。这次汉口的反日罢工，固然是群众反帝国主义的觉悟未曾磨灭，群众反帝运动的情绪未尝消沉，而且有时起伏继长增高的形势，给了国民党的一个很大的威吓，使国民党感觉根本不能够镇压和扑灭的手段解决下去。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指导下的买办、地主、桂系所统治的汉口，就很大胆的而且积极的来领导这一运动，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实施策略最大的尝试！

现在汉口的反日罢工的前途确是日益危险。

第一是汉口工人群众这种伟大的反帝政治罢工，可以说从五卅以后罕见的事实，这种直接的革命行动，如直接组织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等，的确受五卅运动极大的影响，的确是会走上“再来一个五卅的反帝高潮”。但是现在，国民党已把罢工委员会强奸了，改变了，工人直接行动的方式把群众安置在静止的方面，群众的行动变成了机关的和少数代表的少数人行动了，把严防共产党的活动，吓退了不少觉悟的革命的工人群众的活动，罢工的数量上虽然有了五六千人，但在国民党的束缚之下不能起极大的作用了。

第二是汉口反日运动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工人阶级的意志。是反对一切的帝国主义的，反对一切的反革命势力的，但在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之下，变成了单独的反日运动，与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他反革命势力不能联系起来。

第三是国民党准备着出卖工人的利益，工人整个的阶级起来反对整个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国民党完全毁灭工人整个的阶级阵线，而缩小为水杏林的个人问题去了。原来工人阶级为代表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国民党把他变为工人的罢工，仅仅是为

水杏林个人的申冤复仇狭小的意义了。国民政府代表很下心的去慰问水杏林遗下的妻儿，这是有很大的意义，完全是狭小意义的宣传，准备出卖罢工的先兆。国民党只有做到水杏林得到惩凶偿命，问题便算解决了。而果要做到罢工工人生活的保障，日本帝国主义应赔偿工人罢工时的损失，照给罢工时的工资，不准以后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就要损害着帝国主义的本身——资本主义，英美帝国主义便要说“此风不可长”了！所谓水杏林案移南京政府外交部解决，倘汉口工人不起来力争，汉口的罢工工友们就要呜呼哀哉！！

我们为要救出中国反帝运动的危机，我们为要救出汉口罢工的工人阶级的危险，我们坚决进行与国民党反帝运动相反的策略。主要的是：

一，打破单独的反日运动而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英美……；

二，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就应该和反国民党的工作联系起来；

三，无产阶级应该起来夺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

四，扩大反帝运动的潮流；

五，反帝运动应该取直接的群众行动；

六，全国的无产阶级应该一齐起来援助汉口的罢工的无产阶级；

七，汉口的罢工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本身的问题和中国民族的问题，不单是水杏林个人问题；

八，汉口罢工的解决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决定；

九，我们要认定没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其在华的财产，和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甚么解决的条

件都是空的，是骗人的，完全无一点保障的；

十，工人阶级经济的解放运动与反帝运动是整个的，是整个的利益！

我们只有这样的去努力坚决的去进行，才能救出目前反帝运动的危机，才能救出汉口的罢工工友，才能揭穿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的阴谋和罪恶，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向着正确的道路上走，才能达到完全解放中国！

署名：彭湃

载《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5期

1929年3月1日



## 斗争的转变与深入

(一九二九年七月)

### 怎样叫做斗争的转变？

几个星期前，电车工人——车务间的与机务间互相打架，打坏了几个工友，双方都磨拳擦掌，车务间并且每人捐银一元集资为打架之用，真是勇气百倍。

工人与工人自己打起来这是最不幸的一事。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弄出如此的不幸，原因是：一、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的严重；二、工人生活日趋恶化和枯燥，这是工人情绪恶化的原因；三、资本家恐怕工人来对付自己因此使其走狗挑拨煽惑，使工人自己来打自己，以分裂工人，因此在小小的嘈架，几乎闹出你死我活的角斗。

党对这问题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去做和事佬，到双方去劝解劝解，要他们平心静气用和平的方式来调解呢？如果这样的策略，是资本家所乐意的。因为这一事体是资本家挑拨起来的，如果继续下去必妨害了他生意，当然是要解决的。所以和平调解的策略，客观上是帮助了资本家，再坏没有。

那么，是不是去鼓励他们打得更凶些呢？这更是要不得。正确的策略是斗争的转变。党应该在群众中暴露资本家挑拨工人打架的罪恶，鼓励他们磨拳擦掌勇气百倍的精神一致的去对付资本家，要资本家认罪，要资本家赔偿，如不答应，就采取怠工或罢工的方法去回答他的阴谋。这叫做斗争转变的策略。

### 怎样叫做斗争的深入呢？

前次宿迁刀会的暴动，他们叫出的口号是：“党（指国民党）逼民变”，“反对苛捐杂税”。很明显的，这一斗争的性质是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这是宿迁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不过斗争的领导者是豪绅地主，我们党也能起相当的作用，上面两口号也就是宿迁党根据群众迫切的要求提出的，是广大农民群众所拥护的。

我们的策略应该怎样呢？是不是因此斗争是豪绅地主所领导，我们不应参加，来做反豪绅地主的土地斗争呢？

对的，我们要领导群众，做反豪绅地主的土地斗争，是一点都不错。可是不参加这一暴动，客观上就帮助了国民党与军阀，是错误的。

宿迁的党部还算聪明，是去参加了这一暴动的。可是没有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中，同时并发动农民对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斗争，来与豪绅地主争取暴动的领导权，客观上又是去帮助了豪绅地主。后来豪绅地主的领袖们得了国民党三千元的贿，群众因为屡次攻城得不到一点益处，刀会群众对其领袖就发生不满

了。这个时候宿迁党来一个斗争转变的策略，当刀会领袖号召三次攻城的时候，宿迁党不参加了，号召了刀会一部分群众，转变到反豪绅地主的土地斗争，这个策略是不是正确呢？不正确的，还是帮助国民党和军阀的，争取不到刀会的群众的。

正确的策略应该积极的去参加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使之继续下去，坚决的去充实这一斗争，去扩大这一斗争，动员党内群众去号召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是暴露领袖出卖群众的利益，特别要扩大党的土地政纲的宣传。而且，同时要使这一斗争深入到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斗争，党才能使群众在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争得他们的实际利益，广大的群众才能脱离豪绅地主的欺骗，而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来，党才能取得斗争的领导。宿迁党是机械的错误的，不能使斗争的深入而使斗争的转变，虽然积极于土地斗争，然而客观上放弃了反国民党与军阀的斗争是绝大的错误，结果是不能争取广大的群众，只有领导一部分的群众作少数运动而已，这是很易遭遇失败的。

署名：孟安

载《教育周刊》第2期

1929年7月

---

# 雇农工作大纲\*

(一九二九年)

## (一) 工人阶级与雇农

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是被地主和富农经济剥削剩余价值的一个农村中的劳动者，他的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决定了他是农村无产阶级。

雇农——农村的无产阶级，他在一般农民运动中，他在革命的需要上，是居着领导的地位，产业无产阶级要找到他的同盟军——农民尤其是要结合农村中的雇农——农村无产阶级。

## (二) 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与雇农

目前中国革命的阶段中，——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他

---

\* 本文是彭湃牺牲以后《红旗》作为遗著发表的，没有注明写作年代。从文章的内容判断，可能是 1929 年 5 月—7 月间写的。

的总任务里的一个扫除封建残余的使命，只有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农民推翻现存的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够完成。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且能够在这一革命阶段中领导一般农民不走资本主义的道途，而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阶级觉悟要比一般的农民锐敏，他要成了无产阶级推动农民从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核心。

###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雇农

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过程，一切的农民都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奋斗，但是革命的深入而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富农就要跟着资产阶级向反革命的方面去，中农就必然表现动摇，只有雇农才能够与无产阶级同路到底，他是农村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劳动者，他才能够反对资本主义到底，他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员。

### （四）雇农的生活状况

农村的雇农大别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新式的农业资本家剥削之下的，这一种雇农为纯粹之雇农，他没有土地，也没有耕种的工具，完全靠农业资本家的工资来养活，与工人阶级一样的痛苦。

第二种，是旧式的耕作方法的富农地主家里所雇佣的，他不

但整年的要为富农地主耕种，而且要包办富农地主的一切家庭的使用，如防盗、看门、抬轿、输送等等的苦工，挨打挨骂更不用说，所谓主仆的关系，所以他还受着封建残余的压迫。

第三种，是短期雇农，这种雇农是一般贫农小农将要化分到农村无产阶级的队伍来的，他是游离于贫农与雇农之间，他仍然有一部分残废的农具与小部分租来的土地，而不足以养活，因而临时出卖他的劳动力，他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虽然弱一点，但是他受封建的剥削特别多。

再以年龄来分别之：

(一) 成年雇农，大约是上述几种。

(二) 是青年雇农，青年雇农他的被压迫和剥削与受待遇之残酷是比一般的成年雇农要利害，青年雇农的工作特别的重，而且工资特别的少，甚至整年没有一个钱工资，好换得雇主几条番薯度饥，尤其是牧童，他在三、四岁刚刚会走动的时候，他的父母为要减少负担起见即使其出卖他的“吮乳力”（因为儿童没有劳动力只有“吮乳的力”），他除了刈草养牛看牛之外，还要做田里一些轻的工作。甚至六、七岁就要拿起笨重的锄头来。他全失了营养，他毁坏了身体，他的生活是最可怜没有了。

再说他们的劳动关系上又可分为几种：

(一) 是集中的或比较集中的，这种集中的雇农多数在新式的农业公司所经营的农场如工人之在工场一样的状态，这些在中国幼稚的农村资本主义中要占极少数。或集中在地主富农的家里，这种每个集体的单位人数比较少，但是他的人数单位要占多。

(二) 是散漫的，他是散住于各个地主和一般的农民家中，

这种数目是要比以上几种为最多，但是他在数千人或万余人以上的大乡村里面这种雇农雇童等至少占有百余人到数百人至千人的数目，在一个大乡村中也可形成一个集体的单位。

（三）季候的集中，这是一般短期的雇农，在一个农忙的时候常常集百数十人一群一群，过村、过县甚而至过省来出卖短期的劳动力，时期过后又各自回家去了。

### （五）雇农的特性

在一般农民之中各因经济的背景生活的关系而决定他的性质与特性，整个的农民阶级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化中的过渡阶级。农民中的上层富农，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在其余的要受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两重剥削，中农再落而为贫农又再堕落而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或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在分化过程中的各种层次中都有不同的特质，这即是各有各部分利益不同经济关系而反映到思想行动形成一种特性。

农民中的特性最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者便为雇农，他与一般的农民不同的有以下几点：

- 一、他是无产者，对革命特别坚决。
- 二、比较有阶级意识。
- 三、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特别要求。
- 四、比较没有地方主义和封建思想。

## （六）雇农的最低限要求

在农业资本主义和地主富农所统治的雇农，他的要求与工人是很相同的。

一、增加工资。

二、减少工作时间。

三、改良待遇。

四、确定工作的范围，如因为农业而雇佣者，雇主不能加以抬轿防盗，及其他额外工作。

五、充分的休息时间，如过节过年，多放几天假。

六、青年劳动及儿童劳动应给以相当的工资，禁止重力操作。（要禁止儿童的劳动在目前农民破产的急激化的时期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实现）

## （七）雇农的斗争

雇农的斗争第一不能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提携，他是要结合在工人阶级的战垒，受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第二不能脱离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斗争，他是要在农村中的一般的斗争中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取得中农（贫农更不用说），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建设苏维埃政权，才能达到彻底的解放，当然不能在民权革命的阶段里可以停止雇农的斗争，牺牲雇农的利益来保全农村的联合战



线，更是要在每个斗争当中准备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对一般农民而言）在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以与农村资产阶级——反革命派作最后的斗争。

## （八）雇农的组织

一、在新式的农场，或地主富农经济较发展的地方，或大农村里雇农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独立的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加入该地的农民协会，与当地的工会发生联系。

二、在比较零星散漫的雇农，可以加入当地的农民协会的雇农支部，工会也应该特别帮助农协强健雇农支部的组织。

三、青年的和儿童雇农也可包括在雇农工会或雇农支部的组织里，同时也可加入劳动童子团或少年先锋队，但雇农工会与雇农支部应该特别帮助青年雇农的组织与训练。

四、当地的县区工会代表会议应该有雇农的相当的代表出席，至于当地的某种工会于关系上或必要时也可由雇农工会或农协的雇农支部派出相当代表出席参加。

五、如当地有广大的雇农组织时，雇农代表应尽可能的参加当地县区总工会的指导机关。

六、雇农加入雇农工会应以个人为单位，雇农家里的人可以加入农民协会。

七、独立的雇农工会加入农民协会可用团体为单位。雇农工会的会员在农民协会是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

## （九）雇农的教育训练

农村无产阶级的运动应该是职工运动的一部分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但要极力的帮助他们的组织，以团结他们，而且要极力帮助他们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使他在一般农民运动中，团结一般的贫农去起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这才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民权革命的最主要的工作。我们应该使雇农的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富农的动摇的保守主义或反动宣传，肃清农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或地方派别的械斗观念等，使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上走，才能解放一切的农民。

署名：彭湃

载《红旗》第46期

1929年9月23日

## 外县工作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

第一是凤阳<sup>①</sup>火柴厂斗争问题。火柴厂有一千余工人，我们有五十余同志能开会的。有一工会，有七个执委，我们同志占五个，完全是赤色工会。不过这一工会，女工统统未加入。在国民党总理奉安时，要工人停工，工人不答应，国民党军队来包围，工人即扣留资本家，资方随即出去退兵。此项斗争是要求吃西瓜，发毛巾，资本家非常狠，收买工人中落后分子和同志打架。工会权力很大，工人请假是到工会来请，我们有的同志去工会内不办事。这工会是领袖工会，其他工会都信仰他，同时工会非常相信五中学生。

解决方法是，工会组织扩大，女工统统加入，工会办事轮流。最近报载被捕人，但斗争是会起来的。

第二是徐州雇农的斗争。五个条件尚未解决，斗争还是继续相持。

---

\* 这是彭湃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一次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外县工作是指除上海以外的各县工作，彭湃在发言中，主要是谈关于江苏省的北部和安徽省东北部一些县的工作问题。

第三是烈山煤矿。工人有五千余，从国民党去后，生活有改良，工人大部又是土匪，共有枪四百杆，并有机枪。此次有一斗争是因运河塞住，农民要求开河，后因国民党剿匪把斗争消灭了。烈山有一支部，同志八人。

第四是南宿州<sup>②</sup>有一块荒山，过去是公地，归农民用的，现在被政府买了收回自用，农民即去打，结果胜利了。在这一斗争中有四、五百农民参加组织了。

第五是宿迁<sup>③</sup>有抗租的斗争，因为党已溃散，农民请求我们同志回去，最近已调两人回去。

第六是东海方面有斗争，因为山上森林被国民党收买，农民反抗，和警卫队武装冲突，结果打死农民数人，同志都逃跑，农民被捕甚多，群众怨恨同志，要捕同志去换回被捕农民。

第七，东海学校中有斗争，是反对校长，结果胜利。但新校长来即逮捕两学生，引起一般市民的反抗。现在学生快出狱，市民准备欢迎。

南宿州方面有黄包车夫斗争，尚在酝酿。

兵士方面非常动摇，饷未发，一听打土匪，即逃跑开小差。

各县县委组织问题：（一）南宿州要派一人去；（二）蚌埠要有一人去工作。凤阳的书记可以去，不过凤阳方面要人去代替。

徐州县委五人，书记陈资平，另一工人同志作技术工作。贾汪<sup>④</sup>二人，一人过去是特支书记，他已脱离生产，最近倾向不好，再有一农民同志及学生同志，县委本身还是不健全，经常工作是没有的，工人同志作宣传，和失业同志要做贾汪书记，在组织路线上都错误的。

## 注 释

- ① 凤阳，安徽省东北的一个县，在蚌埠的东南。
- ② 南宿州在安徽省宿县地区。
- ③ 宿迁是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
- ④ 贾汪在江苏省北部徐州的东北，是一个著名的煤矿区。

## 彭湃给顺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顺业兄：<sup>①</sup>

现将我们这次的口供及经过，以至我们对这事所拟的办法，报告如下：

(一) 孟安（即王子安）<sup>②</sup>在公安局因有人证明，已经正式承认，并当庭演说过去事。

(二) 孟揆（即吕云峰）<sup>③</sup>未承认。

(三) 张际春（即余戴春）<sup>④</sup>已承认本名，惟未承认现在校内<sup>⑤</sup>有工作。

(四) 征（即郭瑞生）<sup>⑥</sup>供在吴淞考学校，因朋友介绍到新闸路李处。未承认其他。

(五) 颐（即安菊生）<sup>⑦</sup>供同朋友从湖北家乡来宁沪谋事至李寓。未承认其他。

我们由巡捕房经公安局到警备司令部尚未受刑，买食物尚自由，五人拘一处，均上脚镣。我们从公安局解到司令部时，

---

\* 1929年8月24日，彭湃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而在上海被捕，后被解至伪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30日下午被杀害。这封信和后面给冠生的信是在被害前不久写的。

对解我们之警察曾作相当宣传，他们似甚表同情。到警司令部后，与兵士已隔绝。经常给我们来往的，只一上等兵，江西袁州人，对我们尚好。另外有一个同在牢中的警司令部参谋处犯官王干臣，粤梅县人，他认识孟安。据他说：司令部军法处甚腐败，可用金钱运动。他有一亲戚尚在参谋处作事，可以设法。我们现正设法与之详谈。此外，慕兰我们亦与之通讯，亦嘱她向守卫我们的特务队方面作活动。现在再说我们对此事所拟的办法：

（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

（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二人，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

（三）运动丘哥<sup>⑧</sup>谋逃脱。

（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夕峰知道），看有变动及希望。因白<sup>⑨</sup>亦知此人。

（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

（六）调查及注意王干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

以上所说诸办法，均须兄方注意进行者。至于我们这方，如有新的线索及办法时，自当随时报告兄处。

补注：（1）王干臣乃黄干城之误，现暂押在司令部看守所内，可与外人接头（因犯兵士逃走案）。

（2）际春对过去事已供出，惟不承认现在有工作。

（3）送来二十元钱已收到，已交五元给送信人。送信之丘兄甚好，且见其早晚与二弟兄同来送信，似能接近丘群。望特加注意。

（4）揆之口供为从粤中家乡来作药材生意，这天同一王姓

的到被捕处谈生意，并不认识李姓。

揆、安等。

卅早。

## 注 释

- ① 顺业是党中央的代号。
- ② 孟安，彭湃笔名。
- ③ 孟揆，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的化名。
- ④ 张际春，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当时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
- ⑤ 校内指党内。
- ⑥ 征即邢士贞，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兵工运动负责人。
- ⑦ 颐即颜昌颐，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
- ⑧ 丘哥指国民党士兵。
- ⑨ 白指叛徒白鑫。



## 彭澎给冠生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冠生<sup>①</sup>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尤其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余人还坚持不认，颐与××<sup>②</sup>瑜个人感情尚好。

孟<sup>③</sup>揆梦<sup>④</sup>

### 注 释

- ① 冠生是周恩来同志的代号。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 ② 原件如此。
- ③ 即孟安，彭湃笔名。
- ④ 原件如此。疑为孟揆，即杨殷。

## 彭湃给许冰\*

(一九二九年八月)

冰妹<sup>①</sup>：

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

你爱湃

### 注 释

- ① 许冰，又名许玉庆，广东揭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是年冬与彭湃结婚。彭湃牺牲后，1930年她从上海回到广东大南山根据地，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被杀害于汕头市。

---

\* 彭湃给许冰的信，转引自许冰1930年4月5日写的题为《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一文（载1930年4月12日《红旗》第92期），原文并未注明写信的日期，从信的内容看，应该是就义前后写的。

## 诗歌十一首<sup>\*</sup>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

### 一 这是帝王乡<sup>①</sup>

这是帝王乡，  
谁敢高唱革命歌？  
哦，  
就是我。

### 二 劳动节歌<sup>\*\*</sup>

今日何日？

---

\* 彭湃在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各种民间歌谣来教育和发动农民群众，他创作了许多革命诗歌，这里是我们收集到的十一首，由于创作的确切时间难于查考，现统一编在文集的最后。

\*\* 192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彭湃写了这首歌，在海丰各中小学教唱，纪念五一游行时，海丰县城的师生在彭湃带领下，高唱这首歌曲。

“五一”劳动节，  
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最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姊妹，  
“劳动”两字永牢记。<sup>②</sup>

### 三 铲除迷信

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有足不行，  
终日静坐，受人奉迎。奉迎无益，不如打平。  
打平打平，铲个干净。人群进化，社会文明。

### 四 田仔骂田公<sup>\*</sup>

冬呀！冬！冬！冬！  
田仔骂田公！  
田仔耕田耕到死；  
田公在厝食白米！  
做个（的）颠倒饿；

---

\* 这首歌是彭湃开始农运后写的。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宣传，彭湃采用海丰方言写作。参见本书中 1922 年 11 月 18 日彭湃给李春涛的信。

懒个（的）颠倒好！  
是你不知想！  
不是命不好！  
农夫呀！醒来！  
农夫呀！勿慧！  
地是天作！  
天还天公！  
你无分！  
我无分！  
有来耕，  
有来食！  
无来耕，  
就请歇！

## 五 先将约正拍死死\*

约正<sup>③</sup>无道理，  
叫俺去送死；  
俺去至大命<sup>④</sup>，  
伊倒扒毫子<sup>⑤</sup>。  
大家合起来，  
先将约正拍<sup>⑥</sup>死死！

---

\* 这首歌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 六 农民兄弟真凄凉\*

山歌一唱闹嚷嚷，  
农民兄弟真凄凉！  
早晨食碗番薯粥，  
夜晚食碗番薯汤。

半饥半饱饿断肠，  
住间厝仔<sup>①</sup>无有梁。  
搭起两间草寮屋，  
七穿八漏透月光。

## 七 无道理\*\*

无道理，无道理，  
死了一个人，  
吃饱通乡里<sup>⑧</sup>。

---

\* 这是彭湃从事农运过程中常唱的一首歌谣。有人认为这是一首传统歌谣，彭湃略作修改后用来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是否属实，仍待考证，标题是编者加的。

\*\* 这首歌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太不该，太不该，  
地主来讨债，  
孝子哭哀哀！

真可恼，真可恼，  
生做个穷人，  
死不当只狗。

莫烦恼，莫烦恼，  
大家合起来，  
打倒地主佬！

打倒地主分田地，  
千家兴，  
万家好。

## 八 起义歌<sup>\*</sup>

我们大家来起义，  
消灭恶势力！  
如今大革命，  
反封建，分田地，

---

\* 这是彭湃在1927年11月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写的一首歌。

坚决来斗争，  
建设苏维埃！  
工农来专政，  
实行共产制，  
人类庆大同，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最后成功！

## 九 侄爱手枪和炸弹\*

日头出来对面山，  
欢送阿郎去打战；<sup>⑨</sup>  
打了胜仗阿郎返，  
侄爱手枪和炸弹。<sup>⑩</sup>

## 十 分田歌

分田地来分田地，田地分来无差异，

---

\* 据谭达先《彭湃同志与民间文学》一文（《革命烈士诗抄》第63—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介绍，彭湃一次听到客家姑娘唱山歌：“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鐲金耳环”。彭湃听后便教这位姑娘把这首山歌改成现在这样一首革命山歌。标题是编者加的。



肥瘠先分配，远近皆一体。  
不论多与寡，劳动合规矩，  
且看从前旧社会，富人享福穷人死。  
皆因制度坏，生出豪绅与地主，  
强占天然公有地，屠杀农民肥自己。  
此苦绵绵长千年，数千年来数千年，  
今日劳动夺政权，打倒豪绅与地主，  
还我农民自耕田。  
自耕田来自耕田，还是大家努力齐向前。

## 十一 抗债歌

债欠多，  
田割无，  
地主佬来上门讨，  
讨呀，讨无钱，  
牵猪剥鼎<sup>①</sup>真惨凄，  
大人想去死，  
奴仔<sup>②</sup>哭啼啼。  
地主收租食白米，  
耕田之人饿走死；  
土豪劣绅来压迫，  
匪军又来抢，  
农民真惨凄。

一年到头食唔饱<sup>⑬</sup>，  
 镰刀放落瓮生丝。  
 俺大家团结起，  
 土豪劣绅来压迫，  
 敌人敢来抢啊，  
 共同合力刨死伊<sup>⑭</sup>！

## 注 释

- ① 此诗可能作于 1921 年至 1922 年间。
- ② 彭湃原作是“希望哥哥与弟弟，‘劳动’两字永牢记”，在教唱时，一位女教师提出：难道妇女姐妹就不要牢记“劳动”吗？彭湃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意见，改成了“希望兄弟与姊妹”。
- ③ 约正相当于乡长。
- ④ 至大命，意即送老命。
- ⑤ 伊即他，毫子即银子。
- ⑥ 拍，潮汕方言打的意思。
- ⑦ 厝仔，即小屋仔。
- ⑧ 海丰旧俗：有一家死了人，亲友、邻居、村人都要来大吃一餐。为了请客，穷苦人家只得借高利贷来应付，地主乘机敲诈勒索，穷人深受其苦。
- ⑨ 打战，打仗的意思。
- ⑩ 偃，客家方言，即“我”。
- ⑪ 鼎，潮州话称煮饭烧水的锅为鼎，剥鼎即把锅取走的意思。
- ⑫ 奴仔，即小孩。
- ⑬ 食唔饱，吃不饱。
- ⑭ 刨死伊，杀死他。

## 彭湃生平大事年表

**1896年10月22日** 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的一个地主家庭。乳名天泉。祖父彭藩；父亲彭魁哲，嫡母王氏；生母周凤，出身贫苦，当过婢女。

**1901年** 进海城七圣宫读私塾。

**1903年** 进林祖祠小学读书。

**1906年** 父亲与嫡母相继去世。

**1907年** 暑假期间随兄长到乡下向佃户收租，眼见佃户的悲惨生活，大声呐喊不要交租了，震动了在场的佃农。

**1909年** 进海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取名汉育。

**1910年** 在祖父和当地地主豪绅为海丰知县唐汝梅歌功颂德的“万人伞”上剪掉了其祖父的名字，由此带动其他青年也把自己家长的名字从“万人伞”上剪掉，大快人心。

**1911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1912年** 家庭为彭湃完婚，夫人是海丰鹿境乡的蔡素屏。

**1913年** 进县立海丰中学。就读期间，“好谈论时事和参加社会活动”。同年，在进步教师林晋亭等的支持下，和陈复、陈

魁亚等进步学生组织了“群进会”，旨在“互相切磋，互相进步”。

**1916年5月7日** 和“群进会”的同学一起，发动海丰青年学生举行反日爱国游行，以纪念“五七”“国耻纪念日”一周年。

**冬** 劣绅陈月波等将其为驻军统领林干材造的石碑浮雕像立于五坡岭之“表忠祠”，配祀民族英雄文天祥。彭湃和陈复、陈魁亚、林苏等同学一道起来反对，并巧妙地敲掉了石像的鼻子。这一反封建势力的举动，在海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7年春** 离开海丰到广州广府中学上学。

**夏** 东渡日本至东京，寄寓于神田区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入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补习课程，取名彭湃。

**1918年5月3日** 从东京成城学校毕业。

**5月7日前** 和留日学生到神田警署门外，要求日方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5月16日** 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中国，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彭湃闻讯，与友人特摄“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并积极参加留日中国学生反对这一协定的斗争。

**5月下旬** 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警察迫害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决定全体罢课归国。彭湃回到广州，参与了《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的起草工作。之后回到海丰，组织学生开展废约救亡的宣传。

**6月中旬** 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力下，彭湃和其他留日学生不得不重返日本，继续学业。

**9月30日** 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学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迁居神田公寓松叶馆。

**1919年1月18日** 巴黎和会于巴黎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幕。

**4月中旬** 中国在巴黎和会中所受的挫折使彭湃感到愤慨。在获悉中国驻日公使、卖国贼章宗祥将要回国述职后，彭湃发动、组织部分留日中国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截拦，痛打章宗祥。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月7日** 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军警的镇压。彭湃在这次爱国运动中被日警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悲愤之余，他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

**约5月下旬** 离开东京经上海回到海丰，组织白话剧团，演出《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等节目，开展救亡宣传和抄查日货的工作，并曾前往福建漳州，向陈炯明建议多派学生出国留学。暑期过后才返东京。

**8月** 返回日本继续念书。

**9月18日** 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与一、二个友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不久又单独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坡”，并常与高津正道、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往来。

**1920年夏** 利用暑假回国，到上海、漳州等地。在漳州向陈炯明募僚募银元数千元，支持上海《救国日报》。稍后重返日本。

**10月** 和李春涛发起组织“赤心社”。从成立至次年五月，彭湃和赤心社的其他成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及河上肇著的

《社会主义研究》，并多次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

**11月** 日本人堺利彦和朝鲜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Cosmo Club”（宇宙社），彭湃首先加入。之后加入者有日本、朝鲜、俄国、印度、中国及欧美诸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种思想倾向的人。某夜，宇宙社开会，为日本警察所侦知。散会时，日本“刑事”逐人尾随。彭湃卒被问得姓名、住址、国籍。自是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的一个注意人物。

**年末** 在东京发起“烟酒禁绝会”，参加的有李春涛、陈卓凡等。

**1921年3、4月间** 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的代表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曾就入党问题与彭湃作过一次长谈。彭湃强调农民运动，对工人运动似乎重视不够。

**4月间** 得到祖母病重消息，便赶写毕业论文，准备回国。

**5月1日** 在东京参加日本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

**5月初** 考完毕业试后，离日本回国。行前，与东京中国留学生共产党小组的施存统进行了交谈。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5月15—19日** 在《双周评论》第一、二期发表《日本底“五一”》。文章反映了一九二一年“五一”节日本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及其与日本反动政府的军警斗争的情况。

**5月23日** 回到海丰参加祖母的葬礼。稍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

**7月23—31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

**7月30日** 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在为劳动者同情会起草的《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中，指出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目的在于“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这篇缘起，实际上是彭湃反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宣言书。

**8月8日** 在《陆安日刊》第4号发表《反对公妻论》。

**8月9日** 海丰劝学所长陈伯华贪污腐化，在学生的反对下被迫辞职。

**8月12日** 海丰部分学生请愿，要求彭湃为劝学所长。

**8月中旬** 和郑志云等前往广州。在广州期间，彭湃曾会见了陈独秀，并向在广州的海丰要人们“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

**9月1日** 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文章猛烈地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提出要进行社会革命，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非难社会主义的谬论的批判，驳斥当时存在的一些污蔑社会主义的论调。文章中也掺杂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10月1日** 陈炯明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长。彭湃为实现自己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设计，于是日正式就职。任劝学所长后，彭湃聘请在日本结识的进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等来海丰任教。

**11月19日** 祖父彭藩逝世。

**冬** 鼓动学生到县政府请愿，设法释放被捕学生。

**1922年1月1—3日** 主持召开海丰县第二次全县运动会。

**1月3日** 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彭湃任局长。

**2月2日** 和县长翁桂清假座县教育局举行敬老同乐大会。

**2月8日** 海丰“县议员彭汉垣提出本邑拆城案，全体议员通过”。

**2月24日** 带领学生拆城，以推垮反动军警据守城门勒索进城农民。

**3月2日** “绅者集议反对拆城”。“教局雇工将南北各城拆十丈”，劣绅陈月波于是日“率人到教育局质问彭湃”。

**3月3日** 为拆墙事发表宣言。陈月波指使爪牙前往教育局企图殴打彭湃。彭湃被迫离开海丰前往广州。

**3月12日前后** 在广州参加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剧社由谭平山任主任。彭湃和施卜等负责配景，并担任演员。

**3月14日**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日假座东堤东园召开成立大会暨马克思纪念会，到会团员和互助总社社员及来宾共计三千余人。晚上，白话剧社为到会者演出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六幕话剧。

**3月19日** 全体团员在素波巷十九号开会讨论团的组织大纲等问题。同日，彭湃电海丰县长翁桂清，要求辞教育局长职。翁桂清复电挽留。

**4月10日** 谭平山主持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彭湃到宣传部负责演讲队的组织工作。

**4月27日** 自广州回到海丰，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作《劳动节歌》。

**5月4日** 组织海丰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

**5月8日** 陈炯明办的《陆安日刊》登载题为《借教育以宣



传社会主义之谬妄》的文章，大肆攻击彭湃。

**5月9日** 被撤去教育局长的职务。

**5月14日** 和李春涛等创办的《赤心周刊》刊行。该刊的目的在于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

**5、6月间** 和杨嗣震等在海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员有8人，对外称学术研究社。同期，为了发动农民，彭湃用海丰方言编了很多歌谣，教农民学唱。

**6月2日** 在《赤心周刊》第四期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呼吁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指出“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

**6月14日前后** 在《赤心周刊》第六期发表《告农民的话》。彭湃从《告农民的话》引起的反映中得到启示，“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6月16日** 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走永丰舰。

**6月下旬** 深入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他穿起农民服装，赤着双脚，早出晚归，利用各种形式和场合，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组织农会进行斗争的道理，并当众烧毁了祖父留给他的那份田地的田契，逐渐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7月29日** “六人农会”在得趣书室成立。成员有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彭湃。

**10月25日** 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会员有五百余人，推举黄凤麟为会长。

**10月** 派林苏、余创之先后到陆丰的东山、浮头等地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

**秋** 到惠阳县的高潭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

**11月18日前** 守望约农会成立。守望、赤山两农会会员共达三千五百人。

**11月18日** 给李春涛写信。信中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较之开展工人运动的五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11月** 在龙舌埔的一次农民集会上发表演说，并当众烧掉一个月前分家时分给他的田契。

**冬** 撰写《农会利益传单》。同期，林务农等找彭湃参加农会，从此成为彭湃的得力助手。

**1923年元旦** 海丰县总农会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加入农会的会员达二千多户，一万多人。彭湃为总农会制定了会旗，起草《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

**2月9日** 给李春涛写信。信中说，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2月20日** 海丰总农会发表由彭湃撰写的《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

**3月3日** 海丰总农会召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是日加入农会者达二千余人，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约至三月底，会员人数达二万户，十万多人，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随着农会威信日益提高，农民间的纠葛都请农会调解，业佃议租，债务纠纷都诉诸农会，使各警察、司

法、衙门日趋清闲。

**3月13日** 海丰总农会发表由彭湃撰写的《海丰总农会对时局的宣言》。

**3月中旬** 海丰农会会员与地主第一次发生正面公开冲突。彭湃率领六千多会员前往县法庭举行请愿示威，抗议地主的“粮业维持会”申通法庭无理扣押拒绝加租的六个农民。法庭慑于农会的威力只得立即释放被捕农民。随着这场斗争的胜利，农会组织向周围各县发展。同期，李劳工退学参加农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3、4月间** 领导开展反对新任海丰县长丘景云的斗争，并谋求由公民大会选出有利于农民的县长，但由于陈炯明任命王作新为县长，以及其他各界的妥协，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没能实现。

**4月** 到陆丰推动农民运动，协助成立了“陆丰县农会筹备会”。同月，惠阳县的高潭等地建立了农会组织。

**4、5月间** 陈炯明企图控制农会，暗叫林晋亭写信邀彭湃到香港。为了利用陈炯明，彭湃应邀前往。

**5月1日** 在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会员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说。是时，三县农会会员达二十余万人。

**下旬** 派马焕新在海城、汕尾、妈宫等地的工人中开展活动，组织基层工会。

**5月** 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为会长。同月，撰写《海丰劳农节报告书》。

**6月5日** 给李春涛写信，告知现在最遗憾的事情是缺少志同道合的同志。

**6月12—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6月23日** 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兼任会长，郑重为副会长。

**7月19日** 致李春涛信，其中说到他要到普宁去。

**7月26日** 海陆丰遭强台风袭击。彭湃原定是日前往广州，应约和陈独秀商量农会事情，因急需处理台风造成的灾情而不果行。

**7月30日** 给李春涛写信，提出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

**7月** 农会组织已在潮州、普宁、惠来等县有所发展，遂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彭湃参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为广东省农会起草了《广东农会章程》。

**7月前后** 由团中央直接批准的海丰团地方委员会成立。

**8月5日** 海陆丰再次遭强台风袭击。“两次台风大水为灾，农产物歉收，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农村受灾极烈，农民受害尤甚”。农民纷纷到农会请示办法。海丰总农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在彭湃的主持下，讨论了早造交租的问题，通过了“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

**8月11日** 海丰反动县长王作新支持地主反对减租，并逮捕坚持减租的农民三人。

**8月15日** 海丰总农会冲破反动县长王作新派出的警察的阻挠，在海城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到会农民二万多人。彭湃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重申“至多三成交租”。当晚，反动县长王

作新召集豪绅会议，决定以武力摧残农会。

**8月16日** 拂晓，县署游击队长王益三带领游击队、钟景棠师之一部及警察、团勇三百余人袭击海丰总农会。农会职员杨其珊等二十五人被捕。王作新出布告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是日，彭湃在大嶂山边的小庵寺召集突围出来的农会骨干开会，提出“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彭汉垣则主张利用陈炯明曾许下的支持农会的诺言，去老隆找陈炯明交涉。会议采纳了彭汉垣的意见。

**8月23日** 和林苏、蓝陈润一起经过数天跋涉，抵达老隆，向陈炯明进行说理斗争，终于迫使陈炯明同意电令王作新释放被捕入狱的农会职员。

**8月24日** 离开老隆，前往潮安。在潮安适遇由北京南归的李春涛，并请李起草了《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揭露海丰地主豪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的暴行，寄发各地。

**9月初** 经汕头回到海丰，旋即和李劳工赴香港找林晋亭，要他催促陈炯明解决释放农友问题。在香港的一个多月里，彭湃在人力车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和为被捕农友募捐。当香港新闻报载文攻击海丰农民运动时，又和李劳工一起撰文反驳。

**9月7日** 给文亮写信。信中讲了不能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并谈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以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

**9月7日后** 撰写《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

**9月下旬** 阮啸仙写信请彭湃参加行将在十月中旬召开的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0月31日** 邓中夏在《团刊》第二期撰文介绍海丰农会章程及“七·五”农潮。

**10月底—11月初** 根据林晋亭的建议，和李劳工离开香港，经汕头到达老隆，再一次找陈炯明。陈炯明一味敷衍。彭湃认定，靠陈炯明释放农民是行不通的，根本方法还是“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十一月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11月13日** 阮啸仙在致团中央负责人刘仁静信中说：“海丰本来很好，太可惜被敌军摧残，彭同学又跑了，真是好哭无泪！”

**11月** 与陈炯明一起到汕头，见陈炯明毫无真心，遂脱离陈炯明。

**12月1日** 在给文亮（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复亮、施存统）的信中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12月19日** 给文亮（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复亮、施存统）写信，请帮助筹款以救济海丰农友。

**12月下旬** 回到海丰，以惠潮梅农会的强大声势为后盾，利用陈炯明的表面“支持”以及钟景棠和王作新之间的矛盾，迫使王作新全部释放在“七·五”农潮中被捕的农友。各约农会开始恢复活动。

**12月** 在汕头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筹备处。同月，赴惠州游说陈炯明。

**1924年1月20日** 给刘仁静写信，建议党中央和团中央多派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农村来开展农民运动。

**1月30日** 中国大学校刊《晨光》第2卷第1号刊登李春涛写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以及彭湃写的《农会利益传单》等文章和致李春涛的信。

**1月**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2月8日** 海丰捷胜约农会召开恢复大会。彭湃到会并发表演说。

**2月10日** 在陈炯明的私宅博约山房当面驳斥陈炯明王作新等对农会的攻击、污蔑。

**3月17日** 海丰总农会于是日召开恢复大会，到会农民达七千余人。大会的前一天，陈炯明找彭湃，阻止大会的召开，遭到彭湃的反对。会后，陈炯明见彭湃和农会不能为其所用，遂面谕王作新解散农会。

**3月21日** 海丰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宣布取缔农会。农会组织又一次转入秘密状态。

**3月26日** 离开海丰。海丰的农会工作交给郑志云、彭汉垣、陈修等负责。四月一日上午，彭湃到达汕头，下午乘船前往香港。

**4月1日** 抵达汕头，以海白化名给刘仁静写信。同日下午，乘船往香港。

**同期** 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4月上旬** 抵达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住越秀南路九十三号（现为五十三号）。

**4月17日** 彭素民接任林伯渠农民部长之职，彭湃继续任农民部秘书。

**4月18日** 参加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会议。

**4月中旬** 写信给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的周其鉴，嘱他先照手续具呈县署为农会立案。

**5月3日** 参加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5月11日** 给陈独秀写了《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陈独秀把该信摘登在六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七十期。

**5月12日** 致信彭素民请求对处于秘密状态的海丰农会予以经济援助。

**5月19日** 受聘为广东农品展览会总务部主任。

**5月中旬** 以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到广宁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使农会会员由四千家增至七千家。

**5月21日—6月1日** 在广州参加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六月九日，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分工，彭湃任农工委员。

**5月28日** 与农民部长彭素民、工人部长廖仲恺等参加国民党合作部召集的会议，讨论组设广东合作发展社。

**6月初** 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顾问法郎克赴花县检查工作，表扬了农会主动组织农民武装的做法。

**6月9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分工，彭湃任农工委员。

**6月18日** 和阮啸仙就广宁农会于六月十日被地主武装捣毁，稍后花县农会办事处被地主、劣绅雇用的流氓围攻事，向团



中央作书面报告。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农运人材的缺乏问题。同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去花县襄助农民协会工作。

**6月27日** 在担任团广东区委农工委员后，彭湃派李劳工去人力车工人中开展工作。在彭湃和李劳工的组织下，广州市人力车第一协作社于是日正式成立。

**6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派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6、7月间** 迁居文明路。

**7月3日**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越秀南路九十三号（现为五十三号）开学。学员计三十八人，其中中共党员、团员占二十人。彭湃在培训学员中，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学员常到市郊农村实习。

**7月7日** 参加广州市人力车工人俱乐部筹备会议，并任会议主持人。

**7月16日** 以手车工人合作社代表的身份，出席广州市交通工人第三次会议，讨论交通工人部执行委员会常会时间问题，及援助广东轮渡船务总工会会员无辜受毆案等。

**7月28日** 在广东大学礼堂主持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孙中山先生出席了联欢会，并作了题为《农民要自己组织团体》的讲话。

**7月间** 被农民部指定为香山农民协会筹备会委员，协助筹建香山农民协会。

**8月2日** 下午4时，召开市郊农民运动联系会议，会议决定派农讲所学生担任市郊东南西北四个区的农运工作。

**8月6日** 出席广州市郊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议推定各乡农会组织员共36人。

**8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0次会议决定推李章达任农民部长，接替8月3日因病去世的彭素民。彭湃仍任农民部秘书。

**8月11—13日** 与阮啸仙等在东莞参加农民联欢大会。

**8月21日**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大部分学员作为农民部特派员，派往各县。

**8月27日** 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彭湃任总指挥，徐成章任教练。

**9月初** 周恩来从法国归国，经香港抵达广州，彭湃和阮啸仙等前往码头迎接。周恩来到广州后与彭湃一起居住。

**9月4日** 在广东盐业工会筹备会上发表演说。

**9月5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本部办事细则。规定秘书职责为：襄助部长整理部务，部长不在时代行部长之责任，以及各县农会进行之计划及筹备和往复函件之起草及章程之拟订等。

**9月10日** 因李章达请病假，代理部务。

**9、10月间** 中共广州地委改选，彭湃被选为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参与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

**10月1日** 参加东莞洪屋涡乡农民协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讲。

**10月10日** 广宁县农会正式成立，并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

**10月中旬** 针对广州商团制造的“双十惨案”，和工代会领导人刘尔崧分别打电报给廖仲恺，要求镇压商团叛乱。

**10月20日** 李章达辞去农民部长职务，由黄居素任代理农民部长。

**10月** 国民党右派黄居素继任农民部长，试图撤彭湃农民部秘书之职。彭湃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使他被迫辞职。同月，迁居东皋大道仁兴里三号。家属稍后从海丰来到广州。

**11月6日** 黄居素提请免去彭湃农民部秘书一职。

**11月11日** 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彭湃留任农民部秘书。黄居素代理海外部长。

**11月20日** 广宁县地主豪绅成立“保产大会”，决定以武力反对减租。

**11月25日** 广宁县地主豪绅又成立“业主维持会”。同日晚，地主武装向农会发动进攻。

**11月26日**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于是日抵达广宁，参与领导农民的减租斗争。

**11月27日** 不再担任农民部秘书，改任组织员。同日，在周其鉴陪同下前往广宁镆源参加农会的减租大会。

**11月28日** 与周其鉴等到广宁县署交涉保护农会、解除地主武装等问题，县长蔡鹤朋答应召集农会与地主双方举行“和平会议”磋商。

**11月29日** 与罗绮园、阮啸仙联名写报告给廖仲恺，提出要根据特派员的工作情况确定去留，并提出具体名单。

**11月** 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

**12月1日** 原定是日举行农会、地主双方代表会议，谈判解决减租问题，由于县长蔡鹤朋的包庇，地主代表拒不到会，并

派武装乘机向社岗等地农军发动突然袭击。

**12月2日** 就十二月一日发生的紧急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作书面报告。要求“尽快从花县派出队伍前来支援”。

**12月5日** 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共广东区委作书面报告。在给区委的报告中，彭湃分析了这次广宁斗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农民武装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

**12月7日** 广宁农会发出减租运动第二次宣言。

**12月8日** 接广州方面决定派铁甲车队前来支援广宁农民斗争的通知，彭湃即同广宁农会领导研究决定：在铁甲车队抵到以前，组织各区农民代表向县署请愿并示威游行，以显示农民的力量，坚定农民的斗争信心。

**12月10日** 广宁各区农民代表五百多人列队前往县署请愿。彭湃依照国民党党纲，据理力争，使县长蔡鹤朋被迫答应拿办地主江汉英等各项请愿条件。是日，广宁县农会发出减租运动第三次宣言。

**12月11日** 由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分别任正、副队长及廖乾五任党代表的铁甲车队，抵达广宁社岗。当晚，彭湃和铁甲车队领导人参加了在社岗召开的县农会军事委员会会议。

**12月12日** 广宁农军在铁甲车队的支援下，向江姓地主武装发起攻击。在围攻江姓地主炮楼时，由于该炮楼建筑异常坚固，几次进攻都未能攻下。彭湃等决议派廖乾五赴广州报告及请援。

**12月15日** 第三师官兵两连，由副官长詹示新率领开抵广

宁，他们在地主的“款待”、蒙骗下，竟然站在地主立场。据此，彭湃等决定了争取第三师的对策：一面组织农民欢迎及慰劳，一面亲自做官兵的思想工作。

**12月16日** 廖仲恺为大元帅手拟命令，委派蔡鹤朋、彭湃、廖乾五和第三师派出的一高级副官组织广宁绥辑善后委员会。

**12月19日** 争取第三师的“农兵联欢大会”在社岗举行。彭湃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农兵联合，争取革命的胜利。大会以后，第三师官兵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12月22日** 广宁县长蔡鹤朋以“不能离署”为由，要求将广宁绥辑善后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县城南街举行，彭湃与廖乾五、詹学新商洽后同意。

**12月25日** 与廖乾五铁甲车队、詹学新第三师两连前往县城南街。同日，与周士第、赵自选等主编的《广宁日报》创刊。

**12月26日** 广宁绥辑善后委员会预备会议于是日举行。彭湃等在会上提出惩办祸首、解除地主武装、解决减租、赔偿损失、恢复农会等提案。

**12月27日** 绥辑善后委员会正式开会，在彭湃的坚决斗争下，蔡鹤朋不得不同意农会派代表二人列席会议，当天会议只通过了缉拿祸首、收缴地主武装两项决议。

**12月29日** 和廖乾五等利用广宁团保总局长谭侣松宴请的机会，捉拿了谭侣松，收缴了总局民团枪械。鉴于地主方面的反动气焰嚣张，彭湃等从县城撤返社岗。绥辑善后委员会中断工作。

**12月30日** 离开广宁县城南街返回社岗。

**1925年1月9日** 由廖仲恺派来的卫士队携带大炮到达广宁后，立刻炮击潭埗地主据点江姓炮楼，但因炮楼坚固，炮击无效。

**1月12日** 卫士队长卢振柳下令停战五天，提出“和平解决”。彭湃等坚决反对卢振柳的妥协行径，一面通电反对，一面加强戒备，并派出宣传队到农村鼓舞农民斗志。在“停战”期间，地主武装到处向农民进攻，卢振柳则变本加厉，禁止农军带枪和放哨。

**1月18日** 为了解决卢振柳的问题及决定今后的斗争计划，彭湃亲赴广州请示报告。

**1月19日** 胡代帅发布命令，调卢振柳返广州，由连长谢星继代理卫士队长，并任命彭湃、廖乾五、谢星继组成广宁绥辑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广宁的军事行动。

**1月23日** 携带胡代帅签署的命令和炸药一批，返抵广宁。彭湃在广州期间，得知革命军将进行东征，即派林务农带信给在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农会领导人准备接应。返广宁后，彭湃在卫士队官兵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卫士队对农民的支持。

**1月31日** 绥辑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于二月一日用炸药摧毁江姓炮楼。

**2月1日** 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是日出发。广宁农军、铁甲车队、卫士队包围了江姓炮楼，彭湃亲率工程队开始挖掘通向炮楼的地道。

**2月3日** 挖掘地道的任务完成，但炸药爆炸后江姓炮楼依然无法摧毁。彭湃立即向广州方面作了详细报告，并派赵自选于

翌日前往广州请求增援。

**2月7日** 与廖乾五等人写报告，向广州方面叙述几天来的情况。

**2月10日** 赵自选携带子弹二千发返抵广宁社岗，商人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提出愿意出面劝江姓炮楼投降。同日，彭湃向广州的领导机关书面报告此事，提出“当地主们来求和时，军委和我们是赞成讲和的，但是在没有确定讲好之前，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2月13日** 江姓炮楼地主武装向农军缴枪投降。农军在铁甲车队、卫士队的支援下，再经三天战斗，全部扫清了附近的地主据点。广宁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斗争胜利结束。

**2月19日** 在广宁农民热烈欢送下，彭湃偕铁甲车队、卫士队离广宁返广州，接着赶往东江，参加东征。

**2月27日** 随东征军进入海丰城。各乡农民纷纷来找彭湃，磋商农会恢复事宜。

**3月1日** 海丰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在县城的林祖祠和东征军举行联欢会，周恩来和彭湃出席大会，并都发表了演说。

**3月1日—10日** 与吴振民一起率农军到处搜缴敌人枪支，装备农军。

**3月3日** 海丰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大会宣布恢复县农会，并组织临时县农会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由彭湃任委员长。是日晚，彭湃和谭平山等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一次会议，并被推为县党部宣传委员和改组后的《陆安日刊》编辑。

**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恢

复各区农会组织的措施。

**3月16日** 海丰农民自卫军成立，同时设立农民自卫军训练所，由李劳工和黄埔军校后方办事处代表吴振民分别担任大队长和训练所教官。同日，彭湃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一次常务会议，讨论有关党部经费问题和陆安报社经费问题。

**3月17日** 海丰第七区农民发表宣言，支持彭湃派农民自卫军缉拿压制农会打击农民的第七分所所长。

**3月中旬** 出任海丰县农协执行委员长。同期，出任中共海丰支部书记。

**3月26日** 林苏率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察团来海丰考察，并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带来子弹一批。彭湃率农民代表及农民自卫军前往车站迎接。

**4月1日** 中共海丰支部改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仍由彭湃任书记。

**4月12日** 出席海丰县公署召集的各区职员及各团体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政务会议，提出取消约正和取缔担盐苛抽问题。

**4月14日** 在海丰农工界哀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上发表演说。

**4月20日** 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学员四十余人，由彭湃任所长。

**4月22日** 出席解决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学潮会议，并就学潮问题提出建议。同日，出席海丰附城工人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说。

**4月25日** 出席海丰第九区各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

**4月26日** 出席海丰第二区各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



表演说。同日晚，出席海丰各界筹备纪念“五一”会议，并出任庶务部成员。

**4月下旬** 给《向导》写信，叙述了东江农民运动情况，充分肯定了粤东农民在支援东征中立下的功勋。

**4月**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电请彭湃会长选派纯粹农民20名，参加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月，给《向导》写信，叙述了东江农民运动情况，充分肯定了粤东农民在支援东征中立下的功勋。同月，在彭湃领导下，海丰建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

**5月1日** 在海丰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同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未参加大会，但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

**5月4日** 与吴振民率领由海丰农讲所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宣传队，前往陆丰，支援陆丰农民反对反动县长徐健行的斗争。徐健行畏罪潜逃。

**5月5日** 派农讲所学员分赴陆丰各地调查徐健行的劣迹，同时在群众中宣传广东革命政府的各项革命主张。晚上，为了解决农民度荒问题，又联同国民党陆丰县各团体组织陆丰粮食救济委员会。

**5月15日** 彭湃等省农协常委名单登载在《广州民国日报》上。

**5月18日** 为被驻军枪杀的海丰农会宣传员黄晓元墓设计竖碑题字，亲自抬棺送葬，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

**5月30日** 五卅运动爆发。

**5月** 派遣陈魁亚等分赴潮阳、普宁、惠来三县组织恢复

农会。

**6月初** 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被迫放弃粤东一带，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

**6月19日** 省港大罢工爆发。

**6月23日** 率领农讲所学生在广州参加游戏示威，声援“五卅运动”，遭到英法租界军队的镇压。

**7月5—9日** 海丰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9日大会时，彭湃介绍李春涛与126位农民代表见面，随后由李春涛将与彭湃、李谷珍商定的测试农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问答题请农民代表举手表决，结果获得很满意的效果。

**7月11日** 参加海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第27、28次会议。

**7月—8月** 游说留日学生林铁史参加农民革命运动。

**8月4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作关于农运情况的报告，分析了工农两个阶级的关系，指出工人或农民单独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提出了“工农联合万岁”的口号。

**8月11日** 在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的统一广东大示威会上报告五华等县农会再次受陈炯明部摧残的情况。

**8月12日** 以海陆丰农民协会代表身份参加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林宝宸烈士公葬大会，并发表演说。

**8月20日** 廖仲恺先生被刺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

**8月26日** 广州举行市民大会，哀悼廖仲恺逝世。彭湃代表省农协在会上讲话。

**9月3—4日** 花县农协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彭湃代表省农协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最近政治状况及农会进行计

划的报告。

**9月6日** 在广州出席惠潮梅各界团体联合会议，被公推为主席。会议决议组织惠潮梅各界团体联合会，并拟定14日上午11时在广大礼堂举行惠潮梅人民要求广州革命政府收复东江大会。

**9月7日** 在广州“九七”国耻日（辛丑条约签订日）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

**9月14日** 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日在东皋大道1号开课。这届农讲所招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山东、安徽等省的学员。

**9月15日** 参加惠潮梅旅省人民大会，并被大会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

**9月23日** 李劳工在率领陆丰农民自卫军与陈炯明部作战时被地主民团捕获，于翌日遭敌杀害。

**9月27日** 出席惠潮梅各团体联合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被推为联合会农民部长。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军事委员会，随东征军出发。

**9月** 撰写《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文章反映了东江人民要求国民政府再次东征的强烈愿望。

**10月5日** 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0月14日** 东征军克复惠州。

**10月18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会后，彭湃离开广州前往东江。

**10月20—26日** 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前，彭湃、阮啸仙负责为大会起草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大会选举何香凝、刘尔嵩、彭湃、杨匏安等九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0月22日** 留在海丰的农民自卫军在东征军到达海丰以前占领了县城，推选彭汉垣为县长。是日，东征军进入县城。

**10月25日** 在彭湃的主持下，是日召开了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多人。彭湃在会上报告了东征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一路作战的情况，强调要迅速地把各区、乡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同时要扩大农会组织。

**10月29日**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彭湃任书记。

**11月初** 从海丰回到广州。

**11月4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彭湃任省党部农民部长。

**11月7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1月11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议何友逖为农民部秘书。

**11月14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11月18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报告农民部第一、第二次部务会议情况。

**11月19日** 率领第五届农讲所学员赴韶关参加曲江县农会成立大会。

**11月20日** 出席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翌日由曲江返

广州。

**11月25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11月28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12月2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12月5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设置潮梅特别委员会。十二月八日，该特别委员会正式组成，由赖先声、彭湃、范其务、邓颖超等七人为委员。次年六月，潮梅特别委员会结束工作，至十月二十九日，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又议决恢复，并由彭湃、李春涛等五人为委员。

**12月8日** 第五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彭湃与学员合影留念。

**12月9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议派人参加海丰死难同志追悼会，获得通过。

**12月12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报告开除本部干事蒋世明案及提出函请第五军保护农会会员案。

**12月中旬** 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身份赴广宁指导农民运动。

**12月26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十六次会议，代表省农民部提出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5年下半年（或1926年初）** 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州建立了一个农工商学联合会，彭湃、苏兆征、邓中夏等人轮流当主席。

**1926年1月1—20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举行。

**1月1日** 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一期出版。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分别在《中国农民》第一、三、四、五期连续刊登。《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记述了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全过程，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是我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

**1月6日** 省农民协会举行欢迎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农民党员代表大会，彭湃担任大会主席。

**1月8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颁布训令，告诫各县农会不准于协会章程规定范围外任意妄为，如有拿获匪犯，需送官按律惩治。

**1月10日** 在省农民协会举行的欢迎全国海员工会代表会上致开会词，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

**1月14日** 普宁地主指使民团再一次殴打入城的农民。农会与地主民团的武装斗争爆发。

**1月15日** 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在汕头市志成里一号成立。省农协决定彭湃兼任办事处主任。

**1月20日** 就普宁地主指使民团殴打农民事，彭湃电告省农协，请示成立普宁农潮办法。

**1月23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提议因要赴汕头工作，农民部长职务拟由罗绮园代理。会后，彭湃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前往普宁慰问被地主民团殴打的农友并领导普宁农民反抗地主民团的斗争。

**2月6日** 普宁七千多农民及五百多名农民武装，远离县城

二十多里迎接彭湃，彭湃即席发表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在彭湃领导下，普宁农民反抗地主民团的斗争取得胜利。

**1月** 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联合署名发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通令》，将广东全省暂时划分为六个区域，各设办事处一所。并附《广东省农民协会各属办事处简章》。

**2月16日** 在海丰农民武装大检阅会上发表演说。

**2月23日** 省农协开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彭湃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并致欢迎词，阐明了省港大罢工的重要意义。同日，出席省农协执委及各属办事处代表、各农民运动特派员扩大会议，报告省农民部工作经过。

**2月26日** 参加广东国民会议示威运动，并作为省农协代表发表演说。

**2月下旬** 从粤东赶回广州，参加二十二日开始的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各地破坏农民运动的新情况，着重讨论了各区办事处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等问题。

**3月10日** 和刘少奇等同志一起出席广州各界青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并相继发表演说。

**3月18日** 为普宁、揭阳拾粪农民争取合理待遇事，向汕头市政厅交涉。

**3月中旬** 离开广州去汕头。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彭湃非常愤激，主张坚决给予反击。

**3月29日** 被选为汕头各界促成国民会议主席台农界代表，由王少徵代表出席。

**3月下旬** 在汕头主持潮汕区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各地农民开展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

**4月12日—7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员讲习所开办。彭湃曾到该所讲广东农民生活状况。

**4月14日** 省农协向各县农协通告省农民代表大会筹划工作及准备日程，其中由彭湃担任农民经济斗争及潮汕办事处报告工作。

**4月** 从汕头回到广州，参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月，前往曲江，领导改组被土豪劣绅把持的曲江县农会。

**5月1—15日**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广西、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江西等十一个省，也都派代表参加。彭湃是大会的主要领导人员。会上，彭湃当选为省农协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3日** 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

**5月5日** 在广州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致开会词，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不仅只信仰他的主义便够了，我们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这才不辜负今天的纪念会”。

**5月11日** 在广州四商会欢迎工、农、学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17日** 出席省农协第二届委员与各省农民联席会议。

**5月29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二十九次会议，提出刊印农民书报案，获得通过。



**5月下旬** 离开广州到汕头。亲到汕头市郊农村，发动农民，扩大农会组织。月底，又回到广州。

**6月2日** 在第六届农讲所向学员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

**6月4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由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周其鉴、蔡如平署名的重要通告，要求农民更加团结拥护国民政府。

**6月5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提出辞去农民部长职务。

**6月20日前后** 赴汕头工作。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7月18日** 由彭湃主持的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在汕头开办。

**7月下旬** 从粤东返回广州，参加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8月2日** 参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举行的后方政治工作第二次联席会议，讨论公债票摊派不公问题。

**8月4日** 在《犁头》周报第十二期发表《〈公债票与农民〉编后》，揭露东江各地的贪官污吏利用发行公债欺压农民的阴险行径。之后，前往海丰。

**8月上旬** 陆沉带领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三百余人来到海陆丰农村实习、考察。在海丰，彭湃和肖楚女将学员编成十多个小组，每组配备一名当地的农会会员当向导。八月十二日，全体学员参加了海丰武装农民六万多人在县城桥东龙舌埔举行的纪念“七·五”农潮三周年大会，彭湃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稍后，离海丰回广州。

**8月12日**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参加海丰武装农民6万多人，在县城桥东龙舌埔举行的纪念“七五”农潮3周年大会，彭湃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

**8月12—19日** 参加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8月15日** 在海丰县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8月17日** 上午10时，与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等在龙山致祭海丰农运死难的53名烈士，并与赵自选等相继发表演说。当晚，海丰各团体举行欢迎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大会。

**8月17—24日** 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报告。会议期间，彭湃还率“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政府、省政府请愿，要求制止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破坏。

**8月18日** 下午，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开会欢送彭湃赴广州，彭湃在欢送会上作第三国际和普宁县农民运动情况报告。

**8月19日** “七五”农潮3周年纪念会闭幕，彭湃返回广州。

**8月23日** 担任省农协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主席。

**8月24日** 出席省农协扩大会议最后一天会议，并对广东农民当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决议案作宣读解释。

**8月2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欢宴省农协扩大会议代表宴会，并发表演说。

**9月1—14日** 由于花县反动民团武装惨杀农民，酿成“花县惨案”，彭湃代表省农协会，会同有关方面，前往调查。在调

查中，彭湃同蒋介石总司令部的代表伍观琪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9月18日** 撰写《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9月20日** 在《人民周刊》第二十三期发表《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揭露花县地主民团勾结土匪屠杀农民以及伍观琪包庇民团的罪行。指出“国民革命的进展，已由都市转到农村，已到了非把农村中反革命军阀的根苗铲除不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冲突到最厉害的时期。”

**9月25日** 在广州东山培正中学礼堂举行的“广东各界慰劳北伐军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会后赴汕头工作。

**9月** 毛泽东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编入《农民运动丛刊》。在为《农民运动丛刊》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对这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赞扬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提出要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10月5日** 在《农民运动》第八期发表《“敬惜字纸”》，斥责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农民运动的行径，指出这是当前革命发展的严重障碍。

**10月29日** 在《人民周刊》第二十九期发表《为五华农友哭一声》。文章指出：“广东目前国民革命的对象，对内方面，已经不是打倒军阀的势力，而是在如何消灭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的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反革命势力。也就是国民革命到了一个难关。这个难关，如果我们很勇敢的通过去，国民革命就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倘我们懦弱无能就通不过，那吗，国民革命要因此要经一度的失败”。

**10月** 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改名为

《海丰农民运动》，出版单行本，周恩来亲笔为它题写了书名。

**11月12日** 出席汕头市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讲。

**11月** 中共中央正式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彭湃等为委员。

**12月5日** 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联名发出省农协第2556号通告，提出取消沙田各种名目的一切附加费。

**12月11日** 揭阳土豪劣绅周伯初、李德萱等率匪将来揭阳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共潮梅特委工人运动负责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石魂绑架。

**12月12日** 中共潮梅特委为营救杨石魂，决定由彭湃出面，会同各团体及潮梅警备司令部代表组织查缉委员会前往揭阳。彭湃到揭阳后，即发动二万农会会员前往县府请愿示威，向县长提出了释放杨石魂、严惩凶手、保护工、农会干部安全等三项条件。

**12月17日** 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联名发出省农协第2618号通告，要求收回颁发区乡农协会印信费用。

**12月中旬** 查缉委员会严限周伯初等克日将杨石魂放出，被置之不理。之后由查缉委员会悬巨赏线营救。

**12月20日** 杨石魂于是日脱险，然已遍体鳞伤。彭湃和杨石魂回到汕头，汕头工人举行大会欢迎。

**12月25日—1927年1月2日** 中国国民党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彭湃作为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推举的候选人参加选举。

**冬** 在汕头与许冰结婚。

**1927年1月**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翻印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出版。

**2月21日** 由彭湃出任教师的汕头罢工委员会筹办的劳动学院开课。

**2月23—26日** 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粤东十七县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彭湃在会上作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大会致电省农协，请省农协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会后，彭湃离汕头前往广州。

**3月4日** 离开汕头回到广州筹备省农协第二届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3月7日** 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作为学员的学习书籍之一。

**上旬** 省农协常委罗绮园、阮啸仙、彭湃、周其鉴、蔡如平联名发表即将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的通告。

**3月10—17日** 在广州参加省农协第二届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即和陈延年、苏兆征等同志一起前往武汉。

**3月27日** 与苏兆征等人由衡阳乘轮船于上午9时到长沙，下榻大吉祥旅店。

**3月28日** 上午9时，湖南省总工会及长沙市总工会设宴欢迎彭湃、苏兆征等人。彭湃发表演讲。下午1时，在郭亮陪同下，与苏兆征等赴省教育联合会之各界联合欢迎会。会毕，前往长沙市总工会、矿工总会、省农协考察。下午2时，由谢觉哉主持，湖南省农协欢宴彭湃、苏兆征等人。因近郊农民集合在北门外开会，彭湃要求前往参加，所以略致答词后会毕。

**3月30日** 粤、湘、赣、鄂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彭湃、方志敏、易礼容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3月31日** 抵达汉口。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欢迎国际职工代表团、欢迎彭湃和苏兆征来到武汉特举行欢宴大会。彭湃出席了欢宴会。会上，李立三同志在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欢迎词中阐述了欢迎彭湃的意义。

**4月2日** 湖北省农协欢迎彭湃等人，并庆祝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彭湃在会上发表讲话。

**4月4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彭湃出席并发表演说。

**4月初** 出席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农协负责人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在会上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 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彭湃获悉蒋介石、李济深等密谋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即派彭汉垣迅速回到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4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4月27日—5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继续参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这前

后，彭湃和毛泽东同志等都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

**4月30日** 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

**4月下旬** 广东潮梅各地相继发生工农暴动。广东区委有见及此，决定组织东江特别委员会，负责指挥全东江党务、政治、军事，以彭湃、郭瘦真、杨石魂、林甦、李口、张善铭、何友邈等7人为委员。彭湃任负责人（在彭湃赴武汉期间，由张善铭主持工作）。

**5月中旬** 和蔡和森、夏明翰等同志前往车站为率部北伐的蒋先云同志送行。

**5月20日** 中共中央常委讨论广东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陈延年不在回广东，由彭湃、穆青、黄平另加赖玉润、阮啸仙等组织广东省委。后来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彭湃暂留武汉，负责全国农协的工作。同时，还兼任两广接待委员会书记，负责接待来自两广的同志。

**5月31日** 全国农协为湘鄂赣农协举行扩大会议，提出办理办法。同日，全国农协要求各级农协成立青年工作部。发布临时执委通告，决定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改期至10月1日举行。

**下旬** 全国农协发出六则通电，庆祝北伐胜利，并就湖南“马日事变”要求各级农协加强防卫。

**6月初** 离开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巡视工作，住黄家巷五十八号。

**6月5日** 江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分共”、“礼送”方志敏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出境，同时专电通令各县禁止工农运动。是日晚上，彭湃和罗亦农、方志敏等开会研究对策。

**6月中上旬** 参加方志敏和缪敏同志的婚礼，并即席题词：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稍后，离开南昌经九江回武汉。

**7月15日**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

**7月21日** 在九江参加李立三、恽代英等召集的会议，讨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事宜。

**7月27日** 离开九江到达南昌。同日，根据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在南昌江西大旅社宣布成立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

**7月30—31日** 在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彭湃和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与企图阻挠起义的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

**8月1日** 南昌起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任委员，并兼任农工委员会委员。

**8月初** 中共湖南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要求“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8月3—6日** 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

**8月7日** 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彭湃没有参加会议，但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11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彭湃为南方局委员之一。

**8月中旬** 起义军过广昌后，彭湃和农工运动委员会一起随左纵队前进。在宁都，彭湃只身制服了五个AB团分子，从而粉



碎了他们企图纠集同伙夜袭农工运动委员会的阴谋。

**8月底—9月初** 在瑞金参加了前委在这里召开的会议。

**9月10日** 起义军来到福建汀州。前委在汀州再次讨论了攻取东江的计划，并决定在三河坝分兵。

**9月12日** 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率部队首批进入上杭城。在上杭，前委会议再一次讨论了土地革命的政策问题。

**9月中旬** 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

**9月24日** 起义军进入潮汕。在汕头成立了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以彭湃、杨石魂为正、副指挥，统一指挥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

**9月26日** 起义军第二次分兵，主力在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下向揭阳进发。彭湃率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二十八人随行，担任建立地方政权和后勤、联络等工作。

**9月27—28日** 贺龙、叶挺率部在山湖、汤坑地区与敌激战。彭湃参与前线指挥。起义军主力受挫。

**10月3日** 参加由周恩来在普宁流沙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部分领导同志前往香港等地，武装人员集中向海陆丰撤退。

**10月5日** 与南昌起义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等先后到达陆丰甲子城。

**10月7日** 和李立三、恽代英等一起撤退到陆丰，接着乘船前往香港。

**10月15日** 在香港出席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

**10月17日**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抵达位于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交界的中峒改编为红二师，由董朗任师长，颜昌

颐任党代表。

**10月23日**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说：“中央决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

**10月25日** 发布海陆丰两县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

**10月30日** 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一期发表《土地革命》，阐明了实行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建立工农兵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日，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11月初** 赶回海陆丰工作。

**11月8日** 到达陆丰县城，立即派张威、林铁史火速去东南地区组织发动工农武装，准备攻击碣石城。

**11月10日** 在陆丰主持陆丰干部会议，讨论了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1月11日** 与董朗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个营及陆丰东南部农军攻打碣石城，但因城墙坚固，未能攻下。

**11月13日** 在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11月18—21日**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彭湃自始至终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在开幕式上彭湃代表党中央发表了演说，第二天，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闭幕时，又发表了演说。大会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11月22日晚** 张太雷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海陆丰和彭湃的有关情况。报告说：“湃兄去后，干得非常，没收土地事，的确与中央决议相符，可无遗憾。”

**11月下旬** 在陆丰举行的土地革命誓师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同期，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中共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城成立，领

导海丰、陆丰、紫金、惠阳、普宁、惠来等县，彭湃任书记。

**11月** 中共东江特委出版《暴动日报》，海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出版《出路》、《红报》，陆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出版《县委通讯》、《暴动周刊》等报刊。

**11月—12月** 为配合土地革命的开展，创作《分田歌》。

**12月1日** 海丰5万多人在县城红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彭湃在会上作报告。

**月初** 中共东江特委执行广东省委“向惠州发展”的指示，组织赤卫队在第二师配合下攻克高潭全区。

**12月5日** 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海陆丰的情况及省委对海陆丰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关于保留东江革命委员会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问题致广东省委信，指出“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了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彭湃被推选为人民土地委员。

**12月16—19日** 和董朗率领红二师在陆丰河口、昂塘击溃杨作梅地主武装。战斗结束后，始获知广州起义爆发，即组织海陆丰农民武装赶往广州，途中得悉起义已失败，乃折回。之后，彭湃和东江特委遂部署在东江各县进行“年关暴动”。

**12月18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函东江特委并转各县委，对如何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作出指示。

**12月22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信，指出应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的割据，“准备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顶好随同各县参加大会代表一同去），帮助并指导各县农民的暴动”，“彭湃同志顶好到附近各县去巡视一转”。

**12月27日** 英舰泊汕尾港外，要求准其搭载在汕尾的英籍神甫等3人离境往香港。彭湃命农民武装沿海守备，并指示汕尾区委调查神甫有否破坏革命行为，查清后，不准其携带有关海丰情况的资料，准其即日离境。

**12月28日** 彭湃和东江特委得河口报告，陈济棠部进犯陆丰河田，即决定红二师和机关单位向黄羌山区撤退，后探知河口报告失实。当时称之为“二八”事变。

**1928年1月3—5日**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在海丰召开。会议期间，彭湃作了《广州工人斗争的经过及教训》、《土地问题》等两个报告，指出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年关暴动，为实现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而奋斗。

**1月5日** 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军队和工人赤卫队撤出战斗后，在花县改编为红四师，由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于是日到达海丰城。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彭湃在会上发表演说。

**1月6日** 主持召开欢迎随红四师前来海陆丰的15位朝鲜同志的大会。

**1月7日** 主持召开红四师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师委委员。

**1月8日** 与叶镛率红四师第十一、十二团开往陆丰平定“白旗会”的匪乱，并向受骗的“白旗会”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东江特委、红二师师委、红四师师委联系会议，再次讨论广东省委关于要继续开展武装暴动的来信，研究开展武装暴动中的问题，制定出《东江暴动计划》。该计划指出“彭湃同志应到各县做口头的煽动群众”。

**1月22日晚** 在陆丰南塘红四师第十二团驻地主持召开会议，提出攻打甲子城的方案，并首先在敢死队名单上签名，随之其夫人许冰以及红四师连级以上干部个个参加签名。

**1月22—23日** 海丰全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彭湃在会上检查了东委在“二八”事变中的错误。

**1月23日凌晨** 指挥红军和赤卫队攻下甲子城。

**1月25日** 在陆丰主持召开中共东江特委会议，决定在海丰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并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写进《中共东江特委关于年关暴动的紧急通告》。

**1月28日** 留驻海丰的红四师及海丰农民武装在赤石消灭了反动军队蔡腾辉部一千多人，取得了“赤石战役”的全胜。

**1月31日—2月3日** 率红四师十一团经惠来五福田，到达普宁县赤水村，会合普宁工农革命军县团队和二、九区农民赤卫队击溃陇庄大泉地主武装。二月六日，又击溃和尚寮的地主武装。

**1月下旬** 中共东江特委根据广东省委1月24日指示，按照工农化进行改组，并改主席团制为委员制，彭湃仍任书记。同期，率红四师向陆丰县东面挺进。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收复了陆丰县城及附近三四个白旗匪徒作乱的乡村。至此，陆丰全县的反对武装被消灭。同期，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特派员陆定一关于建立武装少年先锋队的建议，并担任顾问。

**1月** 由彭湃等6名主席团成员署名，发布《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布告》，号召举行年关暴动。

**2月8日** 抵普宁赤水村，决定红四师第十一团即时修养补充。

**2月上旬** 广东军阀内争稍息，开始策划向海陆丰进犯。

**2月14日** 率红四师向反动据点葵潭守敌发起进攻，缴枪数十支，守敌逃走。

**2月中旬** 在普宁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普宁苏维埃政权成立。

**2月20日** 回到惠来，指挥红四师十团及惠来、陆丰农民武装攻克两县地主的大本营葵潭。

**2月26日** 东江特委制定对付敌人进攻海陆丰苏维埃的计划。同日，敌第四军十一师三千余人取道揭阳，向陆丰大举进攻。

**2月29日** 陆丰县城被敌占领。

**3月1日** 海丰县城被敌占领。

**3月9日** 率红四师抵苗海村，正式成立攻城总指挥部。

**3月上旬** 在惠来兵营主持召开惠来县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攻占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以援助海陆丰的决议。留驻海陆丰、紫金的红二、四师余部陆续撤至惠来。

**3月12—22日** 指挥红二、四师余部及惠来农民武装攻克惠来县城。惠来县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彭湃率红四师余部向潮阳发展，红二师留下两个连驻扎兵营，其余的向普宁发展。

**3月下旬** 召开红二师、红四师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师除留下一营外，其余开往普宁，红四师开赴潮阳，“将潮普惠三县造成一个新的割据地”。

**4月5日** 敌第五军向惠、潮、普进攻，是日占领惠来县城。向潮阳、普宁发展的红军亦受挫。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彭湃在惠来林樟乡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师委联席会议，决

议集中红军打回海陆丰。

**4月8日** 在惠来林樟乡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二师、四师师委紧急联席会议，决议集中红军打回海陆丰。同日，红二、四师集合于普宁盐岭待命，遭敌黄旭初部袭击后，部分红军经五华向海丰撤退。

**4月13日**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加紧完成东江琼崖的割据”，并派张善铭、赵自选去海陆丰工作。张善铭同志到海丰后即不幸被捕牺牲。

**4月30日** 海丰县委和撤回到海丰的红二、四师负责人及赵自选等同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反攻县城的计划。

**5月3日** 凌晨三时开始反攻海丰县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反攻县城失败。赵自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5月5—11日** 在获悉省委指示及海丰反攻县城的消息后，为协调潮、普、惠三县的统一行动，彭湃主持召开了三县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三县暴动计划，成立了三县暴动委员会，彭湃等十五人被选为委员。

**5月12日** 在惠来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动员反攻惠来县城。

**5月15日** 主持召开惠来党组织各级负责人会议。就反攻县城制定了具体计划。决定组织敢死队，彭湃任队长。

**5月19日** 反攻的第一步（原定下午一时尖串队应集中于林樟乡）未能实现，东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期。彭湃指出，改期的标准“必使群众有相当的发动起来，换一句话就是能够集合数千尖串队”，才能进攻县城。

**5月20日** 惠来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为敌所侦破，

派兵来偷袭。县委、东委机关均被冲散。在群众的掩护下，彭湃经五福田来到普宁的白马仔村。

**6月24日** 中共东江特委在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提出对于潮、普、惠三县党组织的整顿计划。并说“现在东委实际上只有彭△、志△二人工作，各部都缺乏同志负责，如宣委、军委都组织部起来”。

**6月** 在白马仔村和东江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总结检查了三县暴动失败的原因，制定了整顿三县党的组织的计划。

**6、7月间** 中共广东省委在写给中共东江特委的信中，提出要“严禁盲动”，并批评了彭湃的“拼命精神”。

**7月7日、18日** 省委两次写信给东江特委，决定将东江特委和潮梅特委合并为东江特委，指定彭湃任书记。设立东江特委军事委员会，指定由彭湃、董朗、颜昌颐、黄钊及红四师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在这前后，彭湃和东江特委机关转移到潮阳县的雷岭。

**7月**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21日** 彭湃的夫人蔡素屏牺牲。

**9月29日** 到羊公坑开展工作，遭敌包围。在警卫人员和群众的掩护下，彭湃突围。

**10月上旬**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彭湃、袁裕等离开大南山，抵达香港。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决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项英、顾秀珠、邓颖超、彭湃、蔡畅等组成。



**1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名单，决定由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1月下旬** 以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杭州，指导浙江省委工作。

**11月** 根据党中央指示，彭湃偕夫人许冰抵达上海，住大西路百禄里。稍后，搬至静安寺路万袜里。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农委名单，决定由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

**12月初** 与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李硕勋商讨召开省党代会等事宜。

**1929年1月16日** 参加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在发言中肯定了以李硕勋为代理书记的浙江省委的工作。根据党的“六大”精神，会议选出了新省委。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并就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编遣会议、农民运动通告、汉口工人水杏林被日军炮车压死案引起罢工等问题作了发言。

**1月下旬**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受到威胁。彭湃和省委负责人改名换姓分头赴各区巡视检查工作。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李硕勋离开浙江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2月9—10日** 参加上海闸北区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留学苏联的同志回国后工作安置问题。十一日，彭湃写信给中央，报告了闸北区委讨论的情况，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复信充分肯定了彭湃的这些意见。

**2月19日** 在《党的生活》第五期发表《健强阶级主力向

小资产阶级奋斗》。文章分析了江苏省委改组以前，省委采取的非组织行动产生的根源，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忘的学！学！学！养成政治上的阶级主力的战斗力，向外与敌人奋斗！向内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及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奋斗！”

**2月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复信彭湃，充分肯定他2月11日信中的意见，说“彭湃同志提出的中央与各级党部，对于回国同志应该注意的事项办法大体都是适用的”。

**2月**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调彭湃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

**3月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五期发表《反帝运动的危机》。文章分析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支持汉口水杏林案对日罢工的原因，阐明了我党对这一罢工的态度，指出国民党将会出卖这次罢工。

**5、6月间** 撰写《雇农工作大纲》。文章阐述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提出了划分农村雇农成份的标准，分析了雇农在农民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

**7月** 在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教育周刊》发表《斗争的转变与深入》，文章分析总结了五月间发生的租界电车公司资本家挑拨工人打架事件及宿迁县发生的刀会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这些事件上党的组织所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同月，中央决定调彭湃回中央加强农委工作。

**8月15日** 出席江苏省委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并就外县工作问题作了发言。

**8月24日** 在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二楼主持召开江

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同志。

**8月26日** 由租界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

**8月27日** 伪上海市公安局第二次提审彭湃。由于有人出庭作证，彭湃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慷慨陈词，追述了自己从在海陆丰从事农民运动起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痛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

**8月28日** 晨，彭湃等被解押往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原定在途中武装截车营救，因故失败。

**8月30日** 晨，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报告狱中斗争的情况。稍后，又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嘱咐同志们不要因他们的牺牲而伤痛。午后，给夫人许冰写信诀别，勉其为党的事业继续努力前进。同日，与杨殷等被送至法院复审。午后，在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旷地英勇就义。同时被杀害的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志。

（蔡洛、刘林松、余炎光、罗可群整理）

## 编 后 记

彭湃同志（1896—1929）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

本书收集了彭湃同志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牺牲前的绝大部分著作，基本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编者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对于著作的内容未作任何增删改动。文章的标题，绝大部分是原有的，演说、诗歌及书信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本文集的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广东省档案馆等单位参加，具体工作由蔡洛、刘林松（省委宣传部）、余炎光（暨南大学）、肖红野（省档案馆）、陈登贵、江铁军（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罗可群、丘锦荣（广州外语学院）等同志负责。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有关的领导、彭湃的亲属彭仕录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谨此致谢。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

## 再 版 后 记

彭湃（1896—1929）是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1981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编辑的《彭湃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本次再版，我们补充了1981年编印时未收入的《致彭素民的信》、《慰劳农军词》、《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安民布告》，并对《彭湃生平大事年表》做了适当修订和补充。再版工作得到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给予了全力扶助和指导，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特别感谢原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叶佐能同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同志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编 者

二〇一三年七月